

目 录

八卦取象诀	(1)
八卦分宫卦象次序	(1)
上下经卦名次序诀	(2)
上下经卦变诀	(2)
八卦之数	(3)
六爻之数	(4)
筮卦之法	(4)
三变成一爻	(6)
十有八变而成卦	(6)
河图图说	(11)
洛书图说	(12)
伏羲八卦次序图	(13)
伏羲八卦方位图	(14)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14)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15)
文王八卦次序图	(16)
文王八卦方位图	(16)
周易上经	(17)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

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
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

周易下经.....(154)

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系辞上传..... (281)

系辞下传.....(309)

说卦传.....(333)

序卦传.....(345)

杂卦传.....(351)

八卦取象诀



乾三连。



坤六断。



震仰盂。



艮覆碗。



离中虚。



坎中满。



兑上缺。



巽下断。

八卦分宫卦象次序

乾为天，天风姤，天山遁，天地否，风地观，山地剥，火地晋，火天大有。

坎为水，水泽节，水雷屯，水火既济，泽火革，雷火丰，地火明夷，地水师。

艮为山，山火贲，山天大畜，山泽损，火泽睽，天泽履，风泽中孚，风山渐。

震为雷，雷地豫，雷水解，雷风恒，地风升，水风井，泽风大过，泽雷随。

巽为风，风天小畜，风火家人，风雷益，天雷无妄，火雷噬嗑，山雷颐，山风蛊。

离为火，火山旅，火风鼎，火水未济，山水蒙，风水涣，天水讼，天火同人。

坤为地，地雷复，地泽临，地天泰，雷天大壮，泽天夬，水天需，水地比。

兑为泽，泽水困，泽地萃，泽山咸，水山蹇，地山谦，雷山小过，雷泽归妹。

乾坎艮震为阳四宫，巽离坤兑为阴四宫，每宫阴阳八卦。

上下经卦名次序诀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兮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三十备，咸恒遁兮及大壮，晋与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继，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兮中孚至，小过既济兼未济，是为下经三十四。


上下经卦变诀


公自遁变泰归妹，否从渐来随三位，首困噬嗑未济兼，蛊三变贲井既济，噬嗑六五本益生，贲原于损既济会，无妄讼来大畜需，咸旅恒丰皆疑似，晋从观更睽有三，离与中孚家人系，蹇利西南小过来，解升二卦相为贲，鼎由巽变渐涣旅，涣自渐来终于是。


八 卦 之 数


先天数，即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乾  ，一，乾为天，天者人之始也，三画纯阳，故为一。


兑  ，二，兑为泽，海也，上爻变，故为二。

离  ，三，离为火，为日，中爻变，故为三。

震  ，四，震为雷，为动，气机变化也，上中二爻变，故为四。

巽  ，五，巽为风，气机之流行也，下爻变，故为五。

坎  ，六，坎水也，月也，上下二爻变，故为六。

艮  ，七，艮山也，中下二爻变，故为七。

坤 ䷁ ，八，坤地也，三爻皆异，故终焉。

乾一与坤八，兑二与艮七，离三与坎六，震四与巽五，两两相错皆合九，阳爻一画，阴爻二画，以之论两两相错者，亦皆合九，盖九者数之极也，故合皆九，一者数之始，以当乾元之始，万物之主，皆本于天，故为一，八者数之盛也，以当坤元之盛，万物生于地皆繁盛也，犹未极者，示天地万物之变犹未至极也，故易终于未济，此八卦之数，皆出于自然而然。

六 爻 之 数

圣人作易，至八卦而小成，然犹以为八卦虽备万象，而三画之爻，不足以尽人事达物理，故又因而重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卦各有六爻，以言其数，则下卦三爻，上卦三爻，而六十四卦各具六画之数，于是六爻之数，遂成不易之理。

筮 卦 之 法

第一变

一、取蓍五十茎（无则以细长之竹片代之）于手中，反置一茎于原处，盖演数之法用四十九也。

- 二、将四十九茎(或曰根、或策)任意分为半,各置于两旁,左象天,右象地。(分二象两)
- 三、取左旁一茎挂于小指与无名指上,以象入。(挂一象三)
- 四、左手取左旁之茎数,而右手以四茎四茎数而分之(揲四象四),将其余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可视作用四去除之余数,如无余数则为四)挂于中指与无名指之间。(归奇象闰)
- 五、右手取右旁之策,而左手以四茎四数而分之,将其余数挂于食指中指之间。
- 六、将挂于四指中之茎数取而合之(非五即九),放置于另一处,至此始完成一变。

第二变

- 一、取剩余之总茎数(四分之整数,非四十,即四十四),再分二象两,挂一象三,揲三象四,归奇象闰,而皆挂于四手指之间,(如第一变二至五之程序)
- 二、将挂于手指之茎数,取而合之(非四即八),放置于第一变另一处(非五即九)之旁,是为第二变。

第三变

- 一、取第二变剩余之总茎数(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复八二象两,挂一象三,揲四象四,归奇象闰,亦如第一变,二至五之程序。

二、将挂于手指之茎数，取而合之（非四即八），放置于第一变第二变另一处之旁，此谓之三变（二变三变即传文五岁再闰故再执而后挂也）。

三 变 成 一 爻

总合一变二变三变挂于手指之茎数而计之，其数为十三者，即以四十九减之，得三十六，过揲之数即老阳数也，记以□；其总数为十七者，以四十九减之，得三十二，即少阴数也，记以--；其总数为二十一者，以四十九减之，得二十八，即少阳数也，记以一；其总数为二十五者，即以四十九减之，得二十四，即老阴数也，记以×。凡三变而得一爻。

十 有 八 变 而 成 卦

三变既得一爻，故十八变即得六爻而成一卦，故曰十有八变而成一卦，其最初三变为初爻，次三变二爻，次三变为三爻，次三为三爻，次三变为四爻，又次为五爻，而最后三变即得上爻。

如此一卦得矣，而凶吉悔吝之机，显道神德行之故，酬酢祐神之能，皆从此得矣。

故能前民用，而吉无不利，皆筮数极尽变化之神

也，详其变化，则一卦可变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共有四千零九十六变，故曰天下之能事尽矣。

变卦图：

一阴一阳之卦各六，皆自复姤而来。（五阴五阳卦同图异）



剥，



比，



豫，



谦，



师，



复，



夬，



大有，



小畜，



履。



同人，



姤。

二阴二阳之卦各十五，皆自临遁而来。（四阴四阳卦同图异）



颐，



屯，



震，



明夷，



临，



蒙，



坎，



解，



升，



艮，



蹇，



小过，



晋，



萃，



观。



大过，



鼎，



巽，



讼，



遁，



革，



离，



家人，



无妄，



兑，



睽，



中孚，



需，



大畜，



大壮。

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泰否而来。



损，



节，



归妹，



泰，



贲，



既济，



丰，



噬嗑，



随，



益，



蛊，



井，



恒，



未济，



困，



涣，



巽，



咸，



渐，



否。



咸，



旅，



渐，



否，



困，



未济，



涣，



井，



蛊，



恒，



随，



噬嗑，



益，



既济，



賁，



丰，



节，



损，



归妹，



泰，

四阴四阳之卦，各十有五，皆自大壮观而来。



大畜，



需，



大壮，



睽，



兑,



中孚,



离,



革,



家人,



无妄,



鼎,



大过,



巽,



讼,



遁。



萃,



晋,



观,



蹇,



艮,



小过,



坎,



蒙,



解,



升,



屯,



颐,



震,



明夷,



临。

五阴五阳之卦各六，皆自夬剥而来。



大有,



夬,



小畜,



履,



同人，



姤。



比，



剥，



豫，



谦，



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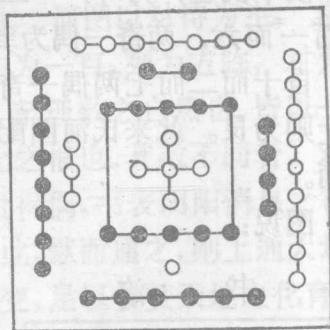


复。

图说：

系辞传曰：天一、

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六，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此盖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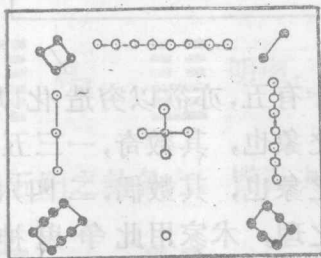
河图

图所本也。故河图之数五十有五，亦欲以穷造化以探宇宙也。其白圈为阳，天之象也，其数奇，一三五七九是也。其黑圈为阴，地之象也，其数偶，二四六八十是也。先儒以此演无穷之理，术家用此争鬼神之奥，其说多矣。而来氏则以为一三自后而生，在前为顺，阳中阳也；二四自前而生，来后为逆，阴中阴

也；六八自后而生，在前为顺，阴中阳也；七九自前而生，来后为逆，阳中阴也。一三入而为主，六八环于外而从之，二四入而为主，七九环于外而从之，五居中宫，十环于外而从之。此氏说图数之前后，二十一从，与往来顺逆也，盖天地一阴一阳，气机之浑合鼓动，此所以成万物而欲群品也。至于河图之配卦，说者不一，来氏则以为天一在地十之间，一阳在二阴之间之象，故为坎，而居于北；地二在天五与天七之间，一阴在二阳之中之象也，乃离也，居南者也；四偶，阴中阴也，为坤；一二奇，阳中阳也，为乾；自五而一而六，两奇一偶为巽；反之自六而一而五则为兑，自十而二而七两偶一奇，为震；反之，自七而二而十则为艮。此来氏河图配八卦之说也，其理至真至简。

图说：

洛 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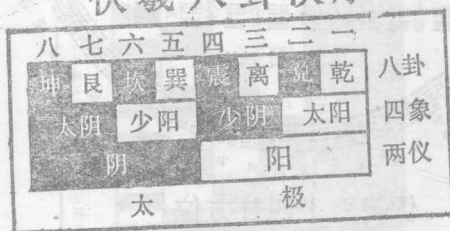


洛书先儒都以为托始于洪范九畴，今考大载明堂篇，小载月令篇，与郑注易纬乾凿度，皆有与暗合者。朱子易学启蒙云：洛书盖取龟象，故其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

六八为足是也。先儒释之演之者，亦众矣，来氏则以

为洛书纵横，左斜右斜，相加之数，皆十五，同河图中十五数，水一居北，火九居南，水始于一，火究于九也；一而三为进数，为发散，为木，木三生于东也；九而七为退数，为收敛，为金，金七成于西也。河图之九，退而为洛书之七，火金易位为相克；洛书之八，退而居河图之六，木水易位为相生；以南九分为二七，以西二七合为九，此其论洛书与五行之大观也。其论洛书之数，亦本先儒，以为纵横左右左斜右斜，相加皆十五，总和则为四十五，而河图洛书，相为表里者也，河图为体，洛书为用，河图以对待为主，洛书以流行为运，其总数相加为一百，列为方阵，对角分之，则皆得四十有五，盖皆理数之自然也。皆以一在下而居北者，以一为万化之根也。其数不同者，邓潜谷云：图明生成之体，贵得偶，书表阴阳消息之行，主尊阳是也；至于潜神于此，默而通之，则上通天地造化之机，下穷阴阳五行之变，足以参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宇宙造化融而为一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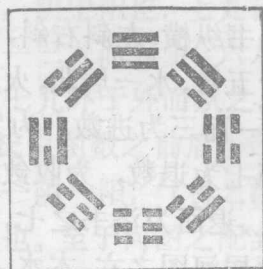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次序



系辞传
曰：易有太极。
是生两仪。两
仪生四象。四
象生八卦。邵
子曰：一分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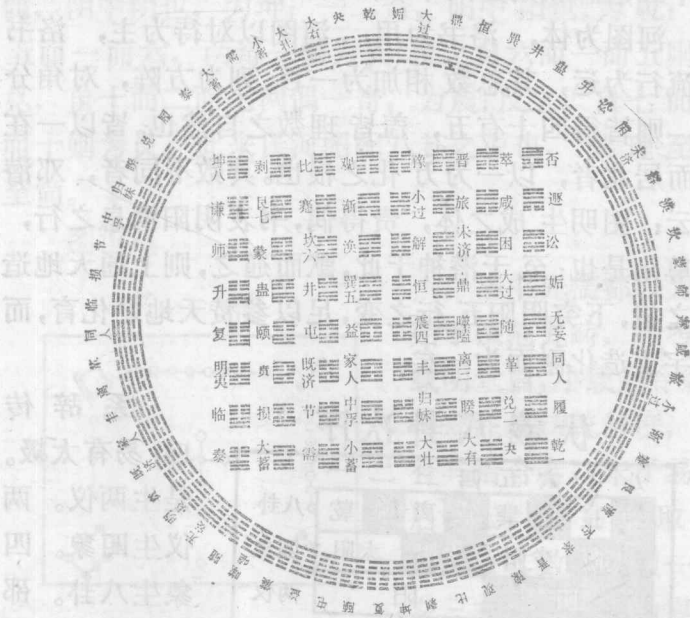
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也。

说卦传曰：易，逆数也。邵子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自乾至坤。皆得未生之卦。若逆推四时之比也。后六十四卦次序放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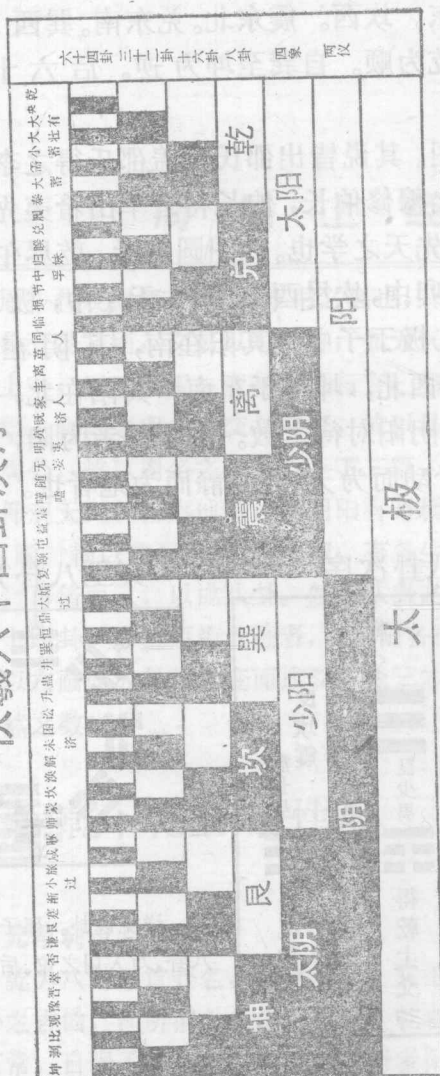
伏羲八卦方位

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邵子曰：乾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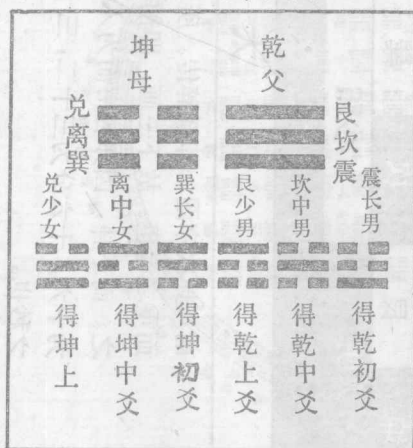


前八卦次序图，即系辞传。所谓八卦成列者，此图，即其所谓因而重之者也。故下三画，即前图之八卦。上三画，则各以其序重之。而下卦，因亦各衍而为入也。若逐爻渐生，则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者，尤见法象，自然之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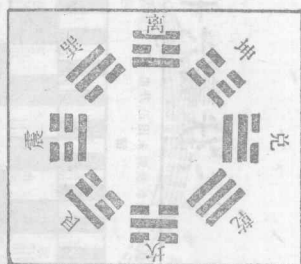
南。坤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为顺。自巽至坤为逆。后六十四卦方位放此。

伏羲四图。其说皆出邵氏。盖邵氏得之李之才挺之，挺之得之穆修伯长，伯长得之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者，所谓先天之学也。此图圆布者，乾尽午中，坤尽子中，离尽卯中，坎尽酉中。阳生于子中，极于午中；阴生于午中，极于子中。其阳在南，其阴在北。方布者，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其阳在北，其阴在南。此二者，阴阳对待之数。圆于外者为阳，方于中者为阴。圆者动而为天，方者静而为地者也。

文王八卦次序



文王八卦方位图



详见说卦。邵子曰：此文王八卦。乃入用之位。后天之学也。

周 易 上 经

周一代表周朝，易一即本书之名也，卦一为伏羲氏所画，有交易变易之别，交易以对待言，如天气下降，以交于地，地气上升，以感于天。变易以流行言，如阳极即变阴，阴极即变阳，阴阳之理，非交易则变，故以易名之，其辞成于文王及周公，故以周名之，分为上下二篇，易为伏羲所作，伏羲氏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见阴阳有奇耦之数，画一奇以象阳，画一耦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之象，因此又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复于八卦之上，各变八卦，而成六十四卦，皆重而为六画者，以阴阳各极于六，所以圣人作易，以六画而成卦，六变而成爻，兼三才而两之，皆合于天地自然之数也。



乾下乾上，乾性刚。

乾，元亨利贞。

乾为八卦之首卦名，元亨利贞，文王所创之辞，用以断一卦之吉凶，即所谓卦象彖辞是也，乾者健也，阳主动，动而有常，自强不息，非至健不能，奇者阳之数，天者阳之

体，健者阳之性，六画皆奇数，则纯阳至健矣，因之不言天而言象。元者大也，亨者通顺之意，利者宜也，贞者正而固也，元亨天道本然之数，利贞人事当然之理，易经理数不相离，因乾道阳明纯粹，无纤毫阴柔之私，只天与圣人足以当之，所以说必大亨也，数当大亨，而以贞处之，始与乾道相合，如果不贞，非理之当然，必不能大亨，此圣人以反省修身之切要，说明凡占卜者，不论元首平民，皆宜于贞（诚心），然后潜心于此，元、亨、利、贞四字之研几穷理，乃有所成也。

初九，潜龙，勿用。

初九，指乾卦最下一爻，亦即初爻名之，凡卦象，其顺序皆自下而上，系辞系周公所作，阳称九，阴称六，河图洛书，五数居中，五为数之祖，因圣人起数，止于一、二、三、四、五、参天两地而倚数，参天者，天之位三，天一、天三、天五是也，两地者，地之位二，地二、地四是也，倚者依也，天一依天三天五而为九，所以说，阳皆言九，地二依地四为六，所以说阴皆言六。一二三四五为生数，六七八九十为成数，生数者，成之端倪，成数者，生之结果，过揲之数，皆以此九六之参两；所以爻变言九六，诸爻仿此而推。潜，藏也。龙，阳物，变化莫测，皆以乾卦为基础，故象九，且此爻变巽错震，亦有龙象，因此六爻以龙言之，此为形容词，象其物言也，勿用者，不可施用的意思，象为潜龙，占为物用，如占者得乾卦，而遇初爻之变，当以此意消息之，余爻仿此而类推，（潜龙勿用）之爻辞，是说初九阳气方萌，居于卦下，因龙潜藏未出，百事不可为，告诉占得此卦之人勿用，且养晦待时，再者占卦不可呆板执一，苟占得此卦，在元首，则当传位，在五院院长，则当退位，在学人则当静修，在社会

贤达，则当隐逸，在商贾，则当待价，在行兵作战，则当特小心，在女子则当衍期，万事万物，皆要能以变通为原则。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即乾卦之第二爻，由下而上数，见谓龙已出现，田者，田地之有水，利于耕种之象，以六画卦言之，二于三才为地道，地上即田地，大人，以今之社会言，有地位孚众望之人，阳大阴小乾卦六爻属阳，故为大。以三画卦言之，二于三才为人道，大人之象，故称大人，九五为君，利见之，以行其道，此爻变而得离下卦，成同人象，九二以阳刚中正之德，当出潜离隐之时，而上应九五之君数，占者得此，利之道也。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三，为乾卦之第三爻，君子，指占卦之人，以六画言之，三于三才为人道，以乾德而居人道，君子之象也，三爻变则中爻为离，离日也，在下卦之中，终日之象，下乾终而上乾继，乾乾，乃健而不息之意，惕，忧也，变离错坎，忧虑之象，若，语助之词，终日乾乾，夕惕若者言终日乾乾，虽在下夕，而兢惕之心，犹如终日，厉者，危厉不安，九，阳爻，三，阳位，过刚不中，是多凶之地，故言厉，无咎者，以危道处危地，能以预先防范，则终于不危，然九三过刚不中，能朝夕兢惕不已，戒慎恐惧之心者，当可无咎也。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四，乾卦之第四爻，或者，欲进未定之辞，非犹豫狐疑也。九为阳，阳动为跃，四爻为阴，阴虚故象渊，或跃在渊者，欲跃犹在渊也，此爻变巽，为进退，为不果，又四多惧，故或跃在渊，九四以阳变阴，阳志进取，阴则不果于

进，居上卦之下，当改革之际，欲进未定之际，所以有或跃在渊之象，能随时进退，这样便无咎也。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五，乾卦之第五爻，五为天位，故说飞龙在天也，卦之二五爻，为上下卦之中位，是以占法与九二同，利见大人，如尧之见舜，汉刘邦之见张良，唐高祖之见传说，刘备之见孔明等是也，六画之卦，五为天，三画之卦，五为人，故说天人，九五，刚健中正，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而下应九二，占者得此，吉利也。

上九，亢龙有悔。

上九，乾卦之最后一爻，亢高也，人头也，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屈之意，阴阳之理，极则必变，阳极阴生，盈虚消长，循环不已，如龙之为物，始而潜，继而见，中而跃，画而飞，又复而蛰，藏于渊，此知进知退，变化不测，九五，飞龙在天，时已至极，至上九，阳刚过此，则极而亢矣，以时则极，以势则穷，而能知进知退，使其时不极，势不穷，然后便无所悔也，如商朝之伊尹复政其辟，周朝之周公，不以宠利居成功，此皆无悔者之证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此因上九亢龙有悔而言，用九者，言处此上九之位，上九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动而有悔矣，至此地步何以自处？惟见群龙无首则吉，群龙者，潜见跃飞之龙，首，即头也，凡卦初爻为足，上爻为首，上九即群龙之首也，不见其首，阳爻变为阴爻，刚变为柔，知进知退，知存知亡，知得知失，但不能穷极，此圣人开以圣门，教占者用此道，所以阳极则教以见群龙无首吉，阴极则教以利永

贞，用易要灵活，不可呆板执一。此圣人教人之道也。

彖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

乾，元吉利亨，文王所系之辞，彖之经也，主以卜筮教人，此孔子赞经之言，彖之传世，专以义理象数教人，以元亨吉利，分为四德，而以天道发明乾义，乾元者，乾之元也，元者大也，始也，始者物之始，而非万物之始，元，言万物所资以始，此为四德之元也，主言气而不言形，统，包括也，乾元乃天德之大始，故万物之生，皆由此而起，又为四德之首，而贵乎天德之始终，所以统天，天之为天，出乎震，而生长收藏，即此四德而已，统四德，则统包括天下矣，资始者，无物不有也，统天者，无时不然也，无时不能，无物不有，此乾元之所以为大也。

云行雨施，品物流形。

有时气，即有是形，资始者气也，气发泄之盛，则云行雨施矣，施者，散也，惠也，品者，物各分类，流者，物各以类，而生生不已，云行雨施，谓气之亨，品物流形者，物随造化以亨也，引物之亨通，而证乾德之吉利耳。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大明者，言既明此理，终谓上爻，始谓初爻，即由始至终，六位者，六爻也，时者，六爻相离，惟其时物之时，六龙者，潜至亢之六龙（见上），而六龙，亦六阳也，阳有变化，故云六龙乘者凭此为据，御，运用也，上文言统，统治纲领，此处言御，分治条目，六位而成，如位在初，当为潜，位在上当为亢，御者，行天道也，当处之时，则乘潜龙，当出之时，则乘飞龙，时当勿用，则百事不可为，时当知悔，则谨慎进退，勿妄动，乘龙御天，只是时中，乘六龙，便是

御天，此圣人默契乾卦六，始终之理，见六爻之位，各有悠当，皆以时序自然之理而成，则六阳浅深进退之时，皆在我人运用之中矣，圣人知乾元六爻之理，而运用其理，足以泽及万物，此即圣人之元亨也。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

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各正性命者，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即一身还有一乾坤，不得倚附妨害也，保者，常存而不亏，合者，翕聚而不散，大和者，阴阳会和冲和之气也。乾道变无穷，至秋则物皆向食，至冬则保全太和生意，随在饱足，尤少缺欠，凡资始于元，流行于亨者，至告其终，而歛其迹矣，虽物之利贞，实乾道之利贞也，故曰，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乘龙御天，是圣人王道之始，为天下开太平，惟端拱首出于万民之上，如乾道变化，无所作为，而天下咸宁，亦如物之各正其所，乘龙御天至此成其功矣，此即圣人之利贞也，咸宁，即各正保合也，如周朝文武成康时之盛世，汉之文帝亦相近。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象者，伏羲卦之上下两象，周公六爻所系辞也，即彖辞之下，以彖日起之是也，天行者，天之运行，一日一周，健运而不行，阳之性至健，以者，用也，体易而用之，乃孔子示万世学者，用易之方也，自强者，一念一事，莫非天德之刚，若少有一毫阴柔之私以间之，则息矣，强与息及，天行健在天之乾，自强不息，则在我之乾，上句以卦言，下句以人事言，他卦皆仿此推。

潜龙勿用，阳在下也。

阳在下者，阳爻居于下也，阳故称龙，在下，故勿用，

此以下举周公所系六爻之辞，而释之，乾初曰阳在下，坤初曰阴始凝，扶阳抑阴之意也。

见龙在田，德施普也。

德刚健中正之德，出潜离隐，则君德已著，周遍于物，故云，德施普也。

终日乾乾，反复道也。

反复往来，言凡事必须朝夕兢惕，汲汲遑遑，终日不停，无非此道而已，所作所为合乎天理，则处危地而无咎矣。

或跃在渊，进无咎也。

凡事要预先有计划，适时适地而行，则所得事半功倍，无往不利。

飞龙在天，大人造也。

造，作也，大人，龙也，飞在天，作而在上也，言大人之事，其行必合乎天德，绝非无德而据尊位之此耳。

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此言阴阳盈虚，为天道循环一定之理，盈，即亢，不可久致悔之由。

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天德二字，即乾道二字，首，头也，即见群龙无首之首，言周公爻辞，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者何也，以天德不可为首，而见其首也，盖阳刚之理，亢则无悔，故用其九者，刚而能柔，有群龙无首之象则吉矣，天行以下，先儒谓之小象。

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

孔子作彖象后，犹以为未尽其蕴，故又设文言以明之，

文言者，依文以言其理，乾道所包者广，有天之元亨利贞，有人所具之元亨利贞，此则就人所具而言也，元大也，始也，即在人之仁也，仁义礼智皆善也，但仁则善端初发，义礼智皆从仁所出，仁为善之长，亨者，自理显亨通而言，即在人之礼也，嘉，美也，会，聚也，三千三百，乃嘉美之会聚也，利有二义，以人心言之，义为天理，利为人欲，以天理言之，义者利之理，和者，义之宜，故利即吾性之义，义安处即是利也，如上下彼此，各得其当然之分，不相乖戾，此利也，乃义之和也，贞之意义，有三，即知，正，固也，知者，知之意也，知事亲从，正之意也，知其不肖而勿为，固之意也，故贞即吾性之智，干者茎干也，如木之干身，而枝叶所依之立也，元就其理之发端而言，亨就其理之聚会而言，利就其理之各归分类而言，贞就其理之确实而言，名虽有四，其实归纳之，二理而已，皆天下之至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也。

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

体者，所存所发，一身皆是仁也，能体其仁。则欲立欲达，无所往，而莫非真爱，自足以长人矣，长者，克君克长之长，惟仁者，宜在高位也，既足以长人，则善之长在我矣，嘉会者，嘉美其会，聚于一身也，然其聚会，必至善恰好，皆天理人情自然之至，而无不嘉美，此之谓嘉美会聚于一身，则动容周旋，无不中礼而合乎天理者，则人事之仪修矣。不相妨害之位利，无所乖戾之谓和，和则必利，利则必和，盖义公天下之利，本有自然之和，物者义之体，义者物之用，乃处此得宜之谓也，物虽复杂万有不齐，然各有自成

物之定理，故能处物得宜，而不相妨害，则上下尊卑之间，自然感情融洽，无所乖戾，固者，坚定不移，乃贞之恒久磨练而得，盖事有未定，必欲其正，事之既定，必守其正，此贞固二字之义也。贞而又固，乃足以成事矣，如贞而不固，是皆不能择善固守，则事亦易败，故非至灵明，是非确然不可移易者，绝不能贞固，是以贞固为智之事。

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

行此四德，即体仁，嘉会，利物，贞固也，行此者则与乾元合其德，即乾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此为反问之词，圣人神明不测，故曰，龙德隐在下位也，易，移也，不易乎世者，奸邪不能乱，不轻易为乱臣贼子也，不成乎名者，务实不务名，不欲求知于世，以成就我之名也，遁世无闷者，不见用于世而不发牢骚之谓也，不见是而无闷者，不见信于人亦不轻易发牢骚也，事有快乐于心者，则兴奋而行之，忘食忘忧之类是也。事有不如意于心时，必须逆来顺受而行之，如伐木绝粮之类是也，违者，背也，不以拂逆为恶，一概置之度外，如孔子困于陈蔡，犹援琴而歌是也，盖不异乎世，不能成名，则必遁世不见信于人矣，而圣人则无闷也，是皆用之间，莫非此道之游衍，凡一切祸福毁誉，如太虚浮云，皆处之泰然，此所以乐则行，忧则违，忧乐皆无与于已，而安于所遇矣，非龙德岂能有此忍耐乎，拔者跃也，与而攀用之，不可拔，即勿用也，乾卦六爻，其言皆以圣人明之。

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中正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正中者，以下卦初爻为初居下，三爻居上，二爻正当其中也，庸常也，邪自外人，故防闲之诚自我有，故存主之，庸言必信者，无一言不正确也，庸行必谨也，无一行之不谨慎也，庸言信，庸行谨，宜无事于闲邪矣，闲邪存其诚，无一念之不诚也，念念皆诚，则发之言行愈信谨供，如此则其德已盛，善盖一世矣，如心不自满，不自以为善，其信谨闲邪存诚，犹如其初，皆纯一不已之功，德博而化者，言行为人所取法（即模范）也，言君德者，明其非君位也。

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何谓也，子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几与义非二事，几者，心之初动，当欲忠信修辞立识之初、心之萌动，必有其几，几微之际，乃义之发源处也，义者，事之得宜也，方忠信修辞立诚之后，事之成就必见乎义，允蹈之宜，乃几之结果处也，与者许也，可与几者，几有善恶，许其几之如此，方不差也，存者，守而不失也，三爻变，则中爻为巽，有进象，又为兑，有言辞象，又为离明有知象，以三画卦论，三居上，居上位象，以六画卦论，三居下，在下位象。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者，非无事而徙动也，勤于进德修业也，然以何者为德业，德业何以用功，盖德者，即真实之理，诚之涵于心者也，人不忠信，则此心不实，安能进德，惟忠信而内无一念之不实，则心不外驰，而有以复还

其真实之理，所进，自日新而穷，故所以进德业者，即真实之理，诚之发于事者也，如言不顾行，则事虚伪，安能居业，惟修省其身以立诚而外，无一言之不实，苟言行相顾，有以允蹈其真实之事，所创之业，自然可久可大矣，但德业之进修，虽于忠信诚意，而其入门功夫，端在知行并进而已。能知德业之所当至，此心必有其几，当几来之初，下定决心，而必欲其至，知至即至之，则念念不忘，意可得而诚矣，几动不忘，此其所以与几也，知德业之有始终，则事必有其义，见义之时，行其实事，而必欲其终，知终即终之，则事事皆当身，可得可修矣，义守不失，此其所以可存义也，如此用功，则反身而诚，自然德崇而业广，无往而不利也，故以之居上，高而不骄，以之在下，卑而不感，虽危无咎矣，此君子所以终日乾乾也。九四曰，或跃在渊，无咎，何谓也，子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

在田者，安于下，在天者，安于上，有常者也，进而为飞，退而为见，有恒者也，盖恒即常字，九四之位，逼近九五，以上进为常，则觊觎而心邪，今或跃或处，上下无常，而非为邪也，以下退为常，则离群而德孤，会去就从宜，进退无常，而非离群也，惟及时以进修，而不于时以行险，此其所以无咎也。（上进释跃之义，下退释渊字义，无常无恒释或字义，非为邪，非离群释无咎义）

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

同声相应，如鹤鸣而子和，雄鸣而雌应之类是也，同气

相求，如日火之精，而取火于日；月水之精，取水于月之类是也。湿者下地，故水流趋之，燥者乾物，火燃就之，云水气也，龙兴则云生，故云从龙，风阴气也，虎啸风烈，故风从虎，此持一物亲一物，惟圣人以圣人之德，居天子之位，则三才之主，而万物之天地矣，是以天下万民，莫不瞻养其德，而快睹其光，所谓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而万物皆亲矣，不特一物之亲而已也，所以然者，以天地阴阳之理，皆各从其类，如天在上，轻清者是，本乎轻清之气成象者，皆亲之，地在下，重浊者是，本乎重浊成形者，皆亲之，盖天属阳，轻清者之气从其类，地属阴，重浊之属从其类，阳从其阳，故君子与君子同类而相亲，阴从其阴，故小人与小人同类而相亲，然则以九五之德位交利见同类之大德人也。

上九曰，亢龙有悔，何谓也，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

六爻龙之首，故曰高贵，非君非臣，故曰无位，纯阳无阴，故曰无民，五居九五之位，又有快覩之民，九四以下，龙德之贤，皆相从九五以辅相矣，是以上九非不贵也，贵宜乎有位，而无位非不高也，高宜乎有民，而无民非不有贤人也，贤人宜辅而莫为之辅，无位无民无辅，则离群孤立，如是而动，无人援助，有悔必矣。（此节申象传之意）

潜龙勿用，下也。

言在下位。

见龙在田，时舍也。

舍，止息也，出潜离隐，而止息于田。

终日乾乾，行事也。

非徒空存忧之心，言行事而终日乾乾，心虚而事实，此

体用兼养之学乃行所当行之事，即进德修业也。

或跃在渊，自试也。

进德修业，以试其时，然此自试也，如非自试，则属妄动矣。

飞龙在天，上治也。

五爻即天也，居上以治下，此得时则驾。（下句蓬累而行）

亢龙有悔，穷之灾也。

行不合其道，则穷者亢，灾者悔。

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此周公告占卦之人当如此，而孔子则专以人君言，元者仁也，即体仁以长人也，言人君体乾之元，用乾之九，至诚恻怛之爱，常流形于刚果严肃之中，则张弛有则，宽猛得宜，不刚不柔，敷政忧忧，而天下治矣，

（此为第三节再申前意）而此节明六龙总一龙，而因时变化，其见于世者有异，孔子乾之德也。

潜龙勿用，阳气潜藏。

阳在下，以爻言，潜龙勿用下也，以位言，此则以气言，言阳气潜藏，正阴气极盛之时，天地闭，贤人隐，所以勿用。（此以下，圣人歌颂乾道之意）

见龙在田，天下文明。

“明叶文”虽在下位，然天下已被其德化，而成文明之象矣，因此爻变离，离卦乃文明之象，故以文明之。

终日乾乾，与时偕行。

天行健，终日不息，九三之进修，亦与之偕行不息，故曰与时偕行。

或跃在渊，乾道乃革。

革者，离下内卦之位，升上外卦之位也。

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

天德即天位，有是天德，而居是天位，故曰乃位乎天德，若无德，则不能居之，亦不可称天德之位也，惟大德如圣人者，始得居之无愧。

亢龙有悔，与时偕极。

当亢极之时，而我无法变通，时运亦无所辅佐，似此者，所以有悔也。

乾元用九，乃见天则。

龙之为物，交春分节后而升于天，交秋分节后便伏藏于深渊，亢龙者，言秋分无举于上，则不能伏藏也。以春夏秋冬配四德，元，春也，利，秋也，亢龙在此，秋之时矣，天之为天，不过生杀而已，春既生之，至秋又杀，秋既杀之，回春又生，此天道循环之理，而为人君者（即一国元首），体春生之元，而用之于秋杀之亢，则是阴极之后，继之以阳舒，肃杀之余，又继之以生育，一张一弛，一刚一柔，周而复始，如此则天下司始，而天道之法则，亦于此可见，故云乃是天德。（此四节又申前意）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始而亨者，言物方开始之时已亨通矣，盖出于震，必须行于巽而及离，此必然之趋势也，若不亨通，则生意必息，品物不能流行矣，是始者，元也，亨者，亦元也，性者，百物具足之理，情者，百物出入之机，春作夏长百物皆有性情，必经利贞而后见，但此时生意未足，实理未完，百物回

其同一性情，至秋冬，则百谷草木，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一物各具一性情，是收敛归藏，乃见性情的确，利贞者，即元之性情也，元为一切生物之始，以美利利天下元能始物，能使庶物生成，无物不嘉美，亦无物不利颖也，此乾元之能也，而以美利利天下，其所能之德业亦甚大，今不言所利，人不得而则是四德浑然一理，不可分而言之，元为四德之首，故云亨乃元之始亨可也，谓利贞乃元之性情，其伟大处在始。**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辉，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

刚以体言，健以性言，中者无过不及，正者，不偏，此四者，乾之德也，纯者，纯阳不杂以阴，粹者，不杂而良美，精者，不杂之极至，总之，乾德刚健中正之至极，所谓纯粹精者，非出于刚健中正之外也，情者，事物至动发挥也，每一画有一爻辞以发挥之，旁通者，曲尽也，如初之潜，以至上之亢，凡事有不同，物有万类，时有万变，皆概括曲尽其情，而无遗也，前品物流形，乃乾之云行雨施。是乃圣人乘六龙而御天之功，德泽流行敷布。所以天下平也，然乾道刚健中正，纯粹以精，乾道固大矣，惟圣人立六爻以通事乾之情，乘六龙以行乎乾之道，云行雨施，以沛乎乾之泽，卒至天下太平，不在乾，而在圣人矣。（此第五节复申首章之意）

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为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德者行之本，行者德之用，故君子以成德为行，成德者，已成之德也，日可见者，指日可待之意也（此二句为泛论其理），潜者，周公爻辞也，未见者，天地闭，贤人隐，厄于

潜之机会而未见也，未成者，因其厄而事未能成就也，如伊尹躬耕于有莘之时是也，君子以成己之德，举而施之于行，则其事业之所就，指日可见矣，初九，其德已成，而乃云勿用何也？圣人出世，必有德有时，人之所能者德，所不能者时，今初九虽已成，而时当乎潜，潜之于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又厄于时位，是以占得此者，亦应如之勿用。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学以聚之者，正大中庸之理，龙德正中，虽以爻言，然圣人之德，不过至正大中而已，盖乾道刚健中正，民居天地之中以生，惟中庸不可能，苟非审慎明辨，有此致知功夫，宽居仁行，有此力行坚毅，岂能体念龙德之中正者耶，聚者，多闻多见，以求会聚，此正中之理，辨者，讲学也，贤师益友，辨其理之精粗本末，得失是非，择其中正之善者从之，宽者优游厌飫，勿忘勿助，俾所聚所辨，融会贯通，渣滓浑化，无牵强附会，凌节欲速之意，此宽字以久远言，有从容不迫之意，非专指包涵而言也，居者，守也，据也，仁以行之者，中正无私，辨者，辨其所聚，居者，居其所辨，行者，行其所居，故必宽之以居之，而后方可仁以行之，若学聚问辨之余，涵养未久，粗心浮气，而骤欲见之于实践，则居之不安，资之不深，岂能左右逢源，而大公无私乎，此为学一定之序，有是四者，宜乎中正之德，博而化矣，是以君德者，明有君德而无位也。九三，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

其三居下卦之上，四居上卦之下，交接处以刚居刚，故曰重刚，非阳爻居阳位也，以九四居阴位者，亦曰重刚，位非

二五，故曰不中，即下文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九三以时言，九四以位言，故曰乾乾因其时，然九三重刚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宜有咎矣，而乃无咎何也？盖重刚不中，刚之极矣，以时论之，危惧之时也，是以九三因其时，而兢惕不已，则德日进，业日修，所以虽处危地，亦无咎矣。

九四，重刚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在人谓三也，四三虽皆人位，然四则居人上，而近君矣，非三之不近君，故云不在人，重刚不中之中，二五之中也，中不在人之中，六爻中间之中也，九四，重刚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而有咎矣，但竟无咎何也？盖九四之位不在天，不在田，虽与九三同，而人位则不如九三之居下卦也，所居之位独九五，或之之位（或，疑也），惟其疑，必审时而进矣，所以无咎也。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总言大人所具之德，皆天理之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天地者，造化之主，日月者，造化之精，四时者，造化之功，鬼神者，造化之灵，复载无私之谓德，照临无私之谓明，生息无私之谓序，祸福无私之得吉凶，合序者，如赏以春夏，罚以秋冬之类也，合吉凶者，福善祸淫，先天不违，如无制作之类，虽天之所未为，而吾意之所为，默与道合，天亦不违乎我，是天合，天合大人也，奉天时也，即天理也，后天奉时谓如天序有典，而我亦惇之，天序有礼，而我用之之类，虽天之所已为，我知理之如此，奉而行之，而我亦不能

违乎天，是大人合天也，而以理为主，天即我，我即天，故无后先彼此之可言，天且不违于大人，而况于人乃得天地之理以生，鬼神不过天地之功用，虽欲违乎大人，自不能违乎天矣，乾之九五，以刚健中正之德，与此大人相合，所以宜利见之，以其合德相应也。

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其唯圣人乎，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进退者身，存亡者位，得丧者物，盈虚消长之理，知之既明，不失其正，处之不当，故唯圣人能之，如若设问，而卒自应之，见非圣人不能也。（此第六节，复申前数句未尽之意）



坤下坤上，坤性柔。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耦者，阴之数也，坤者顺也，阴之性也，六画皆耦，则纯阴而顺之矣，故不言地，而言坤，马象乾，牝马，取其为乾之配，牝马属阴，柔顺而从阳者也，马能行顺而健，非顺之外另有健也，坤利牝马之贞，与乾不同者何也，而乾以刚固为贞，坤以柔顺为贞，言如牝马之顺而不息，则正矣，牝马地类，安得同乾之贞，此占辞也，与乾卦元亨利贞同，但坤则贞利牝马耳。迷者，如迷失道路，坤为迷，故云迹，言占者君子，先乾而行，则失其主而迷错，后乾而行，则得其

主而利矣，盖造化之理，阴从阳以生物，待唱而和者也，君子为臣主，夫为妻主，后乾即得所主矣。利莫大焉！西南东北，以文王圆图卦位言，阳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阴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西南乃坤之本乡，兑、离、巽、三女同坤居之，故为得朋，震坎艮三男同乾东北，则非女之朋矣！故丧朋，阴从其阳谓之正，惟丧其三女之朋，从乎其阳，则有生育之功，是能安于正，故吉也。

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至者，概也，天包乎地，故以大赞其大，而地以至赞之，言地之至与天同，而大则不及天也，元者四德之元，非乾有元，或坤复又有一元，乾以施之，坤则受之，交接之间，一气而已，始者，气之始，生者形之始，万物之形，皆生于地，然非地之自能为之，是天所施之气至而后生也，故云，乃顺承天，乾者健也，故一而施，坤者顺也，故两而承。（此释卦辞之元）

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坤厚能载万物，以德言，非以形言，德者厚物厚德，含元光大是也，无疆者，乾也，含者，包容也，弘则是其所含者，无物不有，以蕴藏而言也，其静而翕，故曰含弘，光者昭明也，大则是其所光者，无远不届，以宣著而言也，其动也辟，故曰光大，光大而必曰含弘者，翕聚而后能发散也，咸亨者，齐乎巽，相见离卦之时。（此释卦辞之亨）

牝马地类，行地无疆，柔顺利贞。

地属阴，牝阴物，故云地类，又行地之物也，行地无疆，则顺而不息，此则柔顺所利之贞也，故利牝马之贞。

（此释卦辞牝马之贞）

君子攸行，失迷失道，后顺得常，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北丧朋，乃终有庆，安贞之吉，应地无疆。

君子攸行，即文王卦辞，君子有攸往，言古者君子，有所往也，失道者，失其坤顺之道也，坤道成，其成在后，若先乾而动，则迷而失道，得常者，得其坤顺之常也，后乾而动，则顺而得常，然惟坤贞，利在柔顺，是以君子有所往也，先则迷，后则得，西南虽得朋，不过与巽离兑三女同类而行耳，未足以为庆也。若丧乎三女之朋，能从乎阳，则有生物之功，终必有庆者何也？柔顺从阳者，乃坤道之安于其正，则阳施阴受，生物无疆，所以乃终有庆也。（此释卦辞，君子有攸往，至安贞之吉）

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地之形态，西北高，东南低，本坤顺者也，故云地势坤，且天地间持重载物，其势力无有厚于地者。天以气运，故曰天行，地以形载，故云地势，厚德载物，以深厚之德，容载庶物，体之身心，则长一人之仁，推而万事万物，利一事一物之义，推而万事万物，则我之德厚，无物不载矣。

初六，履霜坚冰至。

初六即坤卦之初爻，霜，一阴之象，冰六阴象，方履霜而知坚冰至者，见占者防微杜渐，图之不可不早也，易为君子谋，乾言勿用，即复卦闭关之义，欲君子之难进也，坤言坚冰，即姤卦女壮之戒，防小人之易长也。

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至其道，至坚冰也。

易举正履霜之下，无坚冰二字，阴始凝而为霜，渐盛必至于坚冰，小人虽微，长则渐生于盛，驯者，优之道，驯习因循，渐至其阴道之盛，理势之必然也。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六二即卦之六爻，直字，即坤至柔而动刚之刚也，方字，至静而德方之方也，大字，含弘光大之大也，孔子彖辞，文言小象，皆本于此，前后之言，皆可相证，以本爻论，六二得坤道之正，则私曲故直，居坤之中，则无偏党故方，直著，在内所存之柔顺中正也，方者在外所处之柔顺中正也，惟柔顺中正，在内则为直，在外则为方，内而直，外而方，此其所以大也，不揉为直，不矩而方，不恢而大，此其所以不见习也，若以人事论，直者，内而天理为之主宰，无邪曲也，方者外而天理为之裁制，无偏倚也，天者，无一念之不直，无一事之不方也，不习无不利者，直者自直，方者自方，大者自大，不思自勉，而中道也，利者，利有攸往之利，言不待学习而自然直方大也，盖八卦正位，乾在五，坤在二，皆圣人也，故乾刚健中正，则飞龙大，则不息无不利，占者有天德，方应是占矣。

象曰，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不习无不利，地道光也。

以，而也，直之方德，惟动可见，故曰坤至柔而动也光，此则承天而动，生物之机也，若以人事论，心之动直而无私，事之动方而当理，地道光者，六二之柔顺中正，即地道也，地道柔顺中正，光之所发者，自然而然，不俟勉强，故曰不息无不利，光即含弘光大之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坤为吝啬，含蓄之象也，刚柔相杂曰文，文之成者曰章，阳位而以阴居之，又坤为文章之象也，三居下卦之终，终之象也，或者不敢自决之辞，从者，不敢造始之意，三居下卦之上，有位者也，其道当含晦而章美，有美则归之于

君，乃可长久而得正，或从王之事，不敢当其成功，惟奉职以终其事而已，爻有此象，故戒占者如此。

象曰，含章可贞，以时发也，或从王事，知光大也。

以时发者告，非终于韬晦，含藏不出，而有所为也，或从王事，知光大者，正，指其无成有终也，蓝含弘光大，无成而代有终者，地道也，地道与神道相同，六三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者，益知地道之光大，当如是也。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坤为囊，阴虚能受囊之象也，括者，结囊好也，四变而奇，居下卦之上，结囊上口之象也，四近乎君，居多惧之地，不可妄咎妄誉，戒其作威福也，誉则有逼之嫌，咎则有败事之累，惟晦藏其智，如结囊口，则害矣，六四柔顺得正，慎密不出者也，故有括囊之象，无咎道也，咎既不出，则亦无由称赞其美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

括囊者，慎也，无咎者，不害也。

六五，黄裳元吉。

六五卦之第六爻，坤为黄色之衣裳，黄中色，言其中也，裳下帨言其顺也，黄字从五字来，裳字从六字来，六五以阴居尊，中顺之德，充诸内，而见诸外，故有是象，而其占则元吉矣，刚自有刚德，柔自有柔德。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坤为文，居五之中，文在中，言居坤之中，所以黄裳元吉也。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六阳为龙，坤之错也，卦之上爻，故阴阳皆可以言龙，

且变艮综震，亦龙之象也，变艮为剥，阴阳相剥，战之象也，战于卦外，野之象也，血者，龙之血也，坚冰至者，所以防龙战之祸，于其始，龙战野者，所以著坚冰之至于其终，上六，阴盛之极，其道穷矣，穷则其势必争，至于扬战，两败俱伤，故有此象，凶可知矣。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极则必穷，此理势之必然也。

用六，利永贞。

用六与用九同，此则以上六龙战于野言之，阴极则变阳矣，但阴柔凭不能固守，既变之后，惟长永贞固，不为阴私所用，则亦如乾之无不利矣。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此美其善变也，阳大阴小，大者阳明之公，君子之道，君子之道也，小者阴浊之私，小人之道也，今始阴浊而终阳明，始小人而终君子，何大如之，故曰，以大终也。

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后得主而有常，含万物而化光，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

动者，生物所动之机，德者，生物所得之质，乾刚坤柔，定体也，坤固至柔矣，然乾之施一至，坤即能翕受而敷施之，其生物之机，不可止遏，此又柔中之刚矣，乾动坤静，定体也，坤固至静矣，及其承乾之施，陶熔万类，各有定形，不可移易，此又静中之方矣，柔无为矣，而刚则能动，静无形矣，而方则有体，柔静者，顺也，体也，刚方者健也，用也，后得主而有常者，后于乾则得乾为主，乃坤道之常也，含万物而化光者，静翕之时，含万物生意于其中，及其动辟，则化生零物，而有光显其坤道，顺乎，坤之于

乾，犹臣妾之与夫君，亦惟听命而已，一施一受，不敢先时而起，亦不敢后时而不应该，此所以上申彖传之意。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积而成，家之所积者善，则福庆及于子孙，所积者不善，则灾殃流于后世，其大至于弑逆之祸，皆积累而至，非朝夕所能成也，由来者渐，言臣子也，辩之不早，责君父也，辩察也，在下者，不可不察之于己，在上者，不可不察之于人，察之早，勿使之渐，则祸不作矣，顺字即驯字，驯其道也，言顺习因循，以至于坚冰也，前言驯致其道，此言益顺也，皆一意也。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直者，何也，言此心无邪回之私，从绳墨而正之之谓也，方者，何也，言此事无差谬之失，得裁制而宜之之位也，此六二直方之所由名也，下则言求直方之功，人心惟自私，所以不直，如知其敬，乃吾性之礼存诸心者，以敬为之一操持，必使此心廓然大公，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则不期直而自直矣，人事惟自私，所以不方，如知其义，乃吾性之义，见诸事者，以此义为之裁制，必使此事，物来顺应，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则不求方而自方矣，德之偏者谓之孤，孤则不大矣，盖敬之至者，外必方，义之至者，内心直，不方不直，不足谓之敬义，是德之孤也，今既有敬以涵义之体，又有义以违敬之用，则内外夹持，表里互义养，日用之间，莫非天理之流行，德自充满盛大而不孤矣，何大如之，内而

念念皆天理，则内不疑，外而事事皆天理，则外不疑，内外坦然而无疑，则畅四支，不言而喻，发于事业，无所处而不当，何利如此，此所以不习无不利也，乾言进修坤言敬义，学圣人者，由于进修，欲进修者，先于敬义，乾坤二卦备矣。

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

阴虽有美含之，可以时发而从王事矣，或从王事，不敢有其成者，非其才有所不足，不能成也，乃其分之不敢成也，盖法象莫大于天地，三纲莫重于夫妻，天统地，君统臣，夫统妻，皆尊者唱，而卑者和之，故地道也，即妻道，臣道，皆不敢先自主，惟代天之终耳，以天地言，天能始物，不能终物，地继其后而终，故曰无成，六三之爻为臣，故当如此。

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易曰，括囊无咎，无誉，盖言谨也。

天地变化，世道启泰，草本之无知者亦蕃茂，况于人乎，是则贤人必出，而不隐可知矣，若天地闭，则贤人必敛德以避难，此其所以隐也。坤本阴卦，四六重阴，又不中，则阴之极矣，正天地闭塞，有阴无阳，不能变化之时，故当谨守不出者以此。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支，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黄者中德，中者内也，黄中者，中德之臣在内，通者，豁然脉络之贯通，无一毫私欲之滞，理者，整然条理，无一毫私欲久混淆，本爻既变坎为通，通之象也，本爻未变，坤

为文，理之象也，故六五小象曰，文在中，德之在内者，通而且理，爻之言黄者，以此一位居尊位也，体者，乾坤之定体也，乾阳乃上体，坤阴乃下体，言虽在尊位而居下，礼之不曰衣而曰裳，艾之所以言常者以此，以人事论，有居尊位而能谦下之意，此二句尽黄裳之义矣，又叹而赞之，以见元吉之故，言黄中美在其中，岂徒美哉，美既在中，则畅于四支，为日新之德，四体不言而喻者，此美也，发于事业为富有之业，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者此美也。不其美之至乎爻之所以不止言吉，而言无吉者在此。

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疑者似也，似其与已均敌，无大小之差也，阴本不可与阳战，今阴盛敢与阳敌，故以战言，阴盛已无阳矣，本不可称龙，而不知阳不可一日无也，故周公以龙言之，以存阳也，虽称为龙，犹阴之类也，所以云血以别其为阴，血阴物也，曰其色玄黄，疑于无分别矣，言阴阳皆伤也。（以上皆申言周公爻辞）



屯，震下坎上。

屯者难也，万物始生，郁结未通，是有险难之意，故其字象山穿地，始出未申也，故卦有天地，然后万生，盈天地间唯万物，屯者盈也，物之始生，故次乾坤之后。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乾坤始交，而遇险陷，故名为屯，所以气始未畅曰屯，

物句萌未舒赤曰屯，世多难未泰皆曰屯，震动在下，坎陷在上，险中能动，是有拨乱兴衰之才者，故占者曰亨，然犹在险中，则宜守正而未可遽进，故勿用有攸往，勿用者，以震性多动，故戒之也，然大难方殷，无君则乱，故当立君以统治，初九阳在阴下，而为成卦之主，是能以贤下人，得民而可君者也，占者必从人心之所属望，立之为主，则利矣，故利建侯，建侯者，立君也，险难在前，中爻艮止，勿用攸往之象，震，一君二民，是即建侯之象。

彖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动乎险中，大亨贞，雷雨之动满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宁。

以二体释卦名，又以卦德卦象释卦辞，刚柔者乾坤也，始交者震也，一索得震，故为乾坤始交。难生者坎也，言万物始生，即遇坎难，故名为屯，动乎险中者，言震动之才，足以奋有为，时当大难，能动则其险可出，故大亨，然犹在险中，时犹未易为，必从容以谋其出险方可，故利贞，雷震象，雨坎象，天造者，天时使然，如天所造作也，草者，如草不齐，震为蕃，草之象也，昧者，如天未明，坎为月，天尚未明，昧之象也，坎水内景，石明于外，亦昧之象也，雷雨交作，杂乱晦冥，克塞盈满于两间，天下大乱之象也，当此之时，以天下则未定，以名分则未明，正宜立君以统治，然未可遽谓安宁之时也，为一国之元首者，忧勤兢畏，不遑宁处，方可拨乱反正，以成靖难之功，此则圣人济屯之深戒也，动而雷雨满盈，即勿用攸往，建侯而不宁，即利建侯，然卦言勿用攸往，而象言雷雨之动者，勿用攸往，非终不动也，审而后动也，屯之元亨利贞，非如乾之四德，故曰大亨贞。

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

彖言雷雨，象言云雷，彖言其动，象著其体也，上坎为云，故曰云雷屯，下坎为雨，故曰雷水解，经纶皆治，丝之事，草昧之时，天下如乱丝，经以引之，编以理之，俾大纲皆正，万日毕举，正君子拨乱有为之时也，故曰君子以经纶。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盘，大石也，鸿渐于磐之磐也，中爻艮，石之象，桓，大柱也，震杨木，桓之象也，八卦正位，震在初，乃爻之极善者，国家屯难，得此刚正之才，乃倚之以为柱石，故曰磐桓，震为大涂，柱石在于大涂之上，震本欲动，而艮止不动，有柱石欲动不动之象，所以利居贞，而又利建侯，非难进之貌也，故小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曰心志在于行，则欲动不动可知矣，九当屯之初，有此刚正大才，生于其时，故有磐桓之象，然险陷在前，本爻居得其正，故占者利于居正以守己，若为民所归，势不可辞，则又宜建侯以从民望，救时之屯可也，居贞者利在我，建侯者，利在民，故占者两有所利。

象曰，虽磐桓，志行正也，以贵下贱，大得民也。

当屯难之时，大才虽磐桓不动，然拳拳有济屯之志，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为，既有救人之心，而又有守己之德，所以占者利居贞而守己也，若居而不贞，则无德行而不正则无功，周公言居贞，孔子言行正，然后济屯之功德备矣，阳贵阴贱，以贵下贱者，一阳在二阴之下也，当屯难之时，得一大才，象所归附，更能自处卑下，大得民矣，此占者所以又利建侯而救民也。

六二，逌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逌遭为不能前进之意，班，回还不进之意，震于马为弊足，班如之象也，应爻为坎，坎为盗，寇之象也，指初也，妇嫁曰婚，再嫁曰媾，指五也，变兑为少女，女子之象也，字者，许嫁也，此女子，则指六二之爻也，贞者正也，不字者，不字于初也，乃字者，乃治于五也，中爻艮止，不字之象也，中爻坤正，土数成于十，十之象也，若以人事论，光武当屯难之时，窦融割席，志在光武，为隗嚣所隔，乘马班如也，久之终归于汉，十年乃字也，六二，柔中正，当屯难之时，上与五应，但乘初之刚，故为所难，有逌遭班如之象，不行进与五合，使非初之寇难，即与五成其婚媾，不至十年之久矣，惟因初之难，六二守其中，正不肯与之，苟合所以不字，至于十年之久，难久必通乃反其常而字正应矣，故又有此象也，占者当如是则可。

象曰，六二之难，乘刚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六二居屯之时，而又乘刚，是其患难也，乘者居其上也，故云六二之难，反常者，二五阴阳相应，理之常也，为刚所乘，则乘其常矣，难久必通，故十年乃字，而反其常。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者就也，鹿作麓，此卦中爻为山，山脚曰麓，三居中爻，艮之足，麓之象也，虞者，虞人也，三四为人位，虞，人之象也，无虞者，无正，应之象也，震错巽，巽为人，人之象也，上艮为木，下震为竹，林中之象也，言就山足逐兽无虞，入，指示乃陷于林中，坎错离明，见机之象也，舍者，舍而不逐，即艮止之象也，六三阴柔不中，下正又无

应，与当屯难之时，故有即麓无虞，入于林中之象，君子见几，不如舍去，若往逐而不舍即，必即羞吝，其象如此，戒占者谨慎从事也。

象曰，即鹿无虞，以从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穷也。

此句是孔子恐后来学者，不知即麓无虞之解，因解之为从事于禽也，舍则不往，往则不舍，吝穷者，羞吝穷困也。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坎为马象，求者，四求之也，往者初往也，自内而外曰往，本爻变，则中爻成巽，则为长女，震为长男，婚媾之象，非真婚媾也，求贤以济难，乃有此象，六四阴柔，居近君之地当屯难之时，欲进而复止，故有乘马班如之象，初能得民，可以有为，四乃阴阳正应，未有蒙大难而不求初者，故又有求婚媾之象，初往，以刚中正之才济屯，其吉必矣，且四爻近君，无不利者也。

象曰，求而往，明也。

求者济屯之才，有知人之明者也，往者度济屯之才，有自知之明也，坎错离，有明之象，故曰明。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膏者，膏泽也，以坎体有膏泽沾润之象，故曰膏，本卦名屯，故云屯膏，阳大阴小，六居二，九居五，皆得其正，故皆称贞，小贞者臣，指二，大贞者君，指五，故六二言女子贞，而此亦言贞，六爻之中，惟二五爻言屯，九五以阳刚中正，居尊亦有德有位者，但当屯之时，陷于险中，为阴所掩，虽有六二正应，而阴柔不足以济事，且初九得民与下，民皆归之，无臣无民，所以有屯其膏未得施为之象，因之占

者所居之位，如六二为臣，小贞则吉，如九五为君，大贞则凶矣。

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阳德所施本爻大，但陷险中为险所掩，故未光。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六爻皆言马者，震坎皆为马也，皆言班如者，当屯难之时也，坎为加忧，为血卦为冰，泣血涟如之象也，才柔不足以济屯，去初最远，又无应与，故有此象。

象曰，泣血涟如，何可长也。

既无其才，又无其助，丧亡可立至矣，岂能长久耶。



蒙，坎下艮上。

蒙，昧也，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险，艮山在外，坎水在内，水乃必行之物，过山而止，内既险陷不安，外又行之不去，莫知所往，昏蒙之象也，序卦屯者，物之始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所以次屯。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亨者，言蒙者亨也，不终于蒙也，匪我求童蒙二句，正理也，再指四，阳一阴二，二再则四矣，三指三，渎者烦渎也，初筮者，初筮下卦得刚中也，告者，二告于五，不告者，二不告于三四也，凡阳则明，阴则暗，所以九二发六五之蒙，利贞者，教之以正也。

彖曰，蒙山下有险，险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时中也，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应也，初筮告，以刚中也，再三渎，渎则不告，渎蒙也，以养正，圣功也。

以卦象释卦名，又以卦体释卦辞，险中止，退则困于其险，进则阻于其山，两无所适，所以名蒙也，以者用之，以亨者，以我之亨通也，时中者，当其可之谓，愤启悱发，即志应也，言我先知先觉，先以亨通矣，而后以我之亨，行时中之教，此蒙所以亨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乃教人之正道也，何也？体闻求学，不闻往教，童蒙求我，则彼之心志应乎我，而相符合矣，此其所以可教也，初筮则告者，以刚中正也，我有刚中之德，而五又以中应之，则心志应乎我，而事体相符合矣。所以当告之也，初筮二字，只作下卦二字，指教者而言，观此卦再筮可见矣，三则应乎其下，四则隔乎其三，与刚中发蒙之二，不相应与，又乘阳不敬，则心志不应乎我，而不相符合矣，既不相符而强告之，是徒烦渎乎蒙亦何哉，教之利于正者，幼而学之，学为圣人而已，圣人之所以为圣者，正而已矣，入圣之路，虽在后日，作圣之功，就在今日，当蒙时养之以正，虽未能即至于圣，圣之路由此渐入矣，此其所以利贞也。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泉乃必行之物，始出而未通达，犹物始生而未明，蒙之象也，果行者体，坎之中刚，以果决其行，见善必迁，闻义必徙，不畏难而苟安，育德者，体艮之静止，以养育其德，不欲速，宽以居之，优游以待其成也，总而言之，皆须养之以正而已。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蒙者，启发下民之蒙也，亦即启发其初之蒙也，刑人

者，以人刑之也，坎为桎梏，桎梏，刑具也，在足为桎。在手为梏，中爻震足，外卦艮手，用桎梏之象，坎错离，艮综震，有噬嗑折狱用刑之象，说，即脱也，用脱桎梏，即不用刑人，变兑为毁折，脱之象也，盖初在下，近九二，刚中之贤，故有启发其蒙之象，启蒙之初，利用刑人，以正其法，庶小惩而大戒，蒙斯可发矣，若舍脱刑人和悦以教之，则蒙不能发，而有吝矣。

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所教之法，不可不正，故用刑惩戒之，法正，民正，而蒙发矣。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者，裹也，妇人怀妊，包裹其子，即胞字也，凡易中言包者，皆外包乎内也，泰曰包荒，否曰包承，包羞，姤曰包鱼，皆外包乎内，包容者，包容其初之蒙，则有含弘之量，敷教在宽矣，初曰刑者，不中不正也，上曰击者，上过刚也，此爻刚中，统治群阴，极善之爻，故于初曰包，于三四五曰纳，于五曰克家，纳妇吉者，新纳之妇，有谐和之吉也，中爻坤顺在上，一阳在下，纳受坤顺之阴，纳妇之象也，子克家者能任父，坎为中男，有刚中之贤，能干五母之蛊，子克家之象也，纳妇吉字，与上吉字不同，上吉字，占者之吉也，下吉字，夫妇和谐之吉也，坤顺故吉，九二，以阳刚为内卦之主，统治群阴，当发蒙之任者，其德刚而得中，故有包蒙之象，占者得此，固吉矣，然所谓吉者，非止于包容，其初之蒙也，凡三四五之为蒙者，皆能以刚中之德化之，如新纳之妇，有和谐之吉，承考之子，有克家之贤，其吉其顺，皆出之自然，不待勉强，谆谆训诲于其间，如此

而谓之吉也，故其占中之象又如此。

象曰，子克家，刚柔接也。

二刚五柔，二有正蒙之功，五之信任专，所以二得展布，其敷教之才，亦如贤子，不待训诲，自然而克家也，所以占者有子克家之象，周公爻辞，以刚中言，孔子象辞，并应与言。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变巽，女之象也，九二，阳刚，乾爻也，乾为金，金夫之象，故称金夫，金夫者，以金賂己者也，六三，正应在上，然性本阴柔，坎体顺流趋下。应爻艮体常止，不相应于上，九二为群蒙之主，得时之盛，三近而相比，在纳妇之中者，故舍其本，应而从之，此见夫金不有躬之象也，且中爻顺体震动，三居顺动之中，比于其阳，亦不有躬之象也，若以蒙论，乃自暴自弃，昏迷于人欲，终不可教者，因三变长女，故以女象之，曰勿用取，无攸利，皆其象也，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又居艮止坎陷之中，蒙昧无知之极者，故有此象，占者遇此，如有发蒙之责者，弃而不教可也。

六四，困蒙吝。

困蒙者，困于蒙昧而不能开明也，六四上下既远隔于阳，不得贤明之人以近之，又无正应贤明者以为之辅助，则蒙无自发，而困于蒙矣，故有困蒙之象，占者如是，终于下愚，故可羞。

象曰，困蒙之吝，独远实也。

阳实阴虚，实，谓阳也，六四上下皆阴，蒙自甚者也，欲从九二，则隔五，远隔于实者也，故曰独远实，独者言本卦之阴，皆近乎阳，而四独远也。

六五，童蒙吉。

蒙童者，纯一未散，专心资于人者也，艮为少男，故曰童，匪我求童蒙，言童之蒙昧也，此则专其纯一未散，专听于人而言，中爻为坤顺，五变为巽，有此顺巽之德，所以专心，资光明之贤也，六五，以顺巽居尊，远应乎二，近比乎上，专心资刚明之贤者，故有童蒙之象，占者如是，则吉也。

象曰，童蒙之吉，顺以巽也。

中爻为顺，变爻为巽，仰承亲此上九者顺也，俯应听从九二者，巽也，亲比听从乎阳，正远实之反，所以吉。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

击蒙者，击杀之也，应爻坎为盗，错杂为戈兵，艮为手，击杀之象也，三与上九为正应，故击杀之，寇即坎之寇盗，二寇字相同，不利为寇者，因三爻在下，蒙昧之人也，利御寇者，教上九在上，治蒙之人也，六三在本爻为淫乱，在上九为寇乱，蒙昧之极可知矣，上九与三之寇盗，相为正应，过刚车中，治蒙太猛，故有击蒙之象，圣人教占者，如占得此爻，如在下蒙昧之人，则不利为寇，为寇则有击杀之凶矣，如占得此爻者，在上治蒙之人，惟利御止其寇而已，不可即击杀之，圣人哀矜愚蒙之人，故两有所戒之。

象曰，利用御寇，上下顺也。

上九刚，止于御寇，上之顺也，六三柔，随其所止，下之顺也，艮有止蒙，变坤有顺象，渐卦利御寇，小象亦曰顺相保，可见矣。



需，乾下坎上。

需者须也，事有所待，理势不得不如此者，以卦象论，水在天上，未遽下于地，必待阴阳之交，薰蒸而后成，需之象也，以卦德论，乾惟主进，而处居于坎陷之下，未肯遽进，需之义也，序卦，蒙者，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需者，乃饮食之道，养物以饮食，所以次蒙。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需虽有所待，其势为我所当待，孚者，信之在中者也，坎体诚信，克实于中，孚之象也，光者，此心光明，不为私欲所蔽，中爻离，光明之象也，亨者此心亨泰，不为私欲所窒，坎为通，亨通之象，亨者，事之正，八卦正位，坎在五阳刚中正，为需之主，正之象也，皆指五，坎水在前，能健临之，乾之险，涉大川之象，又中爻兑综巽，坎水在前，巽木临之，亦涉大川之象，孚贞者，尽所需之道，光亨吉利者，得所需之效，需若无实，必无光亨之时，需若不正，岂有吉利之理，言事若有所待，而心能孚信，则光明而亨通，如又出于其正，不行险以求侥幸，则吉矣，故云，利涉大川。

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需有孚光亨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以卦德释卦名，以卦综释卦辞，需者，须也，理势之所在，正欲其有所待也，故有须之义，险在前，不易于进，正

当需之时，以健之刚健，毅然有守，不冒险以前进，故不陷于险，既不陷于险，则终能出其险，其义不至于困穷矣，所以名需，需讼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需不进也，讼不亲也，位居天位以中正者，讼下卦之次，往居需之上卦，九五既中且正，五为天位，因自讼之地位往居之，似乎天位，如在讼下卦，止可言中，不可言正矣，正则外无偏倚，中则心无夹杂，所以有孚，光亨贞者，往有功，与渐、蹇、解三卦彖辞往有功同，言讼下卦，往而居需之上卦，九五居中，所以有利涉大川之功也。

象曰，云上于天，需，君子以饮食宴乐。

云，气蒸而上升，必待阴阳和洽，然后成雨，故为需待之义，君子事之当需者，亦不容更有所为，惟内有孚，外守正，饮食以养其蒙体而已，宴乐以娱其心志而已，此外别无所为也，所谓饮食宴乐者，乃居易以俟命，涵养待时之象，非真必饮食宴乐也。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郊者，旷远之地，未近于险之象，故同人小畜皆言郊，需于郊者，不冒险前进，恒者，常之谓也，安常守静以待时，不变所守之节操，利用恒无咎者，戒之者，犹言若无恒仍有咎也。初九，阳刚得正，未近于险，能不临险以前进者，故有需之象，然需于妥者，或不能需于终，故必义命自安，恒于郊而不变，乃其所利也，占者能如是，则事无咎也。

象曰，需于郊，不犯难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不犯难行者，超然远去，不冒犯险难以前进也，未失常也，不失需之当道也，需之常道，不过以养命自安，不冒险

以前进而已。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坎为水，水近则有沙，沙则近于险矣，渐近于险，虽未至于患害，已小有言矣，小言者，象人见讥之言也，避世之士，知前有坎陷之险，责之以洁身，用世之士，知九二刚中之才，责之以拯溺，中爻为兑口舌，小言之象也，终吉者，变爻离明，明哲保身，终不险于陷矣，二以阳刚之才，而居柔守中，不冒险而进者，故有需于沙之象，占者如是，虽不免小有言，终得其吉也。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虽小有言，以吉终也。

水行朝宗曰衍，即水字，言水在中央，沙在水边，则近于险矣，虽于险而小有言，然以刚中处需，故不陷于险而以吉终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泥逼于水，将陷于危险矣，寇之地也，坎为盗在前，寇之象也，九三居健体之上，才位俱刚，进不顾前，迓于坎盗，故有需泥寇之象，健体敬慎惕若，故占者不言凶。

象曰，需于泥，灾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败也。

外，谓外卦，灾在外者，言灾以初身，即在自前也，灾在外而我逼之，是致寇自我也，敬慎不败者，三得其正，乾乾警惕，敬而且慎，所以不败于寇也，故占者不言凶。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坎为血，又为隐伏穴之象也，需居左右上下为阳，亦穴之象也，血即坎字，非见伤而血也，出自穴者，观上六入于穴之“入”字，此言“出”字，即出入二字明矣，言虽需于血，然犹出自穴外，未入于穴之深也，需赴近于坎，致寇至

及入于坎，三爻皆吉者何也，盖六四顺于初之阳，上六阳来救援，皆应与有力，九五中正，所以皆吉也，凡看周公文辞，玩孔子小象，若以血为杀伤之地，失小象顺应之旨矣，四爻交于坎，已入于险，故有需于血之象，然四与初为正应，能顺听乎初，初乃乾刚至健而知险，惟知是险，是出自穴外，不冒险以进，虽险而不险矣，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需于血，顺以听也。

坎为耳，听之象也，听者，听乎初，六四柔得其正，顺也，顺听乎初，故入险不险。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坎水，酒象，中爻兑，得象详见困卦，酒食宴乐之具，需于酒食者，安于日用饮食之常，以待之而已，贞吉者，正而自吉也，非戒也，九五阳刚中正，居于尊位，优游和平，不多事以自扰，无为而自者也，故有需于酒食之象，其贞吉可知矣，占者有是贞，亦有是吉也。

象曰，酒食贞吉，以中正也。

即彖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八卦正位坎在五。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阴居险陷之极，入于穴之象，变巽为入，亦入之象，下应九三，阳乎阴阳，主上进，不召请而自来之象也，我为主，应为客，三阳同体，客三人之象也，入穴穷困，望人救援之心甚切，喜其来而敬之之象，终吉者，以阳至健知险，可以极溺也，上六居险之极，下应九三，故其象如此，占者，之吉可知矣。

象曰，不速之客来，敬之终吉，虽不当位，未大失也。

位者爻位也，三，乃人位，应乎上六，故曰人来，初爻

与二爻皆属地位，上六所应者乃人位，非地位，今初与二皆来，故不当位也，以一阴而三阳之来，上六敬之，似为失身矣，而不知入于其穴，其时何时也，来教授于我者，犹泽其位之当否，而敬有分别，是不知权变者矣，故初与二爻，虽不当位，上六敬之，亦未为大失也，若不知权变，自经于沟渎，且失愈大矣，易中之时，正在于此。



讼，坎下乾上。

讼者，争论也，其卦象为坎在下，乾在上，以二象论，天运于上，水流于下，其行相违，所以成讼，以卦德论，上以刚凌下，下以险伺上，以一人言，内险而外健，以二人言，己险而彼健，险与健相持，皆欲求胜，此必讼之道也，序卦饮食者，人之大欲存也，既有所需，必有所事，讼所由起也，所以次需。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有孚者，心诚实而不虚伪也，窒者，窒塞而能舍忍，惕者，戒惧而畏刑罚，中者，中和而不狼愎也，人能做到此四者，方不致与人争讼，所以吉也，若可做到而不做，必求其胜，而终必成讼，则凶也，利见大人，见九五之爻以决其讼也，不利涉大川者，不论事之深浅，冒险入渊，以兴讼也，九二中实，有孚之象，一阳沉溺于二阴之间，窒之象，坎为加忧惕之象，阳刚来居，二中之象，上九过刚，中之象，九五中正，以居尊位，大人之象，中爻巽木，下坎水，本可涉大川，但三刚在上，阳实阴虚，遇巽风，则舟危矣，舟危岂

不入渊，故彖辞云，入渊不利涉之象也。

象曰，讼，上刚下险，险而健，讼，讼有孚，窒惕中吉，刚来而得中也，终凶，讼不可成也，利见大人，尚中正也，不利涉大川，入于渊也。

以卦德、卦综、卦体、卦象释卦名、卦辞。（险健详见前卦）下若健而不险，必不生讼，险而不健，必不能讼，所以名讼，刚来得中者，需讼相综，需上卦之坎，来居讼之下卦，九二得中也，前儒不知序卦杂卦，所以依虞翻以为卦变，刚来居柔地得中，故能有孚，能窒，能惕，能中，成者，极而至于成也，讼已非美事，若讼之不已，至于其极，凶可知矣，尚者，好尚之尚，主也，言九五所主，在中正也，惟中正所以能辨人是非，入渊者，舟重遇风，其舟危矣，故入渊与冒险，兴讼必陷其身者，一而已矣。

象曰，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

天上蟠，水下润，天西转，水东流，故其行相违，谋之于始，则讼端绝矣，作事谋始，工夫不在讼之时，而在于未讼之时，故史载，曹，刘，共饭，地分于七筋之间，苏史灭宗，忿起于谈笑之顷，苏，苏逢吉也，史，史弘文也，二人俱为县令，事见五代史。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不永所事者，不能永终其讼之事也，小有言者，但小有言语曰而已，变兑为口舌，言之象也，应爻乾为言，亦言之象也，因居初，故曰小，终吉者，得辨明也，初六才柔位下，不能永终其讼之事，虽在我，不免小有言语之辩，然温和平，自能释人之忿怨，所得辨明，其象如此，而占者，终得吉也。

象曰，不永所事，讼不可长也，虽有小言，其辩明也。

讼不可长，以理言也，言虽是初六，阴柔之故，然其理亦如此，长永二字相同，虽不免小有言语之辩，然终因此言辩明。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胜也，自下讼上，不克而还，故曰归，逋，逃避也，坎为隐伏，逋之象，中爻为离，坎错离，离三，三百户之象也，言其邑之小也，以下讼上，归而逋窜于小邑，不敢与五为敌，故无过眚也，盖九二阳刚为讼之主，本欲讼者也，然以刚居柔中，既知其理之不当讼，故自处卑小，以免灾患，占者能如是，则无眚矣。昔文王囚羑里，不辩不争，而曰天王圣明，所以为内文明而外柔顺也。

象曰，不克讼，归而逋，窜也，自下讼上，患至掇也。

归逋窜者，不与之讼也，掇者，拾取也，自下讼上，义乖势屈，祸患犹拾而自取，此言不克讼之故。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德乃恶德，往日之事也，故以旧字言之，凡人与人争讼，必旧日有怀恨不平之事，有此怀恨其人之恶德，藏蓄于胸中，必欲报复，所以讼也，食者，吞声不言之意，中爻巽综兑口，食之象也，王事者，王家敌国忿争之事，如宋之与虜是也，变巽不果，或之象也，中爻离日，王之象也，应爻乾居，亦王之象也，无成者，不能成功也，下民之争讼，主于祛，王家之事讼，主于才，以此事旧德之柔，处下民之刚，强敌国则可，若以此处王国之刚强敌国，是即宋之于虞，柔弱极矣，南朝无人，稽首称臣，安得有成。六三，上有刚强应敌，阴柔自卑，故有食人旧德，不与争

辩之象，然应与刚猛，常受侵袭，虽正亦不免危厉矣。但六三，含忍不报，从其上九，与之相好，所以终不为己害而吉也，如此之人，柔顺有余，而刚决不足，安能成王事耶，故占者，乃下民之应敌则吉，或王事之应敌，则无成而凶。

象曰，食旧德，从上吉也。

从上者，从上九也，上九刚猛，六三，食其旧日刚猛侵袭之恶，德相从乎彼，与之相好，则吉矣。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即就也命者，天命之正理，不云理而云命者，有此象也，中爻巽，四变亦为巽，命之象也，渝变也，四变，中爻为震，动之象也，故随卦，初爻曰，渝安贞者，安处于正也，复即于命者，外而去其忿争之事，变而安贞者，内而变其忿争之心，心变则正矣，吉者，虽不能作事于谋始之先，亦能改图于有讼之后。九二，九四，皆不克讼，既不克，何以讼之，盖之讼者，险以使然也，其不克者势也，知势之不可敌，故归而逋逃，夫归者，识时势也，四之讼者，刚之使然也，其不克者理也，知理之不可违，故复即于命，曰复者，明理义也，九四之复，即九二之归，皆以刚居柔，故能如此，人能明理义，识时势，处天下之事，无难矣，学者，宜细玩之，九四，刚而不中，故有讼之象，以其居柔，故又有复即命，渝安贞之象，占者如是则吉也。

象曰，复即命，渝安贞，不失也。

始而欲讼，不免有失，今既复渝，则改图而不失矣。

九五，讼元吉。

九五为讼之主，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听讼而得其平者也，凡讼占者遇之，则利，见大人讼得其理，而元吉矣。

象曰，讼元吉，以中正也。

中则听不偏，正则断合理，所以利见大人而元吉。

上九，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或者，未必然之辞，鞶带，大带，命服之饮，又绅也，男鞶革，女鞶丝，乾为衣，又为园带之象也，乾君在上，变为兑口，中艾为巽命令，锡服之象也，故九四曰复即命，中爻离日，朝日之象也，离日居下卦，终之象也，又居三，三之象也，褫夺之象也，命服以锡有德，岂有赏讼之理，乃设词以极言讼不可终之意。上九有刚猛之才，处讼之中，穷极于讼者也，故圣人言，人肆其刚强，穷极于讼，取祸丧身，乃其理也，设若能胜，至于受命服之赏，是亦仇争所得，岂能长保，故终二朝而三见，褫夺也，即象而占之，凶可知矣。

象曰，以讼受服，亦不足敬也。

纵受亦不足敬，况褫夺随至，其不可终讼也明矣。



师，坎下坤上。

师者，众也，其卦坎下坤上，以卦象论，地中有水，为众聚之象，以卦德言，内险而外顺，险道以顺行，师之义也，以爻言，一阳居下卦之中，上下五阴从之，将统兵之象也，一以刚居下，五柔居上，而任之，人君命将出师之象也，序卦，讼必有众起，师兴由争，故次于讼。

师贞，丈人吉，无咎。

以三画卦论，二为人位，故称大人，贞者正也，大人

者，老成持重，练达时务者也，凡人君用师之道，在得正，与择而已，不得其正，则师出无名，不择其时，则将不知兵，故用兵之道，利于得正，又任老成之人，则以事言，有战胜攻取之吉，以理言，无穷兵厉民之咎矣，戒占者当如是也。

彖曰，师，众也，贞，正也，能以众正，可以王矣，刚中而应，行险而顺，以此毒天下，而民从之，又何咎矣。

以卦体、卦德释卦辞，众者，即周官自五人为伍，积而至二千五百人为师，正者，即王者之兵，行一不义，杀一无辜，而得天下者不为，如此之正也，以者谓能左右之，一阳在中，而五阴皆所左右也，使众人皆正，则足以宣布人君之威德，即王者仁义之师也，故可以王，以众正，言为将者，可以王，言命将者能正，即可以王，故师贵贞也，刚中而应者，为将不刚则怯，过刚则猛，九二刚中，乃将才之善者，有此将才，五应之，又信任之专，则可以展布其才矣，行险矣，兵危事也，谓坎也，顺者，顺人心也，谓坤也，兵足以堪乱而顺人心，则为将有其德矣，有是才德，所以名丈人也，毒者犹既济，急字，时久师老之意，噬嗑中爻为坎，故亦曰遇毒，乃陈久之事，文案繁杂，难于听断，故以腊毒象之，非毒害也，言出师固未免毒天下，然毒之者，实所安之，乃民所深愿而悦从者也，民悦而从，所以吉而无咎，毒天下句，与民从之句，意正相应，若毒天下而民不从，岂不凶而有咎。

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

水不外出于地，兵不外出于民，地中有水，水聚地中，为聚众之象，故为师，容者，容保其民，养之教之，畜者，聚畜

也，古者寓兵于农，故容保其民者，正所以畜聚其兵也，平时兵即民，有事时，民即兵，兵不外乎民，即水不外乎地也。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初与九二相近，亦偏裨之雄者，故戒以失律，专以将言，律者法也，号令严明，部位整肃，坐作进退，攻杀击刺，皆有法则是也，否者塞也，兵败也，臧者，善也，兵成功也，若不以律，不论成败，成亦凶，败亦凶，二者皆凶，故曰否臧凶，观小象失律凶之句，可见矣。初六，才柔，当出师之始，道师当守其法则，故戒占者，师出以律，失律则不论否臧皆凶矣，臧，善也，以律者，臧也，否，不也，失律者，否臧也。

象曰，师出以律，失律凶也。

小象正释否臧之为失律也，失律未有能成功者，左传云，执事顺承为臧，逆为否，失律，否固凶，臧亦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师中者，在师而得其中也，此爻正象辞之刚中而应，六五，小象之以中行，皆此中也，在师中者，刚中也，锡命者五应也，为将之道，不刚则怯，过刚则猛，惟刚中则吉无咎矣，吉无咎者，恩威并著，出师远讨，足以靖内安外，锡命者，乃信任其将，非褒其成功也，曰锡命，则六五信任专可知矣，本卦错同人，乾在上，王之象，离在下，三之象，中爻巽，锡命之象，全以错卦取象，亦如乾卦上九之见豕负涂也，九二，为众阴所归，有刚中之德，上应六五，而为之信宠，其象如此，而占可知矣。

象曰，在师中吉，承天宠也，王三锡命，怀万邦也。

意在万邦，故宠任将，非为将一人也，天谓主也，在师

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宠，委任之专也，王三锡命者，以其存心于天下，惟恐民之不安，故任将伐暴安民也，将握重兵，主易猜疑，如王剪请美田宅是也。

六三，师或舆尸，凶。

或者，未必之辞，变巽，进退而不果，或之象也，舆者，多也，众人之意，即今舆论之舆，以坤坎二卦，皆有舆象，故言舆也，尸者主也，言为将者，不主，而众主之也，观六五弟子舆尸可见矣，程传是，六三阴柔，不中不正，位居大将，九二之上，才柔志刚，故有出师大将不主，而三或主之象，不能成功也必矣，故其占必凶。

象曰，师或舆尸，大无功也。

陆逊（东吴名将）按剑，戒诸老将，穰苴诛庄贾（战国时人），孙臆诛宫嬖，皆同此理，大者，言其不可舆尸也。

六四，师左次，无咎。

师三宿为次，右为前，左为后，盖乾先坤后，乾右坤左，故明夷六四阴也，曰左腹，丰卦九三阳也，右肱左次，谓退舍也，六四居阴得正，故有出师，度不能胜，完师以退之象，然知难而退，兵家之常，故其占无咎。

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知难而退，师之常也，圣人恐人以退为怯，故言当退而退，亦师之常，故曰未失常，如三国时士会劝荀林父不渡河，曹操曰，孙权不欺我，遂还师。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田为地之有水者，应艾为地道，居于初之上，田之象也，故乾二爻曰在田，禽者，上下皆阴，与小过同禽之象

也，坎为豕，错离为雉，皆禽象也，禽害禾稼，寇盗之象，坎为盗，亦有此象，执者兴师以执获也，坤为众，中爻震综艮为手，众手俱动，执获之象也，言者，声罪以致讨也，坤错乾为言，言之象也，无咎者，师出有名，长子九二也，中爻为震，长子之象也，长子即丈人，自众尊之曰丈人，自爻象之曰长子，弟子，六三也，坎为中男，震之弟也，弟子之象，六五，用师之至，柔顺得中，不为兵端者也，敌加于己，不得已而应之，故为田有禽之象，应敌兴兵，利于执言，占者固如是矣，然在将又不可不专，若专于委任，使老成帅师以任事，苟参之以新进小人，俾为弟子者参谋舆尸于其间，使长子之才，有所牵制，而不得自主，则虽田有禽，乃应敌之兵，其事固贞，然所任不得其人，虽贞亦凶矣，因六五阴柔，故许以无咎，而又戒之以此。

象曰，长子帅师，以中行也，弟子舆尸，使不当也。

言所以用长子帅师，以其有刚中之德，使之帅师以行，得其当矣，若弟子，使之不当也，以中行，推原其二之辞，使不当归咎于五之辞，如宋之庞籍荐狄青为大将，征侬智高，愿勿置监军，必能成功。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坤错乾，大君之象，乾为言，有命之象，命者，命以开国承家也，坤为地，为方，国之象也，故曰开国变艮为门阙，家之象也，故云承家。损卦艮变坤，故曰无家，师卦坤变艮，故云承家，周公爻象，其精至此，开者封也，承者受也，功之大者开国，功之小者成家，小人，开承中之小人也，阳大阴小，阴上重叠，小人之象也，勿用者，不因其功劳，而遂任用以政事也，变艮为上，勿用之象也，上六师终

成功，正论功行赏之时矣，故云大君有命，开国成家之象，然师旅之兴，效劳之人，其才不一。不必皆正人君子，惟计其一时得功之大小，此正王者封建之公心也，至于封建之后，则惟贤是用，而前日请将，功臣中之小人，惟享其封建之爵，上再不得干预于庶政矣，故又戒之，以小人勿用也，弟子與尸戒之于师始，小人勿用，戒之于师终，圣人之情见矣。

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乱邦也。

正功者，正功之大小也，乱邦者，小人挟功倚势，暴虐其民，必乱其邦，王三锡命，命于行师之始，惟在于怀邦，大君有命，命于行师之终，惟恐其乱邦，圣人行师，惟救其民而已，岂得已哉，命则止论功，用则必得人。



比，坤下坎上。

比，亲辅者，卦为坎上坤下，水在地上，最相亲切，比之象也，以爻论，五居尊位，众阴比而从之，大有抚万邦，四海仰赖一人之象，序卦，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所以次师。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原者，再也，蒙之刚中在下卦故曰初筮，比之刚中在上卦，故曰原筮，下卦名初筮，上卦名原筮，孔子于二卦彖辞，皆以刚中言蒙，刚中在下，故能发人之蒙，比，刚中在上，故有君德，而人来亲辅之，元者，元善也，即仁也，永，恒也，贞，正也，言元善，长永贞固，无咎者，有此永

贞之三德，不宁者不遑也，四方归附，坤为方，故云方，后夫凶者，如万国朝禹，而防风后至，天下归汉，而田横不来（田横，汉之败将），下画为前，上画为后，凡卦画阳在前者为夫，如睽遇元夫是也，此“夫”字，指九五爻也，阳刚当五，乃位天德，元之象也，四阴在下，相率而来，不宁方来之象也，一阴高亢于上，贞固不服，后夫之象，言筮卜得此卦，为人所亲辅，占者固吉矣，盖因上卦阳刚得中，而有元永贞三者之德，则在我已无咎，而四方之归附于我者，日不遑途，后来者，自蹈迷复之凶矣，此所以吉也。

彖曰，比，吉也，比，辅也，下顺从也，原筮元永贞无咎，以刚中也，不宁方来，上下应也，后夫凶，其道穷也。

比，吉也，乃渐卦女归吉之例，比辅者，言阳居尊位，群下顺从，以亲辅之，盖辅者，顺从也，情不容己，从者，分不可逃，以者，因也，因有此刚中之德，刚中，则私欲无所留，所以为善者此也。刚中则健而不息，所以为永贞此也，刚中，则正固而不偏，所以为贞者此也，盖八卦正位，坎在五，所以有此三德而无咎，九五居上，群阴应于下，上下相应，所以不宁方来，道穷者，理势穷蹙，无所归附也。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

物相亲比无间者，莫如水在地上，先王观比之象，建公侯伯子男之国，上而巡狩，下而述职，朝聘往来，以亲侯，诸侯承流宣化，以亲其民，则视天下犹一家，万民犹一身，而天下比于一矣，彖则人来比我，象与诸爻，则我去比人，师之畜众，井田法也，比之亲侯，封建法也。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他吉。

有孚者，诚信也，比之者，比于人也，诚信比人，则无

咎矣，缶，瓦器也，以土为之，而中虚，坤土阴，虚之象也，盈者，充满也，缶，坤土之器，坎，下流之物，初变成屯，屯者盈也，水流盈缶之象也，若以人事论，乃自一念，而念念皆诚，自一事，而事事皆诚，即盈正也，有孚即孟子所谓信人，盈缶，则充实之谓美矣，来者，自外而来也，他，对我言，初六，乃比之始，相比之道，以诚信为本，故无咎，若由今累积，自始至终，皆其诚信克实于中，若缶之盈满，孚之至于极矣，则不但无咎，更有他吉也。

象曰，比之初六，有他吉也。

言比，不但无咎，而即有他吉，见此贵诚实也。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二在内卦，故曰内，自内者，由已涵养有素，因之得君，如伊尹乐尧舜之道，而应成汤之聘也，八卦正位，坤在二，故曰贞，六二，柔顺中正，上应九五，皆以中正之道相比，贞而吉者也，占者，有是德则应是占矣。

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中正故不自失。

六三，比之匪人。

三爻不中不正，已不能择人而比之矣，又承乘应皆阴，故为此之匪人，若以刚中处之，则虽匪人，安乐为我比哉。

象曰，比之匪人，不亦伤乎。

伤，哀伤也，如孟子哀哉之意同，不言其凶，而曰伤乎者，恻然而痛悯也。

六四，外比之贞吉。

九五，外卦故曰外，谓从五也，之字，指五本卦，独九五为贤，六二以正应而比之，修乎已，而贞吉也，六四以相

近而比之，从乎人而贞吉也，与此见易之时，六四，柔顺得正，舍正应之阴柔，而外比九五，则明中正之贤，得所比之正者矣，吉之道也，故占者贞吉。

象曰，外比于贤，以从上也。

五阳刚中正，故言贤，君尊位，故言上，言六四外比，岂徒以其贤哉，君臣大分，亦以安从上之分也。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者，显然光明正大无私也，言比我者，无私而亦非违道以求比乎我也，下三句，显比之象也，三驱者，设三面纲，即天子不合为也，坎错离为日王之象，又君离二之象，坎马驾坤车，驱之象也，综师用兵，驱逐禽兽之象，前后坤土两开，开一面之象，故同人，初九前坤土两开，曰同人于门，一阳在众阴之中，与小过同禽之象，故师卦，亦曰禽，前禽指初下卦在前，初在应爻之卦，失前禽之象也，坤为邑，又为众，又三四为人位，居应爻二之上，五之下，邑人之象也，不诫者，禽之去，听其自去，邑人不相警诫，以求必得也，不诫者，在下之无私，不合围者，在上之无私，所以为显，九五，刚健中正，以居尊位，群阴求比于己，显其比而无私，其不比者，亦听其自去，来者不拒，去者不追，占者，比人无私，则吉矣。

象曰，显比之吉，位中正也，舍逆取顺，失前禽也，邑人不诫，上使中也。

显比，岂宜有失，惟但取顺而舍逆，故有失也，猎者，以鹿龟为上杀，用首者，为下杀，舍逆不杀，迎降也，位中正，即刚健中正，居尊位，用命不入，纲而去者为逆，不我比者，不用其命也，纲而来者为顺，比我者也，人中正而

不贪，得邑人不诫者，以王者有中德，故不化之，亦中，亦不贪得，犹上有以使之也，所以失前禽，邑人不诫。

上六，比之无首，凶。

乾者首，九五，乾刚之君，乃首也，九五，已与四阴相为显比，至上六，则不能与君比，是比之无首，其道穷矣，故陷后夫之凶，师比相综，本是一卦体，在师则专论刚柔，在此则专论阴阳。

彖曰，比之无首，无所终也。

无所终，即后夫凶。



小畜，乾下巽上。

小者，阴也，畜者，止也，乾下，巽上，以阴畜阳，又一阴居四，上下五阳，皆其所畜，以下畜大，故为小畜，又畜之未极，阳犹尚往，亦小畜也，比必有畜，故受之以小畜，所以次比。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中爻离错坎，云之象，中爻兑，西之象，下卦乾，郊之象，详见需卦，凡云自西而来，东者，水生木泄其气，故无雨，小畜亨，然其所以亨者，以畜未极，而施未行也，故有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象，故占者亨。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应之，曰小畜，健而巽，刚中而志行，乃亨，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得位者，八卦正位，巽在四也，本卦与履相综，故孔子杂卦曰小畜，寡也，履不处也，履之三爻，阴居阳位，不得

其位，往而为小畜之四，则得位矣，故曰，柔得位，而上下应之，上下五阳也，以柔得位，而上下应之，则五阳皆四所畜矣，以小畜大，故曰小畜，内健，则此心果决，而能胜其私，外巽则见事详审，而不至躁妄，又二五刚居中位，则阳有可为之势，可以伸其必为之志矣，阳性上行，故曰志行乃亨，言阳为阴所畜，宜不亨矣，以健而巽刚居中而志行，则阳犹可亨也，往者阳往，施者阴施，言畜之未极，阳气犹上往，而阴不能止也，惟阴上往，所以阴泽不能施行而成雨。

象曰，风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懿，美也，巽顺，懿美之象，三乾，阳德之象，中爻离文之象，以道而见诸躬行，曰道德，见诸威仪文辞，曰文德，风行天上，有气而无质，能畜而不能久，曰小畜，君子大则道德，小则文德，故体之以美其文德之小，曰文而必曰德者，见文乃德之威也，当小人畜君子之时，君子但染文翰，弄柔毛，自晦其才德，以示无用，故不为小人所忌也。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自下升上曰复，归还之意，阳本在上之初，志欲上进，而为阴所畜止，故曰复，自为由也，道者以正道也，言进于上，乃阳之正道也，何其咎，见其本无咎也，复卦不远复，休复者，乃六阴以极之时，喜阳之复生于下，此卦之复自道，牵复者，乃一阴得位之时，喜阳之复升于上，初九乾体，居下得正，虽与四阴为正应，而能守正，不为四所畜，故有复自道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而吉矣。

象曰，复自道，其义吉也。

自道，所以当复，不论利害祸福，止论理也，不谋于

姊，几不得于义，幸宪知义矣，在下而畜于上之阴者势也，不为阴所畜，而复于上者理也，阳不为阴畜，乃理之自吉者，故曰其义吉。

九二，牵复，吉。

九二，渐近于阴，若不能复矣，然九二刚中，则不过刚，而能守己相时，故亦复与初二爻并复，有牵连而复之象，占者如是，则吉矣，三阳同体，故曰牵，夫卦亦曰牵，程传，谓二五牵复，本义谓初，观小象亦字，则本义是。

象曰，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

在中者，言阳刚居中也，亦者承初爻之辞，言初九之复自道者，以其刚正，不为阴所畜，固不自失也，九二刚中牵复，亦不自失也，言与初九同。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脱去其辐，则不能行，乾错坤舆之象也，变兑为毁折，脱辐之象，脱辐非恶之意，彼此相脱，不肯行也，乾为夫，长女为妻，反目者，反转其目，不相对视也，中爻离为目，巽多白眼，反目之象也，三四初时阴阳相比而脱，及变兑为口舌，巽性进退不果，又妻乘其夫，妻居其外，夫反在内，则王反见制于四，不能正室，而反目矣，且阳怪终不可畜，所以小畜止能畜得九三一爻，诸爻皆不能畜，然亦三之自取也，九三比阴，阴阳相悦，必苟合矣，为四畜止不行，故有舆脱辐之象，然三过刚不中，锐于前进，四性入，坚于畜止，不许前进，三反见制于四，不能正室矣，故又有反目之象，其象如此，而占者之凶可知矣。

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室者，闺门也，正者，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内，三四

苟合，岂能正室，所以反目，故归妹，大象曰，君子以永终知敝。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五阳皆实，一阴中虚，孚信虚中之象也，此爻离错坎，坎为血，血之象也，血去者，去其体之见伤也，又为加尤，惕之象，惕出者，出其心之见惧也，曰去，曰出者，以变爻言也，本爻未变错坎，有血惕之象，既变则成纯乾矣，岂有血惕，所以血去惕出也，本卦以小畜大，四为畜之王，近乎其五，盖畜君者也，畜止其君之欲，岂不伤害忧惧，盖有二义，畜之不善者，小人而羁縻君子是也，畜之善者，此爻是也，六四，近五，当畜其五者也，五居尊位，以阴畜之，未免伤害忧惧，四柔顺得正，乃得有孚诚信，以上合乎五之志，故有血去惕出之象，占者能如是诚信，则无咎矣。

彖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上合志者，以其有孚诚信也。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卦得大象离中虚，而九五中正，故有孚诚信，挛者，缀也，缀者，缉也，缉者续也，皆相连之意，即九二之牵也，谓其皆阳之类，所以牵连相从，巽为继，挛之象也，又为近市利三倍，富之象也，故家人亦曰富家大吉，五居尊位，如富者，有财可与邻共之也，以者左右，以其邻者，援挽同德，与之相济也，君子为小人所困，正人为邪党所厄，则在下者必攀挽于上，期同进，左上者，必援引于下，与之协，故二牵而五挛，本卦以阴畜阳，初二皆牵复吉，不为阴所畜，彖曰，刚中而志行，刚中志行正在此爻故亨，一阴五阳，君子多于小人，所以初二五，皆不能畜，九五居尊，势可为，以九二

同德为辅佐，当小人畜止之时，刚中志行，故有孚挛如，富以其邻，小人不得畜上象，占者有孚，亦如是也。

象曰，有孚挛如，不独富也。

有孚（孚望也），则人皆牵挛而从之，不必有其富也，今五居尊位，既富矣，而有孚，故曰，不独富。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上九，坎为雨，雨之象也，处者，止也，巽性既进而退，巽风吹散其雨，雨既止，可尚往矣，尚德载者，下三阳为德，坎为舆，成需，即需上六，不速之客，三人来也，载者，积中不败，则坎车积三阳，载之上往亦明矣，巽妇畜乾之夫，以顺为正，巽本顺而正者也，今变坎，失巽顺而为险陷，危厉之道也，故曰贞而今厉矣，坎为月，日月之象，巽错震，中爻兑，震东兑西，日月相望之象，言阴盛也，易中言有几望者三，皆对阳而言，中孚，言从乎阳，归妹，言应乎阳，此则抗乎阳也，三阳有乾德，君子巽性，进退不果，本疑惑之人，今变坎陷，终必疑君子之进，畜止而陷之，故征凶，畜已终矣，阴终不能畜阳，故有雨止阳往之象，畜者虽贞，亦厉之道也，然阴盛抗阳，则君子亦不可往矣，两有所戒也，其象占如此，阴终不为阴所畜，故杂卦曰，小畜寡也，观寡字，可知矣。西汉桓灵之世，岂无君子正人，上九出九五之上，六四岂得而畜之，是雨止之时，可与三阳同德，共载而往矣，但六四之阴，虽不畜阳而贞，然犹危厉，其所以危厉者，以其居君之侧，如月与日相望，错日以为光，君之征凶，宋子章惇，终借哲宗以肆报复君子，岂可曰庆而轻进乎，戒君子之轻进也，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君

子征凶，有所疑也，阳多阴少，阳盛阴衰，所以雨止，然终疑一阴在君侧，征必凶，如宋之绍圣是也，畜阳者，必待近君之位，可以困厄君子，故赖九五刚中之君，乃可无患，然终是近君之阴，不可不防，疑小人难保，亦正以君心难保也，上九阳也，而处乎上，乃退休老臣之象，卦辞曰，不雨，爻辞曰，既雨，既雨二字，不可径作雨止，当是径雨而休息者，故曰君子征。

象曰，既雨既处，德积载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阳德积而尚往，故妇厉阴终疑阳之进而畜之，故征凶。



履，兑下乾上。

履者，礼也，以礼人所践履，其卦兑下乾上，天尊于上，泽卑于下，履之象也，内和悦，而外刚健，礼严而和之象也，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因次小畜，履虎尾者，履帝位之象也，心之忧危，若蹈虎尾，凛于春水是也，初与二非上也，故在其所履而无言，三则上矣，稍刚即暴矣，五中正厉者刚也，上九不中正而元吉者，以理自治也。

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者，足践履也，中爻巽错震，震为足，有履之象，乃自上而履下，咥者齿也，下卦兑错艮，艮为虎，虎之象也，尾者，因下卦错虎，所履在下，故言尾也，遁卦体艮，兑为口，乃悦体，中爻又巽顺，虎口和悦，巽顺不猛，故不咥人。

彖曰，履，柔履刚也，说而应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

亨，刚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此为以卦德释卦名、卦辞，而又言卦体之善，柔履刚者，以三之柔，履二之刚也，此就下体，自上履下而言也，释卦名也，悦而应乎乾者，此就二体，自下应上而言，曰应者，明其非履也，三与五同功，故曰应，此释卦辞之所亨也，帝指五，九五刚健中正，德与位称，故不疚，不疚则功业显于四方，巍然焕然，故光明，中爻离光，明之象，此又卦体所履之善，非圣人不足以当之，故文王言履虎尾，孔子言履帝位。

象曰，上天下泽，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君子观履之象，辨上下之分，上下之分既辨，则民志自定，则上下皆安分矣。

初九，素履往，无咎。

素者，白也，空也，无私欲污浊之意，素履即中庸素位而行，若舜饭茹草，颜子陋巷不改其乐，往者进也，阳主于进，故曰往，初九，阳刚在下，本无阴私，当利之初，又无外物所透，素位而行者也，是以有素履之象，如此而往，必能守其所愿之志而不变，履之善者也，故占者无咎。

象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

独有人所不行，而已独行之意愿，即中庸不愿乎外之愿，初九素位而行，独行己之所愿，而不愿乎其外也。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履道坦坦，依乎中庸，不素隐行怪也，幽独之人，多是贤者遇之，能履道坦平，不过于高而惊世骇俗，则贞吉矣，变震为足，履之象也，又为大涂道坦坦之象，幽对明言，中爻离明在上，则下爻为幽，三画卦，二为人位，幽人之象，

故归妹中爻离，九二，亦以幽人言之，履以坦行，礼之用和为贵，所以本卦阳爻处阴位，如上九则元吉者，以严而有和也，二与四同，二坦坦，而四诉诉者，二得中而四不得中也，二与五皆得中位，二贞吉而五贞厉者，以二刚居柔，五以刚居刚也，九二刚中居柔，上无应与，故有履道坦坦之象，幽人如此，正而且吉之道也，是故占者贞吉。

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

言十 有此中德，心志不自杂乱，所以依中庸而贞吉，世之富贵，如浮云外物，又岂得而动之。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其爻巽错震足，下离为目，皆为兑之毁折，眇跛之象也，六画卦主为人位，正居兑口，人在虎口之中，虎咥人之象也，三变则画皆乾矣，以悦体而有文明，变为刚猛武勇，三人位，武人之象，武者，对前未变离之文而言也，阳大阴小，阴变为阳大之象也，故坤卦用六，以大终变为乾君，大君之象也，咥人不咥，反为大君履地位之反，六三，不中不正，柔而志刚，本无才德，而自用自专，不能明而强，以为明不能行，而强以为行，以此履虎，必见伤害，故有是象，占者之凶可知矣，亦犹履帝位者，必德称其位而不疚，武人乃强暴之夫，岂能为大君，徙自杀其驱而矣。

象曰，眇能视，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与行也，咥人之凶，位不当也，武人为于大君，志刚也。

不足有明与行，以阴柔之才言，位不当者，以柔居刚也，又以位为志，六三，阴柔才弱而志刚，亦如师卦之六三，所以武人而欲为大君。

九四，履虎尾，诉诉终吉。

四应初，故履虎尾，诉诉畏惧貌，四多惧，诉诉之象也，三以柔暗之才，而其志刚猛，所以触祸，四以光明之才，而其志恐惧，所以免祸，天下之理，原是如此，九四亦以不中不正，履其虎尾，然以刚居柔，故能诉诉戒惧，其初虽不得即吉，而终则吉也。

象曰，诉诉终吉，志行也。

初曰，独行远君也，四曰志行近君也，志行者，柔顺以事刚决之君，而得行其志也，始虽危而终则不危，所谓终吉者此也，盖危者始平，易之道原是如此，故三之志徙刚，而四之志则行。

九五，夬履，贞厉。

夬者，决也，慨然以天下之事为可为，主张大过之意，夬与履，皆乾兑上下相易之卦，曰夬履者，在履而当决位也，然彖辞与爻辞不同何也，彖辞以履之成卦言，六爻皆未动也，见其刚中正，故善之，爻辞则专主九五一爻而言，以变而言也，变离，则又明刚而愈夬矣，故不同，在下位者，不患其不忧，患其不能乐，故喜其履坦，在上位者，不患其不乐，患其不能忧，故戒其夬履，二之坦，则正而吉者，喜之也，五之夬，则正而危者戒也，九五，以刚中而履帝位，则有可夬之资，而挟可夬之势矣，又下应巽体，为臣下者，皆容悦承顺，故有夬履之象，虽有所恃，必有所害，虽得正，亦危道也，故其占为贞厉，其戒深矣。

象曰，夬履贞厉，位正当也。

有中正之德，而又当尊位，伤于所恃，又下卦悦体，因悦方成其夬，所以兑之九五，亦言位正当。

上九，视履（句）考祥，其旋（句）元吉。

视履，作一句，与素履夬履同例，视者回视而详审也，中爻离，日视之象，祥者善也，三凶五厉，皆非美也，考其履之善，必皆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下文其旋是也，旋者，周旋，折旋之间，则中规矩矣，岂非元吉，上九当履之终，前无履，可以回视其履矣，故有视履之象，能视其履，则可以考其善矣，考其善而中矩，履之至善者也。占者得此，不仅吉，而且大吉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有庆也。

大，即元庆，即吉，非元吉之外，别有庆也。



泰，乾下坤上。

泰者通也，天地阴阳相交而和，万物生成，故为泰，小人在外，君子在内，泰之象也，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所以次履，此正有之卦。

泰，小往大来吉亨。

小谓阴，大谓阳，往来，以内外之卦言，由内而外曰往，自外而内曰来，否泰二卦同体，文王综而为一卦，故杂卦曰，否泰反其类，小往大来者，言否内卦之阴，往而居泰之外，外卦之阳，来而居泰卦之内也。

象曰，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

天地以气交，气交而物通者，天地之泰也，上下以心

交，心交而志同，上下之泰也，阴阳以气言，健顺以德言，造化之小往大来也，君子小人以类言，人事之小往大来也，内外释往来之义，阴阳顺健，君子小人，释大小之义。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

后，元后也，道，所其体之自然而言，宜，就其用之当然而言，财成者，因其全体自然裁制使成也，如气化流行，分春夏秋冬季节，地势广貌，分东南西北之限，此自然而成天地之道也，辅相者，随其所宜，而赞助其不及，如春生秋杀，此时运之自然，高黍禾稻，亦需地势之所宜，使之春耕秋敛，此高黍禾稻，辅相有地之宜，左右者，扶植之意，扶植以遂其生，俾其亦如天地之通泰也，阳左阴右，有此象，故曰左右。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变巽为阴，本草茅之象，茹者根也，初在下，根之象，汇者类也，拔茅茹以其类者，言拔一茅，则其根茹，牵连同类而起也，征者仕进之意，当泰之时，三阳同体，有拔茅茹以其汇之象，占者得此，同德牵连而往，吉矣。

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志在外，卦之君，故位吉。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荒者，包乎其初也，初为草茅荒秽之象，因本卦小往大来，阳来乎下，故包初冯河者，二变则中爻成坎水，河之象也，河水在前，乾健利涉大川，冯河之象也，冯河者，用冯河之勇往，二居柔位，故教之以勇，二变与五隔河，若冯河而往，则能就五矣，二与初为迤，隔三四，与五为遐，不

遗五也，朋者，初也，三阳同体，牵连而进，二居其中，朋之象也，故咸卦中爻成乾，四居乾之中，亦曰朋从，朋亡者，亡乎初而事五，尚者，尚往而事五，中行指六五，六五，小象，曰，中以行愿是也，卦以上下交为泰，故以尚中行为辞，曰，得尚者，庆辜之辞也，若惟知包乎荒，则必不能冯河而就五，必遐乎五矣，必不能亡朋，用冯河以下，圣人教占者之辞，阳来居内，不向于外，有惟知包乎内卦之初，遐遗于外卦君上之象，故圣于初教之以征，于二教之以尚，当泰之时，阳来于下，不知有三，故九二有包初之象，然二、五、君臣同德，天下太平，贤人君子，正当观国而宾之时，故圣教占者，用冯河之勇，以奋其必为之志，不可因迹而忘远，若能忘其所迹之朋，得尚往于中行之君，以共济其泰，则上下交而其志同，可以收光大之事业，而泰道成矣。
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包荒兼下三句而言，孔子小象，多是如此，舍相比溺爱之朋，而尚往以事申德之君，岂不能光明正大，乾阳大之象，变离光之象也。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陂，倾邪也，无平不陂，以上卦地形险夷之理言，无往不复，以下卦天气往来之理言，艰者，劳心焦思，不敢慢易之意，贞者，谨守法度，不敢邪僻，般乐之意，恤者，忧也，孚者，信也，勿恤其孚者，不忧此理之可信也，食者，吞于口而不见也，福者，福禄也，有福者，我自有之福，食有福者，天禄永终之意，乾之三爻，乾乾惕若厉，艰贞无咎之象，变兑为口，食之象，当泰极而否，将来之时，圣人戒

占者曰，居今泰之世，承平既久，可谓平矣，无谓平不陂也，阴往阳来，可谓往矣，犹谓往而不复也，今三阳既盛，正得陂将复之时，故必艰贞而守正，庶可保泰而无咎，若或不忧此理之可信，不能艰贞以保之，是自食尽其所有之福禄矣，可畏之甚也，故戒占者以此。

象曰，无往不复，天地际也。

际者，交际也，外卦地，内卦天，天地否泰之交会，正在九三、六四之际也。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此爻正是阴阳交泰，翩翩飞貌，言三阴群飞而来也，小畜曰富，乃阳交也，此云不富者，乃阴爻也，泰否相综，中爻巽，巽为利市三倍，富之象也，又为命令，戒之象也，言不待倚之以富，而其邻从之，甚于从富，不待戒之以令，而其类信之者，速于命令也，从者，从乎阳，信者，信乎阳，言阴交泰于阳也，阳欲交泰于阴，故初曰征，二曰尚，阴欲交泰于阳，故四曰不富以邻，不戒以孚，言乃中心愿乎阳也，五曰帝乙归妹，言行愿乎阳也，此四爻正阴阳交泰，所以说两个愿字，彖辞，上下交而其志同，正在于此，若三与上虽正应，然阴阳之理，则曰城复于隍，所以表无往不复，于其终，二复字相应，六四柔顺得正，当泰之时，阴向乎内，已交泰乎阳矣，故有三阴翩翩，不富不戒之象，不言吉凶者，阴方向内，其势虽微，然小人已来于内矣，固不可言吉，而上有以祉元吉之君，上下交而其志同，未见世道之否，不可以言凶也。

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实也，不戒以孚，中心愿也。

皆失实者，阴虚阳实，阴往于外已久，三阴皆失阳，今

来与阳交泰，乃中心之志愿也，故不戒而自孚。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中爻，三五为雷，二四为泽，有归妹之象，故曰归妹，因本卦阴阳交泰，阴居尊位，而阳反在下，故象以此也，帝乙即高完箕子之例，祉者福也，以祉者，以此得祉也，即泰道成也，泰已成矣，阴阳交会，五以柔中，而下应三之刚中，上下交而其志同，故有王姬下嫁之象，盖享太平之福祉而元吉者，占者得此，亦祉而元吉矣。

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愿也。

中者，中德也，阴阳交泰，乃其所愿，故二曰尚，五曰归，一往一来之意也，二曰中行，五曰中行愿，上下皆中正，所谓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四与阳心相孚契，故曰中心愿，五下嫁于阳，则见行事矣，故曰行愿，惟得行其愿，则泰道成矣，所以元吉。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坤为上，变艮亦上，俱有离象，中虚外围，城之象也，既变为艮，则为径路，为门阙，为果蓏，城上有径路，如门阙，又生草木，则城倾圯，不成其城矣，复于隍之象也，程子言掘隍上，积累以成城，如治道，积累以成泰，及泰之终，将反于否，如城土倾圯，复于隍是也，此复字，正应无往不复复字，师者，兴兵动众，以平服之，坤为众，中爻为震，变爻象离，为戈兵，师之象也，与后上六同，中爻兑口，告之象也，兑综巽，命之象也，自者，自近以及远，（邑字，详见谦卦）。上六，当泰之中，承平既久，泰极而否，故有城复于隍之象，然当人心离散之时，若复用师以平服之，则劳民伤财，民益散乱，故戒占者，不可用师远讨，

惟可自一邑亲近之民播告之，暂及于远，以论其利害，此收拾人心之举，虽亦正固，然不能保邦于未危之先，而罪已下诏于既危之后，亦可羞矣，故其占者如此。

象曰，城复于隍，其命乱也。

命，即可以寄百里之命，命字谓政令也，泰极而否，虽天运之自然，亦人事之致然，惟其命乱，所以复否，圣人于泰终而归咎于人事，其戒深矣。



否，坤下乾上。

否者闭塞不通也，卦象卦德皆与泰反，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人以否，所以泰，此七月之卦。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否之匪人，与利虎尾，同人于野，艮其背，同例，卦辞，此四卦与卦名相连”，否之匪人者，言否人者，非人也，乃天地，即大往小来也，不利者，即彖辞，万物不通，天下无邦，道长道消也，君子贞者，即俭德避难，不可荣以禄也，不言小人者，易为君子谋也，大往小来者，否泰相综，泰内卦之阳，往而居否之外，外卦之阴，来而居否之内也，文王当殷之末世，亲见世道之否，所以发匪人之句，后来孔子居春秋之否，乃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者，孟子居战国之否，乃曰莫之为而为者天地，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皆综文王否之匪人者，天数也，君子贞者，人事也，所以孔孟进以礼，退义，惟守君子之贞，程朱以为非人道也，似无道自易，诚斋以为用非其人，似无用字

意，不如只就大往小来说，言否之者，非人也，乃天也，否由于天，所以占者不利，丁否运之君子，欲济其否，岂容智力于间哉，惟当守其正而已。

象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

此为释大往小来四字，与泰卦同，上自为上，下自为下，则虽有国，实与无邦国同矣，故天下无邦。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

俭者，俭约其德，敛其道德之光也，坤为吝啬俭之象也，辟难者，避小人之祸也，三阳出居在外，避难之象也，不可荣以禄者，人不可得而荣之以禄也，非戒辞也，言若不险德，则人因德而荣禄，小人忌之，祸即至矣，今既俭德，人不知我，则不荣以禄，正所以避难也。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变震为蕃，茅茹之象也，否综泰，故初爻办同，贞者，上有九五，刚健中正之君，三阴能牵连，而志在于君则贞矣，否之时，能从乎阳，是小人能从君子，岂不贞，初在下，去阳其远，三阴可体，故有拔茅茹以其汇之象，当否之时，能正其志在于休否之君，吉而且亨之道也，故教占者如此。

象曰，拔茅贞吉，志在君也。

贞者，以其志在于君也，故吉，泰初九曰志在外，此变外为君者，泰六五之君，不如否之刚健中正，得称君也。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承者，包乎初也，二乃初之承，曰包承者，犹言将承包之也，大来乎下，故曰包承，既包乎承，则小人与小人为

群矣，小人与小人为群，大人与大人为群，不相干涉，不相伤害矣，否者，不荣以禄也，当否之时，小来乎下，故不二有包承之象，既包乎承，则小人为群，不上害乎大人矣，故占者在小人，则有不害正之吉在，大人则身否而道亨也。

象曰，大人否亨，不乱群也。

阴来乎下，阳往乎上，两不相交，故不乱群。

六三，包羞。

包者，包乎二也，三见二包乎其初，三即包乎二，殊不知二隔乎阳，故包同类，若三则亲比乎阳矣，从阳可也，如不从阳，非正道矣，可羞者也，故曰包羞，六三，不中不正，亲比乎阳，当小来于下之时，止知包乎其下矣，而不知止有刚阳之夫人在也，乃舍四之大人，而包二之小人，羞孰甚焉，故有是象，占者之羞可知矣。

象曰，包羞，位不当也。

位不当者，柔而志刚，不能顺乎君子，故可羞。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变巽为命，命之象也，有命者，受九五之命也，四近君居多惧之地，易于获咎，今变巽顺，则能从乎五矣，故有命，无咎畴者，同类之三阳也，离者丽也，离祉者，附丽其福祉也，九四当否过中之时，刚居乎柔，能从乎休否之君，同济乎否，则因大君之命，而济否之志行矣，故不惟在我无咎，犹一身之庆，而同类亦并受其福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济否之志行。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否者，休息其否也，其亡其亡者，念念不忘其亡，惟

恐其亡也，人依木息曰休，中爻巽木，五居木之上，休之象也，巽为阴木，二居巽之下，阴木柔，桑之象也，巽为绳，系之象也，丛生曰苞，丛者聚也，柔条细弱，群聚而成丛者也，此爻变离合坎，为丛棘，包之象也，桑非樟楠松柏之大矣，又况丛聚而生，则至小而至柔者也，以国家之大，不系於磐石之坚固，而系於苞桑之柔小，危之甚也，即危如叠卵之意，九五，阳刚中正，能休时之否，大人之事也，故大人之遇之则吉，然下应乎否，惟休否而已，未倾否也，故必勿恃其否之可休，勿安其休之为吉，兢业戒惧，念念惟恐其亡，若国家系于苞桑之柔小，常畏其亡，而不自安之象，如此，则否休而渐倾矣，故教占者，必儆戒如此，系于苞桑，又其亡其亡之象也。

象曰，大人之吉，位正当也。

有中正之德，而又居尊位，与夬履同者，亦恐有所恃，故爻辞有其亡其亡之句。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上文言休息其否，则其否犹未尽也，倾者，倒也，与鼎之颠覆折足同倒也，木在下，而今反上也，否泰乃上下相综之卦，泰阴上阳下，泰终则复隍，阳反在上，而否矣，否阳上阴下，否终则颠倒阳反在上而泰矣，此倾字之意也，复隍复字，应无往不复复字，倾否倾字，应无平不陂陂字，陂者，倾邪也，周公爻辞，其精至极矣，变兑成悦，欣喜之象，上九以阳刚之才，居否之终，倾时之否，乃其优为者，故占者为先否后喜。

象曰，否终则倾，何可长也。

言无久否之理。



同人，离下乾上。

同人即与人相同，天在上，火性炎上，上与天同，同人之象也，二五皆居正位，以中正相同，同人之义也，又一阴而五阳，欲同之，亦同人也，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所以次否。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彖辞明）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应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应，君子正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

同人大有，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大有象也，同人亲也，柔得位得中者，八卦正位，离在二，今大有上卦之离，来居同人之下卦，则不惟得八卦之正位，又得其中，而应乾九五之中，中正也，下与上相同，故名同人，卦辞同人于野者，六二应乎乾，乾在外卦，乃野外也，故曰于野，乾行，指利涉大川之句，乾刚健中正，且居九五之位，有德有位，故可以险济难，同人于野，虽六二得位得中所同，至于济险难，则非六二阴柔所能也，故曰乾行，犹言乾之能事也，本卦错师，有震木坎水象，所以利涉大川，曰乾行者，不言象而言理也，内文明，则能察于理，外刚健，则能勇于义，中正则内无人欲之私，应乾，则外合天德之公，文明以健，以德言，中正而应，以爻言，此四者，皆君子之正道也，惟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者，君子即正也，同人于野者，六二也，利涉大川者乾也，君子贞，则总六二，九

五言之，六二，应乎九五之乾，固名同人矣，然同人卦辞，乃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何也，六二应乾固亨矣，至于利涉大川，非六二也，乃乾也，曰利君子贞者何也？内外卦皆君子之正，所以利君子，正天下之正理而已矣，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亿兆人之众志，虽不同，惟此正理，方可通之，方可大同人心，若私邪不正，岂能有于野之亨，而利涉哉，此所以利君子贞也。

象曰，天与火同人，君子以类族辨物。

类族者，于其族而类之，辨物者，于其物而辨之，如是则同轨同伦，道德可一，风俗可同，亦如天与火不同而同也，凡大象皆有功夫，故曰君子以，以者用也，若以类族为人，士为士族，农为农族，以辨物为物，螺为螺物，羽为羽物，则君子以三字无安顿而托空矣。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象曰，出门同人，又谁咎也。

谁对二三四五而言也，宗之吝也，戒之伏也，墉之乘，师之遇也，皆无咎也，初同于门，即欲咎之，又谁得而咎之，所同者广，而无偏党之私，又谁有咎我者也。

六二，同人于宗，吝。

凡离变乾而应乎阳者，皆谓之宗，盖乾乃六十四卦阳爻之祖，有祖则有宗，故所应者为宗，若原是乾卦，则本然之祖，见阳不见宗，惟新变之乾，则新成祖矣，所以见阳言宗也，故睽卦六五，亦曰宗，统论一卦，则二五中正相应，所以亨者论二之一爻，则是阴欲同乎阳矣，所以可羞，如履卦彖辞，履帝位而不疚，至于本爻，则贞厉皆此意，同人贵无私，六二中正，所应之五，亦中正，然卦取同人，阴欲同乎

阳，臣妾顺从之道也，溺于私而公矣，岂不羞，象占如此。

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阴欲同于阳，所私在人，可羞之道也。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离错坎为隐伏，中爻巽为入，离为戈兵，莽，草也，中爻巽为阴水，草之象，又中爻巽为股足齐动，升之象也，巽为高，高之象也，三变中爻艮，陵之象也，离居三，兴发也，伏戎于草者，俟其五之兵也，升其高陵者，窥其二之动也，对五而言，三在五之下，故曰伏，对二而言，三在二之上，故曰升，九三，刚而不中，上无应与，欲同于二，而二乃正之正应，恐九五之见攻，故伏于兵草，升高瞭期，将以敌五而攘二，然以理言，二非正应，理不直，以势言，五居尊位，势不敌，故至三载之久，而终不发，以其未发，故占者不言凶。

象曰，伏戎于莽，敌刚也，三岁不兴，安行也。

所敌者，既刚且正，故伏藏，三岁不兴者，以理与势俱屈，故不能行，行者，即兴动而行也，安者，安于理势而不兴也，故曰，安行，安行即四四困则之意。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墉，墙也，离中虚外围，墉之象也，解卦上六变离，亦曰墉，泰卦上六变艮，大象离曰城，皆以中空外围也，此则九三为六二墉，九四在上，故曰上，三四皆争夺，非同人矣，故不言同人，三恶五之视二，故有犯上之心，四恶二之比三，故有陵下之志，四不中正，当同人之时无应与，亦欲同于六二，三为二之墉，故有乘墉攻二之象，然以刚居柔，故又有自反而弗克攻之象，能如是，则能改过矣，占者得此者吉也。

象曰，乘其墉，义弗克也，其吉，则困而反则也。

义者理也，则者理之法也，义理不可移易，故谓之则，困者困穷也，即因需知之之困也，四刚强，本欲攻二，然其志柔，又思二乃五之正应，义不可攻，欲攻不可，攻二者交战往来于此心，故曰困，若知其不可攻，则此心不困矣，言乘其墉矣，岂其力之不足哉，特以义不可同，攻弗克攻耳，其吉者，则困于心，而反于义理之法也，困困则改过，故吉，义弗克正理也，困而反，则九四功夫也。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火无定体，曰鼓缶而歌，或嗟出涕沱，若中孚象离曰，或泣或歌，九五又变离，故有此象，先号咷后笑者，本卦六爻未变，离错坎为加忧，九五隔于三四，故忧而号咷，及九五变，则中爻为兑悦，故复笑，旅先笑后号咷者，本卦未变中爻兑悦，故先笑，及上九变，则兑体震动，成小过灾眚之凶矣，故后号呼，必用大师者，三伏莽，四乘墉，非大师岂能克，此爻变离，中爻错震，戈兵震动，师之象也，九五阳刚之君，阳大阴小，大师之象，本卦错师，亦有师象，九五，六二，以刚中正相应，本同心者，但为三四强暴所隔，虽同矣，不得遽与之同，故有未同时不胜号咷，既同后，不胜喜笑之象，故圣人教占者云，君臣大分也，以臣隔君，大逆也，当此之时，为君者，宜兴大师，克乎强暴，后方遇乎正应，而后可，若号咷则失其君子之威矣，故教占者，占中之象如此。

象曰，同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师相遇，言相克也。

失者，先号呼也，以者，因也，中直与九五困卦中直同，即中正也，言九五所以先号咷者，以中正相应，必欲同

之也，相克者，九五克二四也。如五代，刘穆之为葛长民所制，刘裕必杀葛长民之故事也。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乾为郊，郊之象也，详见需卦，国外曰郊，郊外曰野，皆旷远之地，但同人于野，以卦全体而言，言大同则能亨也，故于野取旷远大同之象，此爻则取旷远无所与同之象，各有所取，上九居同人之终，又无应与，则无人可同矣，故有同人于郊之象，既无所同，则亦无所悔，故占者如此。

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无人可同，则不能通天下之志矣，志未得正与通天下之志相反。



大有，乾下离上。

大有者，所有之大也，火在天上，万物毕照，所照皆其所有，大有之象也，一柔居尊位，众阳并从，所有大也，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大有，元亨。（彖辞明）

象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应之，曰大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

大有综同人，柔得尊位而大中，同人下卦之离，往于大有之上卦，得五尊之位，居大有之中，而上下五阳皆从之也，上下从之，则五阳皆其所矣，阳大阴小，所有者皆阳，故曰大有，内刚健则克胜其私，自诚而明，外文明，则灼见其理，自明而诚也，上下应之者，众阳应乎六五也，应天时

行者，六五应乎九二，时者，当其可之谓，天即理也，天之道，不外时而已，应天时行，如天命有德，天讨有罪，皆应天时而用之是也，乾为天，因应乾，故发此句，时行，即应天之时，非时行之外，别有应天也，刚健文明者，德之体，应天时行者，德之用，有是德之体用，则能亨其大有矣，是以元亨。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

火在天上，天所照，则善恶毕照矣，遏恶者，五刑五用是也，扬善者，五服五章是也，休，美也，天命之性，有善无恶，故遏恶扬善者，正所以顺天之美命也，当大有之时，宜旌别淑慝也。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害者，害我之大有也，离为戈兵，应爻戈兵地前，恶之伤害之象也，故睽卦离在前，亦曰见恶人，夬同体之卦，二爻变离，亦曰莫夜有戎，初居下位，以凡民而大有，家肥屋润，人岂无害之理，离火克乾星，其受害也必矣，未交害者，去离尚远，未交离之境也，九三交离境，故曰小人害也，九三害字，从害字来，匪咎者，人来害我，非我之咎也，艰者，艰难以保其大有，如夬之惕号也，初九居申，当大有之初，应交杂火，必有害我之乾金者，然阳刚得正，去离尚远，故有未交害匪咎之象，然或以匪咎而以易心处之，则必受其害矣，惟艰，则可保其大有而无咎也，故又教占者以此。

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时大有而当其初，所以去离远而无交害也。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乾错坤，为大与，大车之象也，阳上行之物，车行之象

也，以者用也，用之载也，变离错坎，坎中满，以载之重，九二能载重之象也。二变中爻成巽，巽为股，巽震为足，股足震动，有攸往之象也，九二当大有之时，中德蓄积，克实富有，乃应六五之交孚，故有大车以载之象，有所往而如是，则可以负荷其任，佐六五虚中之君，共济大有之盛，而无咎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大车以载，积中不败也。

乾三连，阳多之卦曰积，积之意，聚，小畜，夬，皆五阳一阴同体之卦，故小畜曰积德载，此日以载，而又曰积中者，言积阳德而居中也，则小畜之积德愈明矣，夬九二，小象曰，得中道，小畜九二，小象曰，牵复在中，皆此中之意，败字在车上来，乾金遇离火，必受克而败坏，故初曰，无交害，三曰小人害，则败字虽从车上来，亦害字之意，因中德所以不败坏也，曰积中不败，则离火不烧金，六五厥孚交如，与九二共济，大有险太平矣。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三居下卦之上，故曰公，五虽阴爻，然居大位，三非指应，故称天子，亨者，阳刚居中，不以大有自私，亨之象也，卦本元亨，故曰亨，小人指四，四持戈兵害之。故弗克，九三当大有之时，亦欲济亨通之会，亨于天子，而共保大有之治，但位于离火乾金交会之地，金受火制，小人在前，而不遽达，故有弗克亨于天子之象，弗克者，不能之意也。

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用小人害，所以弗克亨于天子。

九四，匪其彭无咎。

彭，鼓声，盛也，言声势之盛，四变中爻为震，震为

鼓，彭之象也，变艮，止其盛之象，九四，居大有之时，时过中矣，乃大有之极盛者，近君彭可极盛，然以刚居柔，故有不极其声势之象，无咎之道，故其占如此。

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辨皙也。

皙，明貌，清皙也，离明之象，明辨者，辨其所居之地，乃分别嫌疑多惧之地，辨其所遇之时，乃盛极将衰之时，而不敢极其盛，无咎之道也。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威如者，恭己无为，惟惧人君之威耳，六五当大有之世，文明中顺以居尊位，诚信以任九二之贤，上下诸贤亦以诚信归之，其信交于上下，无一毫之伪，而六五用之以辅治，专信无疑，而具有人君之威仪者，如舜之无为可治，以享大有盛世之福，何吉能如之。

象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也，威如之吉，易而无备也。

诚能感物，以一人之信，足以发上下诚信之志也，易而无备者，任贤无疑，平易近之，威如即恭己易而无备，即无为，如是乃能得群贤之扶助，而我大有为之助。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上九以光明之德，当大有之盛，既有崇高之富贵，而下有六五柔顺之君，刚明之群贤辅之，上九无所为，惟享自天祐助之福，吉而无利者也，占者有是德居是位，则能应是占也。

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言皆天之祐助，人不可得而为也，上居天位，故曰天，此爻止有天祐之意，若成器而动，又未尽之意也，言各不同，皆发未尽之意，此爻当活用之，不可拘泥于系辞。



谦，艮下坤上。

谦者，有而不居之义，山之高，乃屈而居于地之下，谦之象也，止于内而收敛不伐，顺于外而卑以下人，谦之义也，大有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而次大有。

谦亨，君子有终。

君子，三也（详见乾卦），三爻艮，终万物，故曰有终。象曰，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终也。

济者，施也，天位乎上，而气则施于下，光明者，生成万物，化育照者，而不可掩也，卑者，地位乎下，上行者，地气上行，而交乎天也，天尊而下济谦也，则光明亨矣，地卑谦也，而上行，则亨矣，此言谦之必亨也，亏盈益谦，以气言，变形流谦以形言，变者倾坏，流者，流注，卑下之地而增高也，害盈福谦以理言，恶盈好谦以情言，此四句，统言天地鬼神人，三才皆好其谦，见谦之所以亨也，踰者过也，言不可及也，尊者有功有德，谦而不居，愈见其品德之不可及，亦如天日之光明也，卑者有功有德，谦而不居，愈见其伟大之处，如地之上行也，夫以尊卑之谦，皆自屈于其始，而光明不可踰，皆自伸于其终，此君子之所以有终也。

象曰，地中有山，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

上下五阴，地之象也，一阳居中，地中有山之象，五阴之多人欲也，一阳之寡天理也，君子观此象，裒其人欲之

多，益其天理之寡，则廓然大公。

物来顺应，物物皆天理，自可以称物平施，无所处而不当矣，哀者，减也。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初，卑位也，柔，谦德也，以谦德而居卑位，谦而又谦也，君子有此谦德，以之济险亦吉矣，凡易中有此象而无此事此理者，于此用涉大川见之，盖金车玉弦之类也，中爻震木在坎水之上，涉大川之象也，言能谦，险亦可济也。

象曰，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

牧养也，君子卑己尊人，以谦自养。

六二，鸣谦贞吉。

本卦与小过同，有飞鸟遗音之象，故曰鸣，豫卦亦有小过之象，亦曰鸣，又中爻震为善鸣，鸣者，阳唱而阴和也，荀九家以阴阳相应，故鸣得之矣，中孚错小过，九二曰，鹤鸣在阴，又曰翰音登于天，皆有鸣之音，鹤鸣小象曰，中心愿也，此云，中心得也，言二与三，中心相得，所以相唱和而鸣也，六二，柔顺中正，相比于三，三盖劳谦君子也，三谦而二和之，与之相从，故有鸣谦之象，正而且吉者已，故其占如此。

象曰，鸣谦贞吉，中心得也。

言六二，与三，中心相得，非勉强唱和也。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者勤也，中爻坎为劳卦，劳之象也，艮终万物，三居艮之终，阳刚得正，君子有终吉之象，以九三当谦之时，一阳居五阴之中，阳刚得正，能劳而谦者也，劳而不伐，益不能掩其德，故万民攸服，是以占者有终吉也。

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

阴为民，五阴曰万民，众阴归之，故曰服。六四，无不利，撝谦。

撝者裂也，两开之意，六四当上下之际，开裂之象也，撝谦者，以撝为谦也，凡一阳五阴之卦，其阳不论位之当否，皆尊其阳而卑其阴，如复之元吉，师之锡命，豫之大有得，比之显比，剥之得舆，皆尊其阳，不论其位也，六四才位皆阴，九三劳谦之贤，正万民归服之时，故开裂退避而去，非旧注，当发挥其谦也，六四当谦之时，柔而得正，能谦者也，故无不利矣，但劳谦之贤在下，不敢当阳之承，乃避三而去之，故有以撝为谦之象，占者能此，可谓不违背阴阳之则者矣。

象曰，无不利，撝谦，不违则也。

则者，阳尊阴卑之法也，撝而去之，不违尊卑之则矣。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阳称富，阴称不富，以用也，富与邻，皆指三，非正应，故称邻，中爻震动，又为长子，坤为众，爻变中离为戈兵，长子率师以动戈兵，侵伐之象也，盖六五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谦，故从者甚众，因有不用富厚之力，而自利侵伐之象，侵伐者因其不服也，若于他事，亦无不利，必然有是才与德位，方可也。

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侵伐非黷武，以其不服，不得已而征之也。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凡易中言邑国者，皆坤土也，上六当谦之终，与三为正

应，见九三之劳谦，亦相从而和之，故亦有鸣谦之象，然六二中正，既与三比邻，中心相得矣，故三之心志，不在此而不相得，故止可为将，行师征邑国而已。
象曰，鸣谦志未得也，可用行师征邑国也。

志未得者，上六与九三，心志不相得也，上六与上六皆鸣谦，然六二中心得，上六志未得，所以六二贞吉，而上六止利用行师也。



豫，坤下震上。

豫者，和乐也，阳始潜闭于地中，及其动而出地，奋发其声，通畅和豫，豫之象也，内顺外动，豫之由也，有大而能谦心，故受之以豫，所以次谦。

豫，利建侯行师。

震长子主器，震惊百里，建侯之象，中爻坎陷，一阳统众阴，行师之象也，屯有震元坤，则言建侯，谦有坤元震，则言行师，此震坤合，故兼言之。

彖曰，豫刚应而志行，顺以动豫，豫顺以动，故天地如之，而况建侯行师乎，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豫之时义大矣哉。

刚应者，九四也，一阳而众阴从之，志行者，阳之志得行也，刚应志行豫也，内顺外动，所以咸其豫也，故名豫，凡事合乎天理则顺，背乎天理则逆，顺以动，则一念一事皆天理矣，天地如之者，言天地亦不过如我之顺动也，天地且不之违，而况于人之建侯行师乎？此其所以利也，天地以顺

动者，顺其自然之气，圣人以顺动者，顺其当然之理，不过者，不差过也，不忒者，不衍忒也，刑罚合乎理，惟乘一人喜怒之私，故民不服，若顺动合乎天理之公，纵施刑罚，亦天刑也，故民服时义者，豫中事理之时宜也，即顺动也，此极言而赞之也，事若浅而有深意，曰时义，欲人思之也，非义事有时，或用之，欲人则之也，大事大变，欲人谨之也。

象曰，雷出地奋，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

奋者，奋发而成声也，作，乃制礼作乐之作，作乐以崇德，故闻乐之德，殷盛也，作乐乃国家朝廷之当然，各有所主，其乐不同，惟万本乎天，故有郊野，人本乎祖，故有庙，是其用乐之最大者，故曰殷荐，各至祀上帝于园丘，而配之以祖，必以是乐荐之，季秋祀上帝于明堂，而配之以考，必以是乐荐之也，中爻坎为乐，律乐之象五阴，而崇一阳德，崇德之象，帝出于震，上帝之象，中爻艮为门阙，坎为隐伏，宗庙祖宗之象。

初六，鸣豫凶。

谦之上六，即豫之初六，故二爻皆言鸣，震性动又决躁，所以浚恒函飞鸟凶，初六，与九四为正应，九四由豫，初据其应与之常，欲相从乎四而和之，故有鸣豫之象，然初位卑，四近君，乃权臣也，正其志大行之时，上下既悬绝，且初又不中，正应与之情乘矣，岂能与四，彼此唱和，其豫不能唱和，初之志穷矣，凶之道也，占得此者凶也。

象曰，初六鸣豫，志穷凶也。

惟志穷所以凶，中孚，鹤鸣子和，曰，中心愿也，六二

鸣谦，曰，中心得也，此心志相孚者也，上六鸣谦，曰，志未得也，初六鸣豫，曰，志穷凶也，此心志不相孚者也，相孚者，皆曰心，不相孚者皆曰志，此所以为圣人之言。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凡物分为两间者，称之曰介，二变刚，分坤为两间，介之象也，介于石者，言操守之坚，如石之不可移易，中爻艮，石之象也，不终日者，不溺于豫见几而作，不待其日之晚也，二变中爻离日，居下卦之上，不终日之象也，八卦正位，坤在二，故贞吉，豫易以溺人，诸爻皆溺于豫，独六二中正自守，安静坚确，故有此象，正而且吉之道。

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惟中正，故不终日贞吉。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盱者，张目也，中爻错离，目之象也，盱反以为豫者，九四当权，三与亲比，幸其权势之足凭，而自从其所欲也，盱与介相反，迟与终日相反，二中正，三不中正之故也，四为豫之主，六三阴柔，不中不正，而近于四，溺于豫，宜有悔者也，故有此象，而其占为事当速悔，若悔之迟，则过而不改，是谓过矣，此圣人为占者开迁善之门，而勉之以速改也。

象曰，盱豫有悔，位不当也。

六三不中正，故位不当。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豫者，人心之和豫由乎四也，本卦一阳动而众阴悦从，故有由豫之象，大有得者，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四本多疑惧，以中爻艮止，故曰勿疑，九四才刚，故教

以勿疑，盍者合也，簪者妇人总聚其发之首笄也，下坤，妇象也，一阳在三阴之上，簪象也，勿疑朋盍簪者，言九四众所由以豫，乃大有得，正志大行之时，必展其才，俾人人皆豫，勿疑由豫而朋合于我者，皆阴柔之群小也。

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刚应而无他爻以分其权，故曰志大行。

六五，贞疾恒不死。

中爻为坎，坎为心病，有疾之象也，贞疾者，言非假疾，疾之在外而可以药石者也，九四由豫，人心通归于四，危之极矣，下卦坤为腹，凡四居卦之中为心，即咸卦憧憧往来之交也，此正腹中心疾，故谓之贞疾，恒者常也，言贞疾而常不死也，周室衰微，此象近之，六五当豫之时，柔不能立，而又乘九四之刚，权之所主，众之所归皆在于四衰弱极矣，故有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有恒不死之象。占者得此，即象可知。

象曰，六五贞疾，乘刚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虽乘四而为刚所逼，然柔而得中，犹存虚位不死。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者，幽也，暗也，上六以阴柔居豫极，为昏冥于豫之象咸者五阴同豫，至上六已咸矣，然以动体变刚成离，则前之冥冥者，今反昭昭矣，故又为其事虽成，然乐极生悲，不免有悔心之萌，而能改变之象，占者如是，则能补过矣，故无咎。

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长也。

豫已极矣，宜当速改，何可长溺于豫而不返耶。



随，震下兑上。

随者，从也，少女随长男，随之象也，综蛊以艮下而为震，以巽上而为兑，随之义也，此动彼悦，亦随之义，豫必有随，所以次豫。

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元亨，然动而悦，易至于诡随，故必利于贞，方得无咎，若所随不贞，则虽大亨，亦有咎矣。

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

刚来而下柔者，随蛊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随无故也，蛊则饰也，言蛊下卦是柔，今艮刚来加于下，而为震，是刚来而下，于柔也，动而悦者，下动而上悦也，时者正而其可也，言大亨，贞而无咎者，以其时也，时者随其理之所在，理在于上随其下，理在于下随其上，泰则随其时之泰，否则随其时之否，惟其时则通变宜民，邦家无怨，近闻远来，故天下随时，此与艮卦时字同。

象曰，泽中有雷，随君子以响晦入宴息。

响，向也，晦者，日没而昏也，宴息者，宴安休息，即口入而息也，雷二月出地，八月入地，造化之理，有昼必有夜，有明必有暗，故人生天地，有出必有入，有作必有息，其在人心，有感必有寂，有动必有静，此造化之自然，亦人事之当然也，故雷在地上，则作乐荐帝，雷在地中，则闭关不省方，雷在泽中，则向晦宴息，皆法造化也，造化，天

也，震东兑西，日入昧谷，八月正兑之时，雷藏于泽，此向晦之象也，泽亦是地，不可执泥 泽字，中 爻巽 为入，艮 为止，入而止息之象也。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随卦，初随二，二随三，三随四，四随五，五随六，不论应与官者主也，震长子，主器官之象也，渝者变而随乎二也，初为震主性变动，渝之象也，故讼卦四变，中爻为震，亦曰渝，中爻艮门之象也，二与四同功，二多誉功之象也，故九四小象，亦曰功，初九阳刚得正，当随之时，变而随乎其二，二居中得正，不失其所随矣，从正而吉者也，故占者贞吉，然其所以贞吉者何也？盖方出门，随人之始，即交有功之人，何贞吉如之，所以又言贞吉之故。

象曰，官有渝，从正吉也，出门交有功不失也。

二中正，所以从正吉，交有功，则不失其所随矣，旧注不知八卦正位，震在初，乃极美之爻，所以通作戒辞看。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中爻巽为绳系之象，阴爻称小子，阳爻称丈夫，阳大阴小有意，小子者，三也，丈夫者 初也，六二中正，当随之时，义当随乎其三，然三不正初得正，故有系小子失丈夫之象，不言凶咎者，二中正所随之时，不能兼与也。

象曰，系小子，弗兼与也。

既随于三不能兼乎其初。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丈夫者，九四也，小子者，六二也，得者，四近君，为大臣求其贵，可以得其贵也，中 爻巽近，利市三倍，求其富，可以得富，六三当随之时，义当随乎其四，然四不中

正，六二中正，故有系丈夫，失小子之象，若有所求，必有
所得，但利乎其正耳，三不中正，故占者戒之也。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时当从四，故心志舍乎下之二也。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变坎，有孚之象，震为大涂，道之象也，坎错离，文明之
象，四当随之时，义当随之，四为大臣，故随有大获而得天
下之心，势凌乎五矣，夫四居多惧之地，势凌于君，故具有
获贞凶之象，如能以诚信守道，用当明哲保身，则无咎矣。

象曰，随有获其义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真义凶者，有凶之理也，有孚在道，明功者，言诚信守
道，皆明哲之功也，既明且哲，则内竭其诚，而外合乎道，
故能无咎，如昔汉之韩信，既求封齐，又欲王楚，可谓随有
获矣，然卒因祸亡身者，无明哲保身之功也，帝使劳萧何，
何立遣子弟从军，帝拜何相国，封五千户，何辞不受，而悉
以家财佐军，故得身荣名显，此即明哲之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嘉，美也，九五阳刚中正，当随之时，义当随上，故有
孚嘉之象，随之美者也，故吉。八卦兑在六，乃爻之嘉美
者，且上六归山，乃嘉遁矣，故曰孚于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惟中正故孚于嘉。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系即六二，六二之系，维亦系也，系之又维之，言系而
又系也，言五孚于六，如此系维其相随之心，固结而不可解
也，如七十子之随孔子，五百人之随田横，此足以当之，

变乾，王之象也，指五也，兑居西，西之象也，兑错艮，山之象也，六不能随于世人，而九五维系之极，则必归之山矣，随蛊相综，故蛊卦上九不事王侯，亦有归山之象，亨者通也，王用亨于西山者，用通于西山以求之也，亨西山与谦卦，用涉大川同，皆因有此象，正所谓无此事此理而有此象，上六居随之终，无所随从，见九五相随之极，则遁而归山矣，故有此象，盖随之至者也，占得此者吉也。

象曰，拘系之，上穷也。

上者六也，穷者居卦之终，无所随也，非凶也。



蛊，巽下艮上。

蛊者，物久败坏而蛊生也，以卦德论，在上者，止息而不动作，在下者，巽顺而无违忤，彼此委靡因循，此其所以蛊也，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利涉大川者，中爻震木，在兑泽之上也，先甲后甲者，本卦艮上巽下，文王圆图，艮巽夹震木于东之中，故云先后甲，言巽先于甲，艮后于甲也，巽卦言，先庚后庚者，伏羲圆图，艮巽来坎水于西之中，故曰先庚后庚，言巽先于庚，艮后于庚也，分甲于蛊者，本卦未变，上体中爻震木，下体巽木也，分庚于巽者，本卦未变，上体综兑金，下体综亦综兑金也，十于独言甲庚者，乾坤乃六十四卦之祖，甲居于寅，坤在上，乾在下为泰，庚居于申，乾在上、坤在下为否，大往小来，小往大来，天地之道，不过如此，物不可以

终通，不可以终否，易之为道，亦不过如此，所以独言甲庚也，先三后三者，六爻也，先三者，下三爻也，巽也，后三者，上三爻也，艮也，不曰爻而曰日者，本卦综随，日出震东，日没兑西，原有此象，故不言，一日二日，多不言九日十日，而独言先三后三者，则知其为下三爻，上三爻也明矣，以先甲用辛，取自新，后甲用丁，取丁宁，此说始于郑玄，谬矣，当蛊之时，乱极必治，占者固元亨矣，然岂静以俟其治哉，必历涉艰难险阻，以拨乱反正，知其先之三爻，乃巽之柔懦，所以咸其蛊也，则因其柔懦而矫之，以刚果知其后之三爻，乃艮之止息，所以咸其蛊也，则因其止息，而矫之以奋发，则可以元亨而天下治矣。

彖曰，蛊，刚上而柔下，巽而止，蛊蛊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终则有始，天行也。

刚上而柔下者，蛊综随，随初震之刚，上而为艮，上六兑之柔，下而为巽也，刚上则太尊而情不下达，柔下，则太卑而情难上通，巽则谄，止则惰，皆致蛊之由，所以名蛊，既蛊矣，而又元亨何也？盖造化之与人事，穷则变矣，治必因乱，乱则将治，故蛊而乱之终，乃治之始也，如五胡之后，生唐太宗，五季之末，生宋太祖，治蛊者，当斯之时，则天下治矣，故古者元亨，往有事，犹言往有为，方天下坏乱，当勇往以制难，若复巽懦止息，则终于蛊矣，岂能元亨，终此，即先后，咸言乎艮者终也，齐手巽者始也，终则有始者，如昼之终矣，而又有夜之始，夜之终矣，而又有昼之始，故乱不终，乱之终，乃其治之始，治乱相仍，是天运之自然也，故治蛊者，必原其始，必推其终，知其蛊之为始

为先者，乃巽也，则矫之以刚，果知其蛊之为终为后者，乃艮也，则矫以奋发，如是蛊治而元亨矣，恒卦上体震综艮，下体巽，故亦曰终则有始。

象曰，山下有风，蛊，君子以振民育德。

山下有风，则物坏而有所更新矣，振民者，鼓舞作兴，以振起之，使之日趋于善，非巽之柔弱也，此新民之事也，育德者，操存省察，以涵育之，非艮之止息也，此明德之事也，当蛊之事风俗颓败，由于民德之不新，己德之不明，故救时之急，在于振民，振民又在于育德，盖相因之辞也。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艮止于上，犹父道之无为而尊于上也，巽顺于下，犹子道之服劳而顺于下也，故蛊多言干父之事，干者，木之茎干也，中爻震木，下体巽木，干之象也，木有干，方能养其茂茂之枝叶，人有才能，方能振作其既坠之家，故曰干蛊有子者，即礼记之辛哉有子也，初六当蛊之时，才柔志刚，故有能干父蛊之象，古者如是，则能克盖前愆，喜其今日之维新，忘其前日之废坠，因子而考，亦可以无咎矣，但谓之蛊未免危厉，不以易心处之，则终得吉矣，因六柔，故又戒之以此。

象曰，干父之蛊，意承考也。

意承考者，心之志意，在于承当父事，克盖前愆，所以考无咎。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艮性止，止而又柔，止则情，柔则暗，又当家事败坏之时，子欲干其蛊，若以我阳刚中直之性，直道干之，则不维不能，亦且难入，即复息矣其害不小，惟当屈已下意，巽顺

将承，使之身正事治，则亦已矣，故曰，不可贞，事父母几谏是也，若以君臣谏周公之事成王，成王有过则挾伯擒，皆此意也，易之时，正在于此，九二当蛊之时，上应六五，六五阴柔，故有干母蛊之象，然九二刚中，以刚承柔恶其过于直遂也，故戒占者，不可贞，委曲巽顺以干之可也。

象曰，干母之蛊，得中道也。

得中道而不太过，即不可贞也。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

悔以心言，悔者，因九三过刚，则干蛊之事，更张措置之间，未免先后缓急失其次序，所以悔也，咎以理言，然巽体得正，能制其刚，则其干蛊，必非私意妄行矣，所以无大咎，九三以阳刚之才，能干父之蛊，故有干蛊之象，然过刚自用其心，不免小有悔，但为父干蛊其咎，亦不大矣。

象曰，干父之蛊，终无咎也。

有阳刚之才，方能干蛊，故周公仅许之，而孔子深许之也。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宽裕也，强以立事为干，怠而委事为裕，正干之反也，往者以此而往，治其蛊也，见吝者，立见其羞吝也，治蛊如拯溺救焚，犹缓不及事岂可裕，六四以阴居阴，又当艮止柔而且怠，不能有为，故有裕蛊之象，如是则蛊将日深，故往者见吝，戒占者不可如是。

象曰，裕父之蛊，往未得也。

未得者，未得治其蛊也，九三之刚，失之过故悔，悔者，渐趋于吉，故终无咎，六四之柔，失之不及，故吝，吝者，渐趋于凶，故往未得宁为悔，不可为吝。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卓吾云，上九不事事，而六五犹誉以悦之，使其欢然顺从斯可干，用者，用人也，用誉者，因用人而得誉也，二多誉，誉之象也。周公曰，用誉孔子二多誉之言，盖本于此，九二以五为母，六五又取子道，可见易不可为典要，宋仁宗，仁柔之主，得韩范富欧，卒为宋令主，此爻近之，六五以柔居尊，下应九二，二以刚中之才而居巽体，则所以承顺五者，莫非刚健大中之德，以此治蛊，可得闻誉，然非自能誉也，乃是用人而得其誉，占者其象如此。

象曰，干父用誉，承以德也。

承者，承顺也，因巽体又居下，故曰承，言九二承顺以刚中之德。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事字，事王侯以治蛊也，下事字，以高尚为事也，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之道，上与五二爻，以害事言，则上为父，五为母，众爻为子，观诸爻以干父母言可知矣，以国事言，则五为君，下四爻为用事之臣，上一爻为不事之臣，观一爻以王侯言，可知矣，当蛊之世，任其事而干蛊者，则操巽命之权，而行其所当行，不任其事，而高尚者，则体艮止之义而止其所当止，如邓禹诸臣，皆相光武以干汉室之蛊，独子陵钓于富春是也，艮止不事之象，变坤错乾，王侯之象，巽为高，高尚之象，初至五皆干蛊，上有用誉之君，下有刚中之臣，国家天下之事已毕矣，上九居蛊之终，无系应于下，在事之外，以刚明之才，无应援而处无事之地，盖贤人君子，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也，占者有是德，斯应是象。

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则也。

高尚之志，足以起顽立懦，故可则也。



臨，兌下坤上。

臨者，進而臨逼于陰也，二陽浸長以逼于陰，故為臨，十二月之卦也，天下之物，物近相臨者，莫如地与水，故地上有則為比，澤上有則為臨，有事而后能大，臨者大也，盍者事也，二陽方長，而盛大所以次盍。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觀二卦相綜，建酉之月，即八月之卦，至此陰又逼迫陽矣，故有凶。

象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无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者漸也，言自復一陽生，至臨則陽漸長矣，說而順者，內說而外順也，說則陽之進也，不逼順，則陰之從也，不逆剛中而應者，九二剛中，應乎六五之柔中也，言虽剛浸長，逼迫乎陰，然非倚剛之強暴而逼迫也，乃彼此和順相应也，此言臨，有此善也，剛浸長而悅順者，大亨也，剛中而應柔中者，以正也，天之道者，天道之自然也，言天道陽長陰消原是如此，大亨以正也，一減通復，豈不大亨以正，故文王卦辭曰，元亨利貞者此也，然陰之消，豈長消哉，至关曰觀，陰復長而凶矣。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

教者，劳来匡直也，思者教之至誠惻怛，出于心思也，

容者民皆在统驭之中，保者民皆得其所也，无穷与兑泽同其深渊，无疆与坤土同其博大，二者皆临民之事，故君子观临民之众也以之。

初九，咸临，贞吉。

咸，皆也，同也，以大临小者，初九，九二临乎四阴，初九刚而得正，故贞吉。

象曰，咸临贞吉，志行正也。

以刚健之才，与六四正应，皆得其正，中爻震足，故初、五，皆曰行。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以刚中之德，而又有上进之势，所以吉，无不利。

象曰，咸临吉，无不利，未顺命也。

未顺命者，未顺五之命也，五君位，故曰命，兑综巽，命之象也。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临者，以甘悦人，而无实德也，坤上其味甘，兑为口甘之象也，故节卦九五变临，亦曰甘箱无攸利者，不诚不能动物也，变乾，惕若，忧象也，三居下之上，临人者也，阴兑体，又不中正，故有以甘临人之象，无所利者也，然如能忧而改之，则无咎矣。

象曰，甘临，位不当也，既忧之咎，不长也。

位不当者，阴柔不中正也，咎不长者，改过也。

六四，至临无咎。

六四当坤兑之交，地泽相比，盖临亲切之至者，所以占者无咎，以阴临阳，以阴临阳，宜有咎然，阴阳相应之至，故无咎。

象曰，至临无咎，位当也。

以阴居阴故当位，位当者，居坤顺之位，下临乎初阳而相应也，其得无咎者，以其位，非以其阴也，位当阴亦当矣。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变坎为通，知之象也，知智也，知临者，明四目，达四聪，不自用而任人也，应乾阳，故曰大君知临之知，原生于九二，故即曰大君，知者觉也，知也，六五，非九二不能至此，宜者得人君之说脏也，六五柔中居尊，下任九二，刚中之贤，兼众智以临天下，盖得大君之宜者，吉可知矣。占者得此吉可知也。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六五，九二皆中，故曰行中，行中即用中，中爻震足行之象也。

上六，敦临，吉，无咎。

敦厚也，爻本坤土，又变艮土，敦厚之象，初与二，虽非正应，然志在二阳，尊而应卑，高而从下，盖敦厚之至者，上六居临之终，坤土敦厚，有敦临之象，吉而无咎之道也。

象曰，敦临之吉，志在内也。

志在内卦之二阳也，能尊而应卑，高而从下，故吉。



观，坤下巽上。

观者，有象以示人，而为人所观，风行地上，遍周万

类，周观之象也，二阳尊上，为下四阴所观，仰观之义也，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所以临。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盥者，将祭而洁手也，荐者，奉酒食以荐也，有孚者信也，颙者，大头也，仰也，尔雅颙君之德也，大头在上之意，仰观君德之意，言祭祀者，方洁手而未荐，人皆信而仰之矣，观者，必当如是也。

彖曰，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阳大阴小，二阳在上，故曰观在上，顺者无所乖也，巽者无所拂也，中正即九五，言人君欲为观于天下，必所居者九五大观之位，所具者顺巽之德，然后能以其中正，观天下之不中不正，故名观也，下观而化，人信而仰之，所以有孚颙若者此也，且观天下之神道，非有声色，而四时代谢，无所差忒，圣人以神道设教，亦无声色，而天下咸服，此观之所以神也。

象曰，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

省方者，巡狩省视四方也，观民者，观民俗也，即陈诗以观民风，纳价以观好恶，设教者，因俗以设教也，如齐之末业，教以农桑，卫之淫风，教以有别是也，风行地上，周及庶物，有历览周遍之象，故以省方体之，坤为方，方之象，巽以申命，设教之象。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者，童稚也，观者九五也，中爻艮为少男，又居初阳，皆童之象也，小人者下民也，初六当大观在上之时阴柔

在下，去五最远，不能观五中正之德，犹童子之识见浅短，不能及远，故有童观之象，然占在下民则无咎，若君子则不免羞吝矣。

象曰，初六童观，小人道也。

不能观国之光，下民之道，自是如此。

六二，闚观，利女贞。

闚，与窥同，门内窥视也，不出户庭，仅窥一隙之狭者也，曰利女贞，则丈夫非所利矣，中爻艮门之象也，变坎为隐伏，坎错离为目，目在门内隐伏处，窥视之象也，二木与五相应，但二之前，即门，所以窥视，六二阴柔，当之时，居内而观外，不出门庭，而欲观中正之道，不可得矣，故有窥观之象，惟女子，则得其正也。

象曰，闚观女贞，亦可丑也。

妇女无外事，则窥观，乃女子之正道，丈夫志在四方，宇宙内事，乃为分内之事，以丈夫而为女子之观，亦可丑矣。

六三，观我生进退。

下爻皆观乎五，三隔四，四已观国之光，三惟观我生而已，我生者，我阴阳相生之正应也，即上九也，为进退，为不果者，巽也，巽有进退之象，故曰观我生进退，六三当观之时，隔四不能观国，故有观我生进退之象，不言占之凶吝者，阴阳正应，阴阳正应，未为失道，所当观者也。

象曰，观我生进退，未失道也。

道者，阴阳相应之正道也。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光者，九五阳明在上，被四表，光四方者也，下坤上国

之象，申爻艮，辉光之象，四承五，宾王之象，九五王之象，观国光者，亲炙其休光也，宾者，己任而朝觐乎君，君则宾礼之，未仕而仕，进于君，君则宾兴之也，观卦利近不利达，六二中正，又乃正应，则不利于远可知矣，六四柔顺得正，最近于五，有观光之象，故占者，利用宾于主。

象曰，观国之光，尚宾也。

尚谓心志所尚，言其志意，愿宾于王朝。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生，我相生之阴阳也，盖九五为观之主，阳刚中正，以居尊位，下之四阴皆其所观示者也，故有观我生之象，大观在上，君子无咎之道也。

象曰，观我生，观民也。

民即下四阴，阴为民之众也，故姤九四，曰远民，以初六阴爻也，内卦三阴，远于五，草莽之民也，六四之阴近于五，仕进之民也，九五虽与六二正应，然初三四与也，五皆阴阳相生，故曰观我生观民也，即中正以观天下之民也，生曰我生，则关于我者切矣，孔子释以民字，不曰生而曰民，皆生己也，人君俯临万民，不有以观之，不惟负我，并负民矣。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上九，以阳刚居观之极，虽在观示之上，然不在其位，不任其事，无观示之责，惟以在上位，阴阳相生，义当观其生，空有观生之位耳，故有观其生之象，以阳刚居上，因之，君子无咎。

象曰，观其生，志未平也。

志者，上九之心志也，平者，均平也，与九五平分，相同一般之意。言上九阳刚虽有观生之位，然而敢与中正观天

下，居九五之人君，齐同心志，以平观示民也。



噬嗑，震下离上。

噬，啮也，嗑，合也，颐中有物间之，啮而后合，上下两阳，两中虚，颐之象也，四一，阳间于其中，颐中有物，必啮而后合，噬嗑之象也，可观而后有所合，故次观。

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亨，卦自有亨义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其有间也，噬而嗑，则物不得而间之，自亨通矣，此概举天下之事而言也，利用狱者，噬嗑中之事也。

彖曰，颐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刚柔分动而明，雷电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虽不当位，利用狱也。

颐中有物，则其物作梗，犹寇盗奸宄，乃治事之梗也，刚柔分者，震刚离柔分居内外也，动而明者，震动离明也，动不如震，则不能断，明不如离电，则不能察，惟雷电合，则雷震电耀，威明相济，动而愈彰矣，是以得亨通也，柔得中而上下行者，噬嗑与贲相综，贲下卦之离柔得中，上行而为噬嗑之上卦也，不当位者，六五以阴居尊位也，盖以内刚外柔济事，动而愈明，合而愈章，是故噬嗑，颐中有物，得亨通也，噬嗑六五以柔在上，不足致诸事之利，独以柔得中，故利用于狱也。

象曰，雷电，噬嗑，先王以明罚敕法。

明者辨也，辨其轻重，法者平日所定之罚，罚者一时所定之法，效电之明，敕者正也，正其国法，效电之威，明辨

敕正，所以振敕法度，使人知所畏避也。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校，足械也，履者以械加足如履也，灭者没也，趾者足趾也，中爻坎为桎梏，校之象也，震为足，趾之象，变坤不见震足，灭之象，盖初九无位，以阳刚而不柔顺，以触刑纲，故有履校灭趾之象，因其罚而惩戒之于初，使不得行其恶，以劝其善，此小人之福也，无咎之道也。

象曰，履校灭趾，不行也。

震性动，灭其趾，则不得动而行，以为恶矣。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肤者，肉外皮也，凡卦中次序相近者言肤，剥卦言肤者，艮七坤八也，睽卦言肤者，兑二离三也，此卦言肤者，离三震四也，六二之言肤者皮也，三言肉者，皮中之肉也，四言肺者，肉中连骨也，以阳刚也，五阴柔，又言肉矣，爻位以次渐深，噬肉以次渐难，祭有肤鼎，盖柔脆而无骨，噬而易噬者也，中四爻，有上下齿噬啮之象，故四爻皆言噬，此爻变兑，兑为日噬之众也，二乃治狱之人，居其中，初在下，外为肤，噬其肤之众也，故杂卦曰，噬嗑食也，正言此四爻之噬也，中爻艮，艮为鼻，鼻之象也，二变则中爻为离，不见其艮之鼻，灭其鼻之象也，灭字与灭趾灭耳同例，即朱子语录，谓噬肤，而没其鼻于器中是也，言噬易噬，而深噬之也，六二柔顺中正，听断以理，故治狱有噬肤灭鼻之易象，无咎之道也。

象曰，噬肤灭鼻，乘刚也。

刚者，初之刚也，人刚则性直，狱内委曲，皆不隐藏，已易于听断矣，六二，又以中正柔其刚，以听断，必得其

情，故有噬肤灭鼻之易。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肉，以盐火干之肉也，上卦为离，三变亦离，离火，干肉之象，毒者，腊肉之陈久太肥者也，说文，毒，厚也，颜师古曰，味厚为毒久，噬腊肉遇毒者，言噬干肉而遇陈久太肥厚味之肉也，中爻坎，故曰毒，盖六三阴柔不中不正，治狱而过多年陈久烦琐之事，一时难断理，故有此象，亦有小吝矣，然时当噬嗑，利用狱之时，于义无咎也。

象曰，遇毒，位不当也。

以阴居阳，故见为遇毒，若阳居阳位，则遇事立断，何毒之有，盖爻若变，则为离，是动而明也，适惜其位不当。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则艰贞，吉。

肺，乾肉之有骨也，离火为乾之象，金刚物，此爻阳刚而居阴之间，正颐中之物，爻变中爻坤错乾，且乾爻居二阴之间，金之象也，矢，直也，中爻坎，矢之象也，九四刚而中，故戒以刚直，盖四居卦中，乃狱情之难断者，故有噬乾肺坚物之象，四以刚明之才治之，但位于二阴之间，怒其徇私，而未甚光明，故必如金之刚，矢之直，而又凛然坚难正固以理之，乃吉也。

象曰，利艰贞吉，未光也。

未光，即“屯”九五，“夬”九五之类。

六五，噬乾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黄者，中也，金者刚物也，变乾，金之象，错坤，黄之象，盖六五居尊，用刑于人，人无不服，故有噬乾肉易噬之象，然恐其柔顺而不断也，故必如黄之中，金之刚，而又公正无私，惕惧谨慎以临之，使刑罚当而民不冤，乃得无咎也。

象曰，贞厉无咎，得当也。

言必如此治狱方得当也。

上九，何校灭耳凶。

何者负也，谓在颈也，中爻坎为桎梏，校象，灭者遮灭其耳也，坎为耳痛，离为戈兵，中爻艮手，手载戈兵遮耳，灭耳之象也，盖九居卦之上，乃狱之终，为恶极罪大，怙恶不悛者，故有何校灭耳之象，凶之道也，此卦初九上九为受刑之人，中四爻为用刑者。

象曰，何校灭耳，聪不明也。

聪者，闻也，听也，上九未变，离在上，坎耳在下，故听之明，今上九既变，则不成离明矣，所以听之不明也，因坎卦有言不信，夬四变坎，闻言不信，今既听之不明，则不信人言矣，坎既心险，又不信好言，所以犯大罪。



贲，离下艮上。

贲，饰也，为卦，山下有火，山者，百物草木之所聚，下有火，则品物皆被光彩，贲之象也，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故受之以贲，所以次噬嗑。

贲亨，小利有攸往。

小利攸往，亦为亨，但亨之大耳。

象曰，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以卦综卦德，释卦辞，而极言之，本卦综噬嗑，柔来文

刚者，噬嗑上卦之柔，来文贲之刚也，柔指离之阴卦，刚则艮之阳卦也，柔来文刚，以成离明，内而离明，则足以照物，动罔不臧，所以亨，分者，又分下卦也，分刚上而文柔者，分噬嗑下卦之刚，上而为艮，以文柔也，刚指震之阳卦，柔则离之阴卦也。刚上而文柔，以成艮止，外而艮止，则能而知之，外而不能行之，仅可小利，有攸往而已，不能建大功业也，故以其卦综观之，柔来文刚，刚上文柔，是即天之文也，盖在天成象，日月五星之运行，不过此一刚一柔，一往一来而已，今本卦刚柔交错，是贲之文，即天之文也，以其卦德观之，是即人之文也，盖人之所谓文者，不过文之明也，而灿然有礼以相接，文之止也，而截然有分以相守，今本卦内而离明，外而艮止，是贲之交，即人之文也，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贲之文大矣，变者，四时寒暑代谢之变也，化者，变而为新，成者，久而成俗。

象曰，山下有火，贲，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

明，离象，无敢，艮象，庶者，众也，繁庶小事，如钱谷出纳之类，折狱，则一轻重出入之间，民命之死生所系，乃大事也，而无敢者，非不折狱也，是不敢轻于折狱也，再三详审，而后发之意，此即小利有攸往之理，因内明外止，其取象如此，贯与噬嗑相综，噬嗑利用狱者，明因雷而动也，贲不敢折狱者，明因艮而止也。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贲其趾者，道义以文饰其趾也，舍者，弃也，徒者徒行也，言不以徒行为辱，而以道义为荣也，中爻震中，趾象、坎、车象，变艮止，外卦亦艮止，舍之象，而初九刚德明

体，居下位，自贲饰而隐者也，故有舍非义之车而徒行者之象。

象曰，舍车而徒，义弗乘也。

凡易中言乘者皆在上，言承者皆在下，而初在下，无可乘之理。

六二，贲其须。

在颐曰须，在口曰髭，在颊为髯，须，即胡须也，附于颐以为文者，二变中爻以为兑口，口旁之文，莫如须，故以须象之，六二以阴柔居中正，九三以阳刚乘之，而无应，故二附三而动，犹须附颐也，故有此象，占者君子得之无愧于贲矣。

象曰，贲其须，与上兴也。

与者，相从也，兴者，兴起也，则言二阴柔，从三阳兴起者也。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如，助语辞，濡，沾濡也，离文自饰，贲如之象也，中爻坎水自润濡水之象，永贞者，长永其贞也，九三本贞，教之以永其贞也，吉者，阴中不能陵也，九三以一阳居二阴之间，当贲之时，阴来此已，为之左右先后，盖得其贲而润泽者也，故有贲如濡如之象，然不可溺于所安也，占者能守永贞之戒则吉矣。

象曰，永贞之吉，终莫之陵也。

陵者，侮也，能永其贞，则不陷溺于阴柔之中，有所严惮，终莫之陵侮矣。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白也，四变中爻为巽，白之象也，贲如皤如者，言

未成其贲，成其皤也，中爻震为鼻足，为的颡，鼻白足颡白颡，白马之象也，翰如者，马如翰之飞也，中爻坎，坎为亟心之马，翰如之象也，寇指三，婚媾指初，六四与初为正应，盖相为贲者也，乃为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未成其贲，而成其皤，然四往求于初之心，如飞翰之疾，不以三之隔而遂已也，使非三之寇则与初成婚媾，而相为贲矣，是以始虽相隔，而终则相亲也，即象而占可知也，此与屯六二同。

象曰，六四，当位，疑也，匪寇婚媾，终无尤也。

以阴居阴，故云当位，疑者，疑惧其三之亲比也，六四守正，三不能求，故终无过尤。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艮为山，为果蓏中爻震木，丘园之象，两足为束，阴两拆，束象，坤为帛，此坤土，帛象，戔残也，伤也，艮银兑毁折，戔象，盖六五文明以止之主，当贲之时，无应与而上比，上九高蹈之贤，故有光贲丘园，束帛以聘之象，然贲道将终，文反于质，故又有戔戔之象，以此为礼，有似于吝，但礼薄意勤，礼贤下士，乃人君可喜之事故终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艮错兑为悦，故曰有喜，得上九高贤而文之，岂不喜。

上九，白贲无咎。

贲，文也，白，质也，故云白受采，上九居贲之极，物极则反，有色复于无色，所以有白贲之象，文胜而反于质，无咎之道也。

象曰，白贲无咎，上得志也。

文胜而反于质，退居山林之地，六五之君，以束帛聘

之，得其志也，此以人事言，若以卦综论，此爻原是噬嗑初爻。刚上文柔，以下居上，所以得志。



剥，坤下艮上。

剥者，落也，九月之卦，五阴居下，一阳在上，阴盛阳衰，其势剥落，而尽剥之义也，至高之上，附落于地有倾颓之世，剥之象也，赍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所以次赍。

剥，不利有攸往。

不利有攸往，言不可有所往，当俭德避难，所以为君子谋也。

彖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顺而止之观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

剥者，阳剥也，所以剥之者，阴也，五之阴，上进而欲变乎上之一阳，以卦体言之，小人长也，阴邪之声势方张，以卦象言之，内顺外正，有顺时而止之象，观卜人之时，时不可往，观一卦之象，象自不往，所以不利有攸往消息者，盈虚之方始，盈虚者，消息之已成，消息盈虚四字，皆以阳言，复者，阳之息，姤者，阳之消，乾者，阳之盈，坤者，阳之虚，此正阳消而将虚之时，天行者，天道自然之运也，天运之使然，君子亦惟以是为尚，与天时行而已，既不可往，又岂往之。

象曰，山附于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上，谓居民之上，一阳在上之象也，厚下者，厚民之

生，省刑罚薄税歛之类，宅者，上所居之位，非宅舍也，因艮体一阳，覆峙于上，有宅舍之象，故以宅言之，所以上九亦以庐言者，以有庐之象也，厚下安宅者，言厚下而剥下者，正所以自安其宅也，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卦以下剥上取义，乃小人剥君子，成剥之义，象以上厚下取义，乃人君厚生民，则治剥之道也。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剥床以足者，剥落其床之足也，剥自下起，故先足，蔑贞者，灭其正道也，指上九变震，足象，一阳在上，五阴列下，有宅象，床象，庐象，初六，阴剥在下，有剥床以足之象，剥床以足，犹未见其凶，然其势不至蔑贞不已，犹履霜必至坚冰也，此圣人为君子危，欲其防之于始也。

象曰，剥床以足，以灭下也。

以灭下，则渐而上矣，见其端甚微，知其必有蔑贞之祸。

六二，剥床以辩，未有与也。

与者阳也，凡爻中，阳以应阴，阴以应阳，方谓之应，相比亦然，二本阴爻，有阳爻之应，或有阳爻之比，则有与矣，今比乎二者初也，初阴也，应乎二者五也，五亦阴也，前后左右皆无应与之阳，则上九乃孤阳矣，岂不蔑贞，故初知其蔑贞，而二亦知其必有此凶也。

六三，剥之无咎。

三虽与上九为正应，不可言剥，然在剥卦之中，犹不能离乎剥之名，之，语助辞，众阴方剥阳，而三独与之为应，是小人之中之君子也，去其党而从正，虽得罪于私党，而见取于公论，其义无咎矣，占者如此，故无咎，剥以近阳者为

善，应阳者次之，近阳者六五是也，故无不利，应阳者，此爻是也，故无咎。

象曰，剥之无咎，失上下也。

上下谓四阴，三居四阴之中，不与之同党，而独与一阳为应与，是所失者上下之阴，而所得者，上九之阳也，惟其失四小人，所以得一君子。

六四，剥床以肤凶。

初足二辨三床之上，四乃上体居床之上，乃床上人之肤也，剥床而及也肌肤，祸切身矣，故不言蔑贞而直曰凶。

象曰，剥床以肤，切近灾也。

言祸及身，而不可免也。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鱼者，鱼之贯串而相次以序也，宫人，众妾也，以宫人宠者，五君位，为群之长，统领宫人以次进御，而获其宠也，五阴相次，又大象巽，爻变亦巽，为绳，为鱼，贯鱼之象也，艮错兑，为少女，宫人之象，六五居阴长阳消之极，本卦顺而止之，阴顺艮止，故能从乎阳而不剥阳。有贯鱼以宫人宠，反听命于阳之象，此小人之福，而君子之幸也，无不利也。

象曰，以宫人宠，终无尤也。

五以阴剥阳，今率其类以听命于阳，有何过尤。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果者，硕大之果，阳为硕果，艮为果象，艮错兑口，变坤无口，不食之象，舆者载物之车，变坤为舆象，庐者屋宅也，一阳在五阴上，庐象也，盖诸阳消剥以尽，独存上九一爻，故有硕果不食之象，上九爻变则纯阴矣，然阳无可尽

之理，既剥于上，必生乎下，生乎下者，有君子得舆，而为民所載之象，剥于上者，有小人剥庐终无可利用之象。

象曰，君子得舆，民所載也，小人剥庐，终不可用也。

民所載者，民賴之以承載也，庐所賴以安身者也，今既剥矣，終何所用？此必不能安其身，國破家亡，小人無獨存之理，載字從與字上來，不可用，從剥字上來。



復，震下坤上。

復者，來復也，自五月一陰生後陽，一向在外，至十月變坤，今冬至復來，反還于內，故名復也，十一月之卦也，物不可以終盡，剥窮上下，故受之以復，所以次剥。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出者，剛長也，入者剛反也，疾者遽迫也，言出而剛長之時，自一陽至五陽，入而剛反之時，五月一陰生，至九月之剥，猶有一陽至，十月陽變，十一月陽反，皆以漸而長而反，是出入皆不遽迫也，朋者，陰牽連于前，朋之象也，故豫卦、損卦、益卦、泰卦、咸卦，皆陰中爻，三陽三陰牽連，皆得稱朋友也，自外而之內曰來，言陰自六爻之二爻，雖成朋黨而來，然當陽復之時，陽氣上行，以漸而長，亦无咎病也，復之得亨者，以此道猶言路，言剛反而復之道路也，七日来復者，自姤而遁，否觀剥坤復凡七也，即七日得之意，蓋陽極于九，陰極于六，極則反矣，故七日来復也，无疾咎者，復之亨也，七日来復，復之期也，利有攸往，復之占

也，大抵姤复之理，五月一阴生为姤，一阴生于内，则阳气浮而在外矣，至于十月坤，阴气虽盛，而阳气未尝息也，但在外耳，譬之妻，虽为主，而夫未常亡，故十一月一阳生，曰刚反，反者，言反而归之于内也，十一月一阳生而复，一阳生于内，则阴气浮在外，至于四月乾阳，气虽盛而阴气未尝息也，但在外耳，譬之夫虽为主，而妻未尝亡，故五月一阴复生，天地虽分阴阳，止是一气不过一内一外而已，一内一外、即一升一沉、一盛一衰、一代一谢，消息盈虚循环无端，所以言剥言复。

彖曰，复亨，刚反，动而以顺行，是以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刚反，言剥之刚，穷上反下，而为复也，长者，言复之刚，自下进上，濒临泰而至于乾也，以其既去而来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长也，故利有攸往，刚反，言方复之初，刚长，言以复之后，行亦动也，言下体虽震动，然上体乃坤顺，以顺而动，所以出入往来，无疾无咎，天行者，阴阳消息天运之自然也，故反复其道，七日来复，阳刚用事，君子道长，所以利有攸往，见天地之心者，天地无心生之不息者，乃其心也，剥落之时，天地之心，几息矣，今一阳来复，可见天地生物之心，无一息之间断也。

象曰，雷在地中，复，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一阳初复，万物将发生之时，当上下安静，以养微阳，商旅不行者，下之安静也，后不省方者，上之安静也，人身亦然，月令斋戒，掩身是也，以卦体论，阴爻贯鱼，商旅之

象，阳爻横亘于下，闭关之象，阳君不居五而居初，潜居深宫，不省方之象，以卦象论，震为大涂，中开大路，旅之象，坤为众商旅之象，震综艮，艮止不行之象，阖户为坤，闭关之象，坤为方，方之象。

初九，不远复，无只悔，元吉。

不远者，失之不远也，只者，适所以之辞，适者往也，至也，人有过失，必至征色发声而悔悟，此则困心衡虑者也，惟自此心而失之，又自此心而知之，此心而改之，此则不远，即复不至于悔者也，初九，一阳初生于下，复之主也，居于事初，其失不远，能复于善，无至于悔之象，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

为学之道无他，惟知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复者，人欲去，而天理还，修身之要，何以如此。

六二，休复吉。

休者，休而有容也，人之有善，若已有之者也，以其才位皆柔，又变兑体，所以能下其初之贤而复，六二，柔顺中正，近于初九，见初九之复，而能下之，故有休复之象，吉之道也。

象曰，休复之吉，以下仁也。

复初爻，本硕果不食，穷小反下，其核又生仁，所以取此，仁字，复体为仁，初阳复，即复于仁也，故曰以下仁。

六三，频复，厉无咎。

频者，数也，三居两卦之间，一复既尽，一复又来，有频之象，与频巽同，频复者，频失而复也，厉者人心之危也，无咎者，能改过也，不远之复者，颜子也，频复则日月

一至诸子也，六三以阴居阳，不中不正，又处动极，复不固，故有频失频复之象，然当复之时，既失而能知其复，较之迷复者远矣，故当频失之时，虽不免危厉而至于复，则无咎也。

象曰，频复之厉，义无咎也。

此言频复而又频失，虽不免于厉，然能改过，是能补过矣，揆之于义，故无咎。

六四，中行独复。

中行者，在中行也，五阴而四居其中，中之象也，凡卦三四皆可言中，益卦三四皆言中行是也，此爻变震，应爻亦震，震为足，行之象也，独复者，不从其类而从阳也，故孔子以从道象之，六四，柔而得正，在群阴之中，而独能下应于阳刚，故有中行独复之象，曰独复则与休者等矣，盖二此而四应也。

象曰，中行独复，以从道也。

初之象以修身，二曰仁，四曰道，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与道皆修身之事，二比而近，故曰仁，四应而远，故曰道，小象之精极矣。

六五，敦复无悔。

敦者厚也，有一毫人欲之杂，非复有一毫人欲之间，非复敦复者，信道笃，执德坚，不以久暂而或变也，不远复者，善心之萌，敦复者，善行之固，无悔者，反身而诚也，敦临敦复，皆因坤土，六五以中德居尊位，当复之时，故有敦厚其复之象，如是则心与理一，无可悔之事矣，故占者无悔。

象曰，敦复无悔，中以自考也。

考者，成也，言有中德，自我而成其敦复也，不由于人

之意，初乃复之主，二以下仁而成休复，四以从道而成独复，皆有资于初，以成其复，惟五以中德而自成，不资于初，故曰自，无只悔者，入德之事，无悔者，成德之事，故曰考。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坤为迷，迷之象也，迷复者，迷其复而不知复也，坤本先迷，令居其极，则迷之甚矣，以者与也，并及之意，因师败而并及其君，有倾危之忧也，坤为众，师之象也，变艮，大象离，离为戈兵，众人以戈兵，而震动行师之象，国者，坤之象也（详见谦卦），十者，土之成数，不克征者，不能雪其耻也，灾眚者凶也，用师以下，则灾眚之甚，又凶之大者也，复卦何以言行师，以其敦阳也，剥复相综，阳初复，阴极盛，正龙战野之时，曰终有大败者，阳上进，知其终之时，必至于夬之无号也，上六，阴柔复居之终，故有迷复之象，占者得此，凶可知矣，是以天灾人眚，杂然并至，天下之事，无可为者，若行师，则丧师辱君，至于十季之久，犹不能雪其耻，其凶如也。

象曰，迷复之凶，反君道也。

及君道者，反其五之君道也，六五有中德，敦复无悔，六居坤土之极，又无中顺之德，所以反君道而凶。



无妄，震下乾上。

无妄者，至诚无虚伪之谓也，史记，解作无所期望，凡

事尽其在我，而于吉凶祸福，皆委之自然，未尝有所期望，所以无妄也，以天道言，实理之自然，以圣人言，乃心之自然，故有正与不正之分，盖震者，动也，动以天为无妄，动在入则妄矣，复则无妄，故受之以无妄，所以次之。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惟其无妄，所以大通，若处心于妄而不正，则无道，如妄欲徼福，非所谓无妄之福，有过以召灾，而妄欲免灾，非所谓无妄之灾，此皆未免容心于祸福之间，非所谓无妄也，岂不有眚，若贞实无妄之人，则纯乎正理，祸福听自于天，而无苟且幸免之心矣。

彖曰，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动而健，刚中而应，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本卦大畜无妄二卦相综，刚自外来，大畜上卦之艮，来居无妄下卦之为震，刚自外来，作主于内，内动而外健，故大亨，刚中而应柔中，故正，至诚乃天命之实理，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故曰元亨利贞，倘若有人欲之私，则反身非诚非正，非天命实理，其欲往，岂能得手，是以天命不祐，有灾眚而不利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与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

茂者盛也，物物皆对时而育之，所欲者极其盛大，非止一物也，即如雷地豫之殷也，对时者，因雷发生，万物对其所育之时也，譬如孟春牺牲，母用牝之类，天下雷行震动，发生一物各具太极，是物物而与之无妄者，天道之自然也，茂对时欲物，樽即爱养，辅相裁成，使物物各遂其无妄之性者，圣人之当然也。

初九，无妄，往吉。

爻与彖辞不同，爻以一爻之定体而言，彖以全体相综大畜而言，九以阳刚之德，居无妄之初，有所动，所谓动以天也，且应爻亦刚，无系恋之私，是一感一应，纯乎其诚矣，何吉如之，故占者往则吉。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诚能动物，何往而不遂其心志。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耕者，春耕也，获，秋收也，菑，田之一岁，垦而方成，畲者，田之三岁，垦而已熟者，不耕获，不菑畲，不方耕而望其获，不方莠即望其畲，此所谓其道不计其功也，六二柔顺中正，当无妄之时，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此象，言虽为于前，而无所望于后，如此则利有所往也，圣人之学，进德修业，尽其理之当然，穷通得丧，听其天命之自然，修身俟命，此正所谓无妄也，初为地位，二为曰，震东，春耕之象，震为禾稼，中爻艮手，获之象，震动，中爻巽入，菑畲之象。

象曰，不耕获未富也。

言未有富之心也，此富字虽曰未有此心，然亦本于象，盖巽为市利，小畜上体乃巽，小象曰，不独富也，此卦中爻巽，曰未富者，未入巽之位也。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本卦大象离，爻又变离，离为牛之象，中爻巽为绳，又艮为鼻，绳系牛鼻之象也，震为足，行之象也，三为人位，人在震之大涂，行人之象也，三居坤土，得称邑，又居人位，邑人之象，此爻居震动之极，牛失之象，又变离错坎，

坎为盗，亦牛失之象，或者，假设牛之意，以明无妄之灾，乃六三，即邑人也，六三阴柔不正，故有此象，言或系牛于此，乃邑人之牛，牛既有所系，本不虑其失，但偶脱所系，而为行人得去，而邑人即有失牛之象，亦适然不幸，其非自己有以致之，故为无妄之灾。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灾也。

行人得牛而去，邑人无意中失牛，故为无妄之灾，得牛无妄之福，邑人灾，是即无妄之祸也，爻辞单言无妄之灾，小象言邑人之灾，行人得牛去，此失彼得，祸福本相因也，字颇有趣。

九四，可贞无咎。

可者当也，九四阳刚健之体，其才亦可以有为者，但下无应与，乃无所系恋而无妄也，占者但宜守此无妄之正道，则无咎也，若妄动又不免有咎矣。

象曰，可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者，本有也，无应与，则无系恋而无妄。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五变则中爻成坎，坎为心病之症状，中爻巽木，艮石药之象，中爻巽综兑悦喜之象，意外之变，虽圣人亦不能无，但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来则照而去不留，无意必固我之私，是以意外之来，犹然是无妄之疾。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而下应，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此仍不免有疾，乃真无妄之疾，不当得病而得者，故可勿药而愈。以致有喜也。

象曰，无妄之药，不可试也。

试者，尝验之也，无妄之疾，勿药者，以无妄之药，不可尝也，若尝而攻治，则反为妄，而生疾矣，故不可轻试其

药，止可听其自愈，九五刚中，中刚则外物不得而伤之，禹征有苗，犹为多事。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下应震足，行之象也，九非有妄，但时位穷极不可行耳。

象曰，无妄之行，穷之灾也。

无妄未有不可行者，以时位俱穷而不当位，故不当行也。



大畜，乾下艮上。

大者，阳也，其卦乾下艮上，以阳畜阳，所畜之力大，非如巽，以阴畜阳之小，故曰大畜，又有蕴畜，畜正二义，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所以次无妄。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中爻兑口在外，四近于五之君，尝食禄于朝，不家食之象，本卦大象离，故彖辞曰，辉光日新者，因大象离也，离错坎，又象颐有饮食自养之象，因错坎水，中爻震木，所以有涉大川之象，本卦错萃，萃大象坎，若以卦体论，四五中空，有舟象，乾健，应四五上进，有舟行前之象，应乎天者，以卦德论其理也，彖辞爻辞皆各取其义不同，贞者正也，利于正道，如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是也，吉者，吾道之大行也，言所蕴畜者，皆正，则畜极而通，当食禄于朝，大有作为，以济天下之食也。

彖曰，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养贤也，利涉大川，应乎天也。

此卦以卦德卦综卦体释卦名卦辞：刚健者，内而存主也，

笃实者，外而力行践履也，刚健，无一毫人欲之阴私，笃实无一毫人欲之虚假，则暗然日章，光辉宣著，其德自日新又新，所以积小而失大，以成其畜也，其名大畜者在此，刚健乾象，笃实艮象。二体相合离象，故又言辉光日新，刚上者，大畜综无妄，无妄下卦之震上，而为大畜之艮也，上而为艮，则阳刚之贤在上矣，是尚其贤也，止健者，止居上而健居下，禁民之强暴也，此二者，皆大正之事，所以利贞，若以止健为止，阳刚君子，则又非大正矣，养贤者，食禄以养贤也，应天者，下应乎乾，天者，时而已矣，既负蕴畜之才，又有乾健之力，所以当乘时而出，以济天下之险难，惟刚上，则贤人在上，故能尚贤，又能成艮而止健，故兑口在外卦，而食禄于外，是以六五得中，而应乎乾，此四者，皆卦综刚上之功也。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天者，一气而已，气贯乎地，地附乎天，云雷皆地出，故凡地下皆是天，故曰天在山中，多识，即大畜之意，乃知之功夫也，古贤之嘉言善行，皆理之所在，皆古人之德也，君子多识之考迹，以亲其用，察言以求其心，则万里会通于我，而我之德大矣，此君子体大畜之功也，中爻震，足行之象，兑口言之象。

初九，有厉，利已。

乾三阳为艮所畜，故内外之卦，各具其义，已者止也，厉者不相援而反相济，排危厉之道，初九阳刚乾体，志在必进，然当大畜之时，为六四所畜止，不得自伸，故往则有危，惟止则不取祸，教占者必利于止也。

象曰，有厉利已，不犯灾也。

灾即厉也，止而不行，则不犯灾矣。

九二，舆说（脱）辐。

乾错坤为舆之象，中爻兑为毁折，脱辐之象，舆赖辐以行，脱则止而不行矣，九二，亦为六五所畜，以有中德，能自止而不进，故有舆说辐之象，占者凡事不冒进，则无患矣。

象曰，舆说辐，中无尤也。

惟有中德，故无妄进之患。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日闲舆卫，利有攸往。

此爻取蕴畜之义，乾为良马之象，中爻震为作足之马以位于前，两马因震动而追逐，遇艮而止，良马逐，遇艰贞之象也，乾为言，中爻兑口，曰之象，乾错坤，舆之象，阴爻两列于前，卫之象，良马逐者，言用功如良马追逐之速，即终日乾乾也，闲者杂也，闲舆卫者，习其车舆与防卫，以求往乎天衢也，盖九三以阳居健体之极，当大畜之时，正多识前言往行，用功不已之时，故有良马逐之象，然恐其过刚锐进，遂为人畜止，故利于艰难正固，以谋以行，以图待时，故有闲舆卫之象，如是自然畜极而通，利有所往矣，以人事言，君子不当家食，应以一身任天下之重，以仁义忠信，涵养其刚健笃实之德，于未用之时，以待时而动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上合志者，谓上九之志与之相合也，三与上九，情虽不相孚，然皆居二体之上，其志皆欲畜极，而通应与相合，所以利有攸往也。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童者，未角之称，牯者，施横木于牛角，以防其触，此

爻变离，离为牛，牛之象也，艮本少，又应初，童牛之象，变离错坎，桎之象也，艮手震木，手持木而施之角，亦桎之象也，六四艮体居上，当畜乾之时，与初相应，畜初者也，初以阳刚居卦之下，其势甚微，于此止之，为力甚易，故有桎童牛之象，古者如此则止，用力少而成功多，大善而吉之道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上不劳于禁制，下不伤于刑诛故可喜，四正当兑口之悦，喜之象也。

六五，豮豕之牙吉。

本卦大象离，离错坎，豕之象也，五变中爻，又成离矣，豮者牯也，腾也，乃走豕也，与童牛之句同例，桎字与牙字同，中爻震足性动，豮之象也，牙者埤雅云以代系豕也，乃栈牙非齿牙之牙也，牙者桩之栈牙也，盖以丝系矢曰戈，故从戈，所以绳木曰栈，变巽为绳，系之象也。巽木栈之象也，言以绳系走豕于栈牙也，六五，以柔中居尊位，当畜乾之时，畜乎其二者也，故有豮豕之牙象，占者如此，则强暴梗化者，自屈服矣，故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庆即喜，但五君位所畜者大，故曰庆，即一人有庆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何，荷也，负担也，四达谓之衢，何天之衢者，一担挑起天衢之谓也，以人事言，天衢乃国家政事之大道，上九一阳二阴，负荷之象也，上为天位，天之象也，艮综震为大涂，衢之象也，盖畜之既久，其道大行，正不家食而担负廊庙之重任，涉大川，担当国家之险阻，此其时矣，故有何天之衢者象，亨通必矣。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者，不家食，涉大川，无往而莫非亨也，“道”即“衢”。



颐，震下艮上。

颐，口旁也，口食物以自养，故取养义，上下二阳，内含四阴，外实内虚，上止下动，故名为颐，物畜，然后可养，故之颐名。次大畜。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此卦大象离目，观之象也，阳实阴虚，实者养人，虚者求人之养，自求口实者，自求养于阳之实也，震不求艮，艮不求震，惟自求同体之阳，故曰自求，爻辞见之。

象曰，颐贞吉，养正则吉也，观颐，观其所养也，自求口实，观其自养也，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

观其所养者，观其所以养人之道正不正也，指上下二阳言也，观其自养者，观其求口实以自养正不正也，指中间四阴而言，此卦颐，原从口无养德之意，惟颐养得正，则养德即其中矣，不但养人自养，以至天地圣人，养万物养万民，无非养之所在，即曰颐之时。

象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

帝出乎震，万物得养，而生成，言乎艮，万物得养而成，君子慎言语以成其德，节饮食以养其体，言语饮食，动之象，慎也节也，止之象。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大象离，龟之象，应爻艮正，中空灵龟，止而不食，服气空腹之象，朵者垂朵也，震反生，朵之象，垂下其颐，以垂涎，乃欲食之貌也，尔者四也，我者初也，灵龟以静止为养，朵颐以震动为养，故尔四而我初，大众离目，又观之象，初九阳刚，乃养人者也，但其位卑下，不能养人及民，又乃动体，当颐养之初正，上止下动之时，惟知有口体之欲，舍六四而不养，故有舍尔灵龟，观我朵颐之象。饮食人贱，函之道也。

象曰，观我朵颐，亦不足贵也。

饮食之人，则贱之，故不足贵。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者，顶也，指外卦，拂者除，去也，违悖之意，诸爻皆求养于同体之阳，不从应与，故有颠拂之象，颠颐者，求养于上也，拂经者，违悖养于同体之常经也，山阜曰丘，上之高者，艮之象也，于丘颐者，求养于外，即颠颐也，函者，求食于权门，必见拒而取羞也，六二阴柔不能自养，必待食于阳刚，然震性妄动，不求养于初，而求养于外，则违养道之常理，而行失其类矣，故教占者，当求养于初，若于丘颐，不惟不得其养，而往则凶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类也。

养之道，各从其类，二三养于初，四五养于上，今二颠颐，往失其类矣，行者，震足之象也。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者，违拂所养之道，不求养于初，而求养于上之止应也，贞者正也，上乃正应，亦非不正也，十年者，中爻坤土

之成数也，勿用者，不得用其养也，口容止，所以下三爻，养于动者，皆凶，上三爻养于止者，皆吉，六三，阴柔不中正，木乃动体，至三则动极而妄动矣，故有拂颐之象，占者得此，虽正亦凶，至于十年之久，理极数穷，亦不可往，其凶至此也。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震为大涂，道路之象也，大悖即拂颐。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颠颐者，求养于上九，艮为虎，虎之象，变离为目，视之象，眈者视近而志远大，视下卦眈也，志上卦眈也，故曰眈眈，阴者，人欲之象，人人欲重叠进逐而来，故云逐逐，六四当颐养之时，求养于上，故有颠颐之象，乃求养得其正为者也，上施养于四，四卒得其养矣，故又有眈逐之象，虽至欲之逐逐，然养得其正，无咎之道也。

象曰，颠颐之吉，上施光也。

施，及也，布散惠与之义（详见乾卦，云行雨施），言上养及于四，光者，艮，笃实光辉，其道光明也，变离日，亦光之象也。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拂经者，五与内卦为正应，亦如二之求养于上，违悖养于同体之常道也，故二五皆言拂经，居者，静以守之也，贞者求养于同体之阳，乃任贤养民之正道，吉者恩，不自出而亦能养人也，不可涉大川者，言不可自用以济人也，涉川必乾刚五柔，故不可涉，六五居尊，能自养人者也，但阴柔不正，无养人之才，又与内卦为正应，故亦有拂经之象，然养贤及民，君道之正，故教占者，顺以从上，守此正道则吉，

不可不量己之力而当济人之任也，五君也，上臣也，六柔而九刚，必待养于同体之阳，以君而待养于臣，故曰拂经。

象曰，居贞之吉，顺以从上也。

中爻坤顺，故曰顺，言顺从上而养人也。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者，从也，九以阳刚居上位，是天下之养，皆从上九以养之也，厉者，责高任重，上而知君赖我以养，恐专权僭逼，而此心无一事之或忽，下而知民由我以养则握发吐哺，而此心无时之或宁也，吉者，厉而后吉也，利涉大川者，上九阳刚足以养人，又居尊位，足以济天下之险难也。

象曰，由颐利吉，大有庆也。

上下皆得所养，下之庆，亦君上之庆也，故曰大。



大过，巽下兑上。

大过，大者，阳也，阳过于阴也，泽本润木者，今乃淹没其木，是大过矣，四阳居中过盛，故名大过，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栋，梁上屋脊之本，本曲曰桡，本末弱而栋不正，有如木之曲也，大象坎，坎为栋，为矫揉，栋桡之象，利有攸往亨者，以卦体卦德言。

象曰，大过，大者过也，栋桡，本末弱也，刚过而中，巽而说行，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大矣哉。

阳大于阴，大者过，故名大过，本谓初，末谓上，弱者

阴柔也，古人作字，皆从本来，木不加一画，阳取枝叶向荣故为本，木上加一画，阴取枝叶向荣，故为末，刚过者，四阳也，而中者，二五也，三四亦可言中，故复卦四，曰中行，益卦三四皆曰中行也，巽而悦行者，内巽而外行之，以悦也，若以人事论，体质本是刚毅，足以奋发有为，而又用之以中，占者无咎矣。

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不惧，遁世无闷。

泽灭木，大过之象，君子以下大过之行也，非达则不惧，穷则闷也，穷亦有独立不惧之时，不惧者，不求同俗，而求同理，天下非之而不顾也，无闷者，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举世不见知而不悔也，此必有大过人学问义理，见得明有大过人操守，脚根立得定，方干得此事。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藉者，荐也，承荐其物也，因上承四刚，故曰藉，茅者草也，巽阴木，为茅，故泰卦变巽，曰茅，否卦大象巽，亦曰茅，巽为白茅之象，无咎者，敬慎不败也，初六，富不过之时，阴柔已能顺矣，又居巽之下，则慎而又慎者也，亦如物不藉诸地，而有所藉，可谓慎矣，而又藉之以茅，茅又用夫曰，白为至洁之物，是慎之大过者也，故有此象，然慎虽过，以其居大过之初，虽大过而不过，故刚柔相济，过而不过，可以成生育之成矣，故占者无往不利。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阴柔居巽之下。

而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巽为杨，杨之象也，木生于泽下者，杨独多，故取此象，杨乃木之弱者，四杨之刚，皆同为木，但二五近木末之

弱，故以杨言，曰枯者，取大过平时之义，故二五皆言枯也，至三四，则成乾之坚刚，故言栋，稊木稚也，二得阴在下，故言生稊，稊者，下之根生也，五得阴在上，故言生华，生华者上之枝生也，根生，则生生不息，枝生则无生意矣，下卦巽错震，长男也，老夫之象，故称老夫，老夫者，再娶之夫也，应爻兑，兑乃少女也，女妻之象，故称女妻，女妻者，未嫁而幼也，九五，兑错艮少男也，士夫之象，故称士夫，士夫乃未娶者，应爻巽为长女，老妇之象，故称老妇，老妇者，已嫁而老者也，九二阳刚得中，当大过之时，而应于少女，故取诸物，有枯杨生稊，取诸身，有老夫得其女妻之象，可以成生欲之功矣，故占者无不利。

象曰，老夫女妻，过以相与也。

此庆幸之辞，言杨方大过之始，得少阴以之相与，则刚不过于刚，德性本是巽顺，足以深入乎义理，而又行之以和，不拂乎人情，所以利有攸往，乃亨，大过之时者，言人于大过之时，行大过之事，适其时，当其事也，如尧舜禅受，汤武放伐，虽其事，而过乎理是也，盖无其时，不可过有其时，无其才，亦不过也，故叹其大，与颐坎革同。

九三栋桡凶。

变坎为栋，又木坚多心，栋之象也，因坎，三四皆以栋言，因巽二五皆以杨言，文王栋桡，本末皆弱，周公栋桡，因初之弱，九三居内卦下阴居弱，则上不正，故有栋桡之象，占者之凶可知矣。

象曰，栋桡之凶，不可以有辅也。

同体之初，虚弱无补助也。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变坎，亦有栋象，隆者，隆然而高起也，它者，初也，三四皆栋，四居外卦，阴虚在上，非如三之阴虚在下也，上虚下实，则有所承载，故有栋隆之象，占者固吉矣，然下应乎初，若以柔济之，则过于柔矣，其栋大不能隆，吝之道也，故又戒占者以此。

象曰，栋隆之吉，不挠乎下也。

因外卦，虚在上，实在下，所以不挠，故曰不挠乎下也，不可以有辅者，下虚故也，不挠乎下者，下实故也。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兑综巽，又杨之象也，生华者，杨开花则散漫，终无益于枯也，老夫士妇，（详见九二下）九五，以阳刚应乎过极之长女，乃时之大过，而不能生育者也，故有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之象，占者得此，揆之于理，虽无罪名，而老妇反得士夫，亦非配合之美矣，安得又有誉哉。

象曰，枯阳生华，何可久也，老妇士夫，亦可丑也。

何可久，言终散漫，亦可丑，言非配合，不惟不能成生育之功，而配合非宜，亦可丑也。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顶者，首也，变乾为首，顶之象也，当过之时，遇兑泽之水，过泽之象也，泽水在首，灭，没之象也，以二阴论之，初藉用白茅，大过于顺者也，以其居卦之初，故不凶而咎，上过涉灭顶，大过于济者也，以其居卦之终，故有凶而咎矣，上六处大过已极之时，勇于必济，有冒险过涉之象，然才弱不能以济，故又有灭顶之象，过泽灭顶，以杀身矣，占者必凶。然不避艰险，慷慨赴死，杀身成仁之壮举，故其义无咎。

象曰，过涉之凶，不可咎也。

无咎者，上六本无咎也，不可咎者，人不得而咎之也，以人事论，过涉之凶，虽不量其浅深以取福，然自死难之节，而无苟免之羞，论其心不论其功，论是非，不论利害，人不得而咎之矣。



坎，坎下坎上。

坎，埴也，习，重习也，其卦一阳陷于二阴之中，此坎陷之义，坎为水者，四阴土坎也，二阳，坎中之水也，天一生水，所以象水也，上坎下坎，故曰重险，物不可以终通，故以坎继之。

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维者，系也，尚者，有功可嘉尚，身在坎中，所可自主者，独此心耳，人之处险，占得此者，能诚信以维系于其心，安于命，义而不侥幸苟免，则此心有主，利害祸福，不能撓动，是以脱然无累，而享矣，由是动察时势，惟取必于理而行之，故可出险有功，所以行有尚，九二九五，中实有孚之象，陷于坎中，而刚中之德自若，维心亨之象。

象曰，习坎，重险也，水流而不盈，行险不失其信，维心亨，乃以刚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丘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险之时用，大矣哉。

此卦一阳居中，上下皆险，故曰习坎，水流不盈者，足此通彼，未尝泛滥而盈满也，行险即水流，以其专赴于壑，故云行险，行此险陷，未尝失其不盈之信，是天下之有孚

者，莫过于水矣，故教占者有孚，刚中者，二五阳刚在内，则以理为主，光明正大，而无一毫行险之侥幸之私，所以亨也，故蒙卦比卦皆坎，皆曰以刚，中心亨，则洞见乎事机之变，自可以拯溺亨屯，出险而有功也，盖有主于内者，理不足胜私，则推行于外者，诚必不能动物，故刚中，则心亨，心亨则往有功，而出险矣，此内外功较之自然也，天险者，无形之险也，地险者，乃有形之险也，设置之险也，无形而欲其有形，大而京师都会，则披山带河，据其形胜以为险，小而一群一邑，则筑城筑池，据其高深以为险，此则在人之险，因无形而有形，欲其与天地同其险者也，坎为月之象，错离日之象，中爻震雷之象，错巽风之象，日月风雷，故曰天险，四坤土地之象也，中爻艮，土山丘陵之象，本卦坎川之象，九五居尊位，王公大人之象，中爻艮土，固守之象，坤土中，空国之象，故益卦三阳三阴，而曰为依迁国，时用者，时有用也，险之为用，上极于天，下极于地，中极于人，故以大矣哉赞之。（与睽蹇卦同）

象曰，水洊至，习坎，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

洊，再至也，下坎，内水之方至也，外坎，外水之洊至也，水洊习，则恒久而不已，是天下之有恒者，莫如水也，君子体之，常德行也，以此进德也，习教事者，以此教民也，德行常则德可久，教事习则德不倦矣。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者，坎中，小坎，傍入者也，水性本下，而又居卦之下，坎体，本陷，而又入于窞，则陷中之陷矣，初六阴柔，居重陷之下，其陷益深，故有在习坎，而又入坎窞之象，占者如是，则终于沦没，而无出险之期，凶可知矣。

象曰，习坎入坎，失道凶也。

刚中维心孚，出险之道也，今阴居重险之下，则与刚中，维心孚相反，失出险之道矣，所以凶。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有险，则止于险而已，非初与三，入坎窞之甚矣，中爻震错巽，巽为近市利，求得之象也，故随卦，中爻巽，亦曰随，有求得变坤，阳大阴小，求小得之象也，桎九二处于险中，欲出险而未能，故为坎，有险之象，然刚得中，虽亦有孚，维心但在险中，仅可求小得而已，若出险之大事，则未能也。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未出险中。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者往也，来之者，来往也，内外皆坎，来往之象，下坎终而上坎继，坎坎之象，故乾九三，曰乾乾，中爻震木，横于内，而艮止不动，枕之象也，险且枕者，言面临乎险，而头枕乎险也，初与三，皆入坎窞，而二止言有险者，二中正，初与三，不中正也，勿用者，言终无出险之功，无所用也，六三阴柔，又不中正，而利重险之间，故其来也，亦坎往也，亦坎，盖往则上坎在前，是前遇乎险矣，来则下坎在后，是后又枕乎险矣，前后皆险，将入于坎之窞，而不能出，故有此象，占者得此宜勿用之也。

象曰，来之坎坎，终无功也

处险者，以出险为功，故曰终无功，与往有功相反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簋，竹器，贰，副也，缶瓦器，所以盛酒酱者，可以为乐

器，一樽之酒，貳簋之食，乐用瓦缶，皆菲薄至约之物也，纳约自牖者，自进于牖下，陈列此至约之物而纳进之也，四变中爻巽木离中虚，樽之象也，坎水，酒象，中爻震，簋象，又离明为牖象，盖六四柔顺得正，当国家险难之时，近九五刚中之君，刚柔相济，其势易合，不必繁文缛介之礼仪。故有简约相见之象，占者如此，庶能谋出险之计，始虽险陷，终得无咎矣。

象曰，樽酒簋贰，刚柔际也。

刚五柔四，际者，相接际也，五思出险，而下求四，思出险而上交，此其情易合，而礼薄亦可以自通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祗，水中小渚也，诗宛在水中坻是也，坎不盈者，坎水犹不盈满，尚有坎也，平者水盈而平也，坻即平，则将盈而出险矣，坎不平者，见在之辞，坻既平者，逆料之辞，言一时虽未平，将来必平也，无咎者，言由险而太平也，九五犹在险中，以地位言，故有坎不盈之象，然阳刚中正，其上止有一阴，计其时亦将出险矣，故又坻既平之象，若未平，未免有咎，既平则无咎也。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中者，中德也，未大者，时也，中德虽具，而值时之艰，未大其显施而出险也。

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缚也，徽纆皆索名，三股曰徽，二股曰纆，此爻变巽，巽为绳，又为长，徽纆之象也，寘者置也，囚禁之意，坎为丛棘之象也，今囚罪人之处，以棘刺围墙是也，言缚以徽纆，又囚之于丛棘之中也，三岁不得者，言时之久，而不

得脱离者，坎错离三之象也，上六以阴柔居险之极，所陷益深，终无出险之期，故有此象，占者有此，死亡之祸不能免，故凶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岁也。

道者，济险之道，即有孚，维心以刚中也，今阴柔失此道，所有三岁不得之凶也。



离，离下离上。

离者，丽也，明也，一阴附丽于上下之陷，离明之象也，离为火，火无常形，附物而明，所谓以薪传火也，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火中虚而暗以其阴也，水中实而明以其阳也，有明必有暗，有昼必有夜，理之常也，所以次坎。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六二居下离之中则正，六五居上离之中则不正，故利于正而后亨，牛顺物，牝牛则顺之至也，畜牝牛者，养顺德也，养顺德于中者，正所以消其炎上之燥性也，故吉。

彖曰，离丽也，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五为天位，故上离有日月丽天之象，此以气丽气者也，二为地位，故下离有百谷草木丽之象，此以形丽形者也，丽附物，故有气有形，重明者，上下离明也，上下君臣皆丽乎正，则可以化成天下，而成文明之俗，柔丽乎中正者，分言之，六五丽乎中，六二丽乎中正也，总之柔皆丽乎中正也，

所以利贞而后亨，当畜牝牛，养其柔顺中正之德，而后吉也。

象曰，明两作离，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

作者起也，两作者，一明而两作也，言今日明，明日又明也，继明，如云圣继圣也，以人事论，乃日新又新，缉熙不已，照于四方者，光被四表也，大人以德言则圣人，以位言则王者，其所谓明者，内而一心，外而应事接物皆明也，是以达事理，辨民情，天下之邪正得矣，皆德而见之，不必以察为明，而明照于四方矣，重明者，上下明也。继明者，前后明也，彖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两作，皆君也，故以继明言之。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者，行也、进也，错者，杂也、交错也，诗传曰：东西为交，邪行为错，本爻阳刚，阳性上进，本卦离火，火性炎上，皆有行之象，故曰履，又变艮，综震足，亦履之象也，艮为径路，交错之象也，错然者，刚则燥，明则察，二者交错于胸中，未免东奔西走，惟敬以直内，则安静而不燥妄，主一而不过察，则敬者医错之药也，故无咎，无咎者，刚非躁，明非察也，初九以刚居下，而处明礼，刚明交错，故有履错然之象，惟敬则无此咎矣。

象曰，履错之敬，以辟咎也。

避者，回也，敬则履错之咎皆回避矣。

六二，黄离元吉。

黄中色，坤为黄，离中爻，乃坤土，黄之象也，离者，附丽也，黄离者，言丽乎中也，即柔丽乎中正也，以人事论，乃须以存心，而不邪侧，顺以处事，而不偏倚是也，吉者

无处而不当也，八卦正位，离在二，故元吉，六二，柔丽乎中，而得其正，故有黄离之象，占者得此，大吉之道也，故元吉。

象曰，黄离元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以成中德，所以凡事无过而元吉。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变震为鼓，鼓之象也，离为大耋，又中虚，缶之象也，中爻兑，歌与嗟之象，缶乃常用之物，鼓歌者，乐其常也，人寿八十曰耋，喜则歌，忧则嗟，嗟者歌之反，重明之间，前明将尽，后明当继之时也，故有日昃之象，然盛衰倚伏，天运之常，人生至此，乐天知命，鼓缶而歌，以安日用之常分可也，此则达者之事，若不能安常以自乐，徒戚戚于大耋之嗟，则非为无益，适自速其死矣，何凶如之，故戒占者，不当如此。

象曰，日昃之离，何可久也。

日既倾昃，其明岂能久。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突者，灶突也，离虚，灶突之象也，突如其来，如者，下体之火如灶突而炎上也，火性炎上，三之火既上于四，而不能四于其三，四之新火又发，五得中，居尊，四之火又不敢于五，上下两无所咎，则火止于四而已，故必至于焚如，死如成灰弃如，而后已也，如者，助语辞，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来，此来而下者也，火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此来而上者也，来而下，必至坎灶而后已，来而上，必至死弃而后已，四不中正，当两火交相接之时，不能容于其中，故有此象，占此者凶也。

象曰，突如其来如，无所容也。

三爻上而不能反，三不能容也，五居尊而不敢犯，五不能容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沱涕貌，离错坎，涕若之象，又加忧戚之象，中爻兑，口嗟之象也，出涕沱若者，忧惧之徵形于色也，戚嗟若者，忧惧之发于声也，二五皆以柔丽乎刚，二之辞安，五之辞危者，二中正，五不正故也，六五以柔居尊，而守中，有文明之德，然附丽于强刚之间，若不恃其文明，与其中德，能惟惧如此，然后能吉。占者宜戒之如此也。

象曰，六五之吉，离王公也。

王指五爻，公指上九，离王公者，言附丽于王之公也，王与公相丽，阴阳相资，故吉，不言四者，四无容，而上九能正邦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王指五，离为日，王之象也，用者，用上九也，五附丽于上九用之象也，有嘉者，嘉上九也，即王三锡命，折首获匪其丑，即可嘉之事也，离为戈兵，变震为动，出征之象，王用上九专征，可谓宠之至矣，为上九者，若不分而俱杀之，是火炎昆岗，安得可嘉，又安得无咎，折首者，折取其魁首，即歼灭渠魁也，获匪其丑者，执获下及小丑，即胁从罔治也，乾为首，首象阳，丑象阴，明夷外卦错乾，故为大首，本乾阳，且离为上稿，折其首之象也，本卦阳多阴少，阴乃二五君臣，无群小之丑，获匪其丑之象，无咎者，勇足以折首，而仁及于小丑也，上九以阳刚之本，故有王用出征，有嘉之象，又当至明之极，首从毕照，故又有出征，惟

其首，不及于丑之象，乃无咎之道也。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之为言正也，寇贼乱邦，故正之，六五上九用人，上九明于人之罪恶，若非上九之明，则玉石之焚矣，若非六五之明，则上九有故纵反者之咎矣，故正邦也，言五之用九，非穷兵黩武，但取正邦，不宜多所杀戮也。

周易下经



咸，艮下兑上。

咸者，感也，男女皆相感，艮为少男，兑为少女，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艮止则感之深，兑悦则应之至，此咸之义也，天地万物之本，男女人伦之始，上经首乾坤者，天地定位也，下经首咸恒者，山泽通气也，位欲其对待而分，系辞，天地定位，一条是也，故天地分为二卦，气欲其流行而合，系辞刚柔相摩一条是也，故山泽合为一卦。

咸亨，利贞，取女吉。

八卦正位，艮在三，兑在六，艮属阳，三则以阳居阳，兑属阴，六则以阴居阴，三为艮之主，六为兑之主，男女皆得其正，所以利亨贞。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止而说，男下女，是以亨利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感者，感而应也，二本卦二体，初阴四阳，二阴五阳，三阳六阴，皆阳感而阴应，阴感而阳应，故曰感也，取其交

相感之义，凡天下事，无心以感之寂也，有心以感之私也，非皆所感也，惟感之至公，无所容心于其间，则无不感矣，故卦去其心，而彖加其心，柔上而刚下者，本卦综恒，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咸速也，恒久也，柔上者，恒下卦之巽，上而为咸之兑也，刚下者，恒上卦之震，下而为咸之艮也，二气者，山泽之气也，因二气刚柔，一上一下，刚感而柔应之，柔感而刚应之，即山泽之通气也，故恒卦亦曰上下相与，此感之所亨也，止而说者，人心悦易失正，惟止而说，则无狐情纵欲之私，此所以利贞也，男下女者，以艮之少男，下于兑之少女也，凡婚姻之道，无先男者，必女守贞静，男先下之，则为得男女之正，此所以取女吉也，化者，气化，生者形生，万物化生者，天地以气感万物，而万物无不通也，和者无乖戾，平者无反侧，圣人以德感天下，而天下无不通也，观其所感者，由感通之道，引而伸之也，寂然不动者性，感而遂通者情，天地万物之情，不外此感通也。

象曰，山上有泽，咸，君子以虚受人。

泽性润下，土性受泽之润，有以感乎山，山之虚，有以受乎泽，咸之象也，虚者，未有私以寔之也，受者，受人之善也，人之一心，寂然不动，感而遂通者，虚故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沛然若决江河矣，苟有私意以寔之，则先入者为主，而感通之机窒，虽有至者，将拒而受矣，故山以虚，则能受泽，心以虚，则能受善。

初六，咸其拇。

拇，足之大指也，艮综震，足之象，故以拇言之，以理论，初在下，亦拇之象，咸其拇，犹言咸以其拇也，拇岂能感人，特以人身形上下之位，象所感之深浅耳，六爻皆然，

初六，阴柔又居在下，当感人之时，志虽在外，然九四说之，初六止之，特有感入之心，而无感入之事，故有感其拇之象，所以占者无吉凶。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外者，外卦，初与四为正应，所感虽浅，然视其拇之动，则知其心志已在外卦之九四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腓足肚也，拇乃肢体之末，离拇升腓，渐进于上，则较之咸其拇者，甚感不甚浅矣，凶者，以上应九五而凶也，感皆主于动，但九五君位，岂以妄动以感之，故凶居者，非寂然不动也，但不妄动耳，盖此爻变巽为进退，且性入，上体兑说，情悦性入，必不待其求而感，若居则不感矣，不感则不变，尚为艮体之止，故设止居吉之戒，六二阴柔当感人之时，咸之渐进，故有咸其腓之象，然上应九五，不待其求而感之，故占者不免于凶，若安其居以待上之求，则得进退之道而吉矣，故又教占者以此。

象曰，虽凶居吉，顺不害也。

顺者，中正柔顺之德也，不害者，不害其感也，言居者，非戒之以不得相感也，盖柔顺之中，德本静而不动，而居而守，是德不至有私感之害也。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咎。

股者，髀也，居足之上，股之下，不能自由随身而动者也，中爻为巽股之象，执者固执，专主也，执其随者，股乃硬执之物，固执而惟主于随也，以阳而从阴，乃为君子而悦小人之象，固不无羞吝，九三以阳刚之才，而居上之上，是宜自得其正道，以感于物矣，然所居之位，应于上六，阳好

上而悦，阴上居悦体之极，三往而从之，故有咸股执随之象，占者以是而往，羞吝之至也。

象曰，咸其股，亦不处也，执在随人所执下也。

处者居也，艮止，处之象，亦不处者，如阴柔之初与二，不自处而进以随其应也，以阳刚而随阴柔，悦小人之富而从之，是所执守者卑下，可羞者也。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憧往来貌，由内卦而感外卦曰往，由外卦而感内卦曰来，四变，上下成坎，中爻成离之突如其来如，往来坎坎之象，中爻三阳牵连，朋友象，朋从尔思者，三四五之阳，共从乎心于所思之阴柔正应也，四居股上脢下，乃心也，思之象，心统百体，故可兼三五而称朋，盖九四乃心，为感之主，以阳居阴而失正，又应乎初之阴柔，不免悔矣，故必正而固，廓然大公，物来思应，则吉而悔亡，而无不感，若此心憧憧往来，惟从乎尔之所思，则溺于阴柔，不能正大光明，则感应之机窒，悔随之矣。

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

不正不感，则有害贞，则未为感之害也，往来于心者，皆阴私，又岂能正大光明。

九五，咸其脢，无悔。

脢，背脊肉也，不动者也，九五以阳居悦体之中，比于悦体极之上六，阴阳相悦，则九五之心志，惟在此未而已，所以不能感物，亦由脢之不动也，故有咸其脢之象，悔生于动，而感则亦无悔矣，故占者，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末者上六也，九五不应二而志六者，二艮体止而不

动，六居悦体之极，五与阳刚比而近之故也。

上六，咸其辅颊舌。

辅者，口辅也，近牙之皮肤，与牙相依，所辅相齿牙之物，故曰辅颊，两旁也，辅在内，颊在外，舌动则辅应，而颊从，三者相须用事，皆所以言者。

象曰，咸其辅颊舌，滕口说也。

滕，张口驳辞貌，见说文，口说岂能感人。



恒，巽下震上。

恒，久也，男在女上，男动于外，女顺于内，人理之常，故曰恒，又见彖辞，皆恒之义也，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言夫妇皆老，终身不变者也，盖感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乃男女交，感之义也，恒长男，在长女之上，男尊女卑，乃夫妇居室之常，论交感之情，则少为亲切，论尊卑之序，则长当谨严，所以次咸。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亨，非可恒之迫，为有咎矣，如君子恒于善，故无咎，小人恒于恶，焉得无咎，然恒亨而后无咎何也？盖恒必利于正，若不正，岂能恒，如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横乎四海，如此正，方得恒，故利贞，恒必利有攸往，达之家邦，万不穷，如孝，施之后世，而无朝夕，方谓之恒，如不可攸往，不谓之恒矣，利贞不易之恒也，恒之利者也，利有攸往，不已之恒也，亦恒之利者也，故恒必两利。

彖曰，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于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恒者长久也，若以恒字论，左旁从立心，右旁从一日，言立如一日，久而不变者也，刚上而柔下者，本卦综咸，刚上者，咸下卦之艮，上而为恒之震也，柔下者，咸上卦之兑，下而为恒之巽也，恒亨无咎利贞者，以久于其道也，盖道者，天下古今共由之路，天地之正道也，惟久于其道，故亨而无咎，而利贞，若非其道，亦不能恒矣，且恒久莫过于天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惟其恒久不已，所以攸往无穷，盖凡事之攸往，而不能恒久者，以其终而不能又始也，终而不能始，则终止矣，有止息开，断非恒久不已者矣，安能攸往，惟天地之道，周而复始，循环无端，此天地之所以恒久也，得天者，附丽于天也，变化者，寒来暑往，阴阳互换，久成者，成其岁功也，久于其道，仁渐义摩，化成者，化之而成其美俗也，此极言恒久之道，言观所恒，可见万古此天地，万古此恒也，万古此万物，若当春而夏而秋而冬，当生不生，当成不成，此之谓变怪，安得谓之恒。

象曰，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立者，正于此而不迁也，方者，大中至正之理，理之不可易者也，如君止仁，臣止敬是也，不易方者，非胶于一定也，理在于此，则止而不迁，如冬寒衣裳，夏暑衣葛是也，巽性入，入而在内，震性动，出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不易方之象也，故曰不易方。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深也，巽性入，浚之象也，以人事论，初六为长女之主，九四震为长男之主，乃夫妇之义也，初阴居阳位，四阳居阴位，夫妇皆不正，而有气质之性，且巽性入，当开交之时，即深求夫妇之常道，四动而决躁，不能从也，虽是正应，然骤而求之，未免情乖而不契合，故有浚恒之象，虽正亦凶，无所利者也。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求者，中馈之酒浆器皿，衣服首饰之类也。

九二，悔亡。

以阳居阴，本有悔矣，以其久中，失之于初，而能改之于后，故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可久之道，中焉止矣，能恒久于中，岂止悔亡。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阳德居正，故能称德，不恒其德者改节也，居巽之极为进退不果，改节之象，又变坎为多疑，此心不定，亦改节之象，长女为长男之妇，不恒其德而改节，则其为妇之职矣，既失其职，则夫不能容，而妇被黜矣，或外人也，承者进也，羞者致滋味也，变坎有饮食之象，羞之象也，因妇见黜，外人与夫进其羞也，贞者，九三位正也，然过刚不中，当雷风交接之际，雷动而风从，不能自守，故有不恒其德，或承羞之象，虽正亦可羞矣。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无所容者，夫不能容其妇，而见黜也，所以使外人出其羞也。

九四，田无禽。

应爻为地道，又震为大涂，故曰田，与师卦有禽之田同，本卦之大象，与师卦之大象，皆与小过卦同，故皆曰禽，应爻巽为鹞赤禽之象，应爻深入，与井下卦同巽故皆曰无禽，师卦所应刚实，本卦（有禽）所应阴虚，故无禽，九四，以阳居阴，久非其位，且应爻深入，故为有田无禽之象，既无禽，则不能与妻备其中馈之具，夫非其夫矣。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久非其位，则非所久而久矣，故不得禽。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丈夫用刚用柔，各适其宜，以柔顺为常是因人成事矣，所以凶，此爻变兑，兑为少女，又为妾，妇人之象也，妇人以顺为正，故吉，六五恒其中德正矣，故有恒其德贞之象，但刚而中可恒也，柔雨中，妇人之常，非夫子之所当常也，故占者有吉有凶。

象曰，妇人贞吉，从一而终也。夫子制义，从妇凶也。

从一者，从夫也，妇人无专制之义，惟在从夫，顺从乃其宜也，制者，裁制也，从妇者，从妇人顺从之道也，夫子果果独断，以义制事，若如妇人之顺从，委靡甚矣，岂其所宜，故凶。

上六，振恒凶。

振者，奋也，举也，整也，振恒者，振动其恒也，上六阴柔，本不能固守其恒者，不居恒之极，处震之终，震终则过动，恒极则反常，故有振恒之象，凶之道也，如宋之王安石变法，纷更旧制，而骤然振动，卒致以无成而失败，此蹈振恒之凶者也。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大无功者，不惟无功，而大无功也，曰大者，上而有益于国家，下不利于生民，安石靖康之祸是也。



遁，艮下乾上。

遁者，退避也，六月之卦，不言退而曰遁，退止有退后之义，无避祸之义，所以不言退也，卦，天下有山，山虽高，其性本止，见天之阳性上进，违避而去，有遁去之意，二阴生于下，阴渐长，小人渐盛，君子退而避之，故为遁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

遁亨，小利贞。

亨，为君子而言也，君子能遁，则身虽遁而道亨，小者，阴柔之小人也，指下二阴也，利贞者，小者利于正，而不害君子也，若害君子，小人亦不利也。

彖曰，遁亨，遁而亨也，刚当位而应，与时行也，小利贞，浸而长也，遁之时，义大矣哉。

遁而亨者，惟遁乃亨，言其不可不遁也，刚当位而应者，九五当中正之位，而下与六二相应也，时行者，顺时而行也，身虽在位，心则遁，故曰时行，知时之当遁，而与时皆行，此其所以亨也，浸者渐也，二阴浸而长，其势必至于害君子，故戒以利贞，当遁之时，阴虽微小，然其势必至浸长而盛，九五虽与二相应，而其阳已渐消，惟明哲者能审时度势，以介石见机之勇，远遁以全身，若平常人则苟且流连，眷恋禄位，终至祸患临身而已，故叹其时义大也。如汉

元成时，弘恭，石显，得志于内，而萧望之，刘向，朱云，皆得巨祸，桓灵时，曹节，王甫，得志于内，而李膺，陈蕃，宝武，皆被诛戮，此即不知遁之时义也，遁之时义，不诚大乎。

象曰：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

恶者，恶声厉色，疾之已甚也，严者以礼律身，无可以之隙，而凛然不可犯也，远小人，艮止之象，不恶而严，乾刚之象。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遁者，居当遁之时也，尾者，初也，因在下，故曰尾，厉者，天下贤人君子，皆以遁去，时，何时也，岂不危厉，往者，往而遁去也，本卦遁，乃阳刚与阴不相干涉，故不可往，且初在下，无位，又阴柔所居不止，无德无位，无德不过平民耳，与遁去之贤人君子不同，遁之何益，初六居下当遁之时，亦危厉矣，但时虽危厉，而当遁者，非初之人，故教占者勿用遁去，但晦处俟时可也。

象曰：遁尾之厉，不往何灾也。

厉即灾也，君子不往，何厉之有，不遁有何灾咎，所以勿用有攸往。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者，执缚也，艮性止执之象，黄中色，指二应爻错坤，牛之象也，胜者任也，脱者，解脱也，能胜其脱，欲脱即脱矣，莫之脱胜者，不能脱也，言执缚黄牛之皮，与九五相交之志，坚固不可脱也，本卦遁者，乃阳初与二阴爻皆未遁，故此不言遁字，二阴滑长，近於上体之四阳，已凌迫于阳矣，然二与五，为正应，二以中正顺应乎五，五以中正亲合于二正，所谓刚当位而应，不凌迫乎阳可知矣，故有执之

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之象。

象曰，执用黄牛，固志也。

固志者，欲固执五之遁志也，盖小利贞，小人亦如君子之遁，非小人之利也，惟固执之极而能遁，所以不恶也，所以遁之义大也，若不合则去，亦人之得者，坚固其二，五，中正相合之志也。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者，心维系而眷恋也，中爻为巽，巽为绳，系之象也，系遁者，怀禄徇私，而不忍去也，疾者，利欲为缠魔，困苦之疾也，厉者，祸伏於此而危厉也，臣者仆也，妾者，女子也，指下二阴也，乃三所系恋之类，臣妾，宫室，利禄，凡不出於天理之公，而出于人欲之私者，皆阴之类也，人之所系恋者也，本卦止言臣妾者，因二阴居下位故也，畜者，止也，与剥卦顺而止之同，止之使制于阳而不陵上，艮畜止象，又错兑妾之象，九三当阴长陵阳之界，与初，二，二爻同体，下比于阴，故有当遁而系应之象，既有所系，则不能遁矣，盖疾而为厉之道也，然艮性能止，惟刚正自守，畜止同体，在下之二阴馭之，以臣妾之正道，使制于阳，而不陵上则吉矣。

象曰，系遁之厉，有疾急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疾急者，疲惫于私，欲，困而危矣，不可大事者，出处去就，乃大丈夫之事，知其所事，方知其遁，若畜止臣妾，不过以在我艮止之性，禁令之尔，乃小事也，九三系遁，能此小事，亦即吉矣，岂能决断其出处去就之大事也。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好者爱也，眷恋于利禄爵位也，四应初，故曰爱，遁者

审时度势见机而为，好者四也，遁九也，九四以阳居阴位，阳可为君子，阴可为小人，故有好遁之象，若刚果之君子，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遁以洁身远害，小人则惟徇其私好，而不知遁，遂以致凶咎矣。

象曰，君子好遁，小人否也。

君子刚果，故好而知遁，必于其遁，小人阴柔，故好而不知遁，惟知其好矣。

九五，嘉遁贞吉。

嘉遁者，嘉美于六二也，当二阴漫长之时，二以艮体，执之以黄牛之革，不凌犯乎阳，其志可谓坚固矣，九五阳刚中正，有治遁之才，当下贤人君子，遁去之时，下应六二之中正，见六二之志固，乃褒嘉之，表正其志，以成其不害贤人君子之美，正而且吉之道也。

象曰，嘉遁贞吉，以正志也。

二之固志者，坚固其事上之志，臣道中正之心也，五之正志者，表正其臣下之志君道中正之心也，二五小象皆同言志字，所以知五褒嘉乎二。

上九，肥遁无不利。

肥者疾惫之反，遁字从豚，故初六言尾，上九言肥，皆象豚也，以阳刚之贤，居霄汉之上，啐面盎背，莫非道德之丰腴，手舞足蹈，俱皆仁义之膏泽，心广体胖，何肥如之，无不利者，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友，尧虽则天，不屈饮饯之高，武既应人，终全孤竹之节，理乱不闻，宠辱不惊，何利如之，诸爻皆疑二阴之浸长，而戚戚身亦随之而疾瘠矣，安能肥也，惟上九，以阳刚而居卦外，远柔最远，无所系应，独无所疑，盖此心超然乎物外者也，故有肥遁之象，

占得此者，吉之道也。

象曰，肥遁无不利，无所疑也。

无所疑者，不疑二阴之浸长而消阳也，无所疑，断以逍遥物外，不至于愁苦而疾瘠也。



大壮，乾下震上。

大壮者，大者壮也，大谓阳也，四阳盛长，故为大壮，三月之卦也，卦为乾震上，乾刚而震动，大壮之义也，雷之威震动於天上，声壮势大，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遁者，阳衰而遁也，壮者阳盛而壮也，衰则必盛，消长循环之理，所以次遁。

大壮利贞。

大壮不言吉亨，而言利贞者，圣人忧盛危明也，儆戒无虞，阳壮则占者吉亨，不必言矣，然君子之所谓壮者，非徒以其势之盛，乃其理之正也，故利于正阴之进，不正则小人得以凌君子，故遁言小者利于贞，阳之进不正，则君子不能胜小人，故大壮，言大者，利于贞，大壮综遁，三卦本是一卦，故卦下之辞如此。

象曰，大壮，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见矣。

阳长过中，大者壮也，盖正月泰，阳虽长而未盛，三月夬阳，盛而将衰，皆不可以言壮，惟四阳则壮矣，且乾刚震动，刚则能胜其人欲之私，动则能奋其为之志，何不可行哉，此其所以壮也，卦体则势壮，卦德则理壮，所以名大壮

者，正也，言大者，自元不壮也，凡阳明则正，阴浊则邪，自然之理，故利于贞，若不贞，则非大矣，正大者，正则无不大也，天地之情者，覆载生成所发之情也，一通一复，皆一诚之贯彻，岂不正，既正即大，故曰正大，盖大者，壮以气言，乃壮之本体也，大者正以理言，所以运壮之道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又推极上天下地，莫非此正大之理，非特人为然也，一阳来复，见天地之心，四阳见其情，仁者，天地之心，情则其所发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壮，君子以非礼弗履。

非礼者，人欲之私也，履者践履也，非礼弗履，则有以胜克其人欲之私矣，此惟刚健以动者可能，矫哉其强，何壮如之，雷在天上，大壮者，以声势而见其壮也，君子非礼弗履，大壮者，以克胜其私，而见其壮也。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震为足，初在下，趾之象也，征凶者，往则必裁抑挨斥也，孚者，自信其阳刚之正德也，初以阳居阳，乾之刚未盛也，故有孚，至三则乾刚极矣，初九阳刚处下，当壮之时，壮于进者也，故有壮趾之象，以是而往，凶之道也，然阳刚居正，本有其德，故教占者，惟自信其德，以其穷困，不可有所往，往则凶矣。

象曰，壮于趾，其孚穷也。

既无应援，又卑下无位，故曰穷。

九二，贞吉。

九二，以阳刚当大壮之时，居中而不过于壮，盖正而吉者也。

象曰，九二贞吉，以中也。

以中者，居中位也，与解卦得中道，未济中以行正同，中立而不倚强。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罔者，无也，言不用也，羝羊壮羊也，羸者瘦也，病也，大象兑，中爻亦兑，羊之象也，震为竹，为苇，藩之象也，阳居阳位，故曰贞，盖九三过刚不中，又当乾体之后，交震动之际，乃纯用血气之强，过于壮者也，然用壮为小人之事，君子以义理为主，壮非其用也，苟用其壮，则虽正亦厉，亦如羝羊之触藩羸角，其伤必矣，占得此者，宜戒之也。

象曰，小人用壮，君子罔也。

言用壮者，小人之事，君子则无此也。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贞吉悔亡者，惟正则吉而悔亡也，决，破也，輹也，车轮之中干也，輹壮则车强矣，九四当大壮之时，以阳居阴，不极其刚，前为二阴，如藩决之无困阻，可以用其壮而尚往矣，故有此象，震为藩象，又为大涂，兑为附决，藩决之象，四变坤，大舆之象。

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尚往者，前无困阻，而可以上进也。

六五，丧羊于易，无咎。

易即场，田畔地也，震为大涂，场象，本卦四阳在下，故名大壮，至六五无阳，则丧失其所谓大壮矣，故有丧羊于易之象，既失其壮，则不能前进，仅得无悔而已。

象曰，丧羊于易，位不当也。

位不当者，以柔居五位也。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震错巽为进退，退遂之象也，艰者，处之艰难而不忽慢也，吉者无攸利而终得攸利也，六五有丧羊矣，而上六又羝羊触藩者，盖六五以一爻言也，上六则合一卦而言也，二则刚之极，上则动之极，所以爻象皆同，上六壮终动极，以所触藩而不能退，然其质本柔，又不能遂其进也，故有触藩不能退遂之象，占者之无攸利可知矣，然犹幸其不刚，而不妄进也，若占者，能艰以处之，则得以遂其进而吉矣。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详也，艰则吉，咎不长也。

详者，慎密也，不详者，当壮终动极之时，不能度势而行，审机而进也，既详则能艰矣，咎者，不能退，不能遂之咎也，惟艰则能详，而咎不长矣，心思之艰难所以能详，识见之详，明所以能艰。



晋，坤下离上。

晋者，进也，以日出地，前进而明也，不言进而言晋者，进止有前进之义而无明之义，晋则有进而光明之义，所以不言进也，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盖物既壮盛则必前进，所以次大壮。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康侯，安国之侯也，锡者，赐与也，蕃庶，盛多也，三接，见其礼之者频也，坤错乾，马之象，中爻艮综震，为蕃，庶者，众也，坤为众，庶之象，蕃庶者，言所锡之马众多也，昼日，离之象，离居三，三之象，艮为手，相接之

象，日者君也，坤者臣也，坤为邑国，日在地上，照临其邑国之侯，有宠而赐马之接之象。

彖曰，晋，进也，明出地上，顺而丽乎大明，柔进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也。

明出地上者，离日出于地之上也，顺而丽乎大明者，坤顺而附丽于大明也，柔进而上行者，晋与明夷相综，因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离卦曰晋昼也，明夷诛也，言明夷下卦之离，进而为晋上卦之离也，若以人事论，明出地上，乃世道维新，治教休明之时也，顺以臣言，大明以君言，顺者，小心承顺也，丽者，犹言攀龙鳞附凤翼也，柔进而上行，则成虚中矣，是虚中下贤之君，而居於五之位。礼之，亲之，赐之也。
象曰，明出地上，晋，君子以自昭明德。

地乃阴土，譬之人欲之私，自者，我所本月也，日本月，入于地则矣，犹人之德本明，但溺于人欲之私，则暗矣，故自昭其明德，亦犹日之出地也，自昭者，格物致知，以去其蔽明之私，诚意正心，修身，以践其自昭之实也，明德者，即行道而有得于我者，天下无道外之德，即五伦体之于身也，此德塞乎天地，横乎四海，如果日当空，人人得而见之，故曰明，至健莫如天，故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故君子以之自昭，所以二象皆以自字言之。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晋如者，升进也，摧者，崔也，高也，中爻艮山在坤土之上，崔之象也，四近君，又阳爻，故有崔如之象，若以为摧如，则与小象独行正不相合矣，依郑为南山崔嵬之崔是也，贞者尽其在我，不畔援苟且，汲汲然求进也，吉者，终得遂其进也，罔孚者，二三不信之也，中爻坎为狐疑，当升进之

时，众人通欲进，初卑下，故二三不见信，观小象曰独行正，六三曰众允，裕者，不以进退为欣戚，从容以处之，而我之自修者，犹夫初也，无咎者，不失其身也，贞，即下文罔裕孚无咎。初六，以阴居下，当升进之时，而应近君之四，故有晋如摧如之象。占者，守正则吉矣。设或信之不坚定，不可急求于功，惟宽裕以处之，则可以无咎矣，若求信之心过急，则不免于枉道失身，安得无咎哉，此所以利贞则吉者也。
象曰，晋如摧如，独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独行者，独进也，中爻艮综震，足行之象，正者，应与之正道也，言升进之时，四阳在上，近乎其君，赫赫崔嵬，初以卑下，众未进而独进。似可以，然四与初为正应，进之亦正道也，未受命者，离日在上，未受君王之命也，如此则无官守，绰绰有余，故无咎，四应五，故曰未受命，中爻艮综震，足行象，艮手，授受之象。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介，大也，王母指六五，中爻坎为加忧，愁如之象，离为日，王之象，离为中女，母之象，盖六二中正，上无应援，而九四刚躁，如鼫鼠之大臣，近君而横于前，故有欲进而愁之象，当此之时，如能守中正之德，则久而必彰，遂得进而吉，且受宏大之福，于其柔和中正之君。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以中正者，六二有此中正之德也，八卦正位，坤在二，所以受介福。

六三，众允悔亡。

允者，信也，坤为众，众之象也，初罔孚，未允也，二愁五，犹恐未允也，三则允矣，悔亡者，亡其不中正之悔

也，六三不中正，当欲进之时，宜众所不信，而有悔矣，然所居之地，近于离明，又顺体之极，有顺上向明之志，则所谓不中正者，皆近亲其大明，而中正矣，是以众皆信之，故有众允之象，而占者则悔亡。

象曰，众允之志，上行也。

上者，大明也，上行者，上顺丽乎大明也，上从大明之君，众志之所同也。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鼫鼠，硕大之鼠，即诗之硕鼠也，中爻艮，变爻亦艮，鼠之象也，阳大故曰鼫鼠，鼠，昼伏夜出，窃人之物，不敢见日而畏人者也。盖九四不中正，当晋之时，窃近君之位，居三阴之上，上而畏六五大明之知，下而畏三阴群小之忌，故有鼫鼠惟恐人见之象，虽正亦危者也。

象曰，鼫鼠贞厉，位不当也。

位不当者，不中不正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悔亡者，中行行正也，恤者忧也，中爻坎为加忧，恤之象也，五变则不成坎，勿恤之象也，火无定体，倏然而活，倏然而没，失得其常事也，失得勿恤者，虚中则廓然大公，不以失得累其心也，盖六五柔中，为自昭明德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顺而丽之，是以事皆悔亡，而心则不累于得失，持此以往，吉而无利者也。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庆也。

往有庆，即吉无不利。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晋其角，言欲进而前无其地，甚言其前无所进也，维者

经系也，系恋其三之阴私也，离为戈兵，坤为众，变震动，伐邑之象也，盖上九明已极矣，又当晋之终，前无所进，此心惟系恋乎三爻所应之阴私而已，故有晋其角，维用伐邑之象，夫系恋其私以伐邑，其道本不光明者也，然理若可伐而伐之，事虽危厉亦吉而无咎，但前无所进，既不能成康侯光明之业，反系乎其私，虽正亦可羞吝矣。

象曰，维用伐邑，道未光也。

此爻变震，下乃顺体，阴阳相应，往顺情动，岂有光明之事。



明夷，离下坤上。

夷者，伤也，为卦坤上离下，曰入地中，明见其伤，与晋相综，故曰明夷，晋者，进也，进而不已，必有所伤，理之常也，所以次晋。

明夷，利艰贞。

艰贞者，艰难委曲，以守其贞也，盖暗主在上，去之则忘国，又有宗国同性，不可去者，此之则失身，又当守正，然明白直遂，守正又不免取祸，所以占者利艰贞，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以卦象释卦名，又以文王释卦德，以箕子释卦辞，内文明者离也，外柔顺者，坤也，此本卦之德也，蒙者遭也，以蒙大难者，言以此德而遭此明，伤之时也，文王以之者，言

文王遭纣之囚，用此卦之德，所以内不失己，外得免祸也，晦其明者，晦其名而不露也，大难，关天下之难，内难，一家之难，正其志者，不失其正也，不失其正，又不显其正，是谓晦其明。利艰贞也，箕子为纣王近亲，外之狂狂，内而明哲，是即晦其明，故云箕子以之，大抵箕子之难，虽与文王同其艰贞，然文王为西伯，散宜生之徒，以珍物美女献于纣，而文王即出羑里矣，若箕子真狂狂，则必要君知其真狂，左右国人亦知其真，王始不知其为狂，及至牧野师起，诛君吊民，方释箕子囚，箕子逃之朝鲜，武王遂封之，因以洪范授于武王，人方知其不狂，则箕子难于民王多矣，故以艰贞系其下，要之天命归周，故文王之明夷处之易，天命弃殷，故箕子之明夷难，虽人为，实天意也。文王箕子一而已矣。**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众，用晦而明。**

坤为众，故言莅众，用晦而明者，隐其聪睿智，似晦暗于外，实明智于内也，地在上，日在下，明在内也，君子以之，则存其宽厚浑含之德，去其刻薄残忍之私，以之莅众，如小过必赦，使人不求备之类是也，古之帝王，冕旒以蔽明，黈纆以蔽聪，此则居上之宽，治人者，当如是也，故明夷之天象，曰莅众用晦、而明修己治人，二卦之象尽之矣。**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明夷于飞者，伤其飞之翼，垂其翼者，其翼见伤而垂弹也，初九阳明在下，当伤之时，故有飞而垂翼之象，君子于行，不惟有食之厄，而长往犹有言语之识，此时之所遭，既不可得而避，君子安于义命可也，此爻旧指伯夷耻食周粟之事，离为雉，鸟象，为日、为三，三日之象，离虚，又为大

复，不食之象，此爻变艮阳在中为鸟身，初与六为巽，初居下，故曰垂翼，中爻震足，行象，坤错乾，为言象。

象曰，君子于行，义不食也。

义之所在，见机而作，不食可也。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夷于左股，言伤之犹未在上体也，拯者救也，用拯马壮吉者，用健壮之马救之，则吉矣，盖六二去暗主稍远，故有夷于左股之象，然二有中正之德，能速以救之，则吉矣，如文王囚羑里，夷于左股也，散宜生之流，献珍物美女，用拯马壮也，脱羑里之囚，乃得专征伐，诸侯拥之，吉也，中爻震错巽，股象，变乾为乾，为良马，马壮之象也。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则也。

六二中正，外柔顺，内有文明之则。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南狩者，去南方狩也，离为火，居南方，南之象也，离为戈兵，中爻震动，出征远讨之象，大首者，元恶也，指上六，坤错乾为首，六居天位，大首之象，不可疾者，不可亟也，必暖以俟之也，盖九三以阳刚居明体之上，而居于至暗之下，正与上六暗主为应，故有向明除害，得其大首之象，然上六君也，虽昏暗，必出于万一不得已，顺天应民乃可，故有不可亟而必贞之戒，如汤武者然也。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德也。

除残去暴，大得民心，不然以暴易暴，又安能行南狩之志，大德者，大得民心也。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此爻指微子，初指伯夷，二指文王，三武王，五指箕

子，上六指纣王，左腹者，微子乃纣同性，左右心腹之臣也，坤为腹象，爻变中爻巽，入象，右为前，左为后，四与上六同体，故曰左腹，坤为黑，腹乃幽隐处也，明夷者，纣也，出门庭者，遁去也，中爻震综艮门，震动出门庭之象，盖六四阴柔得正，与上六同体，已于幽暗之中，得其暴无道，必亡天下，不可救之心意，故有入腹获心之象，于是遂遁去。

象曰，入于左腹，获心意也。

凡人腹中心事，难以知之，今人于左腹已得其心意，知其不可辅矣，微子所以去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六五居至闇之地，近至暗之君，然有柔中之德，晦其明而正其志，故狂狂受辱也，居明夷如箕子，乃贞之至矣，诸爻以五为君位，此以六者何也，盖九三明之极，惟武王可以当之，上六暗之极，惟纣王当之最适，六五有柔中之德，非纣王之所能当也，故以箕子当之，且九三与上六为正应，曰得其大首，正欲人和上六为君也，易之与典要不同者此。

象曰，箕子之贞，明不可息也。

不可息者，耿耿不昧，常存而不可息也，明不可息者，言明可晦不可息，以其在内不露所以为贞也。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不明晦者，日落不明而晦也，初登于天者，日在地上，足以照四国也，后入于地者，日在地下也，盖上六以阴居坤土之极，乃极昏暗之至者也，惟其昏暗之至，不明而晦，是以初则尊为天子，居可伤人之势，专以伤人之明为事，终则自伤而坠其命，欲为匹夫而不可得矣。故有日落不明而晦，

初虽登天，后终入地之象。

彖曰，初登于天，照四国也，后入于地，失则也。

照四国以位言，言日居天上，能照四国，亦如人君高位，得伤人之势也，失则以德言，言为人君，止于仁，视民如伤者也，岂可兴伤人为事，君以伤人为事，失其君之则矣，是以始而伤人，终于自伤也，文王之顺以则者，外柔顺而内文明，凡事有法，则所以与，纣王失则者，居坤之极，而内昏暗，凡事失法，则所以亡，故二六皆言则字。



家人，离下巽上。

家人者，一家之人也，八卦正位，巽在四，离在二，此卦巽以长女而位四，离以中女而位二，二四皆得八卦正位，且九五，六二，内外各得其正，此家人之义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所以次明夷。

家人，利女贞。

言占者利于外，必先正其内也，以古者之身而言也，非女之自贞也，盖女贞，乃家人之本，治家者之先务，正虽在女，而其所以正之者，则在丈夫，故曰利女贞。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男女二字，一家之人尽之矣，曰男女即卦名也，言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乃天地间大道理也，严，尊严也，尊无二上，一家父母为尊严，内外整肃，如臣民之听

命于君，然后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妇顺，各尽其道，而后家道正，正家而后天下定矣。定天下系于一家，岂可不利女贞。

象曰，风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风自火出者，火炽则炎上，而风生也，自内而及外之意，知风自火出之家，则知风化之中，自家而出，而家之本，又自身出也，有物者，言之不虚也，言孝则实能孝，言弟则实能弟也，有恒者，行之不变也，孝则终身孝，弟则终身弟也，言有物，则言顾行，行有恒，则行顾言，如此则身修家齐，风化自此出矣。

初九，闲有家，悔亡。

闲者，防也，阌也，防闲也，变艮为门，为止，闲之象也，初九以离明阳刚，处有家之始，离明则有预防先见之明，阳刚则有整肃威如之吉，故有闲有家之象，如是则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各得其正，以是而处家，则有以潜消其一家之渎乱而悔亡矣。

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

九五为男，刚健得正，六二为女，柔顺得正，在初之时，止志未变，故易防闲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攸者所也，遂者，专成也，无攸遂者，言凡阌外之事，皆听命于夫，无所专成也，馈者，饷也，以所治之饮食，而与人饮食也，馈食内事，故曰中馈，中爻坎，饮食之象也，又六二无所专成，惟中馈之事而已，自中馈之外，一无所专成也，六二柔顺中正，女之正位于内者也，故有此象，占是如是贞，则吉矣。

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

顺以巽者，顺从而卑巽乎九五之正应也，易小象言顺以巽者，三蒙六五，中爻为顺，变为巽渐，六四变乾错坤为顺，未变为巽，本卦亦变乾错坤为顺，应爻为巽，二顺与巽皆同。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家人者，一家之主也，三当卦中，介二阴间，有夫道，故称家人，嗃嗃，严大之声，嘻嘻，叹声，盖九三过刚不中，为众人之主，故有嗃嗃之象，如是则不免伤恩一时而至于悔厉，然能使家道严肃，伦叙整齐，故渐趋于吉，但若持嗃嗃为主，而无恻怛联属之情，使妇与子不能堪而叹怨，则家道乖，终有吝矣。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

节者，不过之意，不过于盛，不过于爱，处家之道，当威爱并行，家人嗃嗃者威也，未失处家之节也，若威而无爱，使妇子不能容，则反失处家之节也。

六四，富家大吉。

巽为近市利三倍，又变乾为金为玉，富家之象也，承乘应皆阳，则上下内外皆富矣，记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肥即富也，盖六以柔顺之体，而居四柔位，得正，下三爻乃一家之人，皆所管摄，初能闲家，二主中馈，三位乎外，而治家严，如此岂不富，而四者以巽顺保其所有，惟亨其富而已，故大吉者也。

象曰，富家大吉，顺在位也。

以柔顺居八卦之正位，故曰顺在位。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至也，自古圣王未有以修身正家为本者，故诗曰，

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九五以刚健中正，临于有家之上，乃家道之成，修身家正，而天下治者也，不忧而吉可知矣，中爻坎，为忧恤之象，此爻出坎外，故勿恤。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

交相爱者，彼此交爱其德也，以周家论之，以文王为君，以太姒为妃，以王季为父，以大任为母，以武王为子，以邑姜为妇，以周公为武王弟，彼此皆有德，故交相爱，非止二五刚健柔顺中正之爱而已，孔子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惟其交相爱，所以无忧。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有孚，则至诚惻怛，联属一家之心，而不至乖离，威如，则整齐严肃，振作一家之事，而不至涣乱，上九以刚居上，当家人之终，故言正家长久之道，如是则终得吉也。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反身，修身也，如言有物，行有恒，正伦理，笃恩义，正衣冠，尊瞻视，凡反身整肃之类皆是也，如是则不恶而严，不威而畏，吉可知矣。



睽，兑下离上。

睽字从目，目少睛也，乖异也，火炎上，泽润下，二体相违，睽之义也，中少二女同居，其志不同，亦睽之义也，且兑阴居三，离阴居五，不得其正，故名睽，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

睽，小事吉。

彖辞明。

彖曰，睽，火动而上，泽动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说而丽乎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万物睽而其事类也，睽之时用大矣哉。

火爆炎上，泽显就下，物性本然之睽，中女配坎，少女配艮，人情必之睽，故名睽，兑悦离明，悦丽乎明也，柔进而上行者，睽与家人相综，家人下卦之离，进而为睽之上卦，六五得之中，而下应九二之刚，三者皆柔之所为，当睽之时，柔本不能济事，然悦丽乎明则有德，进乎五则有位，应刚则有辅，是以小事吉也，事同者，化育同也，志通者，交感之情通也，事类者，感应之机类也，盖天地不睽，不能成造化，男女不睽，不能成人道，万物不睽，不能成物类，此其时用，所以大也。

彖曰，上火下泽，睽，君子以同而异。

天下无同之理，而有不同之事，异其事而同其理，所以同而异，如禹稷颜回同道，而出处异，微子比于箕子同仁，而去就死生异，象言同而异，彖言异同，互明也。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中爻坎为亟心之马，马亟心倏然丧去，丧马之象也，坎为盗，恶人之象也，离为目，见象，勿逐自复者，不追逐而自还也，凡易中言兑者，皆勿逐自复，初九当睽乖之时，虽无应援，然阳得正，故悔亡，以时正当睽，不可强求人必合，故必去者不追，惟听其自还，来者不拒，虽恶人亦见，此善于处睽而无咎者也。

象曰，见恶人，以避咎也。

当睽之时，动辄得咎，虽恶人亦不拒而见者，所避咎也。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遇者，相逢也，巷者街也，遇主于巷者，言不在廊庙之上，而在巷道之中，如邓禹诸臣之遇光武是也，兑错艮，为径路，应爻离中虚，街巷之象，虽日为主象，盖九二刚中，上应六五，六五正当人心睽乖之时，柔弱已甚，欲思贤明之之人，以辅之，二以悦体，两情相合，得中而应乎刚，故有此象，无咎者也。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本卦离为戈兵，中爻离，亦然，兑为毁折，中爻为坎陷，言君臣相遇于巷，岂不失道哉，然当天下睽乖之时，前后有戈兵，而中原坎陷，内主柔弱，国势毁折，正危迫之秋，君择臣，臣亦择君，得一豪杰之士，即足济睽矣，况又正应乎，圣人见有是象，故周公许其无咎，孔子许其未失道也，所以易经要玩象。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曳者拖也引也，掣者挽也，人指六三，以居人位，天指上九，以居天位，刑割去鼻曰劓，且者，未定之辞，言非真割鼻，离为目，为牛，有见象，牛象，中爻坎，有舆象，曳象，兑错艮，艮为手，掣之象也，艮为鼻，鼻上有戈兵，劓鼻，盖六三不中不正，上应上九，欲与之合，然当睽乖之时，承乘皆不正之阳，九二后曳其事，九四前掣其牛，故不能行，上下正应，见其曳掣，怒气之发，如割鼻然，故有此象，然阴阳正应，初虽睽乖，终遂得合也。

象曰，见舆曳，位不当也，无初有终，遇刚也。

阴居阳位，故不当，遇刚者，遇上九也。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元者大也，夫者人也，阳为大人，阴为小人，指初为大人也，交孚者，同德相信也，厉者，兢兢然危心以处之，惟恐交孚之不至也，九四以阳刚，当睽之时，左右之邻，皆柔之小人，孤立而无助者也，故有睽孤之象，然性本离明，知初九为大人君子，与之同德相信，故又有遇元夫交孚之象，然必危心以处之，方可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志行者，二阳同德而相与济睽之志行也，盖睽者乖之极，孤者，睽之极，二德交孚，则睽者可合，孤者，有朋志可行，而离可济，不特无咎而已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六五厥宗噬肤曰宗者，亲之也，臣尊其君，君亲其臣，岂不足以济天下睽，六五当睽之时，以柔居尊，宜有悔矣，然质本文明，柔进上行，有柔中之德，下应刚中之贤，而虚己下贤之心甚笃，故悔可亡，有厥宗噬肤之象，惟其合之甚易，所以悔亡也，占者以是而往，睽可济矣，故无咎也。

象曰，厥宗噬肤，往有庆也。

往则可以济睽，故有庆。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上九之孤，自孤也，因猜疑而孤也，见者，上九自见之而疑也，负者，背也，涂者泥也，离错坎，坎为豕，又为水，豕负涂之象也，坎为伏隐，载鬼之象也，入为弓，又为狐疑，

张公说公，心狐疑不定之象也，变震为归妹，男悦女，女悦男，婚媾之象也，寇指九二九四，又坎为雨，遇雨者，遇六三也，雨则三之象，三居泽之上，乃雨也，上九以阳刚处明，终睽极之地，猜疑难合，故为睽孤，与六三本为正应，始见六三，舆曳牛掣，乃疑其为豕，又疑其非豕，而为鬼方，欲张弓射之，又疑其非鬼，乃脱弓而近于前，六三也，使非二四之寇难，则早与六三成其婚媾矣。始虽睽孤，终而群疑，亡又复相合，故有此象，往遇雨，又婚媾之象也，占者凡事必如是，则吉。

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也。

惟群疑亡，所以遇雨吉。



蹇，艮下坎上。

蹇，难也，卦得艮下坎上，坎险艮止，险在前，见险而止，不能前进，蹇之义也，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所以次睽。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难在东北，文王圆图，艮坎皆在东北也，若西南则无难矣，所以利西南，大人者，九五也，旧注，坤方体，顺而易，艮方体，止而险，又云西南平易，东北险阻，皆始于王弼，弼曰，西南为地，东北为山，后儒从之，遂生此说，而不知文王卦辞，乃与解卦相综也。

象曰，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利见大人，往有功

也，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蹇之时用大矣哉。

坎险居前，不能前进，故曰蹇，艮止在后，止即不冒其险，明哲以保身，智之至也，往得中者，蹇解相综，解，下卦为坎，往而为蹇上卦之坎，而九五得中也，其道穷者，解，上卦为震，下而为蹇下卦之艮也，蹇难在东北，今下于东北，又艮止不行，故其道穷，文王圆图，西南位在图上，东北在图下，故往而上，则入西南而得中矣，来而下，则入东北险难之地而穷矣，往则得中，故利见九五之大人，必有功也，八卦正位，坎在五，艮在三，阳刚皆得正，故贞吉，以人事论，往得中者，往据形胜之地而安也，若非其地，则其道穷矣，盖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则德足以唤起天下之心，势足以吸引天下之士，故往有功，正邦者，所处得正，则行一不义，杀一不幸，而不为，故能彰信义于天下，则邦家底定矣，有此三者，方可济蹇，故叹其时用之大，与坎睽同。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山上有水，为山所阻，不得流行，蹇之象也，君子以行，有不得者，乃此身之蹇也，若怨天尤人，安能济其蹇，惟反身修德，则诚动物，家邦必达矣，此善于济此身之蹇也。

初六，往蹇，来誉。

往来者，进退二字也，本卦蹇字从足，艮综震，震为足，故诸爻皆以往来言之，誉者，有智矣哉之誉也，往以坎言，上进则为往，入于坎，来以艮言，不进则为来，艮而止矣，六非济蹇之才，初非济蹇之位，故有进而往，则冒其蹇退而来，则来其誉之象，占者遇此亦当有待也。

象曰，往蹇来誉，宜待也。

待者，待其时之可进也。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王者五也，臣者二也，外卦之坎，王之蹇也，中爻之坎，臣之蹇也，因二五在两坎之中，故以两蹇字言之，六二艮体有不获其身之象，故言匪躬，匪躬者，不有其身也，言王臣皆在坎陷之中，蹇而又蹇，不能济其蹇，六二不有其身者，因此蹇蹇之故也，六二当国家蹇难之时，主忧臣辱，故有王臣蹇蹇象，然六二柔顺中正，事君能致其身者也，故又有匪躬之象，占者得此，成败利钝非所论矣。

象曰，王臣蹇蹇，终无尤也。

力虽不济，心已捐生，有何所尤，初六以不往为有誉，六二以匪躬为无尤，有位无位之间耳。

九三，往蹇来反。

来反者，来反而比于二也，此爻变坤，成比卦，盖九三阳刚得正，当蹇之时，与上为正应，但为五所隔，故来反而比于同体之二，三则资其二之巽顺，二则资其二之刚明，可以成济蹇之功矣，故有往则蹇来反之象，占者得此，亦宜反也。

象曰，往蹇来反，内喜之也。

内者，内卦之二也，二之阴，乐于从阳，故喜之

六四，往蹇来连。

连者，相连也，许远当禄之乱，封张巡曰，君才十倍于远，由是帷幄之谋，尽听于巡，此六四之来连者也，六四近君当济蹇矣，但六四以阴柔之才，无拨乱兴衰之略，于是来连于九三，合力以济，其象如此，占者凡事亲贤而后可。

象曰，往蹇来连，当位实也。

阳实阴虚，实指九三，言九三阳刚，得八卦之正位，才

足以有为，可以济蹇也。

九五，大蹇，朋来。

阳大阴小，大者阳也，指九五，言九五之君蹇也，朋指九三，即九五同德之阳，三与五同功异位，上六来硕，应乎三者也，六四来连，比于三者也，三有刚实之才，惟可以济蹇，然三与五，非比非应，不能合于其五，惟二与五应，乃君臣同其患难者，余四爻则不当其责者也，朋来合乎二，以济蹇，则诸爻皆其济，其蹇矣，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来，今日朋来，则知六四，三，皆来合乎二也，朋来之来，即来反之来，此爻变坤，坤为众朋之象，自本爻言之，所谓当位贞吉，以正邦也，自上下诸爻言之，所谓利见大人，往有功也，所以大蹇朋来，九五阳刚居中正之德，当蹇难之时，下应六二，六二固匪躬矣，而为三者，又来反乎二，而蹇蹇三之朋，既来则凡应乎朋而来硕，比乎朋而来连，皆翕然并至，以共济其蹇矣，故有大蹇朋来之象，占者有是德，方应是占。

象曰，大蹇朋来，以中节也。

中者，中德也，即刚健中正之德，节者，节制也，言为五者，有刚健之中德，足以联属之，有九五之尊位，足以节制之，所以大蹇朋来也。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硕者，大也，阳大阴小，来硕者，来就三也，见大人者，见九五也，盖上六才柔，未能济蹇，且居卦极，往无所之，九三以阳刚当位，众志乐从，反而就之，则可以共济其蹇矣，九五大人之君，方在蹇中，上与三利见之，共济其蹇，则往有功矣，此其所以吉也。

象曰，往蹇来硕，志在内也，利见大人，以从贵也。

内指九三，对外卦而言，则曰内，贵指九五，对下贱而言，则曰贵，志内所以尚贤，从贵所以严分，亦以尊贵可以号召也。



解，坎下震上。

解者，难之散也，居险能动，则出于险外矣，解之象也，雷雨交作，阴阳和畅，百物解散，亦解之象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夙，早也，言解利西南，当往西南，若不往来，复于东北之地亦吉，但往西南则早得吉，不然来复于东北之地虽吉，不若西南之早矣，解与蹇相综，解即解蹇难，故文王有此辞，尤所往者，蹇下卦乃艮止，止则不往，所以无所往也。

象曰，解险以动，动而免乎险，解，解利西南，往得众也，其来复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

险之为物，见天则讼，见泽则困，见山则蹇，在外卦则屯，惟坎险在内，震动在外，是动而出乎险之外，得以免于险难，故名解，往得众者，解蹇相综，蹇下卦之艮，往而为解上卦之震也，震二爻皆坤土，坤为众，故得众也，得中者，蹇上卦之坎，来而为解下卦之坎也，往有功者，即得众也，得众故有功，来复东北止得中而已，往西南，则得众有

功，所以早吉也，天地解者雨出天，雷出地也，穷冬之时，阴阳固结不通，及至阴阳交泰，则气解，而雷雨交作，由是形随气解，而百果草木皆甲坼矣，甲者萌甲，坼者拆开，解之时既至，天地不能闭之，而使不解，则天地之所以成化功者，皆此解之时也，所以为大。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

赦过宥罪，君子之用刑，原当如此，非因大难方解之后，当如此也，无心失理之谓过，恕其不及，而赦之不问，有心为恶之谓罪，矜其无知而宥之从轻，雷雨交作，天地以解万物之屯，赦过宥罪，君子以之解万民之难，此正杂卦解缓之意。

初六，无咎。

难既解矣，六以柔在下，而上有光明者为正应，以济其不及，无咎之道也。

象曰，刚柔之际，义无咎也。

刚柔际者，刚柔相交际也，方解之初，宜安静以休息，六之柔，四之刚，交相为用，则不过刚，不过柔，而所事皆得宜矣，故于义无咎。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坎为狐，狐之象也，坎为弓，矢之象也，中爻离，离居三，三之象也，又为戈兵，戈兵震动，田之象也，变坤，坤为黄，黄之象也，狐媚物，小人之象，黄中色矢直物，中直者，君子之象，即六五爻所言君子小人，九二阳刚得中，上应六五，为之信任于国家大难方解之后，盖有举直错枉之权，退小人而进君子者也，故能去狐媚，得中直，有田获三狐，得黄矢之象，正而且吉之象也。

象曰，九二贞吉，得中道也。

居中，而得中道也。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者，小人之事，舆者君子之器，三负四乘二，四不中正，乃小人也，二得中，乃君子也，坎为舆，三居上，乘之象也，又为盗，寇之象也，盖六三阴柔不中正，而居下之上，是小人窃高位，而终必失之者也，故有负乘致寇之象，如汉文帝宠邓通折而为太申大夫，故负且乘也，后景帝时下吏，是寇之至也，是虽正亦吝也。

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

谁咎者，言我之咎也，非人之咎也，同人又谁咎也，言人谁有咎我者也，节又谁咎也，言无所归咎于人也，此与节小异。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震为足，拇居足下，三居震之下，拇之象也，盖二与四同功，皆有阳刚之德，故曰朋，当国家解难之时，四居近君之位，当大臣之任，而二为五之正应，则二、四皆同朝君子之朋也，但四比于三，间于负且乘之小人，则君子之朋不得而至，惟解去其小人，则君子之朋自至而孚信矣。

象曰，解而拇，未当位也。

以阳居阴，故未当位，惟未当位，故有解拇之戒。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维者系也，君子指四与二，本卦四爻阴，而五居其尊位，三险从之，乃阴柔之小人也，惟六五近比于四，又应于二，皆阳刚之君子也，若能虚中下贤以维系之，则凡同难之阴，皆其所解矣，且君子用事，自能孚信于小人，而小人自

退矣，故吉。

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君子维而有解，则小人不必逐之而自退矣。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上六高而无位，公也，隼，祝鸠也，鸷鸟之害物者也，墉者墙也，高墉者，王宫之墙也，震为鹄，变爻离为雉，鸟象，坎为弓，居下卦，自下射上之象，震错巽，高象，变离外闾中空，近于六五之君，高墉之象，盖上六柔顺得正，而居尊位，当动极解终之时，能去其有所凭依之小人，故有公用射隼于高墉而获之之象，夫小人悖逆之大患也，解之以尽，故曰无不利。

象曰，公用射隼，以解悖也。

以下叛上，谓之悖，王莽之流是也。



损，兑下艮上。

损者，减损也，其卦损下刚卦，盖上柔卦，此损之义也，又泽深山高，损其深以增其高，此损之象也，解者缓也，缓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所以次解。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本拂逆人情之事，或过或不及，或不当其时，皆非正理，而有孚也，非有孚则不吉，有咎非可贞之道，不能攸往矣，惟有孚，则元吉也，无咎也，可贞也，利有攸往也，有是四散矣，曷之用者，言可以用损也，若问辞也，二簋至

簿，亦可享于鬼神，若答辞也，享鬼神，当丰不当损，曰可用享，言当损时，至簿亦无所害也。

彖曰，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损下益上者，损益相综，损益下卦之震，上行居损卦之上而为艮也，故其道上行，如言柔进而上行也，以人事论。乃剥民奉上，民既贫矣，君不能独富，是上下俱损矣，故名损，时者，理之当然，势之得不然者也，二簋可用享者，以时当于损，所以二簋也，本卦损下卦之刚，益上卦之柔者，以时当损下益上，所以损刚益柔也，盖天下之理，不过损益盈虚而已，物之盈者盈而不已，其势必至于消，消则损矣，物之虚者，虚而不已，其势不必至于息，息则益矣，此皆物理之自然，因时而有损耳，故曰与时偕行。

象曰，山下有泽，损，君子以惩忿窒欲。

泽深山高，损下以增高，损之象也，惩者戒也，窒者塞也，忿生于怒，心刚恶也，突兀而出，其高如山，况多忿如少男乎，故当戒，欲多生于喜，心柔恶也，浸淫而流，其深如水，况多欲如少女乎，故当咎，忿，不惩必迁怒，欲不窒必贰过，君子修身，所当损者，莫切于此。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己者我也，本卦损刚益柔，损下益上，乃我之事也，遄者速也，酌，即损刚益柔，有时字之意，本卦，初刚四柔，当损初以益四，故有已事遄往之象，占者得此，固无咎矣，然损刚益柔，有时不可以骤损，必斟酌而后损也，故许其无咎，而又戒之以此。

象曰，己事遄往，尚合志也。

尚与上通用，指四也，阴阳正应，故合志，四之志，欲损其疾，而初遄往，合其志也。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九二刚中，当损刚之时，安中德以自守，贞之道也，若失此贞而有所往，则凶矣，盖弗损不变其所守，正所以益上也。

象曰，九二利贞，中以为志也。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本卦综益，损下益上，本爻正损益交接之爻，故有此象，益卦下震，三为人位，人之象也，震为足，行象，又为大涂，行人之象也，中爻坤为众，友之象也，三人行者，益下卦，三爻居于损之上三爻也，即其道上行也，损一人，损六三也，一人行，即六三也，三损其一者，损有余也，两也，一人得友者，益不足也，两也，天地间阴阳之刚柔，不过此两而已。

象曰，一人行，三则疑也。

疑，杂乱，故损一阴于上，不论六爻，俱分上下也，一人行得友而成两，则阴阳配合而专一，若三，则杂乱而疑矣，所以损其一也。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四变中爻成坎，为心病，疾之象也，兑悦在下，喜之象也，六四阴柔得正，与初为正应，赖其阳刚益已而损其疾，故有损其疾之象，使能遄往，则四得损其疾，而有喜矣，无咎之道也。

象曰，损其疾，亦可喜也。

赖初损疾，亦可喜矣，而况初之遄往哉。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两龟为一朋，十朋之龟，大宝也，大象离，离，龟之象也，十者，上之成数，中爻坤，十之象也，坤上两两相比，朋之象也，本卦错咸，故咸九四亦曰朋从中益，益之六二，即损之六五，特颠倒耳，故亦曰十朋，两象相同，两象相，或者不期而至，不知所从来也，弗克违者，虽欲违之，而不可得也，六五当损之时，柔顺虚中，以应九二，盖有不贤之实心，受于天下之益者也，故有此象，占者得此，元吉可知，然必有是德，方有是应也。

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与大有天祐，旋上逮同，盖皆五之虚中也。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得臣者，阳为君，阴为臣，三为正应，得臣之象也，无家者，此爻变坤，有国无家之象也，故师卦上六坤变艮，则曰承家，此爻艮变坤，则曰无家可见矣，若以理论，乃国尔忘家，无自私家之心也，若用刚以损下，则自私而有家矣。上九居损之时，则必变之以不损，居艮之极，则必止之以不损，当损下益上之时，而能弗损以益下，所以无咎也，正而言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占是有是德，方应是占。

象曰，弗损益之，大得志也。

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岂不大得志。



益，震下巽上。

益与损相综，益之震上而为艮，则损下以益上，所以名

损，损之艮下而为震，则损上以益下，所以名益，损而不已必益，所以次损，益正位在四，二比四，五比四。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利有攸往者，凡事无不利也，利涉大川者，言不惟利所往，可以处常，亦可以济变。

彖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水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损，损上卦之艮，益，益下卦而为震也，民说无疆，就损益所及之泽而言也，益在民也，其道大刚，就损益所行之事而言也，益在君也，人君居九重上，而能膏泽及于闾阎之民，则其道与乾坤同其广大，与日月同其光明，卦本损上，然能损上以益下，则并上亦益矣，民益君益，所以名益，九五，以中正位乎上，而六二以中正应之，是圣主得贤臣，而庆泽自流于天下矣，所以利有攸往矣，水道乃行者，亦如中孚之舟虚，乃风中之水，故水道乃行，中孚涣，皆风水，且本卦象离错坎，亦有水象，动而巽者，动则有奋发之勇，而不柔弱，巽则有顺人之渐，而不卤莽，所以德崇业广，日进无疆，此以卦德言也，震乃刚卦为天，天施者，初之阳也，巽乃柔卦为地，地生者，四之阴也，天以一阳施于下，则天道下济，而资其始，地以一阴升于上，则地道上行而资其生，所以品性咸亨，而其益无方，此以卦体言也，时者，时之当其可也，言凡益之道，非理之本无，而勉强增益之也，乃理之当其可，而后增益也，如日月进无疆者，以人事当然之理而益也，曰其益无方者，以造化自然之理而益也，理之所在，当益而益，是以自我益之，改过迁善，不嫌其多，自

人益之，十朋之龟，愈见其吉矣。

象曰，风雷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风雷之势，交相助益，益之道也，善者，天理也，人性之本有也，过者，人欲也，人性之本无也，理欲相为乘除，去得一分人欲，则存得一分天理，人有善而速从，则过益寡，己有过而速改，则善益增，节风雷之交相助益矣。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大作者，厚事也，如迁国大事之类是也，故曰益，以兴利，阳大阴小，此阳爻，故以大言之，元吉以功言，非诸爻以效言也，初刚在下，为动之主，当益之时，受上之益者也，六四近君，与初为正应，而为六四所信任，以其有即明之才，故占有，利用为大作，然位卑任重，则有所不堪者，必其所作之事，周悉万全，为经久之良图，至于元吉，方可无咎，苟轻用败事，必负六四之信任矣。

象曰，元吉无咎，不下厚事也。

初位卑，本不可以任厚事，岂能无咎，故必大善而后无咎也。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

十朋之龟，宠锡优渥之象也，帝出震齐巽，本卦巽上震下，帝象也，盖六二当益之时，虚中处下，而得君宠益者也，故有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之象，然爻位皆阴，又戒以长水贞固，守其虚之德，必如人君之对越在天，小心翼翼，可后可以受此益也，故又有王用亨于帝之象。占者必如是方吉也。

象曰，或益之，自外来也。

言不知所从来也，与上九自外来同，二则吉来，上则凶

来。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凶者，阴阻盘错也，如便将出师，出使绝域之类，皆凶事也，三之爻位本凶，说文云，凶象，地穿交陷其中，中爻坤地震极，不有不陷者，凶之象也，无咎者，凶事乃上之所益，三不得与也，所以无咎，有孚者，诚信也，中行者，中道可行之事也，凶事乃大过之事，故以中言之，告公者，告于四也，故六四曰，中行告公从，圭乃通信之物，祭祀朝聘用之，所以达成信也，六爻中虚有浮之象也，巽综兑，兑为口，告之象也，故夬外卦兑，亦曰告自邑，泰卦中爻兑，亦曰自邑告命，震为玉，圭象，用圭，乃有孚之象，又占中之象也，有孚以下，乃圣人教占者，闭凶事之路也，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又居益下之极，然当益下之时，故有受上之益，而用行凶事之象，占者得此，可以无咎，若以阴柔不堪此凶事，必当有孚诚信，以中道可行之事，告于公，如用圭通诚信焉，庶乎凶事或可免，故又有中行告公用圭之象，故教占者，必如此。

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固有之者，本有之也，言三之爻位多凶，则凶事乃三之本有也，六十四卦，惟谦卦三爻有吉字，余皆无，故三多凶。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迁国安民，必依其形胜而迁，如汉高祖之迁长安，以其地阻三面可守，而以一面东制诸侯也，昔宋太祖未能迁长安，乃叹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以汴梁四面无依也，巽性顺，从之象也，中爻坤，国之象也，损益相综，又

震性动，迁之象也，九五位上，三阴两列，中虚如天府，前后一阳为之藩屏，有所凭依，一统之象也，盖六四得正，有益下之志，而又有益下之权者也，三乃受四之益者，若以中道可行之事，告于四，而四从之，上下协谋，则可利用为依迁国，而凡事之可行者，亦无不利也。

象曰，告公从，以益志也。

八卦正位，巽在四，四以益下为志，故告公从。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者，即益下之惠也，心者，益下之心也，德者，益下之政也，二，三，皆受上之益者也，则益权在四矣，三比四，有孚于四，以中行告四，四从之，五比四，有孚于四，四不必告五，五亦不必问四矣，下于上曰告，上于下曰周盖，正谓在四，知其必能惠下也。所以勿问也，故小象曰，勿问之矣，巽为命，综兑为口，中爻坤错乾，为言者，告问之象也，故三爻，四爻，五爻，曰告，曰问，五爻变成艮矣，艮止勿问之象也，我者，五自谓也，元吉，即有孚，惠德也，言四之惠者，皆五之德也，九五阳德中正，为益下之主，当益之时，以益下之惠心，有孚于四，不必问而知其元吉矣，盖五孚于四，五之心，知四必能惠我之德也，故有勿问之象，而占者元吉。

象曰，有孚惠心，勿问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四之小象曰，告公从，五曰勿问之矣，见告问二字为重，上下相联属也，四曰以益志也，五曰大得志也，见四以益下为志，而此则大得益下之志也。看六爻要留心小象。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益者，莫能益也，巽为进退不果，勿恒之象也，所以

莫益也，变坎为盗，中爻艮手，大象离，坎错离，皆戈兵象，盗手持戈兵，击之象也，盖上九以阳刚居益之极，极则变而不益矣，故有莫益或击之象，所以然者，以其立心不恒也，若益民之心，恒久不已则民悦无疆矣，恒其立心不恒，所以凶也。

象曰，莫益之，偏辞也，或击之，自外来也。

辞者，爻辞也，偏，对正言，言非爻辞之正意也，正意在下句，言且莫言，莫能益也，此非到底之辞，犹有击之之者，此是正辞也，自外来与六二同，但分吉凶耳。



夬，乾下兑上。

夬者，决也，阳决阴也，三月之卦也，水在天上，势必及下，决之象也，五阳盛长，一阴将消，亦决之象，益而不已必决，故次之。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扬于王庭，孚号有厉，皆指上六小人，扬者，得意放肆之意，于王庭在君侧也，五为君，王之象也，兑错艮为门阙，庭之象也，故节卦，中爻艮，亦曰庭，六与三为正应，故曰孚，兑为口舌，号之象也，故上六阴消曰无号，六号呼其三，与之孚契，三在众君子之中，不敢与之相交，则三亦危矣，故有厉也，此见小人艰决也，盖容悦小人，在君之侧，君听信不疑，孚者即危厉，则不孚者可知矣，此所以难决也，告自邑者，告同类之阳也，如言告于本家之人也，乾错坤，邑之象也，坤为众，又众人之象也，乾为言，告之象

也，不即戎，不尚武勇也，言虽告于众人，亦不合力以尚武勇，方利有攸往，而小人可决矣，此正所谓决而和也。

彖曰，夬，决也，刚决柔也，健而说，决而和，扬于王庭，柔乘五刚也，孚号有厉，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穷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

惟健则不怯以容其恶，惟说则不猛，以激其变，健而说者德也，决而和者事也，一阴加于五阳之上，则君亦在下矣，又与君同体，又容悦，岂不肆于王庭，三虽危，然舍正应而从君子，所以危而有光，君侧之小人，岂可尚武勇，尚武勇则世道乱矣，故尚则必穷，刚长，阴自消矣，光正于危见得，故曰乃光，若不危，则不光矣，勿以危自阻也。

象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

三月之卦，正天子布德行惠之时，禄者，泽之物，德者泽之善也，居者施之反也，紂鹿台之财，天德也，周有大赉，施禄也，言泽在于君，当施其泽，不可居其泽也，居德乃人君之所深忌者。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大象震，又变巽，错震，皆足象，又居下，趾象，初居下，而欲进于四阳大夫之位，近九五以决上六，故曰前趾，往者往决上六也，盖初九当夬之时，是君子而欲决小人也，但在下位卑，又无应与，恃刚而往，故有此象，其不自量力，不能胜小人，则反为小人所伤而为咎矣。

象曰，不胜而往，咎也。

言往之前，已知其不胜小人矣，不虑胜而决，所以咎也。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惕，恤，皆忧惧也，刚居柔地，又变离错坎，皆忧惧之

象，乾为言，号象，二为地位，离日在下，莫夜象，离为戈兵，坎为盗，为夜，大象震动，莫夜有戎之象，盖九二当夬之时，以刚居柔，又得中道，故能忧惕号呼以自戒备，思虑周而党与众，是以虽莫夜有戎，变生不测，亦可以无患，如狄仁杰拳拳以复卢陵王为忧，密结结五王，卒能反周为唐是也，卦爻多言戎者，以本卦五阳重刚有戎象，以喻决小人不测之祸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得中道者，居二之中也，得中则不恃其刚，而能阳号，不忘戒备，所以有戎勿恤。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音逵，面观也，乾为首，頄之象，夬夬者，以心言也，言去小人之心，决而又决也，独行者，阳性上行，五阳独此爻，与六为正应，独行之象也，上六阴爻，又兑为两泽，雨之象也，濡者，湿濡也，言九三合上六之小人，而若为所污也，愠者，见恨于同类之君子，而嗔其与小人合也，前儒不知小此爻，乃圣人为占者设戒，又不知夬夬乃君子之心，故以爻辞为差错，九三当夬之时，以刚居刚，又与上六为正应，圣人恐其不能决而和也，故为占者设其戒曰，决去小人，若壮见于面目，则事未成而机先露，反噬之凶不免矣，惟其决小人之心，夬而又夬，而面目则不夬，夬而与之相合，如独行遇雨，有所显湿濡，虽迹有所疑，不免为君子所愠，然从容以观其变，委曲以成其谋，终必能决小人也，占者能如是，可以免凶而无咎矣。

象曰，君子夬夬，终无咎也。

心夬夬而面目相合，是决而和矣，所以终无咎。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从殿，殿者后也，凡易中言臀者，即坎也，乾一兑二为肤（见噬嗑），此爻变坎，则不成一二矣，故无肤，兑为毁折，无肤之象也，次且，即趑趄，行不进也，牵羊者，牵连三阳而同进也，兑为羊，综巽为绳，牵羊之象也，乾为言，变坎为耳痛，闻言不信之象，盖九四以阳居阴，不中不正，有臀无肤，行不进，而不能决小人之象，然当决之时，不能不决，若能与下三阳牵连同进，用人成事，则可以亡其不进之悔，如以不中正，不信君子之言，则有悔矣。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当也，闻言不信，聪不明也。

位不当者，不中正也，聪者听也，听之不能明其理也，此原不信之由，位不当以位言，听不明以变坎言。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者，苋菜也，惟三月可种，柔物也，上六之象也，夬三月之卦，故取象焉，陆者地也，高平曰陆，六乃阴土，陆之象也，苋陆夬夬者，犹折草除根，言欲决去其苋，并其所种之地，亦决去也，盖九五当夬之时，为夬之主，居中得正，可以决小人者也，但与六相近，不免溺于其私，外虽欲决，而一时溺爱之心复萌，则决之不勇矣，故必如决苋，并其地而决之，则可以去其邪心，不为中德之累而无咎矣。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中未光者，恐中德近阴，未光明也，故当夬而又夬。

上六，无号，终有凶。

上六当权之时，号呼其正应之三，今三正应夬夬，则不可号矣，当权之时，扬于王庭，亦可以号呼而哀求于五，今五相亲比，亦夬夬，则五不可号矣，故曰无号，终有凶，即

小象终不可长，占者之凶可知矣。

象曰，无号之凶，终不可长也。

一阴在上，不可长久，终为五阳所决去也。



姤，巽下乾上。

姤，遇也，五月之卦，一阴生于下，阴与阳遇，以其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为姤也，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所以次。

姤，女壮，勿用取女。

一阴而遇五阳，有女壮之象，故戒占者勿用取女，以其女德不贞，决不能长久，从一而终也，幽王之得褒姒，唐高宗之立武后，皆出于一念之差，而后有莫大之祸，故一阴生于五阳之下，阴至微矣，而圣人则曰女壮勿用取者，防其渐也。

象曰，姤，遇也，柔遇刚也，勿用取女不可与长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时义大矣哉。

上五阳，天也，下一阴，地也，品物咸章者，万物相见乎离，亨嘉之会也，天地相遇，止可言资始资生，而曰咸章者，品物在五月，皆章美也，刚遇中正，九二之阳德，遇乎九五之中正也，则明艮会而庶事康，其道可大行于天下矣，姤本不善，圣人义理无穷，故又以其中之善者言之，言一阴而遇五阳，勿用取女固不善矣，然天之遇地，臣之遇君，又有极善者存乎其中焉，以一遇之间，而有善不善，可见世之

或治或乱，事之或成或败，人之或穷或通，凡天下国家之事，皆不可以智力求之，惟其遇而已矣，时当相遇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至，遇之时义，其力量大矣。

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

风行天下，物无不遇，姤之象也，施命者，施行命令于天下也，兴利除害，皆其命令之事也，诰者告也，晓谕警戒之意，君门深于九重，堂陛远于万里，岂与民相遇，惟施命诰四方，则与民相遇，亦犹天之风与物相遇也，乾为君后之象，又为言诰之象，又错坤方之象，巽乃命之象。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柅者，收丝之具也，金者，柅上孔用金也，今人多以铜钱为之，巽为木柅之象，又为绳系之象，变乾金之象也，贞吉者，言系于金柅，前无所往，则其正而吉也，若无所系而有所攸往，往而相遇比之，二正应之，四则立见其凶也，羸豕者，小豕也，孚者诚也，蹢躅者，跳蹲缠绵也，言小豕相遇乎豕，即孚契蹢躅不肯前进，此立见其凶，可丑之象也，凡阴爻居下卦者，不可皆以为小人害君子，如姤有相遇之义，观有观示之义，此卦因以为小人害君子，所以将九五极好之爻通说坏了，初六一阴始生，当遇之时，阴不当往遇乎阳，故教占者，有系于金柅之象，能如此则正而吉矣，若有所往，立见其凶，故又有羸豕蹢躅之象，其戒深矣。

象曰，系于金柅，柔道牵也。

牵者，牵连也，阴柔牵乎阳也，其所以戒深矣。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者，包裹也（详见蒙卦），九二鱼阴物又美，初之象也，剥变巽，曰贯鱼井，曰射鲋，姤曰包鱼，皆以巽为少

女，取象于阴物之美也，言二包裹缠绵于初，犹包鱼也，无咎者，本卦主于相遇，故无咎也，不利宾者，理不当奉及于宾也，盖五月包裹之鱼，必馁而臭矣，所以不利于宾也，巽为臭鱼，臭不及宾之象也，五阳缠绵一阴，故于四爻五爻皆取包裹之象无咎，以卦名取义不及宾，以鱼取义，若以正义论，初与四为正应，二既先包乎初，则二为主，而四为宾矣，所以不利宾，而四包无鱼，但易以象为主，故只就鱼上说，九二与初，本非正应，彼此皆欲相遇，乃不正之遇也，故有五月包鱼之象，占者得此，仅得无咎，然不正之遇，已不可达及于宾矣，故不利宾。

象曰，包有鱼，义不及宾也。

一阴无二阳之理，况五阳乎，二既包之，其不及宾宜也，五月包鱼，岂可及，宾以义，揆之不可及宾也。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

夬之九四，与姤相综，倒转即姤之九三，所以爻辞同，九三刚遇之时，遇刚不中，隔二未牵连乎初，相遇之难，故有此象，然不相遇，是亦无咎矣，故占者虽危厉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牵也。

行虽未牵，而且次之心尚存，未免有咎，特无大咎耳，本卦主于相遇三，其行未得与初相连，所以次且。

九四，包无鱼，起凶。

初六不中不正，卦辞以女壮勿取，戒之，惟其不中正，故舍正应之四，而从二，既从乎二矣，故民心离也，是以有包无鱼之象，九四虽刚，然位则柔，若起而与之相争，则凶矣。

象曰，无鱼之凶，远民也。

阴为民，民之象也，故观卦，下阴曰观民，远民者，二近民而四远民也。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枸杞也，杞与瓜皆生长于五月，乾为瓜果之象，以杞包瓜，即含章之象，离为文明，且居中，含章之象，陨者从高而下降，巽为命，乾为天，有陨自天之象，盖九五当遇之时，有中正之德，深居九重，本不与民相遇者也，故有以杞包瓜，含藏其章美之象。至其施命告四方，有如自天而降，亦如天下之风，无物不相遇也。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

有中正之德，所以舍其中正之章美，不发露也。志者，心志也，舍违也，命者，命令也，虽不发露章美，然心志不违，施命告四方，是以有陨自天。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与羸其角同，当遇之时，高元遇刚，不遇于初，故有姤其角之象，吝之道也，然不近阴私，亦无咎矣，故其占如此。

象曰，姤其角，上穷吝也。

居上卦之极，故穷，惟穷所以吝。



萃，坤下兑上。

萃者，聚也，水润泽其地，万物群聚而生，萃之象也，上悦下顺，九五刚中，而二以柔中应之，萃之由也，物相遇

而后聚，所以次之。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大象坎为宫，中爻巽艮，巽木在艮阙之上，皆庙之象也，坎为隐伏，鬼神之象也，九五中正，大人之象也，上亨字，占得此卦者，亨也，下亨字，见大人之亨也，大象坎为豕，外卦，兑为羊，内卦，坤为牛，大牲之象也，言当此萃时，可以格鬼神，可以见大人，必亨，但利于正耳，凡物当丰厚，不宜俭嗇，凡事宜攸往，不宜退止，此教占者处萃之时，当如此也。

彖曰，萃，聚也，顺以说，刚中而应，故聚也，王假有庙，致孝亨也，利见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顺天命也，观其所聚，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

内顺外悦，五以刚中而下交，二以柔中而上应，内外君臣，皆相聚会，所以名萃，尽志以致其孝，尽物以致其亨，聚以正者，如萧何张良，聚从汉高，除暴秦，以正天下，成一统之功亨也，天命者，天理之自然，时当行而行，时当丰而丰，乃所以顺天应人之自然也，情者，发出之情也，阳倡阴和，乾始坤生，天地之聚也，情交气感声，应气相求，万物亦此聚也，天地万物之情，聚而已矣。

象曰，泽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泽字，释之颇多，有恩泽，雨泽，水泽，润泽等，泽在天上，有恩泽之意，泽于大地，所以有生万物而萃也，除者去旧取新之意，整，理也，虞者度也，本卦错大畜，有离震二象，又大象坎错离，中爻艮综震，戈兵震动，故有此象，盖处萃必有争夺之事，故君子除戎器，以戒备不虞，而防止

不测之变。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有孚不终者，阴柔之物，不能固守，所以孚不长久也，欲萃之急，不择正应，而与同类群小相萃也，号者，孚也，握者持也，言乎九四近前，而以手握持之也，若者如也，言当如此象也，言有孚之心，能若孚于前，而以手握之不释，则有孚之心至矣，虽为众人所笑，勿恤此笑，方得无咎也，中爻巽为进退，有孚不终之象，坤为迷乱之象也，又为众萃之象，兑为口舌，号之象，坤错乾，乾居一，一之象，中爻艮，手握持之象，兑为悦，笑之象，大象坎为加忧，恤之之象也，今此爻变不成坎，不忧矣，勿恤之象也，初六阴柔，与九四为正应，当萃之时，比于同类之阴，有孚不终，乃乱乃萃之象，故教占者，有孚坚固，如将九四孚于前，而以手握之，以阴握阳，虽不免为人所笑，然必勿恤此笑，方得往而与九四为聚也，故无咎。

象曰，乃乱乃萃，其志乱也。

知此三阴为乱，萃所以必有孚于王庭而后可，质本阴柔，急于欲萃，方寸已乱矣，所以不暇择其正应而萃也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开弓也，引导也，大象坎，爻变亦坎，坎为弓，引之象也，禴，夏祭也，利用禴者，言薄祭亦可以交神也，坎为隐伏，爻变中爻成离夏，利用禴之象，以六二中正，上应九五之中正，乃同德相应者也，然居群小之中，少有偏思，则非中矣，故必引而后吉，乃能无咎，夫能引则能孚信于五，而与之相聚矣，故有利用禴之象，占中之象又如此。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此爻变艮成咸，咸三爻，亦往吝，但咸以君子而随小人，可羞之事，此则以小人而聚小人，所以仅小吝也。大象坎为加忧，兑为口，嗟叹之象也，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当萃之时欲萃者，其本志也，欲有萃如之象，但上无应与，不得相聚。故有嗟如，无攸利之象，然三于上虽彼此阴爻，无相偶之情，能往而从之，我性顺而彼性悦，心能相聚，可以无咎，但不能萃光明之人，而萃阴柔群小，亦有小吝矣。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中爻巽，兑综巽也，上往以巽而从之，我顺彼悦，可以相聚而无咎矣。

九四，大吉，无咎。

大吉无咎，与随卦九四，随有获同，初乱萃，二引萃，三嗟如，五有悔，六涕洟，惟四不中不正，而自然相聚，聚之不劳心力，故大吉，九四，不中不正，居多惧之地，本不吉，有咎者也，然近九五之君，有相聚之权，率三阴以顺而聚于五，上兑下顺，则不劳心力，而亦自然相聚矣，若不论其九四之德，惟以其萃论之，盖大吉无咎者也，占者得此，大吉之兆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当也。

位不当者，不中不正也，既不中不正，则大吉者亦不吉，无咎者，亦有咎矣。周公以时位能萃之象说，孔子就理上说。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九五位居天下之尊，为萃之主，臣民皆萃，可以无咎矣，未免匪孚，上溯阴私，未免有悔，故必反己自修，俾元

善中正之德，长永贞固，斯悔亡而人孚矣。匪者，不也，匪孚者，不信于人也。九四，比群阴在下，以分其萃，大吉无咎，所以匪孚也，元者，元善也。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与上六阴阳相悦，又变震，为情动性顺，居与阴相聚之时，而悦动和乐，安能保其志之光明哉，故曰志未光也。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赍者，持也，遗也，是有持而遗之，中爻艮为手，持遗之象，咨者咨嗟也，自鼻出曰涕，自目出曰洟，兑为口，咨之象，又为泽，涕洟之象，上六处萃之终，求萃而不可得，惟持遗咨嗟涕洟，哀求于五而已，然忧思之过，危者必平，所以无咎，六爻皆无咎者，水润泽其地，万物群聚生，乃天地为物不二，生物不测之理也，所以六爻皆无咎。

象曰，赍咨涕洟，未安上也。

未安于上，所以哀求其五。



升，巽下坤上。

升者，进而上也，为卦巽于坤上，巽为木，生于地中，长而高升之象，综萃，萃下卦之坤，上升而为升之上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是以次萃。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占此卦者，大亨，用见大人，不必忧惧，从南方行吉，所以元亨也，不云利见而曰用见者，九二虽大人，乃臣位，六五之君，欲用九二，则见之也，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即此

用字也，勿恤者，本卦大象坎，有忧恤之象，故教之以勿恤，南征吉者，文王圆图，巽东南之卦，过离而至坤，是巽升于坤，故南征吉，若车行，则至震，非升矣。

象曰，柔以时升，巽而顺，刚中而应，是以大亨，用见大人勿恤，有庆也，南征吉，志行也。

柔者，坤土也，本卦综萃，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萃聚而升不来也，柔以时升者，萃下卦之坤，升而为升之上卦也，柔本不能升，故以时升，所以名升，内巽外顺，则心不躁妄，行不悖理，又我有刚中之德，而六五以顺应之，岂不能升，所以元亨有庆者，庆幸其道之得行，勿恤者此也，志行者，心期其道之必行，吉者此也，有庆志行者，即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

此卦以坤土生木而得名，故曰君子以顺德，坤顺之德，即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也，积者，日积月累，如地中生木，不觉其高大也，巽为高高之象。

初六，允升大吉。

允者，信也，本卦原为坤上升，初与四，皆坤土，故允升。初六柔顺居初，当升之时，与四相信而合志，占者如是，必能升矣，故大吉。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与四合志，故允升，大畜九三，与上九皆爻，然本卦皆欲畜而通，故小象曰，上合志也，此卦初居内卦之初，四居外卦之下，因柔以时升，皆欲升者也，故小象曰，上合志行。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以阳刚居中，六五以柔顺应之，盖孚信之至者

也，故有利用薄祭，亦可交神之象，占者如是，亦得遂其生，而喜矣，故无咎，升综萃六二，引者阴柔也，此刚中，故止言孚，乃利用禴。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有喜者，喜其得升也，盖诚信之至，则君必信任之专，得以升矣，周公许之曰无咎，孔子曰，君臣相孚，岂无咎，且有喜也，中爻兑，喜悦之象也。

九三，升虚邑。

阳实阴虚，上体坤，有国邑之象（详见谦卦），以三升四，以实升虚，故曰升虚邑，或曰四邑为丘，四丘为虚，非空虚也，乃丘虚也亦通。九三，以阳刚刚才，当升之时，而进临于坤，故有升虚邑之象，占者得此，其升而无疑者也。

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本卦六五之君阴柔，九二之臣阳刚，似君弱臣强，正人之所疑也，况当升之时，自臣位渐升于君位，使四乃阳刚，则逼五矣。故疑也，今升虚邑，阴土与五同体，故无以疑。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坤错乾，君象，指六五，物两为岐，坤土两拆，岐象，中爻震综艮，山象，亨通也，王用亨于岐山，即用见大人，盖六四以柔居柔，与同体，乃顺事五之至者也，故六五欲用九二，乃通乎四以求之，故有王用于岐山之象。吉而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顺事也。

四本顺体，又以柔居柔位，得正，顺事乎五，故五欲用九二，乃通乎四以求之也。

六五，贞吉，升阶。

阶者，阶梯也，六五以柔居尊，下任刚中之贤，乃通于四以求之，贞而且吉者也，九二当升之时，用六五用六四之求，即覲君而升阶矣，上下相孚，有庆而吉顺者也。

象曰，贞吉升阶，大得志也。

大得志，即象辞有庆志行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与豫卦之冥同，昏于升而不知止者也，坤为迷冥之象，不息之贞，天理也，惟天理可以常升，若富贵利达，涉于人欲之私，而非属于天理者，则有消长矣，冥豫动体，故教之以渝豫，冥升顺体，故教之以贞，上六居升卦之极，乃昏于升而不知止者也，有冥升之象，故圣人教占者曰，升而不已，惟不息之贞，他非所利也，为占者开迁善之门如此。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消者，消其所升之业也，富者，富有也，凡贞者，乃天理不息之贞，则成富有之业矣，若升人欲之私，往而不返，溺而不止，则盈者必虚，泰者必否，见其日有所消，而不见其长，故曰消而不富也，本卦下体巽，巽为富，此爻外卦，故曰不富，亦如无妄二爻，未入巽之位，曰未富。



困，坎下兑上。

困者，穷而困也，水居泽下，枯涸无水，困之义也，又六爻皆为阴所掩，小人之掩君子，穷困之象也，序卦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所以次升。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亨贞，言处困能亨，则得其贞，是贞由于亨也，然岂小人能者哉，必平素有学有守之大人操已定，而所遇不足以越之，方得吉而无咎也，若不能实践躬行，自亨其道，惟欲以言求免，其因人必不信而益困矣，言处坎之险，不可尚兑之口也，三五刚中，大人之象，兑为口，有言之象，坎为耳，痛耳不能听，有言不信之象，东坡处困，尚多辩舌，文足欺人耳，岂是君子也。

彖曰，困，刚掩也，险以说，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贞，大人吉，以刚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穷也。

坎刚为兑柔所弇，九二为二阴所弇，四五为上六所弇，故名困，是小人在位，而弇君子者也，如公孙弘之弇董仲舒，曹节，侯览之弇党锢诸贤是也，处险而能悦，则是在困穷艰险之中，而能乐天知命矣，是身虽困，而此心此道，不愧怍，不灭损，皆能亨通者也，如文王羑里演易，陈蔡弦歌，颜子之在陋巷是也，君子即大人，刚中指二五，君子惟刚中，故知明守固，居易俟命，所以吉也，如徒以逞口舌为尚，是虽言而人益不信，此乃自取困穷也。

象曰，泽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泽所以潴水，泽无水是水下漏而上枯矣，困之象也，致者造诣也，命存乎天，志存乎我，致命遂志者，不有其命，逆命于天，惟遂我之志，成就一个是也，患难之来，论是非不论利害，论轻重不论死生，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幸而此身存，则名固在，不幸而此身死，则名亦不朽，岂不身困而志亨乎，身存者，张良之椎，苏武之节是也，身死者，如纣之比干，宋之文天祥等是也。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言困者，皆柔弇刚，小人困君子也，臀坎辞，详见夬卦，坐则臀在下，故初言臀，株者根也，中爻巽木在坎上，初居坎下，木根之象也，坎为隐伏，幽谷之象，覿，见也，坎错离，为目，居三，三岁不覿之象也，盖初六以阴柔之才，居坎陷之下，当困之时，远应于四，近比于二，亦欲弇刚而困君子，然才柔居下，故有坐木根，入幽谷，终不得见二四之象，欲困君子，反自困矣。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此言不覿之故，幽对明，言二与四合，成离有明象，初居离明之下，则在离明之外，而幽矣，所以二与四，得见乎幽谷，而入幽不明者，不得见乎二四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困于酒食者，言酒食之艰难穷也，如孔子之荒食水饮，颜子之簞食瓢饮，儒行之并日而食，夫酒食且困，大于酒食者可知矣，朱紱者，组纁用朱，方来者，为君兴用，盖九二以刚中之德，当困之时，甘贫以守中德，卒为人君所举用，故有困于酒食朱紱方来之象，当通之以如祭祀之至诚，则行虽凶而亦无咎矣，如孔明之卧南阳，困酒食也，刘备三顾，朱紱方来也，应聘任事，利用亨祀也，死而后已，征凶也，留芳百世，义无咎也，凡易中言酒者皆坎也，言食皆兑也，坎为隐伏，有鬼神象，中爻离，朱象，巽绳，紱象，离在兑前，故曰方来。

象曰，困于酒食，中有庆也。

言有此刚中之德，则自亨其道矣，所以有此朱紱方来之福庆。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兑错艮，艮为石，石之为物，坚而不韧，其质无情，石在前困于石之象也，据者依也，坎为蒺藜，蒺藜乃有刺之物，不可依据，蒺藜在后，据于蒺藜之象也，坎为宫，宫之象也，中爻巽为入，入其宫之象也，此爻一变中爻成乾，不成离目，不见之象也，坎为中男，兑为少女，则兑乃坎之妻也，兑坎之中宫，皆阳爻，非阴爻，入其宫不见其妻之象也，此爻一个入字，见字不轻下，周公之爻辞，极其精矣，六三，阴柔不中不正，当困之时，亦欲掩二之刚而困君子矣。但居坎陷之极，所承乘者皆阳刚，孤阴在于其中，前困者无情，后据者有刺，则一己之室家，且不能保，将丧亡矣，况能困君子乎，所以占者凶。

象曰，据于蒺藜，乘刚也，入于其宫，不见其妻，不祥也。

乘刚者，乘二之刚也，不祥者，死期将至也，此爻变为大过，有棺槨象，所以死期将至，人岂有不见其妻之理，乃不祥之兆也，殷仲文从桓玄照镜，不见其面，数日祸至，此亦不祥之兆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金车，指九二，坎，车象，乾金当中，金车之象，自下而上曰往，自上而下曰来，来徐徐者，四来于初也，初觐乎四，四来乎初，阴阳正应故也，九四，与初为正应，不中不正，志在于初，故有徐徐而来，于初之象，然为九二所隔，故又有困于金车之象，夫以阴困阳之时，不能自亨其道，犹志在于初，固为可羞，然阳有所与，终不能为阴所困也。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虽不当位，有与也。

志在下者初爻也，有与者，四阳初阴，有应与也，且四

近君，故阴不能困，井卦二五皆阳爻，故曰无与。

九五，剿刖，困于赤绂，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截鼻曰剿，去足曰刖，兑错艮，鼻象，变震，足象，兑为折毁，错艮为阍寺，中爻离为戈兵，上下体居有刑伤，剿刖之象，三柔比四而弇二，故不惟剿刖，又且困及二四赤绂之臣，是君臣俱为所困矣，然九五中正而悦体，既有能为之才，又有善为之术，岂能长久于困矣，必徐有说而不终于困也，如能守此中正之德，如祭祀之诚信，则终必受福矣。

象曰，剿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说，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为阴所弇，故志未得以中直，与同人九五同，直即正也，受福者，中正之德，如祭祀之诚信，则受福而不受其困矣。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艮为山，为径路，为果蓏，葛藟之类，高山蹊径，臲臲不安，兑错艮，有此象，正应坎，为陷，为丛棘，为蒺藜亦皆葛藟之类，盖葛藟者，缠束之物，臲臲者危动之状，兑为口，变乾为言，口之象也，曰动悔者，自讼其动，则有悔，亦将为之何哉，动悔之，悔事之悔，上六之悔也，有悔之悔，心之悔，心之悔悟，圣人教占者之悔也，征者，去而不用则君子也，与蒙卦几不如舍，上六阴柔，亦欲掩刚，而困君子矣，然处困之极，反不能困，故欲动而弇乎刚，则缠而不能行，欲静而不弇乎刚，则居人君之上，危惧而不自安，是以自讼其动，则有悔，故有此象，然处此之时，愿在人之悔悟何如耳，诚能发其悔悟之心，去其阴邪之疾，知刚之难于弇，弃而去之可也，占者惟征则吉。

象曰，困于葛藟，未当也，动悔有悔，吉行也。

欲掩刚，故未当有悔不弇刚，故从吉而行。



井，巽下坎上。

井者，地中之泉也，其卦巽下坎上，巽者入也，水入于下而处于上，井之义也，坎为水，汲水者，以桶承水而上，亦井之象也，困于上者，必反于下，故受之以井而次困。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综困，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云，井通而困，相遇也，改邑不改井者，巽为市邑，在困卦为兑，在井为巽则改为邑矣，若井则无丧无得，井卦，坎往于上，困卦，坎来于下，刚居于中，往来不改，故曰往来井井，易经之玄妙处，正在于此汔涸也，巽下有阴，圻涸之象，绳者井索也，巽为绳，绳之象也，羸者弱也，与羸羸其角同，汲水之人，弱不胜其瓶，将瓶坠落于井也，中爻离，瓶之象也，在离曰缶，在井曰瓶，曰瓮，取中空之意，言井乃泉脉，不可改变其德，本无得丧，而往来用之者不穷，济人利物之功大矣，若或井中原涸无水，或有水，而人不汲，又或不得水，或汲之而羸其瓶，则无以成济人利物之功，故占者凶。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养而不穷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刚中也，汔至亦未繙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凡井中汲水，井上用辘轳，以索加于其上，用桶吊汲，方能取上也，故曰巽乎木而上水，巽有“木”“入”二字意，

养而不穷者，民非水火不生活也，改邑不改井者，以刚居中，在困卦，居二之中，在井卦居五之中，往来皆井，不可改变也，未有功者，井以得水为功，井中水汨，以至汲水之索，未入于井，皆无功也，若羸其瓶，是不惟不得其水，并汲水之具亦丧亡也，岂不凶，青苗之法，安石之意，将以济人利物，而不知不宜于民，反以致祸，正羸其瓶之凶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劳民劝相。

木上有水者，木承水而上也，劳者，劳动也，劝者，来之也，相者，匡直辅翼也，劳民劝相者，言劳之不已，从而劝之，又从相之，人有五性之德，即地脉井泉，流行不息者也，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不能成井，养不穷之功矣，君子劳民劝相，则民德可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往来用之，井井不穷矣，是劳民劝相者，君子之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初六阴浊在下，乃井之泥，凡言食者，皆兑口，今兑口在下，不食之之象，巽为臭，不可食之象，凡易言禽者，皆坎也，盖初六，阴浊在下，乃井之深而不可浚渫者也，则泥而不食，成旧废之井，无井旁汲水之遗沥，而禽亦莫之顾而饮矣，故有此象，不利之至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旧井无禽，时舍也。

阴浊在下，为时所舍弃，无仁民爱物之功，阴亦有养德而下无养功。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射，注射也，水及小鱼也，上阳爻，下阴爻，两开谷之象，又变艮，山下有井，必因谷所生，亦谷之象也，坎为

弓，在上射之象，巽为鱼，鲋之象，鲋，小鱼，巽综兑为毁折，敝之象也，下阴爻有坼漏之象，坎水在上，巽主入，水入于下，亦漏之象，九二阳刚居中，才德是以济利，但上无与应，不能汲引，而乃牵弱于初，与卑贱之人相与，则不能成井养不穷之功矣，故以井言，有旁水下注，仅射其鲋之象，以汲水言，有破瓮漏水之象，占者不能成功也。

象曰，井谷射鲋，无与也。

无与者，无应与也，所以比初射鲋。（此爻无比初之意）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井受其福。

渫者，治井而清洁也，王明指五爻，可用汲王明者，可用汲于王明也，三变中爻成震，不成兑口，不食之象，坎为加忧，恻象，盖九三，以阳居阳位，与上六为正应，上六阴柔不能汲引，则不能成济人利物之功矣，故有井渫不食，人为我非恻之象，可用汲者，惟求阳明之君，以汲引之，则能成井养之功，而井受其福矣。

象曰，井渫不食，行恻也，求王明，受福也。

行恻者，行道之人亦恻也，三变中爻成震足，行象，不求正应而求王明者，此易之所以时也，韩信弃项羽而投高帝，马援舍隗嚣而事光武，皆舍正应，而求王明者也。

六四，井甃，无咎。

甃者，砌其井也，阴列两旁，甃之象也，初为泥，三之渫渫其泥也，二射鲋四之甃，甃其谷也，既渫且甃，井日新矣，寒泉之来，井食不穷也，六四阴柔得正，近九五之君，盖修治其井，以潜畜九五之寒泉者也，故有井甃之象，占者能修治臣下之职，则可以因君而成井养之功，则无咎矣。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修井畜泉，能尽职矣，安得有咎。

九五，井冽寒泉食。

冽，甘洁也，五变坤为井，以阳居阳为洁，寒泉，泉之美者也，坎居北方，一阳生于水中，得水之正体，故甘洁而寒美也，食者人食之也，即井养而不穷也，中爻兑口之上，食之象也，井以寒冽为贵，泉以得食为功，以人事论，冽者天德之纯，食者王道之溥，黄帝尧舜禹稷周孔，立养立教，万世利赖井冽寒泉，食之者也，九五以阳刚之德，居中正之位，则井养之德已具，而井养之功已行矣，故有此象，占者有是德，能应是占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食，王道也，中正者，天德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上六居井之极，井已成矣，九五寒泉为人所食，上六乃不掩其口，其水又孚信不竭，则泽乃于人，成养不成之功，井收者，井已成也，幕者盖井之具也，坎口在上，勿幕之象，有孚者信也，齐口之水，无丧无得，川之不竭，如人之诚信也，元吉者，勿幕有孚，则泽及于人矣，占者得之，大吉之道也。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大成者，井养之功大成也。盖有寒泉之可食，使掩其口，人不得而食之，或不孚信，有时而竭，则泽不及人，安得为大成，今勿幕有孚，则泽及人，而井养之功成矣，元吉以泽之所及言，大成以功之所就言。



革，离下兑上。

革者，变革也，泽在上，火在下，火燃则水涸，水决则火灭，又中少二女不相得，故其卦为变革也，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所以次井。

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己者信也，五性，仁义礼智信，惟信属土，故以己言之，不言戊而言己者，离兑皆阴卦，故以阴土言，且文王圆图，离兑中间，乃坤土，故言己也，凡离火烧兑金断裂者，惟土可接济，故月令于金火之间，置一中央土，十干丙丁戊己，而后庚辛，言离火烧金，必有土方可孚契之意，日者，离为日也，己日乃孚者，信我后革也，言当人心信我之时，相孚契矣，然后可革也，不轻于革之意，元亨利贞悔亡者，言除弊去害，扫而更之，大亨之道也，然必利于正，亨于正，则革之当其反而悔亡矣，盖不信而革，必生其悔，惟亨而正，则人心信我矣，所以己日乃孚，而后革也。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己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说，大亨以正，革而当，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火燃则水干，水决则火灭，有相灭息之势，少女志在艮，中女志在坎，有不相得之情，水火以减息为革，二女以不能同居，各出嫁为革，故曰革，革而代之者，言革而人相信也，东征西怨，南征北怨，革而信之之事也，离之德明，

兑之德悦，明则识事理而所革不苟，悦则顺时势而所革不骤，大亨者，除暴兴利，一事之大亨也，伐暴救民，举世之大亨也，以正者揆之天理而顺，即之人心而安也，又亨又正，则革之攸当，以所悔亡，正所谓革而信之也，阳极则阴生而革乎阳，阴极则阳生而革乎阴，故阴往阳来，而为春夏，阳往阴来，而为秋冬，四时成矣，命者，易姓受命也，王者之兴，受命于天，故曰革命，天命当顺天也，人心共忿应人也，天道改变，世道迁移，此革之大也，然要之同一时也，时不可革，天地圣人不能先时，时所当革，天地圣人不能后时，革之时，不其大哉，故史记曰，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称次之，尧授舜，舜受禹，汤放桀，武王伐纣，时也。

象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

水中有火，水若盛则息火，火若盛则息水，此相革之象也，历者，经历也，次也，数也，行也，过也，盖日月五纬之躔次也，又作历时者四时也，治历以明其时，昼夜者，一日之革也，晦朔者一月之革也，分至者一季之革也，元会运世者，万古之革也。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离为牛，牛之象也，中爻乾错坤，黄之象也，巩者固也，以皮束物也，束之以黄牛之革，则固之至也，此变即遁之艮止矣，艮止故不革，所以爻辞同，本卦以离革兑金，下三爻主革者也，故二三言革，上三爻受革者也，故四言改，五六言变，初九当革之时，以阳刚之才，可以革矣，然居初位，卑无可革之权，上无应与，无其革之人，其不可有为也必矣，但阳性上行，火性上炎，恐其不能固守其不革之志，

故圣人教占者曰，革道匪轻，不可妄动，必固之以黄牛之革，而后可。

象曰，巩用黄牛，不可以有为也。

无位无应之，故桓玄篡位。

六二，己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离为日，日之象也，阴土己之象也，此爻变爻，情兑性健，故易于革，六二以文明之才，而柔顺中正，又上应九五之君，故人皆专而信之，正所谓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者也，故有此象，占者以此而在，则人皆乐于耳目之所新，有更化善治之吉，而无轻变妄动之咎矣，故占者吉而无咎。

象曰，己日革之，行有嘉也。

应九五，故有嘉，即征吉二字也。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革言者，革之议论也，正应兑为口，言之象也，中爻乾为言，亦言之象也，就者成也，三就者，商度其革之利害否，至再三而革之议论。定也，离居三，三，就之象也，故同人曰，三岁不兴，未济曰，三年有尝于大国，既济曰，三年克之，明夷曰，三日不食，皆以离居三也，若坎之三岁，不得困之，三岁不覲解之，田获三品，皆离之错也，渐之三岁不孚，巽之田获三品，皆以中爻合离也，丰之三岁不覲，以上六变而为离也，周公爻辞，其精至此，九三，以刚居刚，又居离之极，盖革之躁动，而不能详审者也，占者以是往，凶可知矣，故虽事在所当革，亦有危厉，然当革之时，不容不革，故必详审其利害可否，至于之就，则人信相孚，可以革矣。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言议革之言，至于三就，则利害详悉，可否分明，又复

何之。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命者，到此已革矣，离交于兑，改夏之命令于秋矣，所以不言革而言改命，如汤改夏之命而为商，武改商之命而为周是也，九四之位，则改命之大臣，如伊尹太公是也，有孚者，上有孚于五，下有孚于民也，九四卦已过中，已改其命矣，改革所系匪轻，恐有所悔，然时当改命，不容不改者也，有何悔焉，是以悔亡，惟于未改之先，所改之志，孚于上下，则自获其吉矣，故教占者如此。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志者，九四之志也，信志者，信九四所改之志也，上而信于君，下而信于民，必如是信，我方可改命也，信乃诚信，即爻辞孚字。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阳刚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而为革之主，得称大人，兑错艮，艮为虎，虎之象也，兑为正西，乃仲秋鸟兽毛毳，变之象也，乾之五，则曰龙，革之五则曰虎，若以理论，揖逊者见其德，故称龙，征诛者见其威，故称虎，二四之有孚者，乃水火相交之际，教占者之有孚也，五之有孚，即汤武未革命之先，四海徒后之思，未占而知其有孚矣，九五以阳刚中正之才德，当兑金肃杀之秋，而为顺天应人之举，九四为改命之佐，共改其命矣，是以为大人吉，登九五之位，而宇宙为之一新，故有大人虎变之象，此则不待占决而自孚信者也。占者有是德，必应是占也。

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文炳以人事论，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制

礼作乐，炳乎其有文章是也。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君子豹变者，变其旧日之冠裳也，小人革面者，革其往日之诈伪也，上六世道革成之后，而天命即维新，往日功臣虽为鼓刀之叟，或贬佞屠狗之徒，而今乃是开国承众，而为公侯，其君子者，以前虽隐遁，今亦驰聘明时，其小人者，以前虽虚伪，今亦心悦诚服，而真实向善矣，故曰君子豹变，小人革面之象，当此时，应守其改革之命，不然则凶也，能守其命，则正而吉矣。

象曰，君子豹变，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顺以从君也。

其文蔚者，谓冠裳一变，人物一新，顺以从君者，兑悦则顺，即中心悦而诚服，豹次于虎，兽不同也，炳从虎，蔚从草，大小显著不同也。



鼎，巽下离上。

鼎者，烹煮之器，其卦离上巽下，下阴为足，二，三，四，阳为复，五阴为耳，上阳为铉，鼎之象也，又以巽木入离火而致烹饪，鼎之用也，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所以次革。

鼎，元吉，亨。

彖辞，元亨，则吉字当从本义，作衍文。

象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饪也，圣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养圣贤，巽而耳目聪明，柔进而上行，得中而应乎刚，是以元亨。

象者，六爻有鼎之象也，巽者入也，亨煮也，饪，熟食

也，木入火以烹饪，所以名鼎，圣人，指君而言，圣贤者指臣也，古人凡有卓德者，均称圣，如汤诰称伊尹为元圣，烹饪之事，是祭祀及接待宾客而已，祭祀之大者，元出于上帝，宾客之重者，无过于圣贤，享上帝贵质，故止曰享，享圣贤贵丰，故曰大亨，所以享帝用特牲，而享圣贤以饗牲牢礼，巽为耳目聪明者，内而此心巽顺，外则耳目聪明也，离为目，五为鼎耳，故曰耳目皆离明之德，故曰聪明，柔进而上行者，鼎卦综革，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因之离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言革下卦之离，进而为鼎之上卦也，进而上行，居五之中，应乎二之刚也，若以人事论，内巽外聪有其德，进而上行有其位，应乎刚有其辅，是以元亨。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正谓者，端壮安正之谓，賁明盛服，非礼不动，凝者成也，坚也，命者，天之命也，凝命者，天命凝成坚固，国家安于磐石，所谓协调上下，以承天休，鼎譬之位，命誉之实，鼎之器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实，君之位正，然后可凝其所受之命，鼎综革，故革亦言命，孔子因大禹铸九鼎象物，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十，卜季七百，所以说到正位凝命上去，周烈王二十三年，九鼎正，此不能正位，凝命之兆也，其后秦遂灭周，取九鼎，则鼎之关系深矣，故以鼎为宗庙之宝器，及天宝五季，宰臣李适之，常列鼎俎，具膳羞，方夜，鼎跃相斗不解，鼎耳及足皆折，故明星不能正位凝命，而有幸蜀之祸。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巽综震，震为足趾之象，巽为长女，位卑居下，妾之象，震为长子，子之象，鼎为宝器，主器者，莫若长子，则

子之意，由鼎而来，颠趾者，颠倒其趾也，凡洗鼎而出水，必须颠倒其鼎，以鼎足倒于上，故曰颠趾，否者，鼎中之污秽也，利出否者，顺利而出否也，故孔子曰，鼎取新，得者获也，得妾者，买妾而获之也，以者，因也，因其子而买妾也，言洗鼎时，趾乃在下之物，不当加于上，今颠于上，则悖逆也，然颠趾者，不得已而为之也，以其顺利而出否也，亦由之有妻买妾，非不得已也，以其欲生子之欲，不得不买妾，得妾以生子，又颠出否之象也，初六居下，尚未烹饪，正洗鼎之时，颠趾以出否，故有得妾以其子之象，占者得此，凡事虽若悖，但上下尊卑之理，于义则无咎也。

象曰，鼎颠趾，未悖也，利出否，以从贵也。

为洗鼎而颠倒其趾于上，于理未悖，以从贵者，除去否贱，方能得珍贵之物置于鼎中也。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鼎有实者，既洗鼎矣，乃置物于其中，阳实阴虚，所以言实，仇者，匹也，对也，指初也，疾者，阴柔之疾，盖九二，以刚居中，能守其刚中之实德，虽比于初，而不轻于所与，有鼎有美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而我实德之家，占者如此，则刚之德不亏，其吉可知矣。

象曰，鼎有实，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终无尤也。

慎所之者，慎所往也，九二阳刚之实，德自能顺于所往，择善而交，不失身于阴党，终无尤言，我仇虽有疾，而慎其所往，不失身于彼，又何碍乎。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三变为离，为坎，坎为耳痛，耳革之象，巽错震足为行，爻变坎陷，不能行，行塞之象，离为雉象，坎为膏象，

中爻兑，爻变则不成兑口，不能食之象，爻变则内外卦皆成坎水，雨之象也，九三以阳刚居鼎复之中，本有美实之德，然居木之极，应与则为火之极，木火既极，则鼎中沸腾，鼎耳变炽热不可举动，而其中雉膏之美味，亦不可食矣，故云耳革行塞，雉膏不食之象，幸阳刚得正，故又有方下雨水，亏损其炽烈，而鼎可移，美味依然可食，不致于悔咎，是始虽不利，终则吉也。

象曰，鼎耳革，失其义也。

义者，宜也，鼎烹饪之，应与木火之炽，烹饪太过，失其宜也，故耳革。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四变中爻震，足之象，中爻兑，折毁之象，鼎实遇震则动，覆倒之象，餗，美殄也，鼎以享帝养贤不得自私也，故云公餗，渥者沾濡也，犹覆倒，而其上下左右皆沾濡其殄也，九四大臣所居之位，任天下之重也，但不中不正，又应爻初六之阴柔，则任非人，难以胜任，卒置国家倾亡者也，其凶特甚也。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言以餗委托信任于人，现已覆倒，则信任之人不可靠也。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五爻为鼎耳，黄中色，五居中，黄耳之象，此爻变乾金，金铉之象，铉者，鼎之系，贯鼎耳以举鼎，盖有五虚中之德，上比上九，下应九二，皆具刚明，故有黄耳金铉之象，鼎既黄耳金铉，则中之为实，其味必美矣，而占者则利于贞固也。因阴柔故戒之以此。

象曰，鼎黄耳，中以为实也。

黄中色，言中乃其实德也，故云黄耳。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上九居鼎之极，铉在鼎上，铉之象也，此爻变震，震为玉，玉，铉之象，玉岂可为铉，有此象，亦如金车之意，鼎之为器，承鼎在足，实鼎在腹，行鼎在耳，举鼎在铉。鼎至于铉，大功告成，则可以养人矣，亦犹如井卦之元吉大成，故大吉无往不利。

象曰，玉铉在上，刚柔节也。

刚柔节者，言以阳居阴，刚而能节之以柔，有如玉之温润，所以为铉也。



震，震下震上。

震者，动也，一阳始生于二阴之下，震而动也，其象为雷，其属为长子，序卦主器者，若如长子，故受以震，次鼎。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虩虩，恐惧也，本壁虎之名，捕食时，常周环于壁间，动而不宁，惊顾，此用虩字之意也，震综艮，艮为虎，故取虎象，哑哑，笑声，震大象兑，又中爻错兑，皆有喜悦言语之象，故曰笑言，匕，匙也，以棘为之，长二尺，未祭祀之先烹牛于镬，实于鼎，而嘉幕，将荐，乃举幕以匕出之，升于鼎上，鬯，以秬黍酒和郁金以灌地降神者也，人君于祭之礼，亲匕牲荐鬯而已，其余不亲为也，震来虩虩者，震也，

笑言哑哑者，震而亨也，震惊百里不丧匕鬯，处大变不失其常，此专以震及长子言之，一阳在坤土之中，君主百里之象，中爻艮，手执之，不丧之象，中爻坎酒之象，言震自有亨道，盖易之为理，危者使平，易者使倾，人能于平时，安不忘危，此心常如祸患之来，戒慎恐惧，而无慢易之心，则日用之间，举动自有法则，一笑一言，皆哑哑而自知，虽或有非常之变，出于仓卒之间，犹雷之震惊百里，然我此心有主，意志不为所动，则雷之威震虽大而远，而主祭者自不失匕鬯也，此即震自有亨通之道，不丧匕鬯，乃象也，非真事寔，言能怒惧则致福，而不失所主之重也。

彖曰，震亨，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震惊百里，惊远而惧迩也，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

易举正，出可以守句上，有不丧匕鬯四字，生由于忧患，恐惧，自足以致福，人能戒慎恐惧，则操心危，而虑患深，自不违法越分，而失日用之带度，斯能安乐自如，笑言哑哑也，内外皆震，远近惊惧之象也，出者，长子已继世而出也，言祸患出于卒，如雷之震，远近惊惧，当此之时，乃能处之若素，由于平时能惧，故虽忽有所惊吓者，亦不能动我之心，如此则可以负荷天下之重任，而为禘祭之社稷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

洊者，再也，上下皆震，故云洊，养性修身，使事皆合天理，省察其过，使凡事遏人欲，惟此心恐惧，所以修省也，恐惧者，作于其心，修省者，见于行事。

初九，震来虩虩，后言哑哑，吉。

笑言哑哑者，非一概笑言也，有震言虩虩，存下先而笑

言哑哑，在其后也，将卦辞加一后字，辞即明矣。初九，九四，阳也，乃震之所为震者，震动之谓也，二，三，五，上阴也，乃为阳所震者，震惧之震也，初为成卦之主，处震之初，占象如此。

象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哑哑，后有则也。

恐以致福，而后有则，理必不可易，言亦不可易，分观其象，而玩其辞，则知辞之量，哑哑于后者，仍是恐致福，后有则之理。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震来厉者，乘初九之刚，当震动之时，故其来猛而厉也，亿者大也，亿丧贝，大丧其货贝也（十万曰亿），故为大也，二变中爻离为蚌，贝象也，震为足，跻象，中爻艮为山，陵象，陵乘九刚，九陵之象也，艮居七，离为日，七日之象，若以理数论，阴阳各极于六，七则变而反其初，故易中多言七，跻者升也，六二当震之时，乘初九之刚，故有震来厉，亿丧贝之象，然居中得正，此无妄之灾耳。六二乃不顾其贝，飘然而去，避于九陵，无心以逐之，不期七日自获此贝，故又有得贝之象。占者得此，凡事若以柔顺中正自守，始虽免丧失，中则不见而自获也。

象曰，震来厉，乘刚也。

当动之时，乘九之刚，所以猛厉不可御。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乃死而复生也，中爻坎为多眚，三变则不成坎，无爻之象也，六三不中不正，居二震之间，下震将尽，而上震继之，故有苏苏之象，所以然者，以震求能行而不行耳，若能奋发有为，戒惧修身，去其不中不正，以就其中正，则自笑

言哑哑而无咎矣，如唐肃宗安史之乱，犹私与张良姊局戏不已，可谓不知震行无咎矣。

象曰，震苏苏，位不当也。

不中不正，故不当。

九四，震遂泥。

遂者，无反之意，泥者，沉溺于险陷，而不能奋发也，上下坤土得坎水，泥之象也，坎有泥象，故需卦井卦，皆言泥，睽卦错坎，则云负涂，晋元帝国于五湖，而大业未复，宋高宗不能恢复中原，皆其泥者也，九四以刚居柔，不中不正，陷于二阴之间，处震惧则不能守，欲震动则莫能奋，是既无能之才，而又溺于宴安之私，故遂泥焉而不复反，即象占而可知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未光者，陷于二阴之间，所为者，皆邪僻之私，无有正大光明之事，所以遂泥也，此与夬卦，萃卦，未光皆同。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初始震为往，四洊震为来，五乃君位，为震之主，故往来皆厉也，亿无丧者，大元丧也，天命未去，人心未离，国势未至瓦解也，有事者，犹可补偏救弊以有为也，六五处震，亦犹二之乘刚，所以爻辞同亿字丧字，六五以柔弱之才，居人君之位，当国家震动之时，故有往来危厉之象，然以其德中，才虽不足，以其济变中德，犹可以自守，故曰大无丧，而犹能有事也。

象曰，震往来厉，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丧也。

危行者，往来行危也，其事在中者，言所行虽危厉，而犹能以有事者，以其有中德而能成事，故大无丧。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者，求取也，矍者，瞻视彷徨，爻变离，视象，离火遇震动，言象，凡震遇坎水者，皆言婚媾，因上六以阴柔居震极，中心危惧，而不能自安，故有索索矍矍之象，以是而往，不免方寸昏乱，岂能济变，故其行则凶，然似此者，以其不能图之于早耳，如能于震动之祸，未及身之前，早为防范，恐惧修省，必能无咎，然以阴柔处震极，亦不免婚媾之有言，终不能笑言哑哑，安于无事之天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虽凶无咎，畏邻戒也。

中者中心也，未得者，方寸乱而不能笑言哑哑也，畏邻戒者，畏祸已及于邻，而先自备戒也，畏邻戒，方能无咎，否则岂能无咎耶。



艮，艮下艮上。

艮者，止也，一阳止于二阴之上，阳自下升，极上而止，此止之义也，又其象为山，下坤土，乃山之质，一阳覆冒于其上，重浊者在下，轻清者在上，止之象也，序卦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所以次震。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本卦综震，四为人之身，周公爻辞，以四为身，三画之卦，二为人位，故曰人，庭则前庭，五也，艮为阙，故门之内，中间为庭，震行也，向上而行，面向上，其背在下，故

以阳之画初，与四为背，艮止也，艮止也，向下而立，面向下，其背在上，故以阳之画，三与上为背，上二句，以下卦言，下二句以上卦言，言止其背，则身在背后，不见其四之身，行其庭，则背在人前，不见其二之人，所以一止之间，既不见其已，又不见其人也。（彖辞说一行字，一动字，重一时字）

彖曰，艮，止也，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敌应，不相与也，是以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也。

艮者，止也，然天下之理无穷，而天人之事万变，惟其止而已，岂能尽所有事理哉，亦观其时如何耳，盖理当可其可之谓时，时当乎艮之止则止，时当乎震之行则行，行止之动静，皆不失其时，则无适而非天理之公，其道如日月之光明矣，岂止无咎而已哉，然艮之所以名止者，亦非固执而不变迁也，乃止其所也，惟止其所当然之理，所以时止则止也。卦辞又云，不获其身不见其人者，盖人相与乎我，则我即能得其人，我相与乎人，则人即能获其我，今初之于四，二之于五，三之于上，阴自为阴，阳自为阳，不相与应，是以人不获乎我之身，而我亦不见其人，仅得无咎而已，若时止时行，岂止无咎哉，八纯卦皆不相应与，独于艮言者，艮性止，止则固执不迁，所以不光明，所以仅得无咎。文王卦辞，专以象言，孔子彖辞，专以理言。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兼山者，内一山，外一山，两重山也，天下之理，即位而存，父有父之位，子有子之位，君臣夫妇亦然，当富贵有富贵之位，穷贱有贫贱之位，患难夷狄亦然，有本然之位，

即有当然之理，思不出其位者，正所以止乎其理也，出其位，则越有其理者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艮综震，震为足，趾之象也，初在下，亦止之象也，咸卦亦以人身，以渐而上，初六，阴柔，无可为之才，能止者也，又居初，卑下不得止者也，以是而止，故有艮趾之象，占如是者，则不轻举冒进，可以无咎而正矣，然又恐其正者，不能永也，故又教占者如此。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理之所当止者曰正，即爻辞之贞也，爻辞曰利永贞，象辞曰，未失正也，见初之止理，所当止也。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者，足肚也，亦初震足之象，拯者救也，随，从也，指三，言不求拯于所随之三也，凡阴柔资于阳刚者，皆曰拯，中爻坎为加忧，不快之象，盖六二，居中得正，比于其三，止于其腓矣，以阴柔之质，求三阳刚之助可也，但艮性止，不求拯于随，则其中正之德无所施用矣，故此心常不快也。

象曰，不拯其随，未退听也。

二下而三上，故曰退，周公不快，主坎之心病而言，孔子未听，主坎之耳痛而言。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

限者，界限也，上身与下身相界限，即腰也，夤者，连也，腰之连属不绝者也，腰之在身，正屈伸之际，当动不当止，若艮其限，则上自上，下自下，不相连系矣，列者，列绝而上下不相连，判然两段，薰与熏同，火烟上也，薰心

者，心不安也，中爻坎为心病，所以六二不快，九三薰心，坎错离火，烟之象也，止之为道，惟其理之所在而已，九三位在腓之上，当限之处，止变动屈伸之际，不当艮者也，不当艮而艮，则不得屈伸，而上下判隔列绝其相连矣，故危厉，而心常不安，占者之象如此。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不当止而止，则执一不能变其通，外既齟齬，心必不安，所以危厉而薰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艮其身者，安静韬晦，乡邻有门而闭户，括囊无咎之类是也，六四，以阴居阴，纯乎阴者也，故有艮其身之象，既艮其身，则无作为矣，占者如是，故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诸躬也。

躬即身也，不能治人，不能成物，惟止诸躬而已，故曰，艮其身，象曰止诸躬。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序者，伦序也，言有序者，发必当理也，艮错兑口，有辅与言之象，盖六五当辅出口之处，以阴居阳，未免有失言之悔，然以其得中，故有艮其辅，言不妄发，发必当理之象，无悔者也。

象曰，艮其辅，以中正也。

正当作正，与止诸躬止字同，以中正止，所以悔亡。

上九，敦艮，吉。

敦与笃行之笃字同意，时止则止，贞固不变也，山有敦厚之象，故敦临，敦复，皆以土取象，上九以阳刚居艮极，自始至终，一止于贞，而不变，敦厚于止者也，故有此象，占

者如此，则其道光明矣，何吉如之。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终也。

厚终者，敦笃于终而不变也，贲，小畜，蛊，颐，损，蒙大卦，上九皆吉者，均有厚终之意。



渐，艮下巽上。

渐者，渐进也，艮下巽上，有不遽进之义，木在山上，以渐而高，渐之象也，序卦艮止者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所以次艮。

渐，女归吉，利贞。

妇人出嫁曰归，天下之事，惟女归为渐，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礼备，而后成婚，是以渐者莫如女归也，本卦不遽于进，故又戒以利贞。

象曰，渐之进也，女归吉也，进得位，往有功也，进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刚得中也，止而巽，动不穷也。

以卦综卦德释卦辞，之字作渐字，女归吉者，言女归而后渐善也，进必以礼，不苟于相从，然后能遂其进而吉也，进得位者，渐与归妹相综，归妹下卦之兑，进而为渐上卦之巽，得九五之位也，不惟进得位又正之中也，正邦者，成刑于之化也，如此往而必有功矣，然其进愈急者，其机愈阻，今内而艮止，则先廉静无求矣，外而顺巽，则进能相时以动，此所以进不穷而吉者也。

象曰，山上有木，渐，君子以居贤德善俗。

习俗移人，贤者不免，故性相近，而习相远也，君子法

渐之象，择居处于贤德，善俗之地，则耳濡目染，以渐而自成其有道之士。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本水鸟，即雁之大者，中爻离坎，离为飞鸟，居水之上，鸿之象也，且其为物，木落南翔，冰泮北归，其至有时，其群有序，不失其时与序，于渐之义为切，婚礼用鸿，取不再偶，于女归之义切，所以六爻，皆取鸿象也，小子者艮为少男，小子之象，内卦错兑，外卦综兑，兑为口舌，有言之象也，干，水旁也，江干也，中爻坎，水流于山，故有千象，厉者险厉也，以在我而言也，言者谤言也，以在人而言也，无咎者，在渐之时，非躐等以强，强进于义则无咎，初六阴柔，当渐之时，渐进于下，有鸿渐于干之象，然少年新进，上无应与，在我不免有小子之厉，在人不免有言语之伤，占者如此，其义则无咎也。

象曰，小子之厉，义无咎也。

小子之厉，似有咎矣，然时当进之时，以渐而进，亦理之所宜，以义揆之，终无咎也。

六二，鸿渐于盘，饮食衎衎，吉。

盘，大石也，艮为石，盘之象也，自干而盘，则远于水而渐进矣，中爻为坎，饮食之象也，故困卦九二言酒食，需卦九五言酒食，未济上九言酒食，坎卦六四言樽酒，衎，和乐也，巽综兑，悦乐之象，言鸿渐于盘，而饮食自适也，吉即小象，不素饱之意，六二，柔顺中正，而进以其渐，又上有九五中正之应，象得如此，占则必吉也。

象曰，饮食衎衎，不素饱也。

素饱，即素餐也，为人之臣，食人之渐，事人之事，义

所当得，非徒饮食而已也。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地之起伏高平曰陆，此爻变坤，陆象，九三过刚，当渐之时，故有自磐而进于陆之象，然上无应与，乃此于亲近之四，附丽其丑，而失其道矣，非渐之贞者也，故有夫往不返，妇孕不育之象，凶可知矣，惟御寇之道，在于人和，今变坎成坤，则同心协力，顺以相保，故吉利也，夫指九三，艮为少男，妇指六四，巽为长女，中爻坎中满，孕象，孕不育者，孕而不敢使人知，如孕而不育，盖四性入，无应而奔三，三上行，故有此丑，三变成坤，离绝夫位，夫征不复之象，三变不成坎中满，妇孕不育之象，坎为盗，离为戈兵。寇象。象曰，夫征不复，离群丑也，妇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御寇，顺相保也。

离附丽也，群丑指上下二阴，夫征不复者，以附离群阴溺，而不及也，失其道者，淫奔失妇之正道也，顺相保者，御寇之道，在于行险而顺，今变坎成坤，则行坎而顺矣，所以能相保御也，雁群不乱，飞则列阵相保，三变坤，有雁阵象，故曰相保。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巽为木之象，下三爻一画横于上，桷之象，桷者椽也，所以乘瓦，巽为绳直故有此象，又坎为宫，四居坎上，亦有桷象，巽为不果，或得之象，无咎者，得渐进也，六四以柔弱之资，似不可以渐进矣，然巽顺得正，有鸿渐于木或得其桷之象，如是则无咎也。

象曰，终莫之吝，言，得所愿也。

愿者，正应相合之愿也。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陆，即三爻之陆，三乃上之正应，虽非阴阳相合，然皆光明君子，知进而又知退，仪者，仪则也，羽可以为仪，犹言人之言行可法也，上九陆在山上，渐长至高，可谓渐进之极矣，然巽性入，不果进，而复退于陵焉，则知进知退，可以起顽立懦者也，故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之象，迪吉之道也。象曰，其羽可用为仪，吉，不可乱也。

不可乱者，鸿飞于云汉之间，别阵有序，可以为仪，以人事论之不可乱者，富贵利达不足以乱其心，惟知其进，不知其退，惟知其高，不知其下，安得可用为仪，今者，知进又知退，知高又知下，则可以为人之仪也。



归妹，兑下震上。

女之长者，为姊，少者为妹，妇人之嫁曰归，兑为少女，故曰妹，为卦兑下震上，以少女从长男，其情又以悦而动，皆非正也，故曰归妹，序卦，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渐可归义，故以归妹为次。

归妹，征凶，无攸利。

渐曰女归，自彼归我，娶妇之象，故曰归妹，而自我归彼者，嫁女之象也。

彖曰，归妹，天地之大义也，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归妹人之终始也，说以动所归妹也，征凶，位不当也，无攸利，柔乘刚也。

所谓归妹者，天地之大义也，盖物无独生独成之理，故

男有室，女有家，本天地之常经，是乃其义大也，盖天地不感，男女不交，则物不生，而人道息灭矣，是归妹者，虽女道之终，而生育之事，于此造端，实人道之始所以为天地之大义也。然归妹，虽天地之正理，但说而动，则女先于男，所归在妹，乃妹之自为，非正理，而实私情矣，所以云归妹不当者，二四阴位而居阳，三五阳位而居阴，自二至五皆不当也，柔乘刚者，三乘二之刚，五乘四之刚也，有夫屈与妇，妇制其夫之象，位不当则紊男女内外之正，柔乘刚，即悖夫妇唱随之理，所以征凶无攸利。

象曰，泽上有雷，归妹，君子以永终知敝。

泽，兑也，兑为毁折，敝象，中爻坎为通，离为明，知象，雷震泽上，水气随之而上升，女子从人之象也，故君子观其合之不正，而动于一时情欲之私，即知其终之有敝，必至失身败德相为睽乖矣，此所以欲善其终，必慎其性也，天下之交合，能长久而善者，其唯仁义道德乎。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妇之幼者，曰娣，从嫁以适人者也，兑为妾，初居下，皆娣象也，兑为毁折，震为足，又变坎为曳曳，皆跛履之象，盖初九居下，当归妹之时，而无正应，不过娣妾之贱矣，故有娣象，然阳得正，在女子为贤正之德，又处悦居下，有顺从之义，故亦能维持调护承助其正室，但为娣之贱，闺闼内事，不得专成，犹跛者侧行而不能正行也，以是而行，虽其势不能大成，然乃职之当然。吉之道也。

象曰，归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恒常也，天地之常道也，有嫡有娶者，人道之常，初在下位，无正应分当，宜于娣矣，是乃常道也，故曰以恒，相

承者，能承助乎正室也，以其有贤正之德，所以能相承，以恒以分言，相承以德言。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者，偏盲也，兑综巽，巽为白眼，亦有眇象，中爻离，目视之象，幽人之贞者，幽人遭时不偶，抱道自守，幽人无贤君，正犹九二无贤夫，众爻言归妹，而此爻不言者，居兑之中，乃妹之身，是一嫡而非娣也，九二，阳刚得中，优于初之居下矣，又有正应，优于初之无应矣，但所应者，阴柔不正，是乃贤女，所配不良，不能达成内助之功，故有眇者能视，而不能远视之象，然所配不良，岂可因其不良，而改其刚中之德哉，故占者利而幽人之贞可也。

象曰，利幽人之贞，未变常也。

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此妇道之常也，今能守幽人之贞，则未变常矣，兑为常，是乃常之象也。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贱妾之称，（天文志，须女四星，贱妾之称），反者，颠倒之意，震为反生，故曰反，夫六三居下卦之上，本非贱者也，但不中不正，又为悦之主，以容悦事人，成无德之须，为人所不取者也，故有未得所适，反归以娣之象，乃德不称位，而自贱者也。

象曰，归妹以须，未当也。

未当者，爻位不中不正也。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过期也，女子过期不嫁人，故曰愆期，因无正应，以阳应阳，则纯阳矣。故延期，有时者，理，若以众论，中爻坎月离日，期之象也，四爻变坤，则纯坤，而月不见也，

故愆期，震春兑秋，坎冬离夏，四时之象，震东兑西，相隔甚远，所以延期，四时循环，则有时矣，九四以阳应阳，而无正应，盖女之愆期而未归者也，然天下岂有不归之女，特待时而归，归之迟耳，故有延期迟归有时之象，占者凡事待时可也。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行者，嫁也，天下之事，自有其时，愆期之心志，有待其时而后嫁耳，爻辞曰，有时，象辞曰，有待，皆俟时之意。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乙，如箕子明夷，高宗伐鬼方之类，君者妹也，此爻变兑，兑为少女，故以妹言之，诸侯之妻曰小君，其女称县君，宋之臣其妻皆称县君，故不曰妹而曰君，袂衣袖也，所以为礼容者也，人之著衣，其礼容全在于袂，故其衣之袂良，五爻变兑成缺，故不知三之良，若以礼论，三四中正，尚容饰，五柔中，不尚容饰，所以不若其袂之良也。月几望者，坎月离日，震东兑西，日月东西相望，五阴二阳，言月与日对，而应乎二之阳也，月几者，言光未盈满，柔得居中而谦也，月几望而应乎阳，又下嫁占中之象，六五柔中居尊，盖有德而贵者也，下应九二，以帝有德之女，下嫁于人，故有尚德而不尚饰，其服不盛之象，女德之盛无以加此，因下嫁，故又有月几望，而应乎阳之象。

象曰，帝乙归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贵行也。

在中者德也，以贵者，帝女之贵也，行者嫁也，有是中德，与尊贵，以之下嫁又何必尚其饰哉，此所以君之袂不如

娣之袂良也。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兑为女，震为士，筐乃竹所成，震为竹，又仰于空虚无实之象，又变离亦中虚无实之象，中爻坎，为血卦，血之象，兑羊象，震综艮，艮为手，承象，离为戈兵，刲象，羊在下，血在上，无血之象，凡夫妇祭祀承筐而采频繁者，女之事也，今上与三皆阴爻，不成夫妇，则不能供祭祀，无攸利者，人伦以废，后嗣以绝，有何攸利，刲者屠也，上六以阴柔居刲终而无应，居终则过时无应，则无配，盖归妹之不成者也，故有成筐无实刲羊无血之象，占者得此，无攸利也。

象曰，上六无实，承虚筐也。

上爻有底而中虚，故曰承虚筐，阳实阴虚而无承，徒然虚筐也。



丰，离下震上。

丰者，盛大也，其卦震上离下，以明而动，盛大之由也，又雷电交作有盛大之势，乃丰之象也，故曰丰，序卦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所以次于归妹。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亨者，既丰自有亨通也，假，至也，盖壬者，车书一统，而后可以至此，此卦离日在下，日已昃矣，勿忧宜日中，不宜如是之昃，昃则不能照天下也，离日在下，昃象，离日象，又王象，错坎，忧象。

象曰，丰，大也，明以动，故丰，王假之，尚大也，勿忧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尚大者，所尚盛大也，明动相资，则王道由此恢廓，故明丰，宜照天下者，普照天下者也，日昃则不能偏照，故宜日中，日中固照天下之理盛极必衰，故日以中为盛，日中则昃，月以盈为盛，月盈则必食，何者，天地盈虚之理，乃因时而消息也，时之将息矣，必复乎盈，循环不已，此自然之数理也，天地之变运动者，如风雷云雨，凡阳虚阴吸之类皆是。

象曰，雷电皆至丰，君子以折狱致刑。

始而问狱之时，法电之明，以折其狱，是非曲直，必得其情，终而定刑之时，法雷之威，以致其刑，视重大小，必当其罪。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配主者，初为明之初，四为动之初，故在初曰配主，在四曰夷壬，十日为旬，盖当之初，明动相资，故有遇其配主之象，既遇其配，则足以济其丰矣，故虽丰已一旬，亦无灾咎，可嘉之道也，故往则有尚。

象曰，虽旬无咎，过旬灾也。

过旬灾者，言盛极必衰也。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蔀，草名，中爻巽，草之象也，斗，量名，应爻震，有量之象，南斗北斗，皆如量，所以名斗，本卦离日在下，雷在上，震为蕃草，蕃盛之象也，草在上蕃盛，日在下，不见其日而见其斗也，疑者，援其所不及，指其所不知，必致猜

疑也，疾者，持方柄以圆凿，反见疾恶也，有孚者，诚信也，离中虚，有孚之象也，发者，感发开导之也，吉者，至诚足以动人，彼之昏暗可开而丰亨可保也，贞字，诚字乃六十四卦之重点，圣人于事难处，不教人以贞，则效人以有孚，六二居丰之时，为离之主，至明者也，而上应六五之柔暗，故有丰其蔀不见其日，惟见其斗之象，以是昏暗之主，往而从之，彼必见疑疾，有何益哉，惟在积诚信以感发之则吉。

象曰，有孚发若，信以发志也。

志者，君之心志也，信以发者，尽一己之诚信，以感发其君之心志，则己之心与君之心，相为流通矣，如汤之伊尹于太甲，三国孔明之于后主，唐郭子仪之于肃宗、代宗者是也。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沛，泽也，沛然下雨之貌，沫者，水沫也，如涎沫，流沫，乃霖霖细雨不成水之意，中爻兑泽，沛象，既变，则中爻成坎水，沫象，肱者，手臂也，阳右阴左，故曰右，震综艮手，中爻兑为毁折，折肱之象，盖九三处明之极，而应上之柔暗，故有丰其沛，不见日而见沫之象，夫明既有所蔽，则以有用之才，置于无用之地，故又有折其右肱之象，虽见用，乃上六之咎也，于三无关也，故无咎。

象曰，丰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终不可用也。

凡建立大事，保丰亨之人，必明动相资，今三爻变，中爻成艮止，虽动而不明矣，动而又止，不可成大事，安能济丰哉，人所赖做事者右肱也，今三为时所废，如人折右肱，终不可用也。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者，等夷也，指初，与四同德者也，二之丰蔀见斗者，应乎其昏暗也，盖九四，当丰之时，比乎昏暗，故亦有丰蔀见斗之象，然四与初，同德相应，其济其丰，又有遇其夷主之象，吉之道也。

象曰，丰其蔀，位不当也，日中见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幽不明者，初二日中见斗，是在下，而幽在上，二之身犹明也，若四之身，原是蔀位，纯是幽而不明矣，行者动也，震性动，动而应乎初也。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凡卦自下而上者，谓之往，自上而下者，谓之来。来，召来也，屈己下贤以来之也，章者，六二离本章明，又居中得正，故曰章，爻变兑口，有誉象，盖六五为丰之主，六二为正应，有章明之才者，能求而致之，明动相资，福庆交聚，声誉益章，占者获吉可知矣。

象曰，六五之吉，有庆也。

有庆方有誉，未有无福庆而有誉者，举庆则誉在其中矣，明良相得朝廷之庆，主圣臣贤，海宇之庆也，六五之吉，以其有召贤之庆也。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以屋言，凡丰享富贵，夫有不润其屋者，丰其屋者，初登其天也，蔀其家以下，后入于地也，蔀其家者，草生于屋，非复前日之炫耀而丰矣，闚者，窥视之也，阒者，寂静也，覿者见也，离居三，三象，盖上六以柔暗之质，居明动

丰亨之极，承平既久，奢侈日盛，故有丰其屋之象，然势极则反者，理数也，故离明之极，必及其暗，有草塞其家而暗之象，震动之极，必反其静，有闾其无人，三年不覿之象，凶之道也，泰之后，而城复于隍，丰之后而寂其户，故知处承平不易也。

象曰，丰其屋，天际翔也，闾其户，阒其无人，自藏也。

言丰极之时，其势位炙手可热，如翔翱于天际云霄之上，人可仰而不可即，上六天位，故曰天，及败坏之后，昔之光彩气焰，不期掩藏而自掩藏矣，权臣得罪披离之后，多有此气象。



旅，艮下离上。

旅，羁旅也，山在下卦，火在上卦，内为主，外为客，山止而不动，犹舍馆也，火动而不止，犹行人也，故曰旅，序卦丰，大也，极大者，必失其居，故受旅次丰。

旅，小亨，旅贞吉。

小亨者，小顺利也，旅途无亲，势涣情疏，纵亨通之事，亦甚微少，故曰小亨，然亨者，以其正也，道无往而不在，理无微而可忽，旅途之间，能守此正，则吉而亨矣，小亨者，旅贞吉者，圣人教占者处旅之道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顺乎刚，止而丽乎明，是以小亨，旅贞吉也，旅之时义大矣哉。

本卦丰旅相综，二卦同体，故杂卦曰，丰多故也亲寡旅也，丰下卦之离，进而为旅之上卦，所以柔得中乎外卦，而

又亲比上下之刚也，明者己之明也，非丽人之明也，止而丽乎明，与睽说而丽乎明同，只是内止外明也，羁旅之间，柔得中，不敢辱，顺乎刚，不招祸，止而不妄动，明而识时得宜，此四者处旅之正道也，有此正道，是以占者小亨，若占者能守此旅之正道，则吉而亨矣，难处者，旅之时，难尽者，旅之义，人不可以其事小而忽之也。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

明其刑，以罪之轻重言，慎其刑，以罪之出人言，不留者，既决断于明刑之后，当罪即罪，当宥即宥，不留滞淹禁也，因睽丰雷火，故亦言用刑，明者火之象，顺者，止之象，不留者，旅之象。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者，细屑猥鄙，羁旅之间，计财利得失之毫末也，斯者此也，取灾者，自取其祸也，因此琐琐小事自取灾祸，非由外来，旅最下，则琐琐取灾，旅最上，则焚巢致凶，必如彖之柔中，顺刚止而丽明，方得尽善，初六阴柔在下，盖处旅而猥鄙细屑者也，占者如是，则召人之轻侮，而自取灾咎。

象曰，旅琐琐。志穷灾也。

志穷者，心志穷促浅狭，所以琐琐取灾。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即者，就也，次者旅之合也，艮为门，二居艮止之中，即次得安之象，资者财也，旅之用也，中爻巽，为近市利三倍，怀资之象也，故家人，六四富家大吉，少曰童，长曰仆，旅之奔走服役者也，艮为少男，睽震为长男，童仆之象也，阴爻中虚，有孚贞信之象，六二当旅之时，有柔顺中正之德，故有即次怀资童仆贞之象，旅之最吉者也。

象曰，得童仆贞，终无尤也。

羁旅之中，得即次怀资，可谓吉矣，若使童仆狡猾，则所居终不能安，而资亦难保其不盗也，此心安得不怨尤，是以童仆贞终无尤。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三近离火，焚次之象，三变为坤，则非艮男矣，是乃丧童仆之象也，盖九三，过刚不中，与六二柔顺中正全相反，居下之上，乃自高不能下人，众莫之与，而所处失当者也，故有焚次丧童仆之象，危厉者也。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伤矣，以旅与下，其义丧也。

下即童仆，以旅之时，与下过刚，是即丧童仆也。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者居也，息也，旅处者，行而方处，暂栖息者也，资者助也，财货之类，斧乃防身之物，离为戈兵，斧之象也，中爻上兑金，下巽木，木贯乎金，亦斧之象，旅于处，则有栖身之地，非三之焚次矣，得资斧以有御备之具，非三之丧童仆矣，离错坎为加忧，不快之象，此爻变中爻成坎，亦不快之象，九四，以阳居阴，处上之下，乃巽顺以从人者也，故有旅于处，得其资斧之象，但下应阴柔，所托非人，故又有我心不快之象。

象曰，旅于处，未得位也，得其资斧，心未快也。

旅以得位而安，二之即次，艮土之止也，四之于处，离火之燥也，资斧虽得，然处位不宁，应与非人，心焉得快，亦得暂息耳，未得位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离为雉，错坎，矢之象也，变乾，乾居一、一之象，始

而离则有雉，矢二象及变乾，则不见雉与矢矣，故有雉飞矢亡之象，誉者兑也，兑悦体，又为口，以口悦人誉之象也，凡易中言誉者，皆兑，如蛊卦用誉，中爻兑也，蹇卦柔誉，下体错兑也，丰卦庆誉，中爻兑也，命，命令也，以者，用也，言五用乎四与二也，本卦中爻，乃兑与巽，兑为誉，巽为命，六五比四而顺刚，又应乎二之中正，四乃兑，二乃巽，所以终得声誉命令也，如唐之玄宗幸蜀，及肃宗即位于外，德宗幸奉天，皆天子为旅也，后郭子仪、李光弼等诸臣恢复故物，终能誉命也。

象曰，终以誉命，上逮也。

上者五也，五居上体之中，故曰上，以四与二在下也，逮及也，言顺四应二，赖及于四二，所以得誉命也。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离为鸟为火，中爻巽，为木为风，鸟居风木之上，而遇火，火燃风烈，焚巢之象也，旅人者，九三也，乃上九之正应，三为人位，得称旅人，先笑者，上九未变，中爻兑，悦笑之象也，故与同行，正应之旅人，为之相笑及焚其巢，上九一变，则悦体变为震动，成小过灾眚之凶矣，故先笑后号咷也，离牛象，与大壮丧羊于易同，易即场田畔地也，震为大涂，有此象，上九当羁旅穷极之时，居卦之上，自高当离之极，则躁妄与柔中顺，刚止而丽明者相反，故以之即次，故无栖身之地，有鸟焚其巢，二时变笑为号咷之象，以之怀资，则无守卫之人，有丧牛于易之象，欲止无地，欲行无资，何凶如此之烈也。

象曰，以旅在上，其义焚也，丧牛于易，终莫之闻也。

在上过于高亢，宜乎见恶于人，而焚巢既见恶于人，则

人莫有指而闻之者，则牛不可获矣，错坎为耳痛，故不能闻听，昔晋之重耳出亡，而从者皆卿材，唁公于野井，有子家羁，莫能用也。



巽，巽下巽上。

巽，入也，上下二阴伏于四阳之下，能巽顺乎阳，故名巽，其象为风，风亦取人义，亦巽之义也，序卦，旅而无所容，因受之以巽，旅途无亲，非巽顺不能取容，故次旅。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小亨者，其卦本属阴，又卑巽，惟其如此，则才智不足以识远任重，仅可小亨，然利有攸往，盖巽以从人，人无不悦，然使失其所从，未必利往，纵使利往，失其正矣，故利见大德之人，此则因其从阳而教之，所以从之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刚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重巽者，卦之上下皆巽也，申命者，丁宁重复之言也，风之吹物，无处不入，无物不鼓动，谄令之入人，亦如风之动物也，刚巽乎中正，指九五，巽乎中正者，居巽卦之中正也，志行者，能行其志也，盖刚居中正，则所行当其理；而无过中失正之弊也，凡出身加民，皆建中表中，而志已行矣，此大人之象也，柔指初与四，刚指二、三、五、六，惟柔能顺乎刚，是以小亨，利有攸往，惟刚巽中正，故利见大人。

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前风吹过而后风来，故曰，随风，申命者，随风之象

也，所以晓谕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践言于申命之后，其实一事也。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巽为进退，即进退之象，变乾，纯阳刚，故曰武人，六三变乾亦曰武人，皆阴居阳位，变阳爻，则称武人也，阴居阳位不正，而变乾则贞矣，故曰利武人之贞，阳刚之正也，初六阴柔居下爻，为巽之主，乃卑巽之过者也，是以持狐疑之心，凡事是非可否，莫之适从，故有进退之象，盖以刚果之不足也，苟能如武人之贞，则有以矫其柔懦之偏，不至于过巽矣。占者宜如此。

象曰，进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贞，志治也。

进退者，以阴柔居巽下，是非可否，莫之适从也，惟疑，则方寸已乱，不能决进退矣，若柔而济之以刚，则心之所知者有定见，事之所行者有是非，可进则决于进，可退则决于退，不迟疑于两可，谤则治而不乱矣。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一阴在下，二阳在上，床之象，故剥以床言，巽性伏，二无应于上，巽而比初，心在于下，故曰床下，中爻为兑，又巽综兑，兑为巫，史巫之象也，又为口舌，为毁为附，纷乱之象，史巫者，善于卜占吉凶之巫也，纷者，缤纷杂乱，初乃阴爻，居于阳位，二乃阳爻，居于阴位，均之过于卑巽者也，初教以武人之贞，教之以直前勇敢也，二教之以巫纷若，教之以奋发也，初阴据阳位，故教之以男子之武，二阳据阴位，故教以女人之纷，爻辞之精至此，二爻以阳处阴居下无应，乃此乎初，故有巽在床下之象，然屈下体，亦过卑巽者，必不安宁如史巫之纷若，鼓舞动作，则有矫其柔懦之

偏，不惟得其吉，而在我亦无过咎矣。

象曰，纷若之吉，得中也。

得中者，得中而不过于卑巽也，凡小象，二五言中孚，皆因中位，又兼人事。

九三，频巽，吝。

三居两巽之间，频者数也，一巽既尽，一巽复来，频巽之象也，频巽与频复不同，频复者，终于能复也，频巽者终于不巽也，九三刚过不中，又居下体之上，本不能巽，但当巽之时，不容不巽矣，然屡巽屡失，吝之道也。

象曰，频巽之吝，志穷也。

三本刚，而位又刚，已不能巽矣，又乘刚安能巽，曰志穷者，言心虽欲巽，而不得巽也。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中爻离为戈兵，巽错震，戈兵震动，田之象也，离居三，三品之象也，三品者，初巽为鸡，二兑为羊，三离为雉，六四当巽之时，阴柔无应，承乘皆刚，宜有悔矣，然以阴居阴，得巽之正，又居上体之下，故不惟悔亡，而且有田获三品之象，占者能如是，则所求必得而有功矣。

象曰，田获三品，有功也。

八卦正位，巽在四，所以获三品而有功。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五爻变则变卦为艮，而成蛊矣，先庚后庚者，文王圆图，艮巽夹兑于西方之中，而庚属西方金，故以庚言，中爻兑，故言兑，犹巽先于庚，艮又后于庚，先三后三者，六爻也，先三巽，后三艮也，以九五居尊为巽之主，命令之所

由出也，以其刚健中正，故吉而悔亡，无不利，巽顺之体，初时不免有悔，其后终能吉，故曰无初有终，但命令之出，关系非轻，必原其始，虑其终，知其先之三爻，乃巽之柔儒，则正之以刚果，知其久，将为艮止之三爻，则厉之以奋发，能如此可以吉矣，中爻震东兑西，故有日象。

象曰，九五之吉，位中正也。

刚健中正，未有不吉者，曰悔亡者，巽累之也，故孔子言九五之吉。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巽木综兑金，中爻亦兑金，资财象也，中爻离为戈兵，斤象，变坎，为盗，丧之象，盖上九居巽之终，而阴居于下，当巽之时，亦有巽在床下之象，但不中不正，穷之极矣，故又有丧其资斧之象，占者得此，虽正亦凶也。

象曰，巽在床下，上穷也，丧其资斧，正乎凶也。

上穷者，言上九之时势也，非释巽其床下也，巽在床下，乃本卦之事，当巽之时，不容不巽者也，正乎凶，即爻辞征凶。



兑，兑下兑上。

兑悦也，一阴进于二阳之上，乃喜悦之见于外也，故为悦，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后悦之，故受之以兑，是以次之巽。

兑，亨，利贞。

亨者，因卦之所有而与之也，贞者，因卦之不足而戒之

也，说则亨矣，但阴阳相说，易流于不正，故戒以利贞。

彖曰，兑，说也，刚中而柔外，说以利贞，是以顺乎天，而应乎人，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说以犯难，民忘其死，说之大，民劝矣哉。

兑，说也，与咸感也，同感去其心，说去其言，故咸为无心之感，兑则无言之说，刚中指二五，柔外指三上，阳刚居中，中心诚实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外虽柔说，中实刚介，是之谓说而贞，故利贞，易有天道焉，顺天者，上兑也，有人道焉，应人者，下兑也，揆之天理而顺，故顺天即之人心而安，故应人，天理人心，正而已矣，若说之不以正，则不能顺应矣。夫好逸恶死，人之常情，今忘去劳死者悦也，知圣人劳我，正以逸我，死我正以生我也，是以悦而劝也，夫劝民与民自劝，相去远矣，是故圣人大之，此中正之所以利也。

象曰，丽泽，兑，君子以朋友讲习。

丽者，附丽也，雨泽相丽，交相浸润，互有滋益，水就湿，各以类而相从，朋友之道，不出乎此，习者自我习之，以践其事，朋友之间，从容论说，以讲之于先，我又切实体验，以习之于后，则心与理相涵，而所知者益精，身与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欲罢不能谤而精贞说在我矣。

初九，和兑，吉。

和者，发而皆中节也，谓其所悦者无乖戾之私，皆道义之公也，盖初九以阳爻民兑体，而处最下，又无应与之系，说得其正者也。

象曰，和兑之吉，行未疑也。

本卦说体不当，阴阳相比，二比三，三比四，五比六，

阴阳相比，则不能无疑，故夬卦九五小象曰，中未光也，萃卦曰，志未光也，未光者，因可疑而未光也，故上六引兑，亦曰未光，本卦独初爻无比，无比则无所疑矣，故曰行未疑也，行者与和悦也，变坎为狐疑之象。

九二，孚兑，吉，悔亡。

卦无应与，专以阴阳相比言，刚中为孚，居阴为悔，盖来在兑前，私系相近，因居阴不正，所以不免悔也，九二当兑之时，承比阴柔，说当有悔矣，然刚中之德，孚信内克，虽见小人，自守不失正，所谓和而不同矣，占者能如是，以孚而悦，则吉而悔亡矣。

象曰，孚兑之吉，信志也。

心之所存为志，信志即诚心二字，二刚实居中，诚信出于刚中之志，岂又悦小人而自失，革之九四，辞同义异，革则人信，孚则己信。

六三，来兑，凶。

自内而外为往，自外而内为来，凶者，并非不得人和，而有以取人之恶，是之谓凶也，初刚正，二刚中乃君子，三阴柔，不中不正，上无应与，近比于初，与之阳，乃来求而悦之，是口卑以求悦于人，不知有礼义者矣，故其占凶。

象曰，来兑之凶，位不当也。

阴柔不中正，故凶。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者，商度也，中爻巽，巽为不果，商象，宁，安康也，两间谓之介，人守节，亦谓之介，四与三，上下异体，犹如疆介，故以介言之，比乎五者公也，理也，故不能舍公而从私，比乎三者，私也，情也，故不能割情而就理，此其所

以商度未宁也，商者四，介者九，四承九五之中正，而下比六三之柔邪，故有商度未宁之象，然质本阳刚，若能介乎守正，疾恶柔邪，而相悦同体之五，如此则有喜而吉矣。

象曰，九四之喜，有庆也。

君臣相悦，为国家之大庆。

九五，孚于剥，有厉。

剥谓阴能剥阳，指上六也，剥即剥卦消阳之名，兑之九五，正当剥之六五，故言剥，孚者，凭国家之承平，恃一己之聪明，以小人不足畏，而信孚之，则内而蛊惑其心志，外而壅蔽其政令，如是国事日非而紊乱矣，所以有厉，因悦体人易孚之，所以设此有厉之戒，不然九五中正，安得有厉，九五，阳刚中正，当悦之时，而居专位，密近上六，而上六阴柔，为悦之主，处悦之极，乃妄悦以剥阳者也，故戒占者，若信上六，则有危矣。

象曰，孚于剥，位正当也。

与履卦九五同。

上六，引兑。

引者，开弓也，心志专一之意，中爻离错坎，坎为弓，故用引字，萃六二变坎，故亦用引字，本卦二阴，三曰来兑，上来于下，其孚犹缓，其有害浅，至上六则悦之极矣，故引兑开弓发矢，其情甚急，其有害深，故九五有厉，上六阴柔居悦之极，为悦之主，专于悦，五之阳者也，故有引兑之象，不言占凶者，五已有危厉之戒也。

象曰，上六引兑，未光也。

未光者，私而不公，盖悦至于极，则所悦者，必暗昧之事不光明也，故萃卦上体乃悦，亦曰未光。



涣，坎下巽上。

涣者，离散也，卦厉坎在下，巽在上，风行水上，披离解散之意，故为涣，序卦兑者悦也，悦而后散，故受涣所以次兑。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卦有坎错离，离为日正之象，中爻艮，艮为阙，又坎为宫庙之象，又坎为隐伏，人鬼之象也，木在水上，利涉大川之象，王假有庙者，王至于庙以聚之也，此二句皆以象言，非真假庙涉川也，假有庙者，至诚以感之，聚天下之心之象也，涉大川者，冒险以图之，济天下之艰之象也，利贞者，戒之也。

彖曰，涣，亨，刚来而不穷，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庙，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涣综节二卦同体，文王综为一卦，故杂卦曰，涣离也，节止也，刚来不穷者言节上卦，坎中之阳，来居于涣之二也，言刚来亦在不之中，不至于穷极也，柔位乎外而上同者，节下卦兑三之柔，上行而为巽之四，与五同德以辅佐乎五也，八卦正位，坎在五，巽在四，故曰得位，故曰上同，王乃在中者，中爻艮为明阙，门阙之内，即庙矣，今九五居上卦之中，是在门阙之内矣，故曰王乃在中也，乘木者，上卦巽木，乘下坎水也，有功者，即利涉也，因有此卦综之德，故能王乃在中，至诚以感之，以聚天下之心，乘木有功，冒险以图之，以济天下之难，此涣之所以亨也。

彖曰，风行水上，涣，先王以享于帝立庙。

享帝立庙，在国家盛时说，非土崩瓦解之时也，与王假有庙不同，孔子在涣字上生出此意来，言王者享帝，而与天神接，立庙而与祖考接，皆聚己之精神，以合天人之涣也，风在天上，天神之象，水在地下，人鬼之象，享帝则天人感通，立庙则幽明感通。

初六，用拯马壮吉。

坎为及心之马，马壮之象，汉陈平交欢太尉，而易吕为刘，仁杰潜受五龙，而反周为唐，皆拯急难，而得马壮者也，初六当涣之初，未至披离之甚，犹易于拯者也，但初六阴柔，才不足以济之，幸九二刚中，有能济之具者，初能顺之，托之以济难，是犹拯急难而得马壮也，故有此象，占者如是则吉也。

象曰，初六之吉，顺也。（顺二也）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木无枝曰机，奔者，疾走也，中爻震足坎本及心之马，奔之象，又当世道涣散，中爻震动不已，皆有出奔之象，机木也，中爻震木，应爻巽木机之象也，指五也，当涣之时，二居坎陷之中，木不可以渐涣而有悔也，然应九五中正之君，君臣同德，故出险就五，有奔于其机之象，当天下涣散之时，汲汲出奔，以就君得逐其济涣之愿矣，有何悔焉，故占者悔。

象曰，涣奔其机，得愿也。

得遂其济涣之愿，二之奔五，非图出险，其愿惟在于济涣，子仪赴朔方，刘幽求赴阴基也。

六三，涣其躬，无悔。

六三居坎体之上，险将出矣，涣其躬者，奋不顾身，而

求援于上也，六三阴柔，本不可以济涣，然与上九为正应，乃亲自求援于上九，虽阴求阳，宜若有悔，然志在济时，故无咎也。

象曰，涣其躬，志在外也。

以上九足为济涣之外援，所以不有其身。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其丘，匪夷所思。

涣其群者，散其人也，当涣之时，国家组织瓦解，人各树党以争，如春秋六国之争衡，唐末之藩镇等是，六四能散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所以元吉，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故元吉，涣上者，涣其土也，艮为土，丘之象，颐上卦艮，故曰丘颐，此卦中爻艮，亦以丘言之，夷者平常也，言非平常之人，思虑所能及也，六四上承九五，当济涣之任者也，所居得正，而下无应与，则外无私交，故有涣其群之象，占者如是，则正大光明，无此党携贰之私，固大善而元吉矣，然所涣者，特其人耳，若并其土而散之，则其元吉犹不殊于散群，但散其群者，人皆可能散其丘也，必才智出众之人，方可能之，殆非平常思虑之所能及也。

象曰，涣其群，元吉，光大也。

凡树私党者，皆心之暗昧狭小者也，惟无一毫之私，则光明正大，而能涣其群矣，故曰光大也。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卜卦，坎水，汗之象也，巽综兑为口，九五为君，大号之象也，散人之疾，而使之能愈者汗也，解天下之难，而使之安者，号令也，大号者，如武王，武成诸篇，及唐德宗，罪己之诏皆是也，涣王居者，迁帝都也，如光武之迁洛阳，宋高就南京，盖九五阳刚中正，以居尊位，当涣之时，为臣民

者，皆群聚以济涣，而成其功，乃诞告多方，迁居正位，故有涣汗其大号，涣王居之象，虽其始也，不免有土崩瓦解之患，至此则恢复旧物成一统天下矣，以义揆之，无咎也。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涣王居者，乃所以正位是也，如光武中兴诸将上尊号，王不听，耿纯进言曰，天下豪杰士大夫，捐亲弃乡，相从大王于矢石之间，固望能攀龙麟，附凤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恐群属有去归之思，则社稷危，于是王乃正位。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血者，伤害也，涣其血者，涣散伤害也，逖者，远也，当涣之时，戈干扰攘，生民涂炭，去逖出者，远方者得出离其远方而还也，爻变坎，为血象，又为隐伏，远方窜伏之象，盖上九，以阳刚当涣之急，不免于伤害出远，九五复归正位，天下一统，则伤害消矣，远出得返，故有涣其血，去逖出之象，而其占则无咎也。

象曰，涣其血，远害也。

涣其血，去逖出，则危者已安，否者已泰，其涣之害远矣。



节，兑下坎上。

节者，有限度而止也，兑下坎上，泽上之水，其容有限，若增之则溢出，故为节，序卦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节次涣。

节，亨，苦节，不可贞。

溢而能节制，即可亨通，若苦节，虽能用于一时，然不可为正常之用也。

彖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贞，其道穷也，说以行险，当位以节，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

坎刚卦，兑柔卦，节涣相综，在涣则柔外而刚内，在节则刚外而柔内，是则刚柔分也，刚得中者，二五也，二五皆刚居中也，言刚柔虽分内外，而刚皆得中，此其所以亨也，若节则不中矣，不中则天理不顺，人情不堪，难于其行，所以穷也，盖穷者，亨之反，当位，指九五，八卦正位，坎在五，故以当位言之，中正者，五中正也，通者，推行不滞，而通之天下也，坎为通，故以通言之，所谓节者，以其悦而行险也，悦则易流，遇险则止，说而不流，所以为节，且阳刚当九五之位，有行节之势，以是位而节之，九五居中正之全，有体节之德，以是德而通之，此所以为节之善，故占者亨，若以其极言之，阳极阴生，阴极阳生，柔节之以刚，刚节之以柔，皆有所制，而不过天地之节也，天地有节则分至启闭，晦朔弦望四时不差，而岁功成矣，制者，法令也，故天子之言曰制书，度者法则也，是有所限制而不过，节以制度，是量人为出，不伤者，财不至于一遗乏，不害者，民不苦于诛求，桀遇乎节，貌不及乎节，不伤不害，惟圣人能之。

象曰，泽上有水，节，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

制度者，节民于中也，凡器用、宫室、衣服、出纳、征役，皆有多寡之数，隆杀之度，使贱不踰贵，下不侵上，是

之谓制度，如繁缨一就三就之类是也，得于中为德，发于外为行，议之者，高度其无过不及，而求归于中，如直温宽栗之类是也，坎为矫輶，制之象，兑为口舌议之象，制者，节民于中，议者节身于中，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中爻，艮为门，门在外，户在内，故二爻取门象，此爻取户象，初九阳刚得正，居节之初，前爻蔽塞，又所应险难，不可以行，故有不出户庭之象，知节之时，而无咎者也，占者得此，在为学则含章，处事则括囊，言语则简默，用财则俭约，立身则隐居，战阵则坚壁。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道有行止，时有通塞，不出户庭者，知其时运之不通也。

九二，不出门庭，凶。

九二当禹稷之位，守颜子之节，初之无咎，二之凶可知，故九二，前无蔽塞，可以出门庭矣，但阳德不正，又无应与，故有不出户庭之象，此则惟知有节，而不知通其节，节之失时者也。

象曰，不出门庭，凶，失时极也。

极，至也，言失时之至，初与二，小象皆一意，惟观时之通塞而已。初时之塞矣，故不出户庭无咎，二时之通矣，故不出户庭凶，所以可仕则仕，可止则止，孔子为圣之时，而禹稷颜四同道者，皆此意也。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坎为加忧，兑为口舌，兑悦之极，则生悲，嗟叹之象，六三当节之时，本不容不节者也，但阴柔不正，用财则恣情

浪费，修身则纵情肆欲，无能节之德，自取穷困，卒致伤财败德，无所归咎也。

象曰，不节之嗟，又谁咎也。

此与解卦小异，学者详解卦可也。

六四，安节，亨。

安者，顺也，上承君之节而奉行之，九五为节之主，当位以节，中正以通，乃节之极美者也，六四柔顺得正，能顺从其理而节，故亨，节者中其节也，在学为不陵节之节，在礼为节文之节，在财为尊节之节，在信为符节之节，在臣为名节之节，在君为节制之节，故不止于修身用财，故其象为安，其占为亨。

象曰，安节之亨，承上道也。

承上道，即遵王之道也。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甘者，乐易而无艰苦之谓也，爻变坤，坤为土，其味甘，甘之象也，九五位当中正，兑居体之上，为节卦之主，节之甘美者也，故人悦于我，以往则有尚，凡法数度德行，而通行之天下矣。

象曰，甘节之吉，居位中也。

中可以兼正，故止言中也。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坎错离上，正居炎上之地，炎上作苦，亦有苦象，贞凶者，虽无越理犯分之失，而终非天理人情之安也，盖以事言，无甘节之吉，故贞凶，以理言，无不节之嗟，故悔亡，易以祸福配道义，而道义重于祸福，故大过，上六过涉灭顶无咎，而此曰悔亡，见礼之得失，重于事之吉凶，上六居吉

之极，盖节之苦者也，故卦辞有，苦节之象，节既苦，虽正不免于凶。

彖曰，苦节贞凶，其道穷也。（道穷见爻辞）



中孚，兑下巽上。

孚信也，其卦二阴在内，四阳包外，二五之阳，皆得其中，以一卦言之为中虚，以二体言之为中实，皆孚之象也，又下说以应上，上巽顺下，亦中孚之义，节而信之，故受中孚以次节。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豚鱼，生于大泽之中，将生风，则先出拜，乃信之自然，无所免强者也，信如豚鱼，则吉矣，本卦上风下泽，豚鱼生于泽知风，故象之，鹤秋，鸡知旦，二物相信，故卦爻皆象之，利贞者，利于正也，若贼盗，男女之私，岂不彼此有孚，然理非正，故利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刚得中，说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鱼吉，信及豚鱼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贞，乃应乎天也。

二柔在内而中虚，二刚居中而中实，虚则内欲不崩，实则外诱不入，此中孚之本体也，而又上说上顺，上下交孚，所以孚乃化邦也，及者至也，言信至于豚鱼，则信出自然而吉也，易举正作信及也，无豚鱼二字，乘木舟虚者，本卦外实中虚，有舟虚之象，至诚以涉险，如乘巽木之空舟，以行乎兑泽之上，必能济矣，所以利涉大川也，信能正，则事事

皆天理，乃天之道也，故应天所以利贞。

象曰，泽上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

兑为口舌，议论之象，巽为不果，缓象，大象为火，中爻震，狱象，凡卦有火雷之象者，皆可言狱，君子议狱于罪当死者，乃思缓其死，欲设法求其生也，风入水受者，中孚之象也，议狱缓死者，君子至诚惻怛于用刑也。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虞者乐也，燕者安也，本卦险爻，四得八卦正位，三则阴柔不正，初应四，故爻辞设有他之戒，故初九当中孚之初，阳刚得正，以应六四，其志未变，故有与四相信而安乐之象，此吉者也，如不信于四，而别信于他，则不能安其中孚矣。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变也。

方，初中孚之志未变也。

九二，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鹤者，鹤信也，八月霜降则鸣，兑为正秋，大象离雉象，变震为鹤，不言雉鹤而言鹤，鹤之象也，鸣在阴者，鹤行依洲屿也，九居阴爻，在阴象，中孚错小过之遗音，又悦为口舌，皆鸣象，兑少女，巽长女，母子之象，好爵者，懿德也，子与尔，指五，靡靡也，系恋也，巽为绳，靡象，夫鹤鸣子和者，天机之自动也，好爵尔靡者，天理之自孚也，九二以刚中居下，有中孚之实，而九五刚中居正，亦以中孚之实应之，占者有是德，方有此象也。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阴居阳位）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几望者，月与日对而从乎阳也，卦得下兑，中爻震，

震东兑西，日月相对，四阴近五阳，月几望之象，匹者配也，指初九，亡者不与交而绝其类，震为马，四变离牛，不成震马，马匹亡之象，六四当中孚之时，近君之位，柔顺得正，以中孚之实德事君，不系恋其私党者也，故有月几望，马匹之亡之象，占者如是则无咎矣。

象曰，马匹亡，绝类上也。

绝其类应而上从五也。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挛如，即鹤鸣子和，我爵尔靡也，靡与挛字，皆有固结而不可解之意，靡者系恋也，挛者，相连也，如合九二，共成一体，包二阴以成中孚，故有此象，无咎者，上下交而德业成，九五居尊位，而中孚之主，刚健中正，有中孚之实德，而下应九二，与之同德相信，无咎者也。

象曰，有孚挛如，位正当也。

与履不同，履周公辞，乃贞厉此则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礼记：鸡曰翰音，而此亦曰翰音者，以巽为鸡也，因错小过飞鸟遗之言，故九二曰鹤鸣，而此曰翰音也，鸡信物，天将明则鸣，有中孚之意，巽为高，登天之象，又居天位，亦为登天之象，登者升也，言鸡鸣之声，登闻于天，九二上孚于五，在阴而子和，上九不下孚于三，翰音反登天，其道盖相反矣，贞者信，本正理也，上九居中孚之极，极则中孚变矣，盖声闻过长，不能久中孚者也，占者得此。贞亦凶也。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长也。

鸡不能鸣永长登于天，不过天将明之一时而已。



小过，艮下震上。

小谓阴也，为卦四阴包二阳，阴多于阳，小者过也，故曰小过，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以小过而次中孚。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错中孚，象离，离为雉，乃飞鸟，错小过，象坎，见坎不见离，则鸟已飞过，微有遗音也，以卦体论，二阳象鸟身，上下四阴象鸟翼，中爻兑为口舌，遗音之象，人得而听闻之，则低飞在下，不在上矣，盖柔于人无所逆，于事无所拂，故亨，然必利于正，小过以小为贞，故当小过之时，可小事，不可大事，且卦有飞鸟遗音，其过如是之小，故虽事，亦宜收斂，谦以行之，方得大吉。

彖曰，小过，小者过而亨也，过以利贞，与时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刚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顺也。

过而亨者，言当小过之时，不容不小过，不小过则不能顺时，岂得亨，惟小者过所以亨也，时者，理之当其可也，时当小过而小过，乃所谓正也，乃顺时之宜，与时行也，二五以柔顺得中，则处一身之小事，能与时行矣，故小事吉也，天下之大事，必刚健中正之君子，方可为之，今三四之刚，失位而不中，不得志，故不可大事也，卦体内实外虚，有飞鸟之象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者，上卦乘阳，且四五失

位，逆也，宜下大吉者，下卦承阳，且二三得正，顺也，惟上逆而下顺，所以虽小事，亦宜下也。

象曰，山上有雷，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

山上有雷，其声渐远，故为小过，当小过之时，不容不过，行不过乎恭，则傲，过甚则足恭，丧不过乎哀，则易，过甚则性灭，用不过乎俭则奢，过甚则废礼，三者之过，皆小者之过，是乃小过之善者，与时行矣。

初六，飞鸟以凶。

卦有飞鸟之象，故就飞鸟言之，飞鸟在两翼，而初六上六，又翼之锐者也，故初与上，皆言飞鸟之吉凶，以者因也，因飞而致凶也。居小过之时，宜下不宜上，初六阴柔不正，而上从九四阳刚之动，故有飞鸟之象，盖惟知飞于上，而不知其下者也，以是而凶者也。

象曰，飞鸟以凶，不可如何也。

不可如何，是莫能解救之意。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阳为父，阴为母，祖妣之象，震艮皆一君二民，君臣之象，三四阳爻皆居二之上，祖君之象，初在下，有妣象，有臣象，阴四，故曰过，阳二，故不及，本卦凡以阳应阴者，皆曰弗过，以阴应阳者，皆曰过之，遇者非正应而卒然相逢也，言以阴论，四阴二阳，若孙过其祖，然所遇者乃妣也，非遇而抗乎祖也，以阳论，二阳四阴，若君不及而臣过矣，然所遇者，乃臣也，非过而抗乎君也，六二柔顺中正，以阴遇阴，不抗乎阳，是当过而不过，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过也。

臣不可过乎君，故阴多阳少，不可相应。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弗过者，阳不能过乎阴也，本卦阴过乎阳，故二阳皆称弗过，防之者，乃防群阴之所欲害也，从者从乎其阴也，何以众阴欲害，尽九三刚正，邪正不两立，况阴多乎阳，九三当小过之时，阳不能过阴，故言弗过，况阳刚居正，乃群阴之所欲害者，故当防之，若不防而反从之，则彼戕害于我而凶矣，占者戒之。

象曰，从或戕之，凶如何也。

言凶之甚也。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九四与九三不同，九三位当九四，位不当故言咎，弗过者，弗过乎阴也，遇之者，反遇乎阴也，三之阴在下，其性正，故惟当防，四之阴在上，阳性上行，且其性动，与之相比，故遇也，往者，往从乎阴也，永贞者，贞实之心，长相从也，九四，以刚居柔，若有咎矣，然当小过之时，刚而又柔正，即所谓小过也，故无咎，若其阳弗过乎阴，亦如是三，但四弗过乎阴，而反遇乎阴，不当往从之，若往从乎彼，与之相随，则必危厉所当深戒，况相从而与之长永贞固乎。

象曰，弗过遇之，位不当也，往厉必戒，终不可长也。

位不当者，刚居柔位，终不可长者，终不可相随而长久也，有往厉勿用之戒。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本卦大象坎云之象也，中爻兑两之象也，又巽东兑西，

自西向东之象，以丝系矢而射曰弋，坎为弓，弋之象，公指五，取彼者，取彼鸟也，穴者鸟巢也，卦以飞鸟遗音象卦体，今五变成兑，不成震矣，鸟不动在穴之象也，云自西向东者，不能成雨，弋取彼在穴者，以穴有遮蔽，故弋不能取其鸟也，二者皆不能小过者也，盖本卦宜下不宜上，至外卦则上矣，六五以柔居尊而不正，不能成小过者也，故有此象。

象曰，密云不雨，已上也。

本卦上逆下顺，宜下不宜上，今已高在上矣，故曰已上也。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此爻正与四爻相反，四弗过遇之者，言阳不能过于阴，而与五相比，是弗过乎阴，而适遇乎阴也，此曰弗遇过之者，言上六隔五，不能遇乎阳，而居于上位，反过乎阳也，因相反，所以云弗过遇之，弗遇过之，颠倒其辞者以此，离之者，高飞远走，不能闻其音意，正与飞鸟遗之音相反，凡阴多于阳者，圣人皆曰有灾眚，故复卦上六亦言之，六以阴居动体之上，处小过之极，过高而亢者也，阴过如此，非福也，天灾人眚荐至，凶之甚也。

象曰，弗遇过之，已亢也。

亢则更在上矣。



既济，离下坎上。

既济者，事已成者，其卦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卦之六爻各得其位，故为既济，序卦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以既济次

小过。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亨小者，言不如方济之时，亨通之大盛也，譬如日之既昃，不如日中之盛，所以亨小而不能大也，利贞者，即泰之艰贞也，日中则昃，月盛则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一治一乱，乃理数之常，方济之时，人必儆戒，固无不吉矣，及既济之地，人心持其既济，般乐怠敖，未有不乱者，此虽气数之使然，亦人事之必然也，故利于贞。

彖曰，既济亨小者，亨也，利贞，刚柔正而位当也，初吉，柔得中也，终止则乱，其道穷也。

言既济亨小者，正当亨通之时也，但济曰既，则亨小，如方济之时，亨通之盛大矣，故曰既济，亨小者，亨也，时小耳，小字生于既字，初三五阳居阳位，二、四、六阴居阴位，刚柔正而位当也，故曰利贞，初指六二，二居内卦，方济之初，而能柔顺得中，则思患深，而预防密，所以吉也，终止则乱者，人之常情，处乎常无事之时，则止心生，止则心有所怠，而不复进，乱之所由起也，处艰难多事之时，则戒心生，戒则心有所畏，而不敢放肆，此治之所由与也，文王曰终乱，孔子曰，终止则乱，圣人赞易之旨深矣，其道穷者，以人事言，怠胜敬则凶，此人道之理穷也，以天运言，盛极则必衰，此天道之数穷也，以卦体言，水在上，终必润下，火在下，终必炎上，此卦体之势穷也，今当既济之后，止心既生，岂不终乱，故其道穷。

象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患者，祸难蹇塞之事，象坎险，防者，见几之事，象离明，思以心言，豫以事言，思患而豫防，则可以远患矣。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以此守成，理当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茀，草盛蔽道，又如妇车旁设蔽，即今之小蓬之类，以御风尘者也，二乃阴爻，离为中女，妇人之象也，又应爻中男，乃五之妇也，坎为舆，离中虚，茀之象也，坎为盗，离为戈兵，丧茀之象也，妇人丧其茀则无遮蔽，不能行矣，变乾居中，前坎居六，离为日，七日之象，勿逐自得者，六二中正，从则妄求去，正应合，所以勿逐自得也，若以理数论，阴阳极于六七，则变矣，变则自得（变即通之意），二以中正德，而上应中正之君，本五之妇也，但乘承皆刚，则五不得相合，故有妇丧茀，不能行之象，然上下中正，岂有不得合之理，待其时而已，戒占者不可妄动，俟时可也。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中道者，居下卦之中，此六二之德也，济世之具在我，故不求自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鬼方，北方之国也，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汉曰匈奴，魏曰突厥，离为戈兵，变爻为震，戈兵震动，伐国之象也，三与上六为应，坎居北，故曰鬼方，坎为隐伏鬼之象，变坤中爻为方，方之象，离居三，三年之象，既变坤，阳大阴小，小之象，三居人位，小人之象也，变坤中爻成艮止，勿用之象，周公爻象二字不空，此所以为圣人之笔也，既济之时，天下无事矣，三以刚居刚，故有伐国之象，然险陷在前，难以骤克，故又有三年方克之象，夫以高宗之贤，其用兵之难如此，而况既济无事之世，任用小人，舍内

治而幸边功，未免穷兵厉民矣，故既言用兵之难，不可轻动，而又言任人不可不审慎也，教占者，处既济之时，必当如此戒之也。

象曰，三年克之，惫也。

惫者病也，疲也，时久师老，财力匮乏，力言兵不可轻用。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袽者，敝衣也，四变中爻为乾，衣之象也，错坤为帛，濡之象也，又成兑为折毁，敝衣之象，成卦为既济，本爻又得位，犹人服饰之盛，济道将革，不敢恃其服饰之盛，虽有濡不衣之，而乃衣其敝衣也，终日，昼日也，居离日之上，日已尽之象也，戒者，戒惧不安，四爻多惧，戒之象也，衣袽以在外言，终日戒以心言，六四，当出离入坎之时，阴柔得位，知济道将革，坎陷临前有所惧，故有繻不衣，乃衣其袽，终日戒惧之象，占者慎此，方可保其既济。
象曰，终日戒，有所疑也。

疑者，怀疑祸患之将至，而兢兢有所戒惧也。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邻者，根据文王圆图，离居正南，坎居正北，震居正东，兑居正西，则东西者乃水火之邻也，故有东西之象，杀牛盛制也，禴，夏祭，薄祭也，盖五居尊位，当既济之终，正终乱之时也，故圣人戒之曰，济将终矣，与其侈盛，不如艰难菲薄，以享既济之福，若侈盛则止而乱矣，故有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之象，五变坤，牛象，离为戈兵、坎血、杀象、离夏、禴象，坎为人鬼象，坎中实，有孚诚心祭祀之象，五居尊位，当既济之终，正终乱之时，与其侈盛

不如艰难菲薄，以享既济之福者也。

象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时也，实受其福，吉大来也。

之，当作之（原文或系写时之误），言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知时也，盖祭道终乱之时，艰难菲薄以处之，则自有以享其既济之福矣，吉来于大也。

上六，濡其首，厉。

初九为卦之始，故言濡尾者，心有所畏惧，而不敢遽涉也，上六卦之终，故言濡首者志已盈满，而惟知其涉也，上六坎水深矣，故濡首，既济之极，正终乱之时，故有狐涉水而濡首之象，已溺其身，占者如是，危可知矣。

象曰，濡其首厉，何可久也。（言必死亡之兆）



未济，坎下离上。

未济，事未成之时，水火不交，不相为用，卦内六爻皆失其位，故为未济，序卦，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也，是以次既济。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亨者，言时至则济矣，坎为狐，居下卦，故曰小狐，坎为水为隐伏，穴处而隐伏，往来于水之间者狐也，又为心病，故多狐疑，既济未济二卦，皆以狐言者此也，水洄曰汔，此指济渡水隐水浅处言也，濡其尾者，言至中间深处，即濡其尾，而不能涉矣，此未济之象也，无攸利，戒占者之辞，言未济，终于必济，故亨，然必不轻易于济而得亨，如小狐，不量水中之浅深，见水边之浅洄，果于必济于水中，

乃濡其尾，而不能济矣，如此求济，岂能济哉，占者无攸利可知矣，故必识浅深之宜，持敬畏之心，方可济而亨也。

彖曰，未济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济，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续终也，虽不当位，刚柔应也。

柔得中，指六五而言，阴居阳位得中，则既不柔弱无为，又不刚猛僨事，未济终于必济，所以亨，前卦既济之亨者，未然之亨也，柔中之善于拨乱者也，未出中者，未能出险陷之中也，夫始虽济，而终不能济，是不能继续而成其终也，然岂终于不济哉，六爻虽失位，卦为未济，刚柔能应，而终能协力，以成出险之功，是未济终于必济，此所以为亨者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火为炎上，水能润下，此物之不同也，火居南方，水居北方，方之不同也，君子以之慎辨物，使物以群分，慎居方，使方以类聚，则分定不乱，阳居阳位，阴居阴位，未济而成既济矣，君子小人皆当位，正未济求济要用不当位，则小狐濡尾矣。

初六，濡其尾，吝。

濡其尾者，吉不能济也，初六才柔，又无其位，当未济之时，乃不量其才力，而冒险以进，不能济矣，吝之道也。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极也。

此小狐汔济也，极者终也，言不量力而进，以至遭濡尾而不知其终之不济也。

九二，曳其轮，贞吉。

坎为轮象，九二以阳刚之才，当未济之时，居柔得中，能自止而不轻于进，故有曳其轮之象，苟能得济之正道，则

当济而吉也。

象曰，九二贞吉，中以行正也。

九二，本非其正，以中故得正也。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未济者，言出坎险可以济矣，然犹未济也，政曰未济，利涉大川者，爻变巽木，乘木临水，可以有功也，征者行也，盖六三，阴柔不中正，当未济之时，才德不足以济，故征凶，然未济，有可济之道，险终有出险之理，幸而上有阳刚之应，若能涉险而往，赖之则济矣，故占者利于赖木以涉大川，又占中得阳刚之象也。

象曰，未济征凶，位不当也。（以柔居刚）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四变中爻为震，震象也，震者惧也，四多惧，未济与既济相综，未济九四，既济九二，故辞同，伐鬼方者大国也，三年鬼方始顺服，夫九四以阳居阴，能勉而止，则吉而悔亡矣，然以不贞之质，非临事而惧，则不能济天下之事，故必忧惕敬惧久之，然后志可行，而有以赏其心志，故有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之象。

象曰，贞吉，悔亡，志行也。

志行者，已出其险济之志行也，履之九四，否之九四，睽之九四，皆言志行，以四多惧故也。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无悔与悔亡不同，无悔者自无悔也，悔亡者有悔而亡也，未济渐济，故虽六五之阴，而亦有光辉，既济渐不济，故虽九五之阳，亦必如西邻之禴祭，凡天地间造化之事，富贵功名，类皆如此，未济六五为文明之主，居中应刚，虚心

以求九二之共济，贞吉无悔矣，且乘承皆阳刚君子，相助益明，故本之于身，则光辉发越，徵之于人，则诚意相孚，吉之道也，文明即君子之光，中虚即有孚。

象曰，君子之光，其辉吉也。

日光曰辉，吉如日光之盛，盖六五承乘应，皆阳刚君子，相助为明，故其辉吉。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卦之六爻，皆有酒象，易中凡言酒者，皆坎也。上三爻离坎，亦酒也，是字，即无咎二字，濡其首者三也，坎水至三，其水极深，故涉之者，必濡其首，既济之上六，即未济之六三也，既济言濡其首，故上九与六三为正应，即以濡其首言之，六五未济之主，资九二之刚中，三涉川，四伐国，至于六五，光辉发越，已成克济之功矣，上九负刚明之才，又无其位，惟有孚于五，饮酒宴乐而已，此则近君子之光，所有孚者是矣，无咎之道也，若以濡其首之三，为我之正应，乃有孚于三，与之饮酒，则坠落于坎陷之中，与三同濡其首，所有孚饮酒者，不见矣，岂能无咎乎，则失有孚无咎之道也。

象曰，饮酒濡首，亦不知节也。

不知节者，节为事之界，作事无操守，而在险陷之界，必将自罹其咎也。

系辞上传

第一章

此章首言天地对待之体，次言天地流行之用，终言人成位乎天地之中，天地体用，模写于易者，神而明之，皆存乎其人也。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天地者，阴阳形气之实体，乾坤者，易中纯阳纯阴之卦名，卑高者，天地万物上下之位，贵贱者，易中卦爻上下之位，动者阳之常，静者，阴之常，以天地言，天动地静，以男女言，男外而动，女内而静，刚柔者，易中卦爻阴阳之称也。断者，判断也，分判也，方，即东南西北之四方也，类聚者，方位之同类相聚也。物者，万物也，群分者，羽毛鳞介，分门别类是也，吉凶即善恶，地有高平起伏之恶，人有正人邪人之恶，物有牛马之善，虎狼之恶，此为阴阳淑慝之分也，故吉凶生矣，吉凶者，易中卦爻，占卜之辞也，象者，日月星辰之属，形者山川动植之属，两间形象，其中有

往有来，有隐有现，有生有死，有荣有枯，变化无穷，而易之变化，阴极变阳，阳极化阴，循环不已，此为圣人仰观俯察列于两间之可见者也，故天尊地卑，未有易卦之乾坤，而乾坤已定矣，未有易卦之贵贱，而贵贱已先位，刚柔已断，吉凶早分，变化已见，圣人之易，不过模写其象数而已，非有心安排也，孔子因伏羲圆图，一对一对，阴阳相错，所以发此意。

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

八卦，以天、地、水、火、山、泽、雷、风、八卦之象言，非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也，八卦者，刚柔之体，刚柔者，八卦之性，摩荡者，两仪配对，两气交感相摩荡，而后生育不穷，得阳之乾者成男，得阴气之顺者为女，合之则乾始而坤终，此造化一气流行之妙，两俱不可测者也，未成之物，无所造作，故言知，已成之物，曾长育，故言作，言乾，惟知始物，坤惟能成物，此所以易简也，乾以知言，坤以能言，大者，完全之意，天一生水为肾，二之火为心，三之木为肝，四之金为肺，五之土为脾，一身之骨骼脏腑，皆完全具备矣，盖不惟始而大始也，故刚柔八卦，相为摩荡，于是鼓雷霆，润风雨，日月寒暑运行往来，形交气感，男女于是生也，故乾所知者，惟始物，坤所能者，惟成物，无乾之施，则不能成坤之终，无坤之受，则不能成乾之始，惟知以施之，能以受之，所以生育不穷。孔子因文王圆图，帝出乎震，成言乎艮，与序卦阴阳相综，所以发此言。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

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则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易知者，一气所到，生物更无凝滞，此乃造化之良知，无一毫之私者也，故知易之简能者，顺以成天，不自作为，此乃造化之良能，然一毫之私也，故能简，盖乾始坤成者，乃天地之职司，而使为乾者，用力之艰，为坤者，用力之烦，则天地亦劳矣，惟易乃造化之良知，故始物不难，惟简乃造化之良能，故物不烦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其性分之天理，为我良知良能者，本与天同，其易乃险不可知，本与地同，其简而乃阻，不可从者，以其累于人欲之私耳，故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易从，皆我非人，知人从也，下易字乃难易之易，言乾，惟知大始，是乾以易知矣，坤惟能成物，是坤以简能矣，人之所知如乾之易，则所知者，皆性分之所固有，而无一毫人欲之难深，岂不易知，人之所能，如坤之简，则所能者，皆职分之所当为，而无一毫人欲之纷扰，岂不易从易知，则此理之具于吾心者，常浹浹亲就，不相支离疏隔，故有亲，易从则此理之践于吾身者，常日积月累，无有作辍怠荒，故有功有亲，则日新不已，是以可久，有功则富有盛大，是以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与天同其悠久矣，可大则贤人之业，与地同其博大矣，夫以易简，而天下之理，得成贤人之德业，则是天有是易，吾心亦有是易，地有是简，吾身亦有是简，与天地参而为三矣，易中三才，成其六位者此也，理得成位，即致中和，天地万物育之意，贤人即圣人，与天地并而为三，惟圣人而能之也。

第二章

此章言圣人作易，及君子学易之事。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设卦者，文王与周公，将伏羲圆图六十四卦陈列也，象者物之似，总之有一卦之象，析之有六爻之象，观其象而系之以辞，以明一卦一爻之吉凶，刚柔相推者，卦爻阴阳，迭相为推也，柔极则以阴推阳，刚穷则以阳推阴，如是则变化生矣，如乾之初九，交于坤之初六，则为震坤之初六，于坤之初九为巽，此类是也，又如夬极而乾，反下而又为姤，剥极而坤，反下而又为复，似此者可类推之也，是以易之为道，不过辞、变、象、占四者而已，吉凶者，占者，故演卦者，先明系辞之吉凶，然后详刚柔相推之象，变由象而出，故刚柔相推而生变化。

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变化者，进退之象也，刚柔者，昼夜之象也，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

是故者，因上文也，吉凶悔吝，以卦辞言，失得忧虞，以人事言，易言吉凶，在人为得失之象，易言悔吝，在人为忧虞之象，故人之行事，顺理则得，逆理则失，辞有吉凶，即人事得失之象，虞者乐也，忧则困心衡虑，渐趋于吉，亦如悔之自凶而趋于吉也，虞则志得意满，渐向于凶，亦如吝之自吉而向凶也，所以悔吝，即忧虞之象，所谓观象系辞，以明吉凶者此也，变化刚柔，以卦画言进退，昼夜以造化言，柔变成刚，进之象，刚化为柔，退之象，进者，息而盈，

退者消而虚，刚属阳，明昼之象，柔属阴，暗夜之象，进退无常，故变化者，进退之象，昼夜一定，故刚柔者，昼夜之象，三者，天、地、人之三才也，分之即六爻，总之则三才，极，至也，爻不极，则不变动，阳极变阴，阴极变阳，此言六爻之变动者，乃三才极至之道理，故曰，道有变动曰爻，刚柔相推而生变化者此也。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上二节，言圣人作易之事，此二节，为教人如何学易理）

居者，处也，安者，处而不迁，乐者，悦乐，玩者，快乐而反复玩味，序者，文王序卦也，所居而安者，文王六十四卦之序，所乐而玩者，周公三百八十四爻之辞，文王序卦，有错有综，变化无穷，若可迁移矣，然文王本其自然之画而定之，非有心安排也，故不可迁移，如乾止可与坤相错，不可与别卦相错，故孔子杂卦曰，乾刚坤柔，屯止可与蒙相综，不可与别卦相综，因之杂卦云，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着，故处而不变，此为教人学文王，序卦学周公爻辞。
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辞系因象而系，占系因变而决，静而未卜筮时，易之所有者象与辞也，动而方卜筮时，易之所有者，变与占也，易之道一阴一阳，即天道也，如此观玩，则所趋皆吉，所避皆凶，静与天俱，动与天游，冥冥之中，若或助之矣，故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变即上变也，言变则化在其中。（此为教人学文王周公辞变象占）

第三章

此章教人观玩之事，先释卦爻并吉凶悔吝无咎，五者之各义，而后教人体会此卦爻，并五者之功夫也。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变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

彖，谓卦辞，文王所作者，爻，谓爻辞，周公所作者，象，指全体而言，乃一卦之所具者，如元亨利贞，则言一卦纯阳之象，变指一节而言，乃一爻之所具者，如潜龙勿用，则言初阳在下之变，凡言动之间，善谓得，不善，谓失，小不善，谓疵，不明乎善而误于不善谓过，觉其小不善，欲改而未改，于是乎有悔，觉其小不善，欲改而不改，或不肯改，谓之悔吝，未至于吉而犹有小疵，是吝未至于凶而已有小疵，善者，嘉也，嘉其能补过也，本有过而能改，谓之补，譬如衣有破，帛则用帛补，布则用布补，此之谓补过，吉凶得失之大，不如悔吝之小，悔吝疵病之小，又不如无咎之为善，彖者象，爻言变，则吉凶悔吝，无咎之辞皆备矣，故吉凶者言卦，爻中之得失也，悔吝者言卦，爻中之小疵也，无咎者，言卦爻中之能补过也。（此释彖爻之名义，又释吉凶悔吝无咎之名义）

是故列贵贱者，存乎位。齐大小者，存乎卦。辩吉凶者，存乎辞。忧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是故卦有大小，辞有险易。辞也者，各指其所之。

列者，分列也，六爻上体为贵，下体为贱，齐者，等也，等分大小，阳大阴小。阳大为主者，复临泰之类，阴小

为主者，姤遁否之类，小往大来，大往小来，皆其类也，介者分也，震者动也，大小即所齐之大小也，险易者，即卦爻辞之险易也，险者，暗昧而艰深，如文王卦辞，履虎尾先甲后甲之类，周公爻辞，其人天且劓，入于左腹之类也，易者，明白而平易，如文王卦辞，谦君子有终，渐汝归吉类，周公爻辞，师左次同人于门之类是也，之者，往也，各者，吉凶悔吝无咎，五者，各不同也，各指其所之者，各指其所往之地也。

言爻则言其变也，若列贵贱，则存乎所变之位，不可贵贱混淆，象虽言其象，若齐大小，则存乎所象之卦，不可大小紊乱，吉凶固言乎得失矣，若辨吉凶，则以辞为主，辞吉则趋之，辞凶则避之，悔吝言小疵，然不可以小疵而自恕，必当于此心方动，善恶初分，几微之时微之时，即忧之则不至于悔吝，无咎固补过，然欲动补过之心者，必自悔中来也，是故卦与辞，虽有大小险易之不同，然皆各指于所往之地，如吉凶，则趋之避之，如悔吝则忧乎其介，如无咎则存乎悔也，此为教学者观玩体卦爻吉凶悔吝无咎之功夫也。

第四章

此章言易与天地准，而作易圣人亦与天地准也。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准者，均平也，言易之书，与天地均平也，弥者，弥缝包括周密，合万为一，而浑然无欠，纶者，丝纶，条理分明，析一为万，而灿然有伦，即下文曲成之意，弥纶天地者，如以乾卦言，为天为圆，以至为萁木，即一卦而八卦可

知矣，如以乾卦，初爻潜龙言，在君得之，当传位，在臣得之，当退休，在士得之，则当静修，在商贾得之，则当待价，在女子得之，则当愆期，在将帅得之，则当在次，即一爻而余之三百八十四爻可类推矣，岂非弥纶天地乎。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

天垂象，有文章，地之山川原隰，各有条理，阳极而阴生则渐幽，阴极而阳生则渐明，一日之天地如此，终古之天地亦如此，故者，所以然之理也，人物之始终，皆此阴阳之气，其始气聚而理随以完，故生，其终也，气散而理随以尽故死，说生死，乃人之常谈也，人之阴神曰魄，耳目之聪明是也，人之阳神曰魂，口鼻呼吸是也，死则谓魂魄，生则谓之精气，天地之所公共者，谓之鬼神，阴精阳气，聚而生物，则自无而向于有，乃阴之变阳，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则自有而向于无，乃阳之变阴，鬼之归也，情状即模样，易与天地准者，非圣人安排穿凿，强与之准也，盖，易以道阴阳，阴阳之道，不过幽明死生鬼神之理而已，今作易，圣人仰观俯察，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知死生之说，知鬼神之所以为鬼神者，乃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也，故能知其情状，夫天地之道，不过一幽一明，一死一生，一鬼一神而已，而作易圣人，皆有以知之，此所以易与天地准也。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天以理言，仁义忠信是也，命以气言，吉凶祸福是也，乐天理，则内重外轻，又知命则为修身以俟，所以不忧，如

困于陈蔡，梦奠两楹，援琴执杖而歌是也，随遇而安乎之，胸中无尔我町畦，又随遇而敦笃乎仁，所行者，皆立人达人之事，所以能爱，不过不忧能爱，皆指天地言，至大不能过者，天地之体，不忧者，天地之性，能爱者，天地之情，天地之道不过如此而已，故此三者言之，万物天下协，不过二字，乐协不忧二字，仁字协爱字，此言圣人与天地准也，惟其与天地准，故圣人之道，皆不违乎天地矣，天地至大无外，不能过者也，圣人则知周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与天地同其不过，天地无心而成化，鼓万物而不忧者也，圣人则旁行不流，乐天知命，故与天地同其不忧，天地以生物为心，能爱者也，圣人则安土敦仁，故与天地同其能爱，是三者皆与天地相似者也，所以作易与天地准也。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

范围，包容也，弥也，包容天地万物一切阴阳无穷无尽之变化，而不使之超过也，即裁成天地之道，治历明时，体国经野之类是也，曲，成纶也，委曲条理以成也，理成万物，教之养之，使大小各得其宜而不遗漏也，昼夜之道，即幽明死生鬼神之理也，通达其理，则其智神矣，是故圣之极也，与神同其功，了无方所可识其神伟，易之极也，弥纶天地之道而无遗，亦了无形体可概括也。

第五章

此章言一阴一阳之道，不可名状，其在人，则谓之仁智，在天地，则谓之德业，在易则谓之乾坤占事。

一阴一阳之谓道。

理乘气机以出入，一阴一阳，气之散殊，即太极之理，各足而富有者也，气之迭运，即太极之理，流行而日新者也，故谓之道。

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继，接续不息，继往开来，书言帝降，中庸言天命，气之方行，正所降所命之时，人物之所公共者也，造化流行言日，静之终，动之始，静极复动则贞，而又继之以元，元乃善之长，以其天命之本体，不杂于形气之私，故曰善，成，是凝成有主之意，气所成形，而理亦赋也，乃人物所各足者也，因物物各得其太极无妄之理，不相假借，故曰性见发现也，知者，智也，仁者智者，即君子，此一阴一阳之道，若以天人赋受之界言，继者，善者，成者，性也，此所以谓之道，虽曰善其性，然具于人身，浑然一理，无声无臭，不可以名状，惟仁者发见于侧隐则谓之仁，智者发见于是非，则谓之智，而后所谓善性者，方有名状也，故百姓虽君子同具此善性之理，但为形气所拘，物欲所蔽，而知君子仁智之道者鲜矣。

显诸仁，藏诸用，鼓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

仁者造化之心，用者造化之功，仁本在内者也，如春夏之生长万物，是显诸仁，用奉在外者也，如秋冬之收斂万物，是藏诸用，春夏是显，秋冬是藏，不忧者，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无心而成化，有何所忧，富有者，无物不有，而无一毫之亏欠，日新者，无时不然，无一毫之间断，天地以

生万物为德，以成物为业，此一阴一阳之道，若以天地言，自其气之嘘也，则自内而外，显诸其仁，自其气之吸也，则自外而内，藏诸其用，然天地无心而成化，虽鼓万物出入之机，而不与圣人同忧，此所以盛德大业不可复加也，富有日新，乃德业之实，此一阴一阳之道，在天地者也。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一阴一阳之道，若以易论之，阳生阴，阴生阳，盈虚消息，往来循环，变化无穷，在易书，易之所以得名也，圣人作易之初，不过此阴阳二画，然乾本阳，而名为乾者，以其乾而成象，故谓之乾，而名为坤者，以其顺而效法，故谓之坤，此则一阴一阳之道，在卦者也，故究极此一阴一阳之数以之来，谓之占，详通其一阴一阳之变以行事，则谓之事，此一阴一阳之道在卜筮者也，若其两在不测，则谓之神，盖此一阴一阳之道，其见之于人，则谓之仁，知见之于天地，则谓之德业，见之于易，则谓之乾坤，占事人皆得而测之，惟言阳矣，而阳之中未尝无阴，言阴者，而阴之中未尝无阳，两在不测，则非天下之至神，不能与于此矣。

第 六 章

此章言易之广大配天地。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迩，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广，言其中之所含，大，言其中之所包，不御者，无远不到，而莫之正也，静者，无安排布置之扰也，正者，六十

四卦皆利于正，备者，无所不有也，夫易广矣大矣，盖易道不外乎阴阳，而阴阳之理，则遍体乎事物，以远言其理，则天高而莫御，以迩言其理，则地静而不偏，以天地之间而言，则万事万物之理，无不备矣，此易所以广大也。

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

乾坤之形体即天地，亦即天地之性情也，专者，专一而不他，直者，直遂而不挠，翕者，举万物之生意，而收敛于内也，辟者，举万物之生意，而发散于外也，乾之性健一而实，故以质言而曰大，大者，天足以包乎地之形也，坤之性顺二而虚，故以量言，而曰广，广者，地足以容乎天之气也，动者，乾坤之相交也，易之所以广大者，本于乾坤而得之也，盖乾画奇，不变，则其静也专，变则其动也直，坤画耦，不变则其静也翕，变则其动也辟，是以大生广生焉，易不过模写乾坤之理，易道之广大，其源盖出于此。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德。

配者，相似也，非配合也，变通者，阴变而通于阳，阳变而通于阴，义者，名义也，卦爻中，刚者称阳，柔者称阴，故曰义，易简者，健顺也，至德者，仁义礼智，天所赋于人之理，而我得之者也，仁礼属健，义智属顺，易之广大得于乾坤，则易即乾坤也，由此观之，可见易之广大，亦如天地之广大，易之变通，亦如四时之变通，易所言阴阳之义，与日月之阴阳相似，易所言易简之善，与圣人之至德相似，所谓远不御而近静正，天地之间悉备者在是矣，此易所以广大也。

第七章

此章述圣人以易崇德广业，见易之所以至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子曰二字，为后人所加，易之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理之所在，圣人以是理穷之于心，则识见高迈，日进于高明，而其知也崇，循是理而行，则功夫敦笃，日就于平实，而其礼也卑，崇效乎天，则崇之至矣，故德崇，卑法乎地，则卑之至矣，与乾知大始者同其知，与坤作成物者同其能，所谓优优大哉，三千三百，皆其礼之卑也，故业广，盖天地设立位而知阳礼阴之道，已行乎其中矣，其在人也则谓之成性，浑然天成，乃人之良知良能也，惟圣人能存之，故知崇如天，而成性之良知已成矣，礼卑如地，而成性之良能亦成矣，存之又存，是以道义之得于心为德，见于事为业者，自然日新月异，而愈崇广矣，门者道义从此出也，圣人崇德广业以此。

第八章

此章自中孚至此，凡七，乃孔子拟议之辞，而为三百八十四爻之范例，亦谨言慎行之戒耳。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

颐者，养也，口旁，人之饮食在口者，人事之至多者，以食饮为最也，盖事物至多之象也，拟诸形容，乾为圆，坤为大与之类，象其物宜，乾称龙，坤称牝马之类。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

观其会通，全在天下之动上言，会者事势之凑合难通者也，典者，常法也，礼、天理之节文也，如汤武与民，二者相凑合，此会也。生民涂炭，当救其民，顺天应人之请，此通也，故诛君者，乃行其典礼也，周公三百八十四爻，皆见天下之动，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方系辞以断其吉凶。如剥卦五爻，阴欲剥阳，阴阳二者相凑合，而难通者也，然本卦有顺而止之义，此通也，合于典礼者也，则系贯鱼以宫人宠之辞，无不利而吉矣，离卦四爻，两火相接，下三爻尖上，上五爻又君位难犯，此二火凑合而难通者也，然本卦再无可通之处，此悖于典礼者也，则系死如奔如之辞，无所容而凶矣。

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

言，乃助语之辞，恶，厌也，事虽至赜，而理则至一，事虽至动，而理则至静，故赜虽可恶，而象之理，犁然当于心，则不可恶也，动虽可乱，而爻之理，井然有序贯，则不可乱也，是以研究易学者，比拟其所立之象，以出言则言之，浅深详略，自各当其理，商议其所变之爻以制动，则动之仕止久连，自各当其时，然变化者，易之道也，既拟易后言，详易后动，则语默动静，皆中于道，则易之变化融会于五身矣，以下七爻，皆拟议之事，为三百八十四爻之例。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迹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迹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

释中孚九二之义，以此拟议于言行，亦如乾坤之文言也。居室，在阴之象，出言鹤鸣之象，千里之外应之，子和之象，言者，心之声，出乎身，加乎民，行者，心之迹，发乎迩，见乎远，此四者好爵迹靡之象，枢，户枢之主，机所以发弩，动天地者言，不特荣在我也，言行感召之和气，足以致天地之祥，不特辱我也，言行感召之乖气，足以致天地之异；如景公发言善，而荧惑退舍，东海孝妇含冤，而三年不雨是也，言行一发，有荣有辱，推而极之，动天地者亦此，安得不慎，所以拟议而后言动者以此。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释同人卦九五爻之义，以拟议于异同，本言始异终同，而孔子则以迹异心同也，然同人以同为贵，而乃号咷而后笑者也。盖君之出处语默，其迹迥然不同矣，自心观之，皆各适于义，唯其是而已，是其迹虽异，而心则同，故物不能间，而言亡有味，宜乎相信而笑也。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术也以往，其无所失矣。

此为释大过，初六爻之议，以拟议于敬慎错置也，置物

者，不过求其安，今置之于地，亦可以为安矣，而又承藉之以白茅，则盖有凭藉，安得有倾覆之咎，故无咎者，以其谨慎之至也，夫茅至薄之物，今不以薄而忽之，以之而获无咎之善，是其用则重矣，当大过之时，以至薄之物，而有可用之重，此谨慎之术也，慎得此术以往，凡天下之事，又有何咎而失哉。

劳谦君子，有终吉，子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语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礼言恭，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

此释谦九三爻之义，以拟议人之处功名，凡人以宠利居成功者，鲜克有终，今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是其器度见识，深厚而大过于人也，而又能以其功下人者，人之言德者必盛，言礼者必恭，今九三劳则德盛矣，谦则礼恭矣，德盛礼恭，乃君子修身之事，非有心持禄而为也，然致恭则人不与争，所以能永保禄位而终吉也。

亢龙有悔，子曰，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此段重出）

不出户庭，无咎，子曰，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臣失，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此释节卦初九爻之义，以拟议人之慎言语，君不密如唐高宗告武后以上官仪教我废汝是也，臣不密，如陈蕃乞宣臣章以示宦者是也，机者事之始，成者事之终，如韩琦处任守忠之事，不出户庭无咎何也，盖乱之所生，皆言语以为阶，如君之言语不密，则害及其身，谋以弭祸，而反以嫁祸于臣，臣之言语不密，则害及于身，谋以除害，而遭反噬之

害，不特君臣为然，凡天下之事，有关于成败，而不可告人者，如不机密，则害成言语也，一身之户庭，君子慎密不出户庭者以此。

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此解释六三爻义，以拟议小人窃高位，冶容者妖冶以饰其容也，坎为盗为淫，故有是象，夫作易者，其知致盗之由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本小人之事，而乘则君子之名器，小人而乘君子之名器，盗必思夺之矣，盖小人窃高坐，必不忠于君，不仁于民，盗岂不思夺而伐之，此由暴慢有以诲之也，亦犹慢藏诲盗冶容诲淫也，此正招盗之人，所由致盗也。作易者，知盗以此。

第九章

此章言天地筮卦之数，而赞其为神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属阳，其数奇，故一三五七九属天，地属阴，其数偶，故二四六八十属地，伏羲龙马负图，有一至十之数。此即天地之数也。

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天数五者，一三五七九，其位有五也，地数五者，其位亦有五，故五位者，即五数也，在河图上下左右中央天地各

五处之位也，相得者，一对二，三对四，六对七，八对九，五与十对于中央，此奇偶同居，如夫妇之阴阳配合，二十有五者，一三五七九，奇之所积也，三十者，二四六八十，偶之所积也，变者，化之渐，化者变之成，一二三四五，居于图之内者，生数也，化之渐也，变也，六七八九十，居于图之外者，成数也，变之成也，化也，变化者，数也，鬼神，指下文卜筮而言，故曰卜筮者，先王所以使民信，时日敬鬼神也，非屈伸往来也，言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成变化，而鬼行乎其间，所以卜筮而知人吉凶也，乾坤之策，四营成易也，何以为生数成数，此节为孔子之图说也，皆就河图而言，河图一六居北为水，故水生于一，而成于六，所以一为生数，六为成数，生者，即其成之端倪，成者，即其生之结果，二七居南为火，三八居东为木，四九居西为金，五十居中央为土，皆与一六同。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仪，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

衍与演同，演者广也，衍者宽也，言广天地之数也，大衍之数五十者，蓍五十茎，故曰五十也，其用四十有九者，演数之法，必除其一方，筮之初，右手取其一策，反于棊中是也，分二者，中分其筮数之全，置左以半，置右以半，此则如两仪之对待，故曰以象两仪也。挂者，悬其一于左手小指之间，三者，三才也，左为天，右为地，以所挂之策象人，故曰象三，揲之以四者，间数之也，谓先置右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右手四四数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于一处，而以左手四四数右手之策，所以象春夏秋冬也，奇者零也，所揲四

数之余也，扚者勒也，四四之后，必有零数，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归之于第四第三指之间，右手者，归之于第三第二指之间，而扚之也，象闰者，以其所归之余策，而象日之余也，挂一当一岁，揲左当二岁，扚左则三岁一闰矣，又揲右当四岁，扚右则五岁再闰矣，再扚而后卦者，再扚之后，复以所余之蓍，合而为一，为第二变，再分再挂再揲也，独言卦者，分二揲四，皆在其中矣，此则象再闰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策者，乾坤老阳老阴，过揲之策数也，乾九坤六，以四营之，乾则四九三十六，坤则四六二十四，乾每一爻，得三十六，则六爻得二百一十有六矣，坤每一爻，得二十四，则六爻得百四十有四矣，当期之数者，当一年之数也，当者适相当也，非也彼准此也，若以乾坤之策，三百八十四爻，总论之，阳爻百九十二，每一爻三十六，得六千九百一十二策，阴爻百九十二，每一爻二十四，得四千六百八策，合之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

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于酬酢，可与祐神矣，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

此节总言卦筮，四营者，以四而求之也，如老阳数九，以四求之，则有三十六策，老阴数六，有二十四策，少阳数七，有二十八策，少阴数八，有三十二策，阴阳老少，六爻之本也，故四营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者，三变成一爻，十

八变则成六爻矣，八卦者，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言圣人作易，以此八卦为小成，然后引此八卦而伸之，成六十四卦，触此八卦之类而长之，如乾为天，为圆，坤为地，为母之类，即吉凶趋避之理，悉备于中，而显道神德行，酬酢祐神，天下之能事毕于此矣，道者，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之道，天下之理也，言卜筮可以使茫昧之道昭显，使幽微之德行神奇，是故可以酬酢万变，如宾主之应对，可以代鬼神之言，而祐助人之所不及也，且两在不测，皆得而知其变化之道，是功等神明矣，功等神明是知神之以为矣。

第十章

此章论易有圣人之道者四。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易之为道，不过辞、变、象、占四者而已，以者用也，尚者取也，辞者，象辞也，如乾元亨利贞是也，问卜而以言者尚之，则知其元亨，知其当利于贞矣，变者，爻变也，动者，动作营为也，制器者，结绳网罟之类是也，尚象者，网罟有离之象是也，占者占辞也，卜得初九潜龙，则尚其勿用之占是也。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此尚辞之事，响者向也，精者洁净精微也，君子将有为有行，问之于易，易则似受其问，如对面问答之亲切，以决未来之吉凶，远近幽深，无不周悉，非其辞之至精，孰能至

此，故以言尚其辞。

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此言尚变尚象之事，参伍错综皆古语，三人相杂曰参，五人相杂曰伍，参伍以变者，言蓍之变，乃分揲挂扚，凡十八变成卦也，定天下之象者，乾坤相错，则乾马坤牛之类，各有其象，震艮相综，则震雷艮山之类，亦各有其象也，盖参伍其蓍之变，错综其卦之数，通之极之，而成文成象，则奇偶老少之文，不滞于一端，内外贞悔之象，不胶于一途，如是则变化穷矣，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于此，故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

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

此言尚占之事，易者卜筮也，蓍乃草，无心情之物，故曰无思，凡天下之物，有思有为，其知识方能超出万物之表者，始能通天下之故，今蓍龟无思为，寂然不动，不过一物而已，然人问卜之时，方感之际，而遂能通天下之故，未尝迟回于其间，非天下之至神乎，故以卜筮者尚其占。

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谓也。

极深者，究极其精深之理也，如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知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状是也，研几者，研究其几微也，如履霜而知坚冰之至，剥足而知蔑贞之凶等类是也，所谓精者，以圣人极其深也，唯深也，故至精而能通天下之志，所谓变者，以圣人之研其几也，唯几

也，故至变而能成天下之物，蓍龟无思无为，唯神也，故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夫至精至变至神，皆圣人之道，而易之辞变象占有之，故易谓有圣人道四者，即此之谓也。

第十一章

此章言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俱皆出于天地自然而然之理，非圣人勉强自作也。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物者，指为代表言明吉凶之实理也，开物者，人所未知而启发之也，务者趋避之事，为人所欲为者也，冒天下之道者，天下之理冒包括于卦爻之中也，易开物，是言物理未明，易则明之，以通天下之志，易成务，是谓事业未固，易则指导而固之，以天下之业，易冒天下之道，使之志通业定，而心事之疑者悉得决之，故能断之天下之疑。

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古之聪明睿知神武而不杀者夫。

圆者，蓍数七七四十九象，阳之图也，变化无方，关于未卦之先，可知来物，故圆而神，方者卦数八八六十四象，阴之方也，爻位名定于有象之后，可藏往事，故方以知，易者一圆一方，交易变易屡迁不常也。贡者献也，以吉凶陈献于人也，洗心者，心之本然，圣人之心，无一毫私欲，如江汉

以濯之，又神又知，又应变无穷，具此三者之德，所以谓之洗心，犹书言人心，道心，诗言遐心，以及赤心古心，机心之类，非有私而洗之也，退藏于密者，此心未发也，同患者，其吉当趋，凶当避也，凡吉凶之机，兆端已发，将至而未至者曰来，吉凶之理，见在于此，蓍之德圆而神，筮以求之，遂知来物，卦之德方以知，率而揲之，具有典常，所以能成务也，六爻之义，易以贡，吉凶存亡，辞无不备，所以能冒天下之道也，圣人具此三者，洗心之德，是以方其无事，则三德与之俱寂，退藏于密，鬼神莫窥，则蓍卦之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也，及其吉凶之来，与民同患之时，则圣人洗心之神，自足以知来，洗心之智，亦足以藏往，因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则用神不用蓍，用智不用卦，无卜筮而知吉凶，孰能与于此哉，惟古之圣人聪明睿智，具蓍卦之理，而不假蓍卦，犹如神武自足以服人，不假于杀伐之威者，方足以当之也，此圣人之心易，乃作易之本。

是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是与神物以前民用，圣人以此斋戒，以神明其德夫。

天之道者，阴阳刚柔盈虚消息之吉凶理也，民故者，爱恶情伪，相攻相感以至吉凶之生，此其故也，神物指蓍龟，兴者，起而用之，前民用即通志成务断疑也，卜筮在前，民用在后，故曰前，斋戒者，敬也，然圣人惟其聪明睿智，是以能明天之道，而省察民之疾苦，恐人不解天道民故之吉凶趋避，故兴神物以前民用，又恐其民之衰也，故圣人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是以民皆敬信，则民用不穷矣。

是故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

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乾坤两气之运，推迁不常，相续不穷，是易之变与通也，此理之显于形迹，呈诸象数，涉诸声臭者，易之象与数也，此道修于其教，垂宪示人，百姓不知者，易之法与神也，是故易有乾坤，变通形象法神，即今取此户譬之，户一也，辟之则谓之乾，阖之则谓之坤，能辟能阖，一动一静，不胶固于一定，则谓之变，阖辟往来，相续不穷，谓之通，得见此户，则涉于有迹，非无声无臭之可比，则谓之象，有形象必有规矩方圆，则谓之器，古之圣人制上栋下宇之时，即有此户，则位之法度，利此户之用，一出一入，百姓日用而不知，则谓之神，即一户而易之理已在目前矣，故易虽神明深远，亦平易近人者也。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

太极者，至极之理，理，寓于象数之中，难以名状，生者加一倍法也，两仪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为阴阳之仪也，四象者，一阴之上，加一阴，为太阴，加一阳为少阳，一阳之上加一阳，为太阳，加一阴为少阴，阴阳各有老少，有此四者之象也，八卦者，四象之上，又每一象之上，各加一阴一阳为八卦，用八卦，即六十四卦也，不过八卦变而成之，如乾为天，天风姤，坤为地，地雷复之类是也，定者通天下之志，生者成天下之务，既有八卦，则刚柔迭用，九六相推，时有消息，位有当否，故定吉凶，吉凶既定，则吉者趋之，凶者避之，变通穷利，鼓舞尽神，故生大业。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

圣人，探賈索隐，钩深致远，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

天成象，地效法之，故曰法象，万象之生，有显有微，皆法象也，而莫大乎天地，万物之运，终则有始，皆变通也，而莫大乎四时，天文焕发，皆悬象着明者，而莫大乎日月，位高莫大乎天子，以其富有四海也，物，天地之所生者，备以致用，如服牛乘马之类，器，人之所成者，制成器以为天下利，如舟楫网罟之类，凡此莫大乎圣人，推而极之，探賈索隐，钩深致远，无非欲定天之吉凶于超然，亹亹者，勉勉不已，吉凶既定，示天下从违之路，人自勉勉不已，此六者之功用，皆大也。圣欲借彼之大，形容蓍龟之大，故与蓍龟终也。

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断也。

神物者，蓍龟也。天地变化者，日月寒暑往来相推，山峙川流，万物生长凋枯之类是也，吉凶者，日月星辰躔次循度晦明薄蚀也。四象者，天生神物之象，天地变化，垂象吉凶，河出图，洛出书之象，易之为书，不过辞、变、象、占，四者自然之象，天生神物，有自然之占，圣人法则之，以立其占，天地变化，有自然之变，圣人效之，以立其变，天垂象，见吉凶，有自然之象圣人法则之，以立其象，河出图，洛出书，有自然之文章，圣人法则之，以立其辞，因天地生此四象，皆自然而然，所以示圣人者至矣，圣人虽系之以辞，不过系此以告天下人而已，虽定以吉凶，不过因此四象，以之决断其疑而已，并非圣人勉强自作也，学易者，能

居则观象玩辞，动则观变玩占，易虽冒天下之道，道不在易而在我矣。

第十二章

此章论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归于德行。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解释大有上九爻义，天人一理，故言天即言人，天之所助者顺也，顺则不悖于理，是以天祐之，人之所助者信也，信则不欺乎人，是以人助之，六五以顺信居中，上九位居六五之上，是履信也，身虽在上，比乎君，而心未尝不在君，是思乎顺也，既履信，而又思乎顺，则六五又尚先明之贤，上九皆当之，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居天位，天之象也，应爻人位，人之象也，中虚，信象，坤土，顺象，爻变震，动思之象，震为足，上九乘五，履之象。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书本以载言，但书有限，不足以尽无穷之言，言本以尽意，而言有限，难尽无穷之意，人本于性，而善者情也，拂乎性而不善者伪也，然则圣人之意，何所见乎，盖圣人仰观俯察，见天地之阴阳，不外乎奇偶之象，于是立象以尽意，使大如天地，小如万物，精及于形，粗及于象，悉包括于其中，以尽其意，然犹恐不足以尽之也，于是设卦而重之，以

观阴阳淑慝爱恶之相攻，远近之相取，以意中情伪之所包，既立象设卦，如不紧之以辞，则意中之所发，犹不明也，夫既立象设卦，又系辞矣，则易之体以立，于是教人卜筮，观其变而通之，则有以成天下之务，而其用不穷，足以尽意中之利矣，由是人民鼓之舞之，以成天下之亹亹，而其妙莫测，足以尽意中之神矣，至此方能意无余蕴，而圣人忧世觉民之心，于此方遂也。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乾九坤六，易如衣，乾坤如蓍，易者，易书也，缊者，衣中所着之絮也，犹言藏也，言乾坤缊于六十四卦之中也，易中所缊皆九六，爻中之九，属乾阳，爻中之六，属坤阴，九六散布而为易，三百八十四爻，则乾坤成列，而易之本立乎其中矣，毁谓卦画不立，息谓变不行，易之所以为易者，乾九坤六之乾变易也，故九六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独阳独阴，不变不化，乾坤之用息矣。

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阴阳之象，皆形也，形而上者，超乎形器之上，无声无臭，则理也，故谓之道，形而下者，则囿于形器之下，有色有象，止于形而已，故谓之器，以是形而上下化而裁之，则谓之变，推而行之，则谓之通，及举止变通，措之天下之民，所以能变通者，皆成其事业矣，故谓之事业，此书前之易，与卦爻不相干。

是故夫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

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此重出以起下文）
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
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极，究也，赜，多也，天地万物之形象，千形万态，至多
而难见也，卦之象莫不穷究而形容之，故曰极天下之赜者，
存乎卦，鼓，起也，动，酬酢往来也，天地万物之事理，千
变万化，至动而难以占决，爻之辞莫不曲尽其妙以发扬形状
以决断之，化裁者，教人卜筮，观其卦爻所变，如乾初爻一
变，则就此变之理裁度之，为潜龙勿用，乾卦本元亨利贞，
今勿用，因有此变化也，推而行之存乎通者，谓如乾初九，
令裁度已定当推行矣，当勿用之时，遂即勿用，不泥于本卦
之元亨利贞，则行之通达无阻，此本诸卦辞，善于用易者
也，至于神而明之，运用之妙，发挥之精，实存乎其人耳，
若待其有所为而后成，有所言而后信，皆非神明矣，惟默而
我自成之，不言而人自信之，此则生知安行，圣人之能事
也，故曰存乎德行，有造化之易，有易书之易，有在人之
易，德行者在人之易也，有德行以神明之，则易不在造
化，不在四圣，而在我心矣。

系辞下传

第一章

此章论易而归之于贞一。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动者也，刚柔者，立本者也，变通者，趣时者也。

八卦，以卦之横图言，成列者，乾一兑二离三震四，阴在下者，列于左，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阴在下者，列于右，象者，八卦形体之象，不特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之象，凡天地所有之象，无不俱在其中矣，因而重之者，三画上复加三画，重乾重坤之类也，阳极于九，阴极于六，因重成六画，而三百八十四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如乾为天，乾下变一阴之巽，二阴之艮，三阴之坤，虽非占卜卦爻之变，而卦爻之变，已寓其中矣，系辞命之者，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各系以辞，而命之以吉凶悔吝，则人之动作营为，与趋吉避凶之道，即在其中矣，盖吉凶悔吝，皆生乎其动作营为，易之九六，一刚一柔，乃所以立易之根本也，则刚柔相

推，而变在其中矣。

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地之动，贞夫一者也。

贞者，正也，圣人一部易经皆利于一正字，盖以道义配祸福，故为圣人之书，观者，垂象以示人也，道者，天地日月之正理，即太极也，一者，无欲也，无欲则正矣，孔子祖述尧舜者，祖述其精一也，夫吉凶者，以贞而胜，不论其吉凶者何也，盖天地有此正理而观，乃无私于覆载，日月有此正理而明，故无私照，天地日月且如此，而况于人乎，故天下之动，虽千端万绪，惟贞夫一，能贞一无欲则正矣，能正，虽凶亦吉，其正大光明，足以与天地之贞观，日月之贞明，同乎其道矣。岂论其吉凶哉。

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动乎内，吉凶见乎外，功业见乎变，圣人之情见乎辞。

确然者，健貌也，隤然者，顺貌也，天惟有此贞一，故确然示人以易，地惟有此贞一，故隤然示人以简，圣人作易爻者，不过根据此一贞所作，象者不过像此一贞而立，而此爻此象方动于卦之中，或吉或凶，即呈现于卦之外，而功业即因变而见矣，圣人之心情，亦不过于此爻象之中，因之贞一而系之以辞而已，故不论吉凶，以贞胜而归于一者，此则圣人系辞觉民之心情也，故曰情。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

大德者，易简贞一之大德也，生者，天主人生物之始，地主生物之成，位者乃所以成参赞之功者也，故曰大宝，聚

人者，内而百官，外而众庶也，理财者富之也，九赋九式之类是也，正辞者，教之以正也，三物十二教之类是也，禁非者，既道之以德，又齐之以形，五刑五罚之类是也。

第二章

此章言制器尚象之事，网罟耒耜，所以足民食，交易舟车，所以通民财，弦弓门拆，所以防民患，杵臼以利其用，衣裳以华其身，宫室以安其居，棺槨以送其死，所以为民利用，安身养生送死，无遗憾矣，然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卒归之夬之书，上古虽未有易书，但造化与人事，本有易理，以其所作所为，暗合易书，正所谓画前之易也。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法者，法象也，天之象，日月星辰，地之法，山陵川泽，鸟兽之文，有息者根于天，飞走之类是也，地之宜，无息者，根于地，草木之类是也，如书言堯之漆，徐之桐是也，近取诸身，如气之呼吸，形之头足是也，远取诸物，如羽毛鳞介，雌雄牝牡之类，神明之德，不外健顺动止八者之德，万物之情，不外天地雷风八者之情，盖包牺氏仰观俯察，与鸟兽之文，并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见天地间一对待，一往一来，流行于两间者，不过此阴阳也，于是画一奇以象阳，画二偶以象阴，因而重之以为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离卦中爻为巽，绳之象也，网以佃罟以渔，离为目，网罟之两目相承者似之，离德为丽，网罟之物，丽于中者似之，盖取诸离者言，绳为网罟，有离之象，非睹离而始有此也，教民肉食，自包牺始，自此至结绳而治，有取诸卦象者，有取诸卦义者。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耒耨者，今之犁也，耜者，耒之首斲木使锐而为之，今人加以铁铤，谓之犁头，耒耨耜之柄揉木，使曲而为之，二体皆木，上入下动，中爻坤土，木入土而动，耒耨之象，教民粒食，自神农始。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离日在上，日中之象，中爻艮为径路，震为大涂，又为足，致民之象，中爻坎水艮山，群珍所出，聚化之象，又震错巽，巽为近利市三倍，市为聚货之象，震动为交易之象，巽为进退，进退之象，艮止为各得其所之象，此噬嗑之象也，天下之人，各业不同，皆于市而合之，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得其所，亦犹物之有间者，啮而合之，此噬嗑之义也。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阴阳之极则变，如阳变于阴，则不至于亢，阴变于阳，则不至于伏，此通也，阴阳互变，循环无端，所以能久，是以圣人治天下，民之所未厌者，不强去之，所未安者，不强

行之，如此变通，所以民不倦也，夫牺农之时，民朴俗野，至黄帝尧舜时，风气渐开，时已变矣，三圣之时之当变，而通其变，使天下人皆欢欣鼓舞，趋之不倦，又神而化之，使民皆安之以为宜，盖天地之理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牺农时人害虽消，而人民未著，衣食虽足，而礼义未兴，故黄帝尧舜，惟垂上衣下裳之制，以明专卑贵贱之分，而天下自治矣，取诸乾坤者，乾坤之理，亦变化无为，乾坤之体，乾坤之象，皆上衣下裳之尊卑。

剡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涣。

剡者，剖而使空也，剡者，斩削也，济不通者，横渡水也，致远者，舟可航至远方也，取诸涣者，下坎水，上巽木，中爻震动，木动于水上，舟楫之象也，乘木有功，以济其涣，此涣之义也。

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随。

上古之世，牛未穿鼻，今因其性顺，穿其鼻驯而服之，上古之世，马未络，今因其性之健络其背，驾而乘之，中爻巽为绳，艮为鼻，又为手，震为足，服而乘之象，震木坤所变，坤为牛，一奇画在后者，阳实而大，引重之象也。兑本乾所变，乾为马，一偶画在前者，大道开张，致远之象也。牛非不可以致远，因引重者为人也，马非不可以引重，因致远者为其敏也，盖取诸随者，人欲服则服，欲乘则乘，欲引重则引重，欲致远则致远，动静行止，皆随人意，此随之义也。

重门击柝，以待暴客，盖取诸豫。

古时之世，外户不闭，至今建都立市，中有设官职府

库，又设重门以御之，系柝以警之，而待暴客，豫者，逸也，又备也，谦轻而豫息，逸之意也，中爻艮门，震综艮亦门，重门之象也，震动善鸣，有声之木，柝象，艮为守门阍人，中爻坎为夜，艮为手，坎为盗，暴客之象，恐逸豫，故宜预防之。

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

中爻兑为拆毁，上震木，下艮土，木与地之象，大象坎陷，血春之象，前此虽知粒食，而不知脱粟，今万民得此杵臼，以治精米，此乃小有所过，使万民以济者也。

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

弦木使曲，弧弓也，剡木使锐，中爻坎中坚，离木槁，兑为拆毁，弦木，乃剡木之象，坎为弓矢，离为戈兵，又水火相息，皆有征伐之意，所以既济未济，皆伐鬼方，弧矢威天下之象也，威天下者，以其睽乖不服，故取诸睽。

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栋，屋脊木也，宇椽也，栋直承而上，故曰上，栋宇两垂而下，故曰下宇，二阴在上，雷以动之，又中爻兑为泽，雨之象，兑综巽，风之象，四阳相比，壮而且健，栋宇之象，大过四阳相比，故亦言栋，大壮者，壮固之义也。

古之葬者，厚衣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槨，盖取诸大过。

衣之以薪者，乃覆之以薪也，不封者，无土堆而人不识也，中野，葬于郊外也，卦象坎为隐伏葬之象，中爻乾为衣，厚衣之象，巽为木，薪之象，棺之象，乾为郊，郊外之象，巽为入，兑错艮为手，又为口，木上有口，以手入之，

入棺之象，大过者，过于厚也，小过养生，大过死，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故取大过。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

结绳者，以绳系两头，中割断之，各持其一，以为他日之对验也，结绳而治，言当此百姓结绳之时，为君者，于此时而治也，书文字也，契合约也，以书契而治察，百官万民皆不敢诈，取夬者，有书契则考核精详，稽验明白，亦犹君子之决小人，小人不得以诈矣，兑综巽为绳，绳之象，乾为言，错坤为文，言之有文书，契之象也。

第三章

此章总言象。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易卦者，写万物形象之谓也，舍象则无以言易，象者像也，假象以寓理，乃事理仿佛近似，而可以想像者也，非造之精体也，彖者，象之材，乃卦之德也，爻者效天下之动者也，象之变也，乃卦之趣时也，是故伏羲之易，惟像其理，而近似之耳，至文王有彖以言其材，周公有爻以效其动，则吉凶有此而生，悔吝由此而着矣，要之皆据其象而已，故舍象不可以言易也，如后之学者，不观其象，而曰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此谬也，又若舍象而只言其理，则离圣作易之本旨远矣，岂得以教后之学者哉。

第四章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阳卦奇，阴卦偶，其德行何也，阳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阴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其故何也？以奇偶言之，阳以奇为主，震、坎、艮为阳卦，一阳二阴，皆一奇，是出于乾，三男之卦也，震长男一索得之，坎中男再索得之，艮少男，三索得之，以其皆出于乾之奇，故虽阴多亦谓之阳，阴以偶为主，巽、离、兑为阴卦，皆一阴二阳，皆一偶，皆出于坤母之卦也，巽长女，一索得之，离中女，再索得之，兑少女三索得之，以其皆出于坤之偶，故虽阳多，亦谓之阴卦，若以德行论之，阳一君而二民，乃天地之常经也，如唐虞三代，罔不率俾是也，故为君子之道，震坎艮，皆一君二民，故阳卦多阴，阴二君而一民，则政出多门，车书无统，如七国争雄是也，故为小人之道，巽、离、兑皆二君一民，正合小人之道，故阴卦多阳。

第五章

易曰，憧憧往来，朋从尔思，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此释咸之九四爻之义，虑者思之深也，致者极也，同归而殊途者，同归于理而其涂则殊也，如父子君臣，夫妇、朋友、长幼，如此之涂，接乎其身者，其殊也，夫父子有亲之

理，君臣有义之理，夫妇有别之理，朋友有信之理，长幼有序之理，使父子数者之相感，吾惟尽其理而已，有何思虑，一致而百虑者，皆致于天数，而其思则有百也，如富贵、贫贱、夷狄、患难，如此之虑，起乎其心以有百也，然富贵，行富贵，素贫贱，行贫贱，素夷狄，行夷狄，素患难，行患难，如使富贵数者之相感，吾惟安其数而已，有何思虑乎。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

以造化言之，一昼一夜，相推而明生，一寒一暑相推而岁成，成功者退谓之屈，方来者进谓之信，一往一来，一屈一信，循环不已，谓之相感，利者功也，日月有照临之功，岁序有生成之功，依自然之序，应时而往来，此造化往来一定之数，惟在乎气之自运而已，非可以思虑而往来也，以物理言之，屈者所以为伸之地，不屈则不能伸，故日求必蛰，而后存其身以奋发，不蛰则不能存身矣，依自然之序，应时而屈伸，此则物理相感一定之数，非以可思虑屈伸也，正所谓一致而百虑也，造化物理往来屈伸，既有一定之数，则吾惟安其一致之数，而日又何必百虑而憧憧往来哉。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精者，明也，择者，专精也，惟精惟一，义者吾惟之理，即仁义礼智信之理也，入神者，时义之熟，手舞足蹈皆其义，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夫既精研其义，至于入神，则施于其用，出乎身，发乎迩，必无所处而不当矣，利用者，利于其用，加乎民，见乎远也，安身者，无入而不自得，心广体

胖，四体不言而喻也，既利用安身，则吾身之德，自不觉其积小以高大矣。

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

此言相感之道，当安数尽理，舍此则无他术，无他道也，穷此以入道，知此以潜移，则因精义入神，已有德矣，又利用守身，又崇德矣，故德盛而不可加矣，何必憧憧而往来哉。总言德之盛，崇字即盛字，一部易经，说数即说理（来子考定作易者，其知盗乎一节即在此）。安设尽理，何必思虑。**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据而据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将至，妻其可得见邪。**

此释困之六二爻义，非所困者，在我非所困也，非所据者，在人非所据也，欲前以荣身，不得其荣而反辱，是名必辱，欲后退以安身，不得其安，是求安而反危也，故身必危，夫辱与危，死道也，故不见妻。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语成器而动者也。

此释解卦上六爻之义，括，闭结也，言动则不迟疑闭结，左之右之，无不宜也，有资深逢源之义，夫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负济世之具于身，而又必待其时，时既至矣，可动则动，何不利之有，济世之具在我，则动而不括，出有获，正言器已成矣，而后因时而动也。

（来子考证此节，在作易者其知盗乎节下，继天地絪縕节，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节，易曰，困于石节，子曰德薄而位尊节，鸣鹤在阴节，俱在此）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此之谓也。

此释噬嗑初九爻之义，可耻可畏者，莫过于不仁不义，小人则甘心不仁不义，利以动之，而后为善曰劝者，即劝其为仁为义也，威以创之，而后去恶曰惩者，即惩其不仁不义也，故小惩于前，大诫于后，以免于刑戮，止恶于无形者，小人之福也，易曰履校灭趾无咎者，此之谓也。（来子考证，此节在知几节下）

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以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灭耳凶。

此释噬嗑上九爻之义，惟恶积而不可掩，故罪大而不可解，何校灭耳凶者，恶积之所致也。（来子考证此节在小人不仁不耻下）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此释否卦九五爻之义，危者，自以为位可恒安，亡者，自以为存可久保，乱者，自以为治可恒有，故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则志得意满，所以危亡而乱矣，唐之李隆基，隋之杨坚似此也，易之教人易者，使能倾正此意是也。（来子考证，此节在上第八章，天下之至赜下）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

此释鼎卦九四爻之义，德所以诏爵，智所以谋事，力所

以当任，鲜不及者，鲜不及其祸。（来子考证此节在困于石下）

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

此释豫九二爻之义，谄者谄谀，渎者，渎慢，几者，人之所难知，能知人之所难知，故曰神，君子之交人，上下之间，不谄不渎，不卑不亢，以其有先见之明，惧祸之及己也，故知几惟君子，夫几者，动之至微，良心初发，吉之先见者也，若溺于物欲，非初动之良心，迟疑不决，则不能见几，祸已及己，见其凶而不见其吉矣，惟君子见此几，即作而去，不俟终日，然见此几之君子，岂易能哉，必其操守耿介，修身律己，然一毫人欲之私者，方可能之，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夫以耿介如石之不可移易，则知之之明，去之之决，断可以识其不俟终日矣，盖君子既识事之微，又知事之彰，既知其处世接物，应人修己之所以柔，又知其所以刚，故无所不知，而能见几，为万夫之望也。（来子考证，此在上第十二章，自天祐之下）

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曰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此释复卦之初九爻义，殆者，将也，庶者，近也，言颜氏之子，其将近于知几乎，知之未尝复行，故不贰过。（来子考证此节在善不积下）

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言致一也。

此释损卦六三之爻义，罔，麻帛也。缁，绵絮也，缠绵交密之意，天地之气本虚，而万物之质则实者，以虚气之化，凝实成形故也，夫天地罔缁，气交也，专一而不二，故曰醇，男女构精，形交也，专一而不二，而化生，天地男女两也，罔缁构精，以一合一，亦两也，所以成化醇化生之功，易曰，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者，两也，盖两相与则专一，若三则杂乱矣，所以爻辞言，损一得友者此也。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后动，易其心而后语，定其交而后求，君子修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动则民不与也，惧以语，则民不应也，无交而求，则民不与也，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此释益卦上九爻之义，安其身者，身无愧怍也，危则行险矣，易其心者，坦荡荡也，惧则长戚戚矣，以道义交则淡以成，以势利交，则甘以坏，故无交修者，安也，易也，定也，修此三者，则我体益之道全矣，故不求益而自益，若缺其一，则立心不恒，不能益矣，全对缺言，民者人也，上与字，党与之与，下与字，取与之与，莫之与即上文民不与不应不与也，伤之者，即系之也，安，易、定三者，皆立心之恒，故曰立心勿恒凶。

第六章

此章言乾坤为易之门。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

门者，物之所从出也，乾坤阴阳，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其所从出，故为易之门，有形质曰物，一奇象阳，一偶象阴，则有形质矣，以二物之德言，则阴与阳合，阳与阴合，而其情相得，以二物之体言，则刚自刚，柔自柔，而其质不同，以者用也，撰者述也，天地之撰，天地风雷之类也，可得见者也，德者理也，神明之德，健顺动止，不可测者也，可得见者易，则以此二物体之，不可测者易，则以此二物通之，形容曰体，发越曰通。

其称名也，杂而不越于谶，其类其衰，世之意邪。

一卦有一卦之名称，一爻有一爻之称谓，或言物象，或言事变，可谓至杂也，然不过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而已，二者之外，未尝有逾越也，但稽考其体之通之之类，如言龙战于野，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如此之类，似非上古民淳俗朴，不识不知之语也，意者衰世民伪日滋，所以圣人说此许多名物事类，出者亦不得已也。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开而当名辨物，正言断辞则备矣。

彰往者，明天道之已然也，阴阳消息卦爻之变象，有以彰之，察来者，察人事之未然也，吉凶悔吝，卦爻之占辞，有以察之，日用所为者显也，易则推根于理数之幽微，使人敬顺而不敢慢，百姓不知者幽也，易则就其事为显阐之，使人洞晓而无疑，开而当名辨物者，各开六十四卦所当之名，以辨其物如乾马、坤牛，乾首、坤足之类，不使之至于混淆也，正言断辞者，所断之辞，吉，则正言其吉，凶则正言其凶，无委曲回避也，如是则精及无情，粗及有象，无不备也。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因贰以济民行，以明失得之报。

小如卦之牝马遗音，爻之负乘丧茀，贰，两也，既小又大，既远又文，既曲又中，既肆又隐，不滞于一边也，言易辞纤细无遗，其称名小矣，然无非阴阳之理，默寓乎中，而取类又大，且天地阴阳，道德性命，散见卦之中，其旨远矣，然其辞又昭然有文，明以示人，卦爻之言委曲婉转，若昧正理矣，然曲而中乎典礼，正直而不私，其叙事详备，若无所隐矣，然理贯于大小本末之中，未必不隐，因此贰则两在莫测，无方无体矣，宜乎济斯民日用之所行，以明吉凶得失之应也。

第七章

此章论圣人以九卦修德。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为伏羲氏所作，文王以前，不过是占卜而已，至文王以后始有彖辞，教人以及身修德之道，可以说易之兴由文王而始，犹以其被拘于羑里时，身经患难，故所作之易，多系如何处患难之道，下面九卦，即是人所用以免忧患之道者也。

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圣人作易，惟以处忧患，正己修德而已，故卦中多有修德之道，履者礼也，德之基，卑己尊人，谦谨畏义者，德之

柄也，去其物欲之不善，而复人性与天理本然之善，德之本也，有德在我，守之以恒，则能坚固，故恒为德之固，君子修德，当惩忿窒欲，损而又损，以至于无，故损为德之修，君子修德，必迁善改过以自尽，故益为德之裕，人处困穷，出处语默之间，辞受取与之际，最宜观德，困而亨则君子，穷斯滥则小人，故因为德之辨，井静深有本，而后泽及于物，人修养所畜之德如井，而后乃可施及于人，故云井，德之地也，巽能顺其理，因时以称其宜，而其性入而伏，则又形迹之不露，称而隐，巽乃德之基柄，所以极其善也，所以九卦即为修德之具也。

履和而至，谦尊而光，复小而辨于物，恒杂而不厌，损先难而后易，益长裕而不设，困穷而通，井居其所而迁，巽称而隐。

礼为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乃精微极至者也，故曰履和而至，谦自卑盖尊，自晦而愈光，故曰尊而光，复一阳居于群阴暗昧之下，虽阴盛阳微，以一阳之小，而能辨其五阴为物欲，反其不善，以复其善，故曰虽小而能辨物，夫事至而杂来者，则必至于厌矣，恒则虽处辘轳之地，而常如一日，故杂而不厌，损惩忿窒欲，虽克己之最难，然熟已久，私意渐消则易矣，故先难而后易，凡长裕者则必至于设施造作，盖则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乃长日加善也，非助长也，故曰长裕而不设，困虽身穷，然而道通，井虽居其所不动，然泉脉流通，日迁徙而长新，轻重适均之谓称，巽能顺其理，因时以称其宜，其性又入而伏，形迹隐而不露，故曰称而隐，此言九卦才德之善。所以为修德之具，建德之基也。

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

上节言九卦为修德之基，以之字发明之，中节言九卦之才德，以而字发明之，此节言圣人用九卦以修德，以以字发明之，是故行者，吾德所行之行迹也，恐其失于乖，故用履以和之，礼者，德之品节也，恐其失于严，则用谦以制之，择善者，吾身修德之始事也，四用复以自知而择之，固执者，吾身修德之终事也，则用恒以一德而守之，人欲者，吾德之害也，则用损以远之，天理者，吾德之利也，则用益以兴之，不知其命之当安，未免怨天，非所以修德也，则用困以寡之，不知性之当尽，不能徒义，非所以修德也，则用井以辨之，然此皆言修德之常径也，若有权变，不可通常经者，则用巽以行之，能和行，能制礼，能自知，能一德，能远害，能兴利，能寡怨，能辨义，能行权，则知行并进，动静交修，经事知宜，变事之权，此九卦所以为德之基、柄、本、固、修、裕、辨、地、制者也，以此修德，天下之任何忧患皆可处矣。

第八章

此章言易不远，率辞揆方，存乎其人。

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

不可远者，不可离也，以之崇德广业，以之居安乐玩，是不可离也，一阴一阳之谓道，变动者，卦爻之变动也，六虚者六位也，刚柔往来如寄，非实有，故曰六虚，外三爻为

上，内三爻为下，盖易不过九六，而九六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之间，或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或刚柔互易，皆不可拘泥一定之点要，惟其变之所居而已，道之屡迁如此，则广大悉备，无所不该，此所以不可远也。

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

出入以卦言，出者自内而外往也，入者，自外而内来也，复者，法度也，言所系之辞，其出入内外，当吉则吉，当凶则凶，当悔吝则悔吝，各有一定之法度，易明于忧患，于出入以度之中，又能明之也，故者，所以然之故也，明其可忧可患之故，如勿用取女，明其忧患也，见金夫不有躬，明其故也。易不可以为典要，若无一定之法度，而人不知惧矣，殊不知上下虽无常，刚柔虽相易，然其所系之辞，或出或入，皆有一定之法度，立于内外爻辞之间，使人皆知如朝庭之法度，惧之而不敢犯也，又明于忧患与故，虽无师保之教训，而常若在家庭父母之侧，爱之而不忍违也，既惧之而不敢犯，又爱之而不忍违，易道有益于人如此，人岂可远乎。

初率其辞，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德不虚行。

易之为书，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然幸而有圣人之辞在也，故始而由其辞，以揆出入以度，使民惧之方，由其辞以揆忧患，与故，使民变之方，始见易之为书，有典可循，有常可蹈，又何尝不可作典则用之，故神而明之，惟存乎其人，率辞揆方何如耳。

第九章

此章专论中爻。

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

卦体，即质，初者，卦之始，原其始，则六爻在其中矣，故文王以原始要终为辞，如屯曰元亨利贞，蒙曰童蒙求我，皆合其始，终二体言之也，若六爻之刚柔相杂，则惟取其时物而已，故周公爻辞，亦惟取诸时物，以为辞，如乾之龙物也，而有潜见跃飞之不同者，时也，渐之鸿物也，而有于磐陆木之不同者时也，易之为书，不过卦与爻而已，一卦分而为六爻，六爻合而为一卦，卦则举其始终以为体，爻之刚柔虽相杂而不一，然占者之决吉凶，惟观爻所值之时，所幕之物而已，虽相杂而实不杂，易之为书盖如此。

其初难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辞拟之，卒成之终。

初爻难知者，以初爻为爻之本，方有初爻，而一卦之形体未成，是其质未明，所以难知，上爻为卦之末，卦至上爻，则其质以着，其义毕露，所以易知，惟难知，故圣人系初爻之辞，则必拟而议之，当拟何象何占，不敢轻率，惟易知，故圣人系上爻之辞，不过因下爻以成其终，如乾初九曰潜龙，上九即曰亢龙是也。

若夫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

杂者，两相杂而互之也，物者爻之阴阳，德者卦之德，内外二卦，各有其德，如风山渐，外卦有入之德，内卦有止之德，且与中爻三五二四之阴阳，杂而互之，则二四有坎陷之德，三五有离丽之德，辨是与非者，辨其物与德之是非

也，以其是否当于理也，爻有中，有不中，有正，有不正，有应与无应与，辨之是非自生，故辨是与非，非中爻不备，言杂陈阴阳，撰述其德，而辨别其是非，须以内外二卦之体，与中爻合卦所互之体观之，其义始完备无遗也。

噫亦要，存亡吉凶则居可知矣，知者观其彖辞，则思过半矣。

噫者，叹也，叹中爻之妙也，言六爻中之要旨耳，而存亡吉凶，不待动爻而可知，故学者宜观玩也，若观玩所思之专精，不必观周公分而为六之爻辞，但观文王一卦未分之彖辞，则此心之所思者，亦可以得存亡吉凶于过半矣，况中爻之合两卦者乎。

二与四同功而异位，其善不同，二多誉，四多惧，近也，柔之为道，不利远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与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贵贱之等也，其柔危，其刚胜邪。

二与四，三与五，互成一卦，皆知存亡吉凶，其功同也，善不同者，二中而四不中也，四之多惧者，以其近于君，有僭逼之嫌，故惧也，二之多誉者，以柔之位居中也，观其柔不能自立，又远于君，似不利矣，但易不论远近大细，欲其无咎而止，今柔居中位，发之于外，莫非柔中之事，则无咎矣，此所以多誉也，三五同功而异位，三多凶，五多功，所以然也，以君贵臣贱故凶，功不同也，岂三乃阴居阳位则凶，五乃阳居阴位则胜耶，非也，乃贵贱之等使然耳，夫以中之四爻同功矣，而有誉有惧，有凶有功，可见六爻相杂，惟其时物，正体，与互体皆然，圣人设卦立象系辞，不遗中爻者以此。

第十章

此章论易之广大悉备。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广大者，体统浑论也，悉备者，条理详密也，才者能也，天能覆，地能载，人能参天地，故曰才，然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以三画之卦言之，上画象天道，中画象人道，下画象地道，此之谓三才，三才者，使一而不两之则独而无对，非三才也，盖天不两，则独阳无阴矣，地不两则独阴无阳矣，人不两则不能生成矣，此其所以两也，于是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岂有他哉，三才之道，本如是之两，天道两则阴阳成象，人道两则人义成德，地道两则刚柔成质，道本如是，故兼而两之，六画而成卦，此易书之所以广大也。道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

变动者，潜见跃飞之类也，等者，刚柔大小远近贵贱之类，物者，阴阳之物也，一不独立，两则成文，阴阳两物，交相错杂，犹青黄之相兼，故曰文，三才之道，变动不居，故曰爻，不当者，非专指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卦情若淑，反以不当为吉，剥之上九，豫之九四是也，卦情若慝，反以当位为凶，大壮初九，同人六二是也，要在随时变得当而已，故必合卦情卦位而观，然后当否可见，吉凶可知，易一道也，为爻，为物，为文，为吉凶，皆出于易，此为易之所以广大悉备也。

第十一章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

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此圣人传心之言，如以小如人之一身论，一饮一食，易而不谨，必至终身之疾，此易者使倾也，以大国家而论，越王勾践，以亡国之余，卒能卧薪尝胆，终能兴越亡吴，此危者使平也，唐玄宗以富盛之极，反不得其终，此易者使倾也，故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易之兴也，惟当文王与纣之事，是故玩其辞，往往有警戒危惧之意，盖危惧必得乎平安，慢易必至倾覆，易之道也，此道甚大，万物万事皆包，人若常能以危惧为心，则凡天下之事物，虽百有不齐，然生存成于忧患，未有盛满而不废者也，故圣人系易之辞，惧以终始，不敢始危而终易者，大约欲人恐惧修省，至于无咎而已，此则易之道也。

第十二章

此章反复论易知险，简知阻之理，盖天尊地卑，首章言圣人以易简之德，成位乎天地，见圣人作易之原，而此言圣人以易简之德，知险知阻，作易而使百姓与能，见圣人作易之事实。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

健顺者，乾坤之性，险阻者，乾坤至赜至动之事，惟恒久易直无私者，可以照天下蠲险之情，惟恒久简静者，可以察天下烦壅之故，言知险知阻，乃健顺德行，易简之能事也。

能说诸心，能研诸侯之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是故变化云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来。

能者，人皆不能而圣人独能之，圣人事未至，则能以易简无私之理悦诸心，事既至，则研诸虑，钩深致远，定天下之吉凶，吉凶既知，险阻又识，则知趋吉避凶之方，能开物成务，以成天下之亹亹矣，云为者，言行也，吉字刘续读作言，今从之，夫以动者尚其变，以言者尚其辞，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也，此学易者之事也，圣人以其易简无私之理，故言行则自变莫测，事来则灾祥兆自前知，其知足以藏往，故知一定之器，神以知来，即以易简之理，而知其未然之来，此为圣人未卜筮，而知险知阻也。

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刚柔杂居，而吉凶可见矣。

天地设位，有易简之理，知险知阻，此天地之能也，圣人则以易简之理悦心研虑，不卜筮而知险知阻，然百姓不皆圣人，于是圣人作易，以成天下之能，所以天下之事，虽至险至阻，其来无穷，然明以谋于人，幽以谋卜筮，虽百姓亦可以与能矣，盖八卦以象告者也，爻彖以情言者也，刚柔相杂，而吉凶之理，自判然可见，故百姓虽愚，亦因圣人之作易，而与能焉，情者阴阳，乾马健，坤牛顺之类。

变动以利言，吉凶以情迁，是故爻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

则凶，或害之，悔且吝。

卦以变为主，故以利言，其言吉者，利人也，其言凶者，人则避之，亦利也，爻相攻，如家人九五，恶相攻，如同人九三，远相取，如恒初六，近相取，如豫六三，情实相感，如中孚九二，伪相感如渐九三，感情之始动，利害之开端，取则情以已露，悔吝着矣，攻则情至极，吉凶分矣，盖卦中之变动，本教人趋吉避凶，无不利者也，然变动中有吉有凶者何也，以其卦爻之情而趋避也，是故情之险阻，不同，爻恶相攻，则吉凶由此而生，远近相取，则悔吝自此成，情伪相感，则利害从此者，凡易之情，以贞为主，贞即易简之理，合之则吉，若近乎相攻相取相感之情，而违此理，则凶害而悔吝矣。

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

叛者背理，惭者羞愧，疑者，可否不决，枝者两歧不一，躁者急迫，无涵养诬善之人，或援正入邪，或推邪入正，故游荡无实，失守者无操持，屈者仰而伸，相攻相取相感，卦爻险阻之情，固不同也，然人心之动，因言以宣，试以人险阻之情，发于言辞者观之，凡将背叛者，其辞必羞惭，中心疑者，其辞必枝吾而两歧不决，吉人之辞必寡，躁急无涵养之人其辞必多，诬善之人，其辞必游荡无实，失其操守者，其辞必屈而不伸，吉者得易简之理者也，叛矣躁诬失易简之理者也，人情险阻之不同，而其辞之异如此。可见易知险，简知阻，圣人成天地之能，而能与百姓与能者，不过以简易之理，而知险阻也。

说卦传

第一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言蓍草，乃神明幽助，方生周公之爻定，阳九阴六者，乃参天两地而倚数也，倚者依也，以河图言，参天者，天一、天三、天五、相依而为九，两地者，地二、地四，相依而为六，以卦画言，分之为三，三画阳，参之则九，二画阴，两之则六，过揲之策，阳卅六，阴廿四，乃十二之参两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乃七十二之参两也，二篇之策，阳六千九百十二，阴四千六百八，乃二千三百四之参两也，是知万之数，皆此参两，故周公三百八十四爻皆用九六，此河图生数自然之妙也，不用七八者，生数可以起数，成数不可以起数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者，伏羲观阴阳之变而画八卦，因而重之，遂成六十四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周公布散刚柔于六十四卦而生三百八十四爻，和顺于道德者，谓易中形上之道，神明之德，皆有

以贯彻之而不相悖逆也，理于义者，六十四卦皆利于贞，其要无咎者义也，既和顺于道德，则能理于义，而凡吉凶悔吝无咎，皆合乎心之制，事之宜，穷理者，谓幽明之理，以至万事万物之变，皆研穷之也，尽性者，谓易中乾顺性，以至大而纲常，小而细微，皆有以尽之者，至于命者，凡人之进退存亡得失者命也，既穷理尽性则知进退存亡得失，而与天合矣，故至于命也，惟圣和顺于道德，穷理尽性，是以文王发明彖辞，周公发明爻辞，皆理于义至于命也，盖圣人作易不过此六者而已，言蓍数卦爻，而必曰义命者，道器无二致，理数不相离也，故兼天人而言之，易象爻辞中有义，乃圣人和顺于道德，而理之，穷理尽性而至之也。

第二章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以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命天之理，性人之理，阴阳以气言，天无阴阳则气机息，地无刚柔则地维坠，人无仁义，则成禽兽，故曰立天，立地，立人，兼三才而两之者，总分三才为上中下三段，而各得其两，初刚而二柔，三仁而四义，五阳而上阴，仁属阳刚，义为阴柔，以刚柔之爻互居阴阳，初三五为阳位，二四上为阴位，既分阴阳，乃迭用刚柔之爻以居之，柔居阴位，刚居阳位为当位，反此则为不当位，亦有以刚柔之爻，互居阴阳之位，为刚柔得中者，故六位杂而成文章者，昔者圣人

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而已，非勉强安排也，故立天之道以阴阳，立地之道以柔刚，立人之道以仁义，而性命之理，乃基于天地人心者也，故圣人作易，将此三才，兼而两之，六画成卦，兼此三才分阴分阳迭用而成章者，顺此性命之理也。

第三章

此章言伏羲八卦逆数方得相错。

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

相薄者，薄激而助其云雨也，不相射者，不相射害也，相错者，阳与阴相对待，一阴一阳，二阴对二阳，三阴对三阳，故乾一与坤八错，兑二与艮七错，离三与坎六错，震四与巽五错，八卦不相错，则阴阳不相对待，非易矣，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前四卦为往，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后四卦为来，数往者，顺数图前四卦，乾一至震四，往者之顺也，知来者逆，知图后四卦，巽五至坤八，来者之逆也，是故易逆数者，言因错卦之故，所以易逆数，巽五不次于震四，而次于乾一也。

第四章

此章言伏羲八卦相错，生物成物之功。

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兑以说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此章言八卦对待之功，故终之以乾坤，乾坤始交而为震巽，震巽相错，动则物萌，散则物解，此言生物之功也，中交而为坎离，坎离相错，润则物滋，烜则物舒，此言长物之功也，烜者明也，终交而为艮兑，艮兑相错，止则物成，悦则物遂，此言成物之功也，若乾则为造物之主，而于物无所不统，坤则为养物之府，而于物无所不容，六子不过各分一职以听命耳。

第五章

此章言文王圆图，帝出乎震一节，言八卦之流行，后一节言八卦流行生成物之功。

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

帝者，阳也，阳为君，故称帝，乾以君之，乃其证也，言帝则有主宰之意，故不言阳而言帝，出者，齐也，相见也，致役也，说也，战也，劳也，成也，皆帝也，二言字，助语辞，震方三阳启泰，故曰出，致者委也，坤乃顺成天，故为阳所委役，至戌亥之方剥矣，故与阴战，曰战乎乾者，言阳与阴战与乾之方也，至坎则以肃杀相战之后，适值乎慰势休息之期，阳生于子，故阳曰劳，至艮方，阳以生矣，所以既成其终，又成其始，文王圆图之乾，以五行乾金之乾言，伏羲圆图之乾，以天地之乾言。

万物出乎震，震东方也，齐乎巽，巽东南也，齐也者，言万物之洁齐也，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响明而治，盖取诸此也，坤也者地也，万物皆

致养焉，故曰致役乎坤，兑正秋也，万物之所说也，故曰说言乎兑，战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阴阳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劳卦也，万物之所归也，故曰劳言乎坎，艮东北之卦也，万物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洁齐，乃洗净之意，春之三月，物尚未完全出上者，或有未长花叶者，彼此不得相见，至五月物皆长成，彼皆相见，故曰万皆相见，夏秋之交，万物养于土，皆得向实，然皆以委役之，故曰致役乎坤，至正秋，阳所生之物，皆向实矣，故悦，至戌亥之月，阳剥矣，故与阴战于乾之方，至子月，万物已归矣，休息慰劳于子之中故劳，至冬春之交，万物已终，然一阳复生，故不成其始，此虽八卦震巽离坤兑乾之次，实春夏秋冬五行循环之序也，盖震巽属木，木生火，故离次之，离火生土，故坤次之，坤土生金，故兑乾次之，金生水，故坎次之，水非土亦不能生物，故艮次之，水土又生木火，此自然之序也，若以四正四耦论，离火居南，坎水居北，震动也，物生之初，故居东，兑悦也，物成之后，故居西，此各居正位者也，震阳木，巽阴木也，故巽居东南方，兑阴金，乾阳金，故乾居西北亥方，坤阴土，故居西南，艮阳土，故居东北，此各居四隅之卦也。

第六章

此章言文王之流行，必有伏羲之对待，而后可流行，总文王伏羲二图言。

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动万物者，莫疾乎雷，挠万物

者，莫疾乎风，燥万物者莫熯乎火，说万物者莫说乎泽，润万物者，莫润乎水，终万物始万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

神即风雷之类，妙，动挠之类，以其不可测，故谓之神，动，鼓也，挠散也，燥，乾也，逮及也，谓相济也，既，尽也，挠万物者，春夏之交也，燥万物者夏也，说万物者秋也，润万物者冬也，终始万物者，冬春之间也，夫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以文王流行之卦图言之，雷之动，风之挠，火之燥，泽之悦，水之润，艮之终始，其流行固极其盛矣，然必有伏羲之对待，水火相剂，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阳变阴化，有以运其神妙，而生成万物也，若止于流行而无对待，则男女不相配，刚柔不相摩，独阴不生，独阳不长，安能行鬼神，成变化，而动之，挠之，燥之，说之，润之，以终始万物哉。

第七章

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此言八卦之性情，乾纯阳故健，坤纯阴故顺，震坎艮，阳卦也，故皆从健，巽离兑，阴卦也，故皆从顺，健则能动，顺则能入，此震巽所以为动为入也，健遇上下皆顺，则必溺而陷，顺遇上下皆健，则必附而丽，此坎离所以为陷为丽也，健极于上，前无所往必止，顺见于外，情有所发必悦。

第八章

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鸡，坎为豕，离为雉，艮为狗，兑为羊。

马性至健，其蹄圆，乾象，牛性驯顺，其蹄圻，坤象，龙蜚物，遇阳则奋，震之一阳，动于二阴之下者也，鸡羽物，遇阴则入，巽之一阴，伏于二阳之下者也，豕性刚躁，阳明在外也，狗止人之物，羊悦群之物，此远取诸物之例也。

第九章

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

首尊而在上，故为乾，腹纳而有容，故为坤，阳动阴静，动而在下者足也，阳连阴圻，圻而在下者股也，坎阴在内，犹耳之聪在内也，离阳在外，犹目之明于外也，动而在上者手也，圻而在上者口也，此近取诸身之例也。

第十章

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谓之长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谓之长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离再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谓之少男，兑三索而得女，故谓之少女。

六子皆自乾坤而生，故称父母，索者，阴阳之相求也，

阳先求阴，则阳入阴中而为男，阴先求阳，则阴入阳中而为女，震坎艮，皆坤体，乾之阳来交于坤之初，而得震，则谓之长男，交于坤之中，而得坎，则谓之中男，交于坤之末，而得艮，则谓之少男，巽离兑，皆乾体，坤之阴来交于乾之初，成巽，为长女，交于乾之中，成离，为中女，交于乾之末，成兑，为少女，三男本坤体，各得乾之一阳而成男，阳根于阴也，三女本健体，各得坤之一阴而成女，阴根于阳也，文王有六子之说，故孔子发而明之。

第十一章

此章言广八卦之象。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天，纯阳而至健，天体圆，运行不息，乾生万物，犹国君之主万民，故为君，知太始，有父道之义，故为父，纯粹为玉，纯刚为金，为寒为冰者，冰乃寒之凝也，乾居亥位，阳生于子，大赤，盛阳之色也，寒冰在子，以阳之始言之，大赤在午，以阳之终言之，良马，马之健而纯者也，老马，健之时变者也，瘠马，健之身变者也，驳马，健之色变者也，乾道变化，故又以变言之，木果，圆之在上者也。（汉荀爽集九名家易传，有为龙、为直、为衣、为言。来子补定，有为郊、为带、为旋、为知、为富、为大、为顶、为戎、为武。）坤为地，为母，为布，为釜，为吝啬，为均，为子母牛，为大舆，为文，为众，为柄，其于地也为黑。

资生为母，纯阴为地，为布者，阴柔也，且地有经纬

状，亦布象也，为釜者，阴虚能容也，其静也翕，凝聚不施，故为吝啬，其动也辟，不择善恶之物皆生，故为均，性顺而生物，生生相继，故为子母牛，能载物为舆者，乃顺天之大也，三画成章，故为文，耦画成群，故为众，柄者，持物成权，黑者为极阴之色。（荀九家，有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来子补定，为末、为小、为能、为明、为户、为敦。）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为萑苇，其于马也，为善鸣，为馵足，为作足，为的颡，其于稼也，为反生，其究为健，为蕃鲜。

（旉作车，筤音即，萑音还，馵音直）震者动也，为雷者，气之动于下也，为龙者，物之动于下也，乾坤始交而成震，兼天地之色，故为玄黄，旉当作车，车动物，且震空虚，一阳横于下，有舟车之象，一奇动于内，二偶开张，四通八达，故为大涂，坤一索而得男，故为长子，一阳动于下，其进也锐，故为决躁，苍者东方之色也，故为苍筤竹，萑苇，获与芦也，与竹皆下本实而上干虚，阳下阴上之象，凡声阳也，上偶开口，故为善鸣，尔雅马左足白曰馵，震居左，故曰馵，作者，两足皆动也，一阳动于下，故为作足，的颡者，白额之马也，震错巽，巽为白，刚反在下，故于稼为反生，究者，究其前之所进也，阳刚震动，势必前进，故究其极而言之，究其健者，震进则为临，为泰为三画之纯阳矣，故为健，究蕃者，究者阳所生之物也，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品物咸亨而繁盛矣，究鲜者，鲜谓鱼，震错巽，故为鱼也。（荀九家，有为玉、为鹄，为鼓。来子补定，为青、为升跻，为奋、为官园，为春耕、为东、

为老、为以筐。)

巽为木，为风，为长女，为绳直，为工，为白，为长，为高，为进退，为不果，为臭，其于人，为寡发，为广颡，为多白眼，为近利市三倍，其究为躁卦。

巽入也，物之善入者，莫如木，故无上不穿，气之善入者，莫如风，故无物不被，坤一索乾而得巽，故为长女，木由曲直，绳直者，从绳以取直，而工则引绳之直，以制木之曲者也，巽德之制，故能制器为工，伏羲圆图为错巽，震居东北为青，巽居西南为白，盖木方青，而方白也，阳长阴短，阳高阴卑，二阳一阴，又阳居其上，阴居其下，故为长为高，风行无常，故为进退，风或东或西，故为不果，具以风而传，阴伏于重阳之下，随积不散，故为臭，为寡发者，发属血，阴血不上行也，广颡者，阔额也，阳气独上盛也，眼白者为阳，黑者为阴，所以离为目，巽二白在上，一黑沉于下，故为白眼，巽本乾体，为金为玉，坤一索而为巽，巽性入，则乾之所有，皆入于巽矣，故近利市三倍，震为决躁，巽错震，故其究为躁卦，震巽以究言者，刚柔之始也。

(荀九家，有为杨，为鹳。来子补定，有为浚、为鱼，为草茅、为宫人、为老妇。)

坎为水，为沟渎，为隐伏，为矫輮，为弓轮，其于人，为加忧，为心病，为耳痛，为血卦，为赤，其于马也，为美脊，为亟心，为下言，为薄蹄，为曳，其于舆也，为多眚，为通，为月，为盗，其于木也，为坚多心。

坎之阳在内，故为水，水内明，阳画为水，二阴夹之，故为沟渎，阳隐阴中，为柔所掩，故为隐伏，矫者直而隐曲，輮者，曲而使直，水流有曲直，故为矫輮，弓与轮，皆

矫揉所成，故为弓轮，阳陷阴中，心危虑深，故为加忧，心耳皆以虚为体，坎中实，故为痛，加忧则心病矣，水在人身为血，为赤者，得乾之画与乾同色，但不大耳，乾为马，坎得乾之中爻，而刚在中，故为马之美脊，刚在内而躁，故为亟心，柔在上，故首垂而不昂，柔在下，故蹄薄而不厚，因下柔，故又为曳，盖陷则失健，足行无力也，多眚者，险陷而多阻，阴柔在下，不能任重也，上下皆虚，水流而不滞，故通月者，水之精，从其类也，盗能伏而害人，刚强伏于阴中，故为盗，中实，故木多心坚。（荀九家，有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来子补定，为沫、为泥涂、为孕、为酒、为臀、为淫、为兆、为幽、为浮、为河。）

离为火，为日，为电，为中女，为甲冑，为戈兵，其于人也，为大腹，为乾卦，为鳖，为蟹，为羸，为蚌，为龟，其于木也，为科上槁。

离者，丽也，火丽木而生，故为火，日者火之精，电者火之光，故为日，为电，甲冑外坚，象离之画，戈兵上锐，象离之性中虚，故为大腹，乾音干，水流湿，故称血，火就燥，故称，外刚内柔，故为介物，中虚，故为木之科，科者，科巢之象也，炎上，故木上槁。（荀九家，有为牝牛。来子补定，为苦、为朱、为三、为焚、为泣、为歌、为号，为牖、为城、为南、为不育、为害。）

艮为山，为径路，为小石，为门阙，为果蓏，为阍寺，为指，为狗，为鼠，为黔喙之属，其于木也，为坚多节。

山止于地，故为山，一阳塞于外，不通大涂，与震相反，故为径路，刚在坤土之上，故为小石，上画相连，下画

双峙而虚，故为门阙，木实曰果，草实蔓生曰蓂，闾人掌王宫中门之禁，止物之不应入者，寺人掌壬之内，止物之不应出者，艮刚止内柔，故为闾寺，人能止于物者在指，物能止于物者在狗，鼠之为物，其刚在齿，鸟之为物，其刚在喙，黔者黑色，鸟喙多黑，艮阳在上，故木坚多节，木枝在上方有节。（荀九家，有为鼻、为虎、为狐。来子补定，有为床、为握、为终、为宅、为庐、为丘、为笃、为章、为尾。）兑为泽，为少女，为巫，为口舌，为毁折，为附决，其于地也，为刚卤，为妾，为羊。

泽，储水之物也，物之润而见于外者，亦为泽，兑之阴见乎外，故为泽，坤三索乾而得女，故为少女，女巫击鼓婆娑，乃歌舞。悦神者也，以言悦乎人为口舌，正秋万物条枯实落，故为毁折，柔附于刚，刚乃决柔，故为附决，兑金乃坚刚之物，故为刚。说文云：卤西方咸地，兑正西，故为卤，妾，少女之象，外悦，故为羊。（荀九家，有为常，为辅颊。来子补定，有为笑、为五、为食、为跛、为眇，为西。）

序卦传

序卦者，孔子因文王之序卦，就此一端之理以序之也，为象而设，乃圣人智慧之至精者也。

上篇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物稚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

盈者，言乾坤之气盈，充塞于两间也，言万物初生之时，郁结未通，必如此盈也，物之初生，精神未发，若蒙冒然，故屯后继蒙，蒙者蒙也，上蒙字卦名，下蒙字物之象也，稚者小也，小者待养而后长，故继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言在养之以中正也，饮食人之所大欲，所需不如欲，所需不如欲，则必争，故受之以讼。

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

也，物不可以终遇，故受之以否。

争端起，群党必众，故受之以师，众必有所比，比则亲附依归，听其约束，故受之以比，来相比，必有以畜养之，故受之以小畜，礼义生于富足，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礼者人之所履也，人有礼则安，故受之以泰，治乱相盈仍如环无端，物无久通泰之理，故受之以否。

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

上下不交，所以成否，今同人于野，利涉大川，畴昔俭德避难之君子，皆相与出济否矣，故继之以同人，同人则近悦远来，而所有者大矣，有大不可自满，故受之以谦，则能保其所有，而中心和乐矣，故受之以豫，和乐而不拒绝于人，则人皆欣然愿随之矣，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必有其事，如臣之随君，以官守言责为事，弟子之随师，以传道解惑为事，故受之以蛊。

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噬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

蛊者，坏也，事因坏而起，故以蛊为事，可大之业，每因事以生，故受之以临，临者，三阳进而逼四阴，以上临下，以大临小，皆大者之事也，故以大称之，大方可观，德之大，则光辉之显耀自足可观，故临次以观，既大而可观，则信从者众，自有来合者故受之以噬嗑，物不可以苟合，又

在乎责以饰之，不受币，则不足以成男女之合，此责所以次合也，责者，专事文饰太过，则为亨之极，亨极则仪文盛而实行衰，故继之以剥。

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剥者，落去而尽也，然物不可能终尽，既剥尽于上，则必复生于下，故继之以复，复者，反本而复于善也，善端既复，则妄念不生，妄动不萌，无妄则诚矣，能诚而善，则必能畜德，故受之以大畜，物必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养则可动，动者，施設而见于用也，故受之以大过，大过者，以大过人之才，为大过人之事，非有养者不能也，然天下之事，中焉者止矣，无大过而不已者，过极则陷溺于过矣，故受之以坎，坎者，一阳陷于二阴之间，险难也，险难之后则必有所附丽，以免于难，故受之以离，离者，一阴丽于二阳之间，附丽之义也，物不可以终通，终否，终尽，终过，以理之自然言也，造化之理如此，有大者不可以盈，不养则不可动，人事莫不如此也。

下 篇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有夫妇则生育之功成，有父子则尊卑之分起，而后有君臣，有君臣，则贵贱之等立，而后有上下，上下既立，然后礼义定，礼必处之得宜，错者，交错也，即八卦之相错，礼义尚往，故谓之错。

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

（此节泛论物理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如人臣居宠位之久者是也，岂有夫妇不久之理，序卦止有一端之理者，正在于此，遁者退也，物不可以终退，故受之以大壮，既壮盛，则必进，故受之以晋，进进而不已，则知进不知退，必有所伤矣，亦物不可久居其所之意，易之消息盈虚不过如此，时止时行，则存乎其人也。

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其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

伤于外者，其祸必及于家，故受之以家人，祸及于家，则家道穷困矣，家道穷困，则父子兄弟，岂不相怨，故受之以睽，一家乖睽，则内难作矣，故受之以蹇，凡人患难，必有解散之时，故受之以解，缓则怠惰偷安，废时失事，故受之以损。

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所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

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损之极必益，益之极必决，盛衰损益，循环之理也，决去小人，即遇君子，故受之以姤，君子相遇则合力同方，故受之以萃，萃则乘时遄会，以类而进，故受之以升，升极则必困惫而力竭，故受之以困。

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不能进而困于上，则必及于下，至下者，莫若井也，井养而不穷，可以舒困矣，故受之以井，井久则秽浊不可食，必当革去其故，故受之以革，革物之器，去故而取新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鼎者，重器也，庙祭用之，而震为长子，则继父主祭者也，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则止之以静，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静极而复动，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以渐而不骤者，惟女子之归，六礼以渐而行，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细流归于江海，则江海大，至善归于圣贤，则圣贤大，故受之以丰，大而骄奢无度，则必亡国败家，而失其所居之位，如唐明皇宋徽宗是也，故受之以旅。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

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旅者，亲寡之时，非巽顺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人情相入则悦，故受之以兑，凡气忧则郁结，悦则舒散矣，故受之以涣，物不可以终久离散，故受之以节，节得其道，则上下信从，故受之以中孚，事当随时制宜，若有其信，而必行之，则小有过矣，故受之以小过，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事，而事无不济矣，故受之以既济，物至于既济，物之穷矣，然物无终尽之理，故受之以未济终焉，物不可穷，乃一部易经之本旨，故曰物不可以终通，以致终离，言物不可者十一皆言易之盈虚消息也。

杂卦传

杂卦者，杂乱文王之序卦也，孔子将序卦一连者，特借其一端之理以序之，恐后学者颠倒文王所序之卦也，又恐后学者以序卦为定理，而不知其中有错有综二体之变化，故杂乱其卦，前者居于后，后者居于前，因之将二体两卦有错综者，解释其意，故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使此杂卦之象，不失其传也。

乾刚坤柔。

此以错言乾坤之性也，文王序卦，六十四卦，仅乾、坤、坎、离、大过、颐、小过、中孚相错，余皆相综，伏羲圆图四正之卦，乾坤坎离相错，四隅之卦，兑错艮，震错巽，故大过，颐，小过，中孚相错。

比乐师忧。

此以综言，因比、师二卦同体，文王相综为一卦，后言相综者仿此。顺在内故乐，险在外，故忧，凡综卦有四正，四正者，比乐师忧，大有众，同人亲。四隅之卦，艮震综，兑巽综，一阳二阴之卦，艮可以言震，震可以言艮，二阳一阴之卦，兑可以言巽，巽可以言兑。如随蛊咸恒之类是也，有以正综隅，隅综正者，临观屯蒙之类是也。

临观之义，或与或求。

此以综言，如君子之临小人，有发政施仁之意，故与下民之观君上，有仰止观光之心，故求曰或者，二卦皆可言与求也，盖求则必与，与则必求。

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

此亦以综言，见者居九五之位也，居者以阳居阳也，八卦正位，坎在五，言九五杂于二阴之间，然居九五之位，刚健中正，故见而不失其居，蒙九二，亦杂于二阴之间，然为发蒙之主，故杂而着见，皆以坎之上下言，言蒙之坎上而为屯矣，见而不失其居，屯之坎下而为蒙矣，杂而又着。

震，起也，艮，止也。

此亦以综言，震阳起于下，艮阳止于上。

损益，盛衰之始也。

此皆以综言，损上卦之艮，下而为益，下卦之震，帝出乎震，故为盛之始，益上卦之巽，下而为损，下卦之兑，说言乎兑，故为衰之始，震东兑西，春生秋杀，故为盛衰之始。

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此以综言，大畜上卦之艮，下而为无妄下卦之震，故孔子曰，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无妄下卦之震，上而为大畜之艮，故孔子曰，刚上而尚贤，止其不能止者，非理之常，乃适然之时，得其不当得者，非理之常，乃偶然之祸。

萃聚而升不来也。

此以综言，升上卦之三阴，下而为萃之下卦，二阳同聚，故曰萃。萃下卦之三阴，上而为升之上卦，三阴齐升，故曰升，惟升故不降下来。

谦轻而豫怠也。

此以综言，谦之上六，即象之初六，故二爻皆言鸣，谦心虚故自轻，豫志满故自怠。

噬嗑食也，贲无色也。

此以综言，贲下卦之离，上而为噬嗑之上卦，故孔子曰，柔得中而上行，噬嗑上卦之离，下而为贲之下卦，故孔子曰，柔来而文刚，颐中有物，食其所有，白贲无色，文其所无。

兑见而巽伏也。

此以综言，与震艮同，震艮以阳起止于上下，此则以阴见伏于上下。

随无故也，蛊则飭也。

此均以综言，随则以蛊上卦艮之刚，下而为震，故孔子曰，刚来而下柔，蛊则以随上卦兑之柔，下而为巽，故孔子曰，刚上而柔下，随无大故，故能相随，蛊有大故，故当整飭。

剥，烂也，复，反也。

此以综言，剥则生意渐尽而归于无，复则生意复萌而反于有。

晋，昼也，明夷，诛也。

此以综言，明夷下卦之离，进而为晋之上卦，故孔子曰，柔进而上行，明在上而明着，明在下而明伤。

井通，而困相遇也。

此以相综言，困上卦之兑，下而为井下卦之巽，井下卦之巽，上而为困上卦之兑，养而不穷，通也即不困，则遇其掩，困也即不通。

咸，速也，恒，久也。

此以相综言，故孔子曰，柔上而刚下，刚上而柔下，有感则速，速则婚姻及时，有恒则久，久则夫妇偕老矣。

涣，离也，节，止也。

此以相综言，节上卦，坎之刚，来居涣之下卦，涣上卦巽之柔，来居节之下卦，风散水涣，涣则离而不止，泽防水故节，节则止而不离。

解，缓也，蹇，难也。

此以相综言，蹇下卦之艮，往而了解上卦之震，出险之外，安舒宽缓之时，居险之下，大难切身之际。

睽，外也，家人，内也。

此以相综言，睽下卦之兑，即家人上卦之巽，睽于外而不相亲，亲于内而不相睽。

否泰，反其类也。

此以相综言，大往小来，小往大来，故反其类。

大壮则止，遁则退也。

此以相综言，止字乃上字之误，二卦相综，遁之三爻，即大壮之四爻，上字指大壮之四爻而言，退字指遁之三爻而言，皆相比于阴之爻也，孔子因周公三爻四爻之辞，故发此上退二字，言大壮则壮于大舆之輹，上往而进，遁则退而畜止臣妾使制于于阳，不使之浸而长也，故大壮则上遁则退。

大有，众也，同人，亲也。

此以相综也，同人下卦之离，进居大有之上卦，大有上卦之离，来居同人之下卦，势统于一，所亲者，众情通于同，所与者亲。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此以相综言，鼎下卦之巽，进而为革上卦之兑，水火相息，有去故之义，水火相烹，有从新之理。

小过，过也，中孚，信也。

此以错言，过者，逾其常理，信者存其诚正。

丰，多故也，亲寡，旅也。

此以相综言，旅下卦之艮，即丰上卦之震，人处丰盛，故多故旧，人在穷途，故寡亲识。

离上而坎下也。

此以错言，炎上润下。

小畜，寡也，履，不处也。

此以相综言，二卦皆以柔为主，小畜柔得位，但寡不能胜众，阳所以不能畜，故曰寡也，履柔不得位，惟以悦体，履虎尾，故曰不处也，不处者，非所居也，故六三小象曰位不当。

需，不进也，讼，不亲也。

此以相综言，天水相上下，安分待时，故不进，越理求胜，故不亲。

大过，颠也，颐，养正也。

（依蔡氏之改正）此以错言，弱其本末故颠，择其大小故正，序卦曰，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有此作正，蔡氏方改正，所以序卦有功于易。

渐，女归待男行也，归妹，女之终也。既济，定也，未济，男之穷也。

（依蔡氏之改正）此以综言，归妹下卦之兑，进而为渐上卦之巽，渐下卦之艮，进而为归妹上卦之震，归妹者，女事之终，待男者，女嫁之礼。

姤，遇也，柔遇刚也，夬，决也，刚决柔也，君子道长，小人道忧也。

（依蔡氏改正）此以相综言，君子小人，迭为盛衰，犹阴阳之迭相消长，一柔在五阳之下，曰柔遇刚者，小人之遭遇，君子之所忧也，一柔在五阳之上，曰刚决柔者，君子之道长，小人之所忧也，易之为书，吉凶消长，进退存亡，不过此理此数而已，故以是终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易经白话新解（孔日昌编著）

作者=孔日昌编著

页数=356

SS号=12187340

出版日期=1989.12

目录

八卦取象诀

八卦分宫卦象次序

上下经卦名次序诀

上下经卦变诀

八卦之数

六爻之数

筮卦之法

三变成一爻

十有八变而成卦

河图图说

洛书图说

伏羲八卦次序图

伏羲八卦方位图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

文王八卦次序图

文王八卦方位图

周易上经

周易下经

系辞上传

系辞下传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